

1916

年

卷

第

28

期

第

報



小



歸樹甘

小 說 時 報 第 二 十 八 號 目 次

短 篇 小 說

愛國 歸來 (天笑) (毅漢)

哀情 孤篷聽雨記 (倚虹)

歷史 拿破崙第二遺事 (迪生)

懺情 悲慘之目光 (天笑) (毅漢)

哲理 情感 (迪士) (建生)

戰爭 哈利 (太玄)

言情 獨木舟上之女兒 (彭年)

名家 怪客 (孝宗)

技擊 孫隼手 (黃觀藝)

長 篇 小 說

奇情 電賊 (倚虹) (碧梧)

名家 墮落 (瘦鵬)

劇 本 新 劇

家庭 姊妹 (卓呆)

筆 記

貫黍樓瑣錄 (觀奕)

墜客賸語 (高庶諧)

本社徵稿新例

- 一 投稿者無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筆記脚本皆一例歡迎唯宗旨貴正大文字宜雅達情節須曲折
- 一 本社酬資分三等致送(甲)每千字三元(乙)二元(丙)一元一經審定即行付值如有特別佳篇不吝逾格厚贈以酬高惠
- 一 凡投稿本社者合格與否於收件後兩星期內必有詳細之答復如須原件交還者當照來函辦理
- 一 如有美人攝影或風片照行有美術上之價值者見寄本社尤爲歡迎酬資從渥印後原件仍珍重寄還決無污損遺失之弊
- 一 來稿須逕寄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內小說時報編輯部收不誤

說小舊

● 原本紅樓夢

此書敷華採藻立意遺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謫陋殘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惜焉此本為國初秘藏較近本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情詞美完絕無間隙實有一無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處真能揭破謎幕令閱者有一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又復寫以精楷娟秀無倫尤為前此所未有全書二十冊分裝兩函定價大洋三元六角又王小某書紅樓夢條屏八幅每幅八角改七香紅樓夢臨本每冊九角紅樓夢本事詩每冊二角皆為此書參攷之妙品也

● 原本聊齋誌異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其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八冊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 真記

會真記舊題元微之著實則張生自述其事而託名者也不然張於崔始亂之而終棄之此記誠為他人所作胡乃盛稱張之善為補過哉其為自護之辭已可概見然則張之誘亂嬌弱而不之諱至播諸詠歌以傳之而後世輕薄之徒往往援以為例傷風敗俗其罪綦大矣清乾隆朝有少微山人者特著砭真記為之發其奸而暴其罪且昭示張生為神明所痛殛卒受惡報閱之無不稱快而世之污人名節而不顧者亦當凜凜於是其有關風化厥功偉哉至斯編之文辭艷麗藻采繽紛不讓西廂而宗旨之正大識見之高明是則偶乎遠已書已出版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有) (正) (書) (局)

(出) (版) (各) (種)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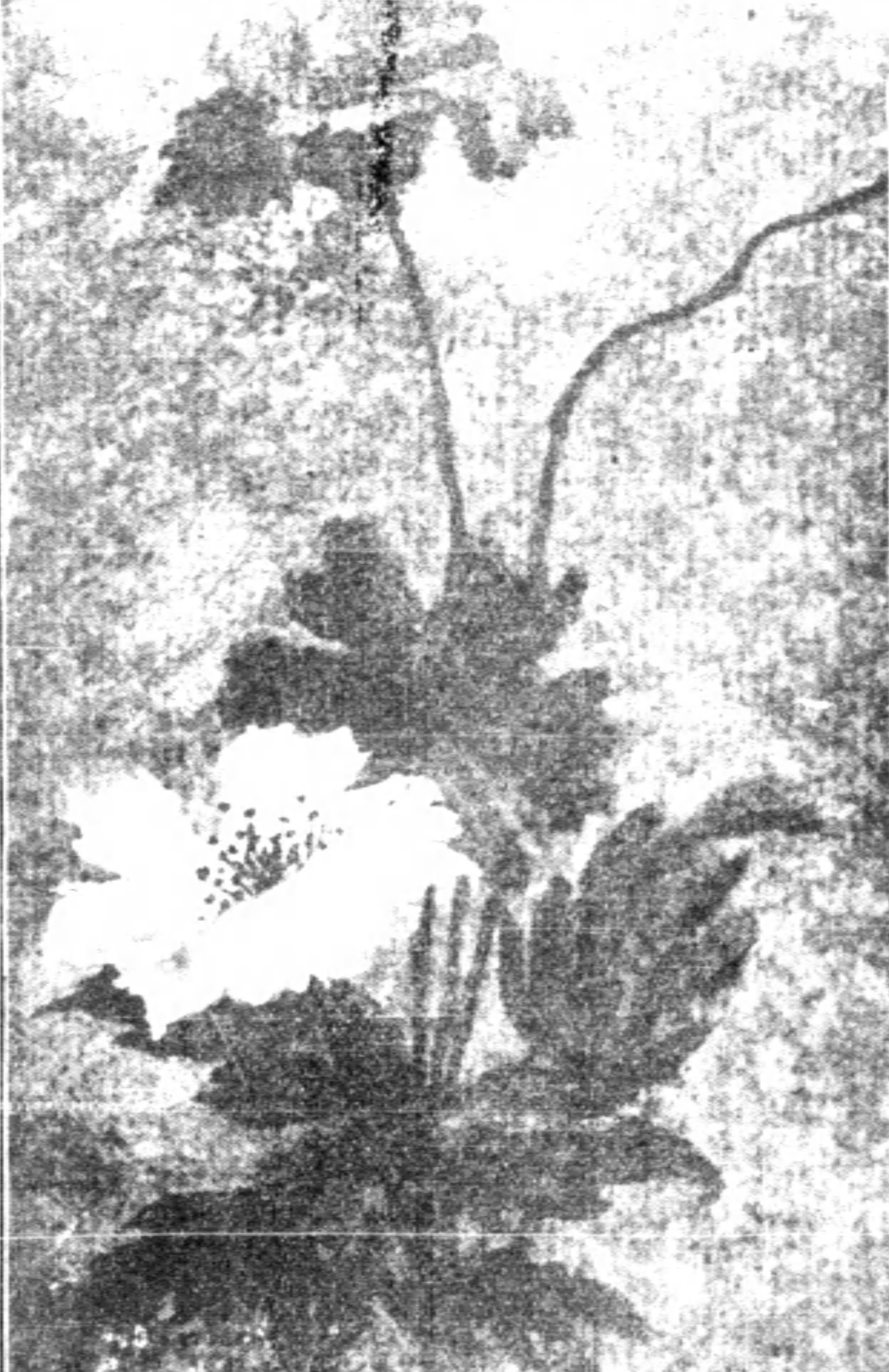
紅樓夢	聊齋	空谷蘭	梅花落	孽海花	六號室	黑衣孃	萬里鴛	女魔力	情網	啞行	美人妝	金葉	黃鉛筆	飛行記	小紅兒	閨劍	紅淚	隧中燈
三元六	一元八	七角	六角	一元	一角二	一角四	八角	一元一	六角	七角五	二角	二角	五角	四角	一角	四角五	三角	三角

福爾摩斯探案	結核菌物語	大寶窟王	霜刃碧血記	肱篋之王	環球旅行記	蓓德小傳	風洞山傳奇	鏡臺寫影	大俠錦帳客傳	纖手秘密	銀行之賊	無名之英雄	棄兒奇冤	海天嘯傳奇	阿難小傳	鬼室餘生錄	時報短篇小說	愛河潮
一元四	二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三角	四角	一角四	一角六	三角	三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三角	一元二	一元

電感	妬之	黃鑽	鴻巢	俠英	小公	黑行	深淺	奇兒	孤兒	三疑	女首	大除	鳳卮	紅閨	鴛鴦	遺囑	俠奴	秘密
三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六角	六角	一角五	二角五	二角	二角	三角	六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三角五	四角	七角五



素 雲



英 玉 凌

花 景 新



花 菊 花 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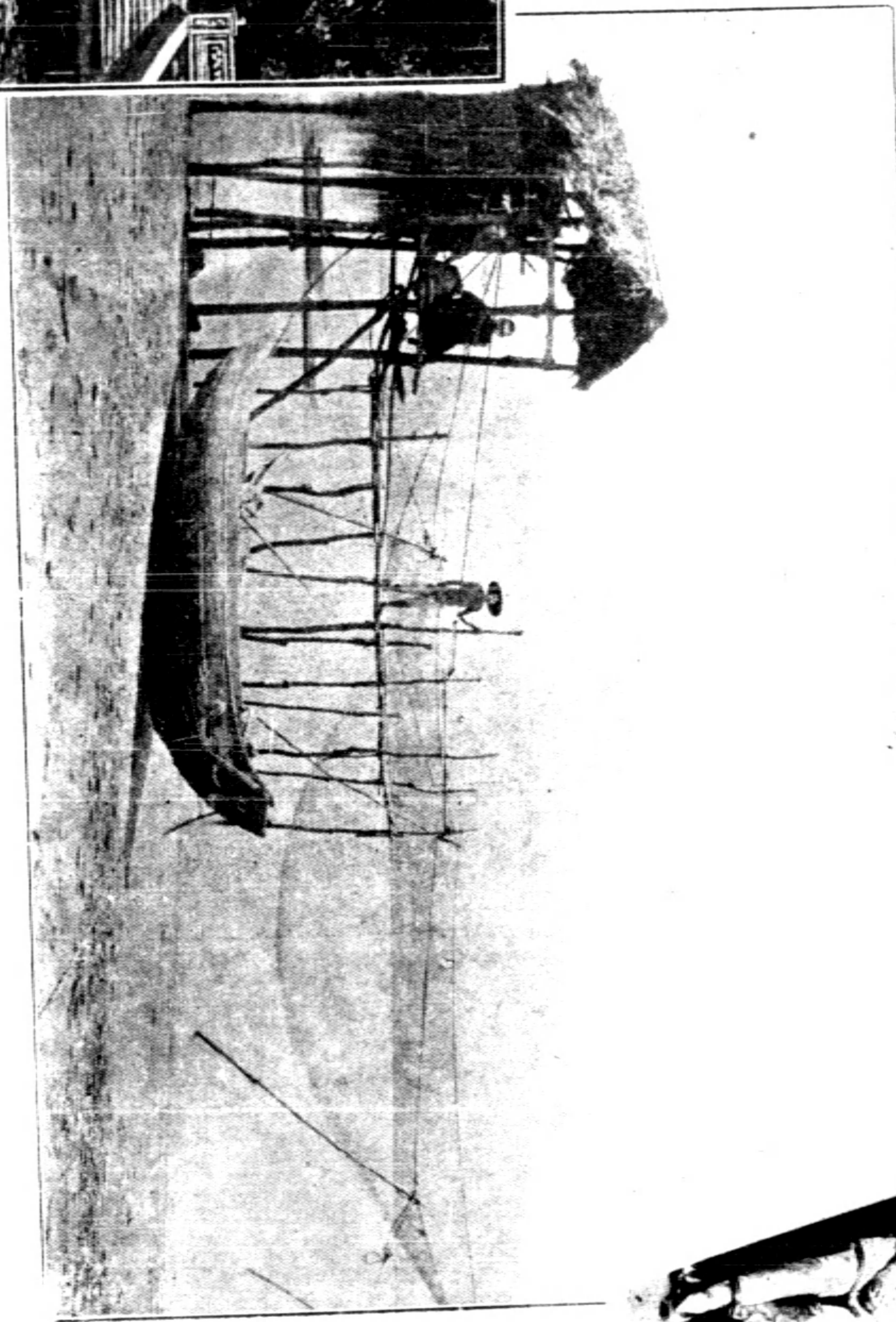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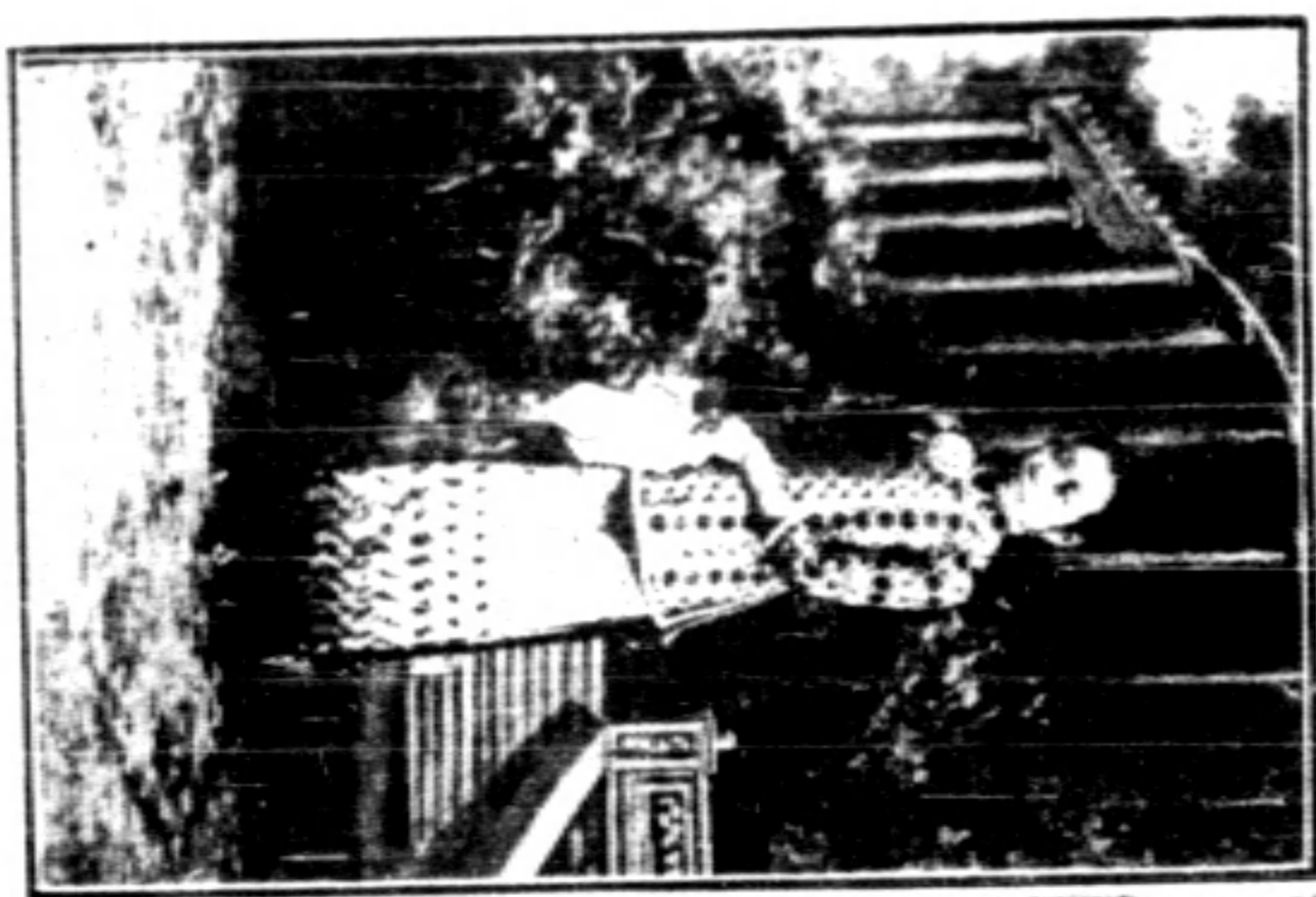


北
小
紅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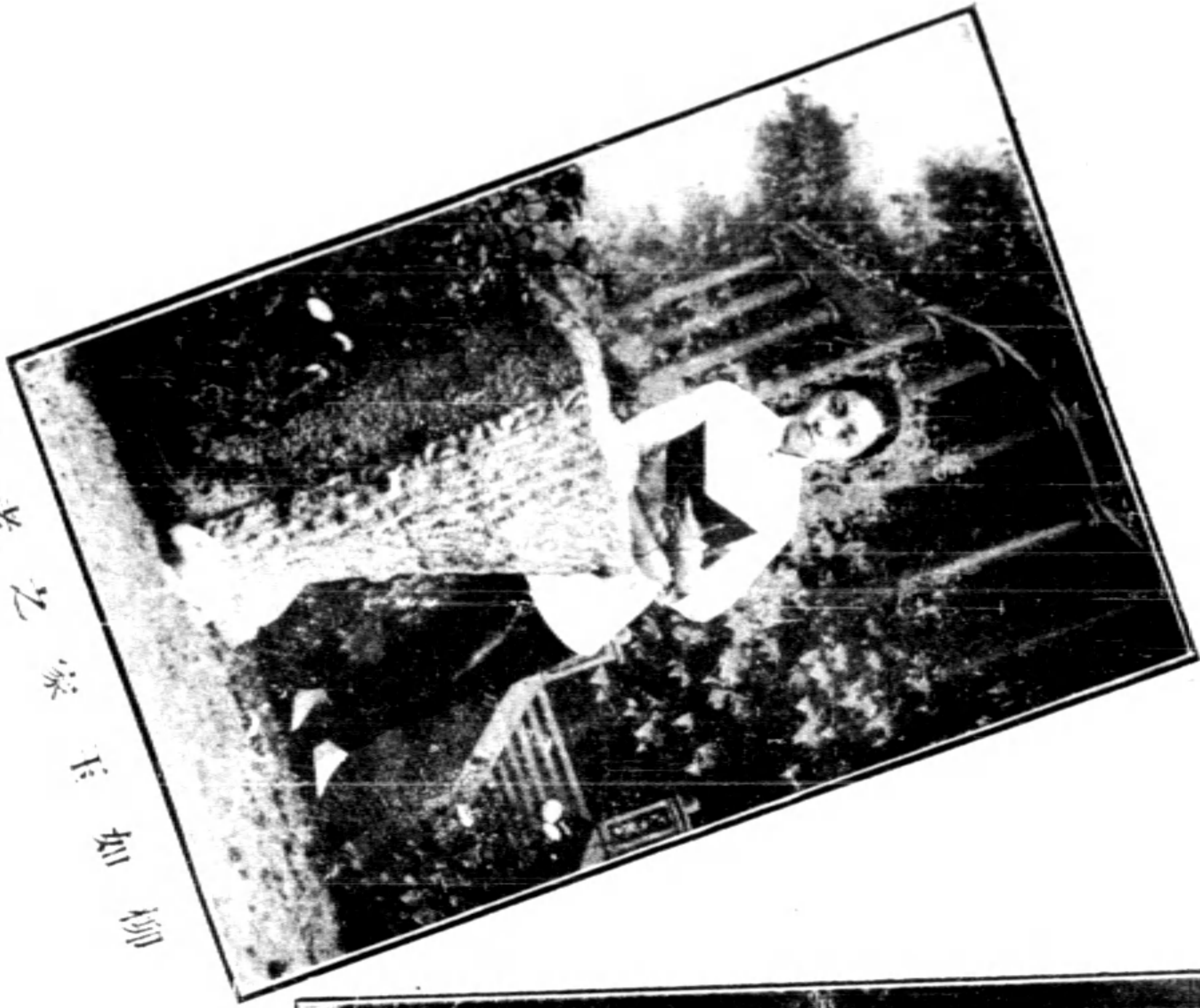


廣 東 名 伶 鄭 君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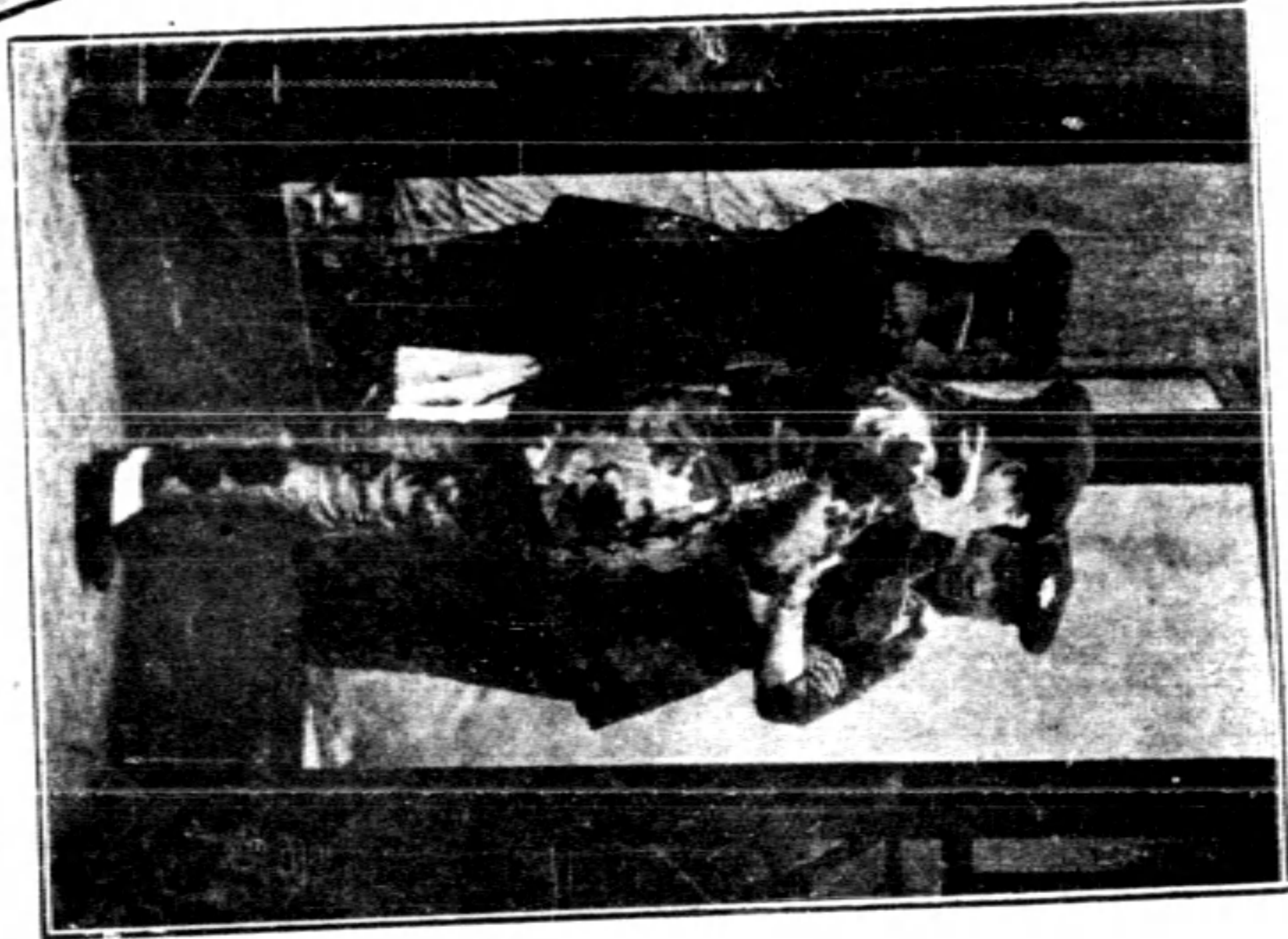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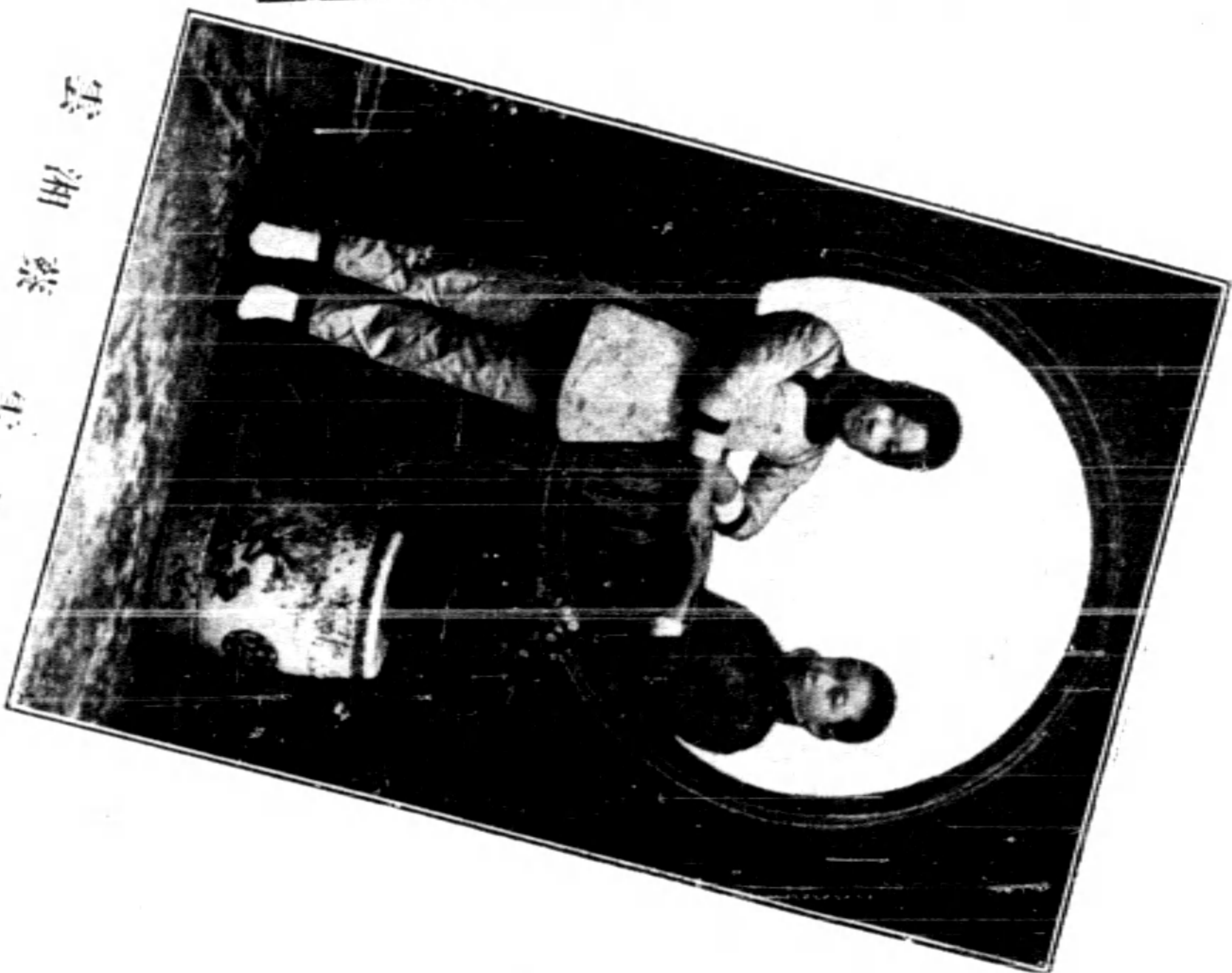
秋 桂 孫



柳如王之家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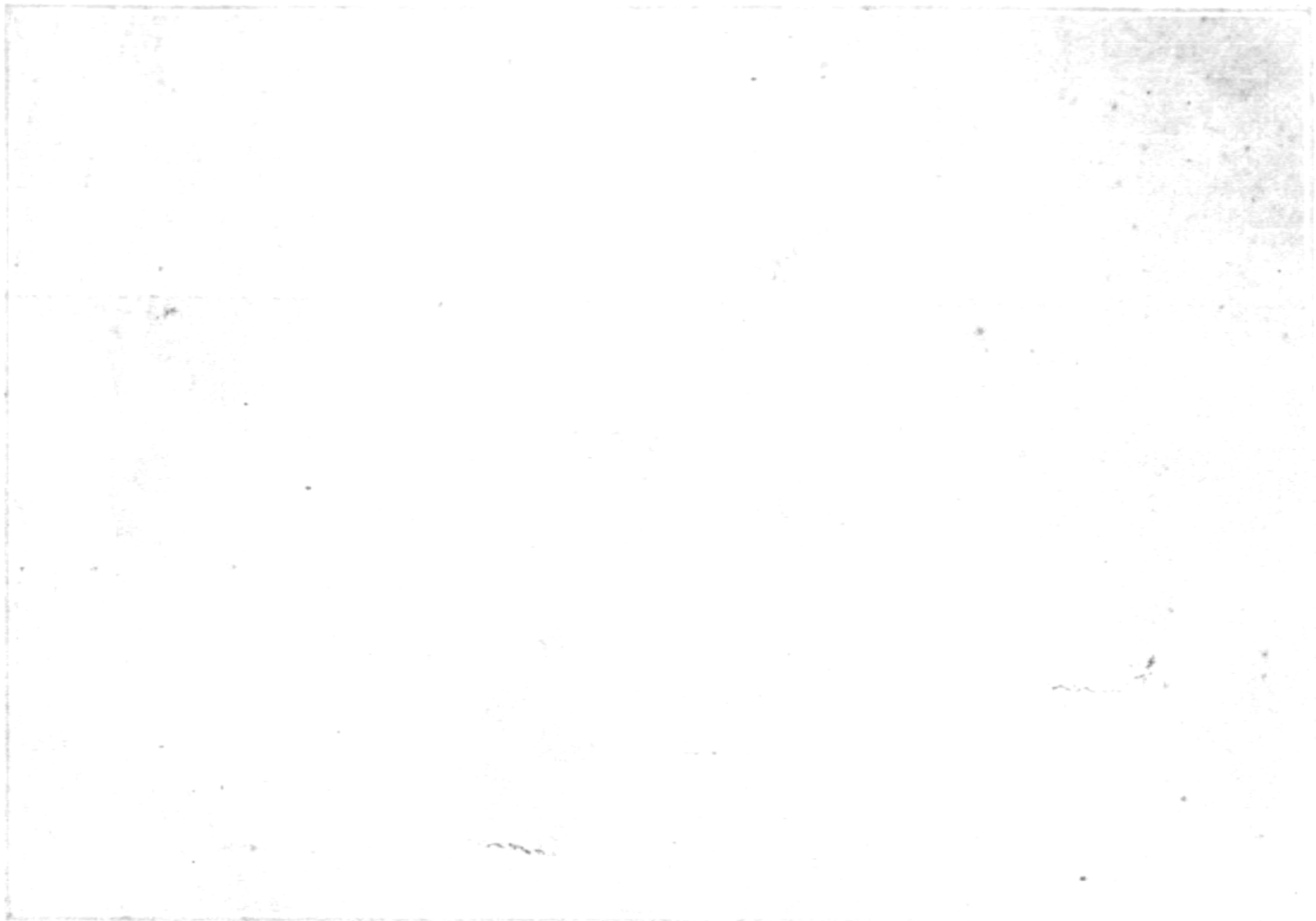
玲霞樓



蔡湘雲 蔡漱雲



名 花



（一）日本海軍部自湖號別





花 蘭 白 小 枝 風 易
一 之 子 君 六 一 之 子 君 六



邊 欄



下 日



底 織



前 樓



上 几

新 世 界 中 之 變 影 釵 光

(李 君 少 穆 攝 贈)



迎
拜



洞
拜



奠
拜



携
拜



授
乳



愛國
小說
歸來

天笑
毅漢
同譯

寒風瑟瑟。摧屋欲倒。第十三聯隊隊官。正欲別其妻而出。挽外衣於臂。其妻曰。史蒂芬。今夜天寒。儂願君暫留家中一宵也。史蒂芬墜外衣於地。伸手環抱其妻。蹙眉愁視。其蓬蓬金髮曰。吾愛我。意詎弗願留家。奈身為軍人。職務所在。奚可規避。卿但安臥。遣其愁煩。佇待良人殺敵歸也。妻曰。史蒂芬。吾安能成眠。兒病甚。而保姆愛蓮。又患嗽。中夜輒大咳。欲絕。彼且聞槍礮聲。而駭儂。實無一夕能稍釋。寧得有恬睡耶。且兒病至此。君忍舍之去耶。史蒂芬拊其玉肩。親其櫻唇曰。吾愛母。自苦。醫生言。明日兒當愈。可進薄粥矣。吾去。非忍舍兒。國家大事。無由已也。曰。醫生雖言兒病。明日當愈。然病勢之變。正如戰局瞬息。萬千醫生之言。豈足盡信。且近日烽火連天。君去。苟有事變。將奈之。何願君留此一夕。史蒂芬眉益蹙。不知所為計。久乃曰。吾愛我。乃軍人。安可以兒女事。誤大局。我為國家去也。妻却立曰。君為國。效命。固屬正理。然敢問君。愛國。愛儂。愛兒。孰重。史蒂芬苦笑曰。吾愛卿之情。固摯。愛兒亦深。然國之不保。則雖欲愛卿。愛兒。亦將無由。故吾愛國。與愛卿。及兒。為勢均等也。妻曰。君獨不能少移其愛於我。及兒。但乞假一夕。想必不至遭



斥。革。喪。名。譽。也。史。蒂。芬。撫。其。妻。之。頰。曰。卿。亦。趣。人。然。我。之。從。軍。豈。爲。名。譽。計。蓋。亦。爲。國。爲。民。也。亦。爲。卿。爲。兒。也。雖。然。吾。固。已。食。國。民。之。祿。矣。養。我。者。國。民。也。國。民。之。養。我。所。以。爲。國。民。用。也。今。者。國。民。需。我。急。矣。我。奚。能。踟。躕。不。前。我。之。去。我。責。也。妻。嗚。咽。曰。留。此。一。夕。耳。明。晨。當。由。君。去。史。蒂。芬。曰。卿。且。止。悲。若。在。恒。日。吾。當。可。少。作。勾。留。惟。今。日。戰。訊。甚。急。偵。探。報。敵。軍。將。於。今。夜。來。襲。也。曰。茲。事。君。之。部。下。寧。不。足。以。了。之。少。君。一。人。當。無。大。碍。曰。卿。言。可。笑。吾。爲。一。隊。之。領。不。身。先。士。卒。全。隊。將。氣。餒。卿。無。憂。晨。曦。上。後。我。即。歸。來。矣。兒。已。眠。耶。我。將。與。之。一。吻。爲。別。也。曰。兒。此。時。方。醒。渠。殊。鮮。寤。睡。也。二。人。乃。入。一。小。室。室。然。燈。黯。然。有。小。榻。兒。睡。其。中。張。目。不。成。眠。史。蒂。芬。躡。足。而。前。兒。見。父。來。張。兩。臂。攬。父。項。力。親。之。史。蒂。芬。覺。兒。面。炙。若。火。念。我。決。然。舍。此。妻。兒。以。行。無。乃。太。忍。然。國。家。需。我。又。安。可。以。無。去。思。至。此。如。有。物。填。胸。哽。咽。欲。涕。乃。強。制。其。悲。問。兒。曰。吾。兒。今。覺。何。如。矣。兒。呻。吟。而。笑。曰。謝。阿。父。略。佳。矣。實。則。兒。此。時。方。苦。甚。史。蒂。芬。亦。知。之。且。知。兒。雖。痛。苦。將。死。亦。將。曰。謝。阿。父。畧。佳。也。乃。曰。兒。且。安。息。明。晨。爺。歸。兒。必。痊。矣。史。蒂。芬。遂。別。而。出。時。外。間。狂。風。怒。吼。積。雪。沒。脛。史。蒂。芬。牽。風。帽。自。覆。曳。領。自。蔽。其。面。與。風。力。抗。俛。首。而。行。有。時。行。經。簷。下。忽。有。雪。塊。巨。如。盆。下。墜。中。其。身。而。仆。則。力。支。以。起。前。進。如。故。至。轉。灣。處。輒。有。猛。風。撲。人。氣。爲。之。咽。史。蒂。芬。舉。手。自。護。口。鼻。使。呼。吸。得。舒。而。佩。刀。又。礙。足。不。已。路。誠。難。行。也。

一。夜。戰。事。告。終。敵。軍。敗。而。我。軍。勝。晨。曦。漸。上。風。雪。亦。與。戰。事。同。止。自。前。敵。戰。線。昇。運。死。傷。軍。人。歸。來。者。絡。

釋於道。史蒂芬亦臥一帆布軟榻中。舁以二人。史蒂芬忽呼大尉前。語之曰。公等將舁我。至何許。大尉溫語曰。我親愛可敬之隊長將送君入病院也。昨夜一役。非君何能制勝。史蒂芬搖首曰。否。乞舁我歸家。大尉曰。病院不寧。愈邪。史蒂芬喘息曰。入我病院何益。吾創劇不能起矣。舁我歸家。猶能與妻孥一訣也。既而抵家。其妻一見立暈。幸人支之。不倒。少須。保姆抱兒出。兒曰。阿父歸來。邪。史蒂芬曰。然。歸省汝也。汝少愈否。兒曰。大愈矣。父夜來殺敵幾何。兒終宵聞槍礮之聲不絕也。史蒂芬曰。吾已殺敵無數。然我亦已爲敵殺。吾將死矣。惟我爲國而死。死甚榮。兒母悲。兒哭呼曰。兒不悲。兒成人後。當爲阿父復仇去。(完)



我之研究

最奇之我

(英國台信著
淞濱瘦笠譯)

世界○中○無○數○之○人○而○謂○有○一○我○也○難○於○其○間○奇○矣○我○雖○亦○爲○人○之○人○然○觀○乎○人○則○智○愚○貧○賤○一○動○物○而○已○思○至○我○乃○覺○其○奇○夫○天○地○自○有○生○人○以○來○數○千○餘○年○從○未○有○第○二○之○我○也○地○球○周○數○千○萬○里○從○未○有○第○二○之○我○也○至○於○以○後○地○球○上○之○人○亦○將○不○復○有○第○二○之○我○矣○然○則○我○祇○爲○今○世○之○一○人○奇○矣○且○有○父○母○然○後○有○我○向○使○父○不○娶○我○母○不○嫁○我○父○則○我○之○一○身○屬○父○家○乎○屬○母○家○乎○將○父○母○兩○家○各○有○一○我○乎○抑○各○無○我○之○一○人○乎○此○則○更○奇○矣○上○下○數○千○年○無○我○也○縱○橫○數○萬○里○亦○無○我○也○而○謂○此○時○此○地○有○一○我○也○鑑○我○之○容○曰○此○我○容○也○視○我○之○身○曰○此○我○身○也○靜○心○思○之○最○奇○最○惑○

世界有人無我

今○試○執○某○甲○而○詢○之○曰○世○界○上○有○一○我○乎○則○必○答○曰○有○以○問○乙○丙○所○答○必○亦○然○此○世○界○上○普○通○之○謬○見○也○蓋○我○者○自○稱○之○名○世○界○事○物○以○多○數○公○認○爲○準○不○能○以○一○己○之○意○作○則○例○如○甲○自○稱○曰○我○而○其○餘○人○人○皆○稱○之○曰○人○乙○丙○各○自○稱○曰○我○而○其○餘○人○人○亦○安○有○不○稱○其○人○而○反○稱○之○曰○我○哉○是○則○我○之○一○字○祇○可○私○用○若○以○公○理○論○之○則○自○然○有○人○無○我○矣○

短篇新著

哀情 孤蓬聽雨記

(倚虹)

距如臯縣西南百八十里而遙。有巨鎮曰掘港。其地素產鹽。鹺商巨賈咸設鹽號於此。以綰淮鹽產銷之樞紐。前清設鹽大使駐港監其事。共和以後鹽制改革。鄰場之鹽官雖多。所裁併而掘港獨否。易其名曰場。知事於以見掘港之重矣。港之地雖不甚廣博。顧鹽號林立。估舶輻集。家給人足。市廛繁盛。亦不亞一小商埠。特缺乏文明。空氣居民之腦筋固陋。猶是道咸間人耳。

余家亦薄有鹽產。在掘港頻年咸委其事於一老夥友。夥恪甚。恒能忠於余家。故余雖與掘港有關係。經年恆不一至。今春夥遽卒。主者無人。店事遂麻亂。余父適官浙中。時風鶴方厲。急切不能去。乃命余携一甥往清理其事。甥之祖若父咸業鹽。個中竅要。甥恒於重闈承驪。趨庭謹對。時耳熟能詳。余父以其鹽業世家也。命之偕行。為余良弼。且將以店事屬之。為老夥友職務之繼承人焉。余家居崇川。往掘港至便利。一葦可航。張帆遇風。一晝夜便達。余性好遊歷。家居方苦寥寂。聞父命。遂欣然偕甥與俱。買舟東邁。時丙辰三月十二日也。

抵港後。畧事料量。已楚楚有緒。乃留甥駐店。余將挂帆歸矣。掘港屋宇極低隘。店房雖稍弘壯。然亦殊卑。濕余以小住無多日。遂不復樓被登岸。以舟爲屋。寄泊歎氣橋下。橋畔多古柳。高與簷齊。春來抽條作嫩。綠絲絲下垂。臨風拂水。多嫵娜依依之致。余維舟其間。推蓬凝望。自信不圖於此。適地鹹鄉。得少清趣。願歸期。伊邇即在明朝。小別忽忽。亦未免有黯然魂銷之感也。吾友有林仲琴。伊季尙者。皆昔年負笈春明時之同學好友也。渠等亦各以鹽產糾葛事來。此竟與余相值他鄉。萍聚樂乃無藝。於是煮酒剪燭。娓娓話當時。篝燈共讀事。如在目前。渠輩亦惡肆中諠囂。尤知余不願與儉賈相見。故相約來舟中清談。往往至月午始去。已而聞余將以翌晨去港。乃辦置肴核。數事佐以馬塘鎮著名之棗兒紅酒。挈之余舟爲余餞行。余三人雖年各二十許。然煩憂清愁所懷。似各有萬千感。時撫事恒多。身世之感。際此酒酣耳熱。其牢騷鬱勃之氣。尤蓬蓬不能自制。就中季尙稍曠放。目笑曰。公等胡憤懣。乃爾。我且爲公等覓下酒物來。言已。召舟子來前。附耳密語。舟子聞命欣然。往余與仲琴皆詫甚。詰之。季尙亦不語。但微笑而已。時天色已深。黑沈沈如張玄幕。引目視舷外。一無所見。唯橋上路燈。熒然類秋宵之螢光。搖搖欲墜。東船西舫亦寂然無聲。息顧季尙則時時向窗外瞭視。仲琴曰。汝何所見。耶。彼亦不置。答仍微笑如故。

俄而岸次忽起。邪許聲甚厲。漸遠漸近。益以明燈如炬。照耀河水。余起立外視。則筍輿三五已啣接。停橋。晚輿中人亦各盈盈啓幰。出皆綽約瓏玲之十八九女郎也。更見舟子前導。搯篙爲扶手。一一引之登舟。

諸女郎足纖而膽怯。扶篙渡。挑成石戒心。晃漾若將下。墮既渡者。更拍掌。雜以笑聲。用懾其曹爾。時船唇岸次。忽化鬧境。余迴視季尚。季尚曰。何如耶。余愕然。方欲置答。而輿中人已各舉帷入艙矣。來者可五人。其三年較大。其二則雛鬢也。於是季尚一一爲我介紹。曰。若爲某。若爲某。若又爲某。皆此間教坊中翹楚也。余始恍然。渠所謂下酒物者。此也。諸姬更噉然。至余前。爭問姓氏。余漫答之。已而季尚又起立。趣一絳頰而藍衣者。至曰。以此屬之汝。更引一玄裳而瘦削者。至仲琴前。曰。以此歸之汝。最後攬一肥靨而梳胡蝶髻者。於懷曰。此余之舊好。未忍犧牲也。又指兩雛鬢曰。此嬰嬰宛宛者。視爲吾曹之公器可耳。余與仲琴見狀。皆大噉。於時舟子更以熱酒進。乃洗盞更酌。諸姬則各就座。理絃索。琤琮撥之。歌綺靡之曲。季尚喟然曰。水上琵琶聲。自蕭逸澹遠。別有淒清之致。宜乎江州司馬爲一老大商人婦。而淚濕青衫也。

座中唯季尚與致獨豪。余與仲琴俱默默。余有奇癖。每當酒畔看花。恒有一種痴想。痴想唯何。即設身處地。爲此墮溷之茵。飄零之絮。子細思量。彼之一身。將來作各何收。束貌寢者。吾固爲之憂容美者。吾尤爲其痛與吾落落者。吾已一例相憐。遇吾感情渥厚者。吾更爲之悲。何以堪。故往往酒綠燈紅。歌酣絃沸。餘人轟飲。我獨悄然。正以此耳。今茲舟中之聚。吾亦偶觸痴懷。季尚笑我。謂君既飽餐。三吳秀色。自無青眼。以對村娃。其言似非知我也。

此時季尚已微醉。頹然欲睡。余亦倦甚。橋上擊拆。吏更報三鼓。岸次已有零星燈火閃爍。其間蓋妓家來。

接諸姬靜候於岸側也。余乃溫語遣諸妓去。實則妓亦疲苦甚。星眸多呈紅暈。聞言咸各挾箏琶以行。余顧仲琴曰：若輩必甚感余也。仲琴亦莞爾。蓋內地徵歌例不同於京滬。不得徵者命不敢遽退也。季尙見羣妓紛紛去。彼亦扶醉歸。仲琴見其步履踉蹌。恐中途顛仆。亦起而伴之歸。囑我明晨解纜稍遲。可再一聚。余曰：是恐不能定。詰朝風色果利。吾亦不欲淹留。未盡之緒托之魚鴈可耳。仲琴亦點首曰：然。余遂送之登岸。握手言別。此時諸妓已各登輿去。岸次蕭寂如前。唯天色則益沈黑。東風甚颯颯。挾夜氣以吹。人雅有秋意。而橋畔垂楊瘦弱。不勝風力。已飄蕭作聲。河中泊舟雖夥。夜深多已燈火黯然。惟余舟有燈光從篷窻射出。河流映之閃閃如電。余流連清景。頗多頑感。舟子倚舵樓呼曰：夜寒風峭。恐有雨至。公子歸乎？余曰：諾。方欲歸。舟瞥見柳陰下有黑影搖曳。瘦削如人。余詫甚。再凝視。復聞嗽聲。余呼曰：誰耶？詎有宛媚之答語曰：我也。其聲甚熟。似與余耳中常接觸者。余胆素不弱。遂趨而至前。乃黑影亦冉冉向我而行。余就懷中出燐寸燃之。顧地曠風尖。屢燃屢滅。俄而絳縹聲益近。笑呼曰：公子何需火？幸勿怖我也。余張目逼視曰：噫！汝非頃間之翠珠耶？何獨留於此？翠珠曰：在此候輿耳。言時其聲甚幽咽。復以琵琶爲杖。用支其身。似疲困弗堪者。余曰：癡哉！汝也。輿未至。盍勿登舟小坐。露立於此。不畏鬼耶？翠珠曰：客已命退。胡敢獨留不奉召？又烏敢復來？余曰：小坐庸何傷？翠珠曰：公子新來。或不知此間例也。余歎曰：傷哉！汝也。雖然。苛例何足法。言已。乃呼舟子以燈來爲之挾琵琶。余乃引其手掖之登舟。嗟乎！翠珠之柔荑已僵冷。

如冰矣。

余乃趣舟子，淪茗以進。強翠珠飲，既半，頤其顏色始稍定。舉止頗覲覲然。目光中殊含感激意。可知其向者佇立河干之驚悸也。余對之，乃不能無憐。於是溫語慰之曰：汝勿惶恐。余非拒人千里者，不妨於此久坐。汝勿以我之遇人落落爲愒然無情者。須知我於此中曾感受大痛苦。今殊不敢言情耳。翠珠聞言大驚，汪然以慧目凝注吾面者久之。此時岸次風忽大作，颯颯吹雨來矣。荒村遙夜，短棹孤篷，聽此瀟瀟彌復清澈。翠珠聞聲益響，蹙曰：雨矣。更奈何？余曰：此胡足憂。輿夫果畏雨不來者，余即伴汝坐以待旦。又奚不可？春宵聽雨事已雅甚，矧又維舟水村，無意中復得麗質如汝者，相共清話，寧不別饒逸趣耶？翠珠亦莞爾。此時風益甚，雨力益壯，打篷如雹。翠珠曰：猛哉雨也！其何能歸？雖然，阿母倚閭望煞矣。余曰：汝固有母乎？翠珠曰：安得無母？余曰：親母乎？抑假母邪？翠珠淒然曰：嗟乎！母固生我者也。余曰：生母歟？何使汝墮落至此也？翠珠益哽咽曰：嗟乎！公子君猶未知薄命人之身世也可憐哉！吾母可傷哉！吾母吾母，殊未使吾墮落也。吾轉以墮落負吾母，則固有之也。言已，淚盈盈欲奪眶而出。余曰：聞汝言，汝亦一傷心人，必有無數之傷心事在汝懷抱。汝能語我乎？我極願聞。嗟乎！我生多煩憂，樽邊酒畔管絃嘈雜，縱清歌如鶯。我每思遁去，獨更闌客散，與身世淒涼人剪燈絮語，余殊孜孜不倦也。翠珠曰：嗟乎！妾孽海飄零，遇人亦不鬱然而客之召我者，多喜聆狎，蝶宛媚之辭，詎願聞危苦酸辛之語耶？如公子者，亦誠嗜好與俗殊酸。

賦也。

此時翠珠之視我不同豪客之徵歌。幾若患難之知己。而我之視彼亦不覺其顏色可漁。第覺其飄零可痛。妓客之界澹然兩忘。此情此境。使五陵年少章台王孫見之。必嗤我爲謬陋之書生。見解也。余乃注茶於杯。與翠珠曰。試飲此。幸詳以告我。翠珠遜謝曰。嗟乎。我非翠珠也。翠珠妓也。聞人有呼我翠珠者。我輒心痛。人之呼我爲翠珠。又不容吾不應者。我心尤哀。我名六九六九之名。尙爲吾最慈愛之祖母所命。以生我之年。吾祖母時年方六十九也。以之命名。蓋亦志喜孰知我生未十歲。祖母已長逝。祖母健在時。頗有田園家在揚州之邵伯鎮。鄉居雖寂。然屋上有覆瓦。倉中有餘穀。叩門有佃戶之迹。無催租之吏。其樂彌甚。俄而祖母死矣。在法遺產當爲吾伯與吾父兩分之。乃吾父懦而懶。不勤於治。生田事。普無一知。伯父則執財政有年矣。知父之無能。乃昌言分產。各掌管之。吾父懼事之塗集。不能了也。乃感伯父以義。謂先人之骨未寒。何忍遽言析產。事仍伯氏經營之。歲杪均分其子息。可耳。伯父曰。悠悠之口。將以我欺小弱弟。吾不能不言之。以明心迹。實則阿兄亦何忍以阿堵物遽分彼此耶。吾父聞之。幾感動而泣。於是田事仍爲伯父所緝。乃年分子金。則愈過而愈澀。時吾父已嗜鴉片烟。終日一榻一燈一鎗一籤。百事多頽廢。吾母偶促吾父往詰伯父。吾父輒曰。阿兄必不負我。胡齟齬爲所入。不腴必天時不利。收成薄歎之過也。吾母亦懼有長舌婦名。後遂不復言矣。未幾吾父又以烟癩死。嗚乎。父死之日。爲辛亥九月初二。我至。

今耿耿不能忘也。自茲以後，吾運乃益蹇。故吾之記此日爲尤確。此時吾伯父已別居家中，唯吾母女兩人伶仃孤苦，遭此巨變，其哀痛爲何如耶？吾伯父聞耗，即來省視，撫尸大哭，厥聲甚哀，且舁吾母以多金。凄然曰：「以此茕茕者先了阿弟目前事可耳。」吾母殊泣謝鄰里，聞之亦竊歎伯父之義。相顧曰：「如此好兄弟，今世不多見也。」十二月二十三日，風雪正厲，吾母乃率吾扶柩葬吾父於先塋之次，吾母屢哭而屢暈。北風如吼，益助悲聲。葬者見狀，亦荷鍤而泣。彼時吾年十四，亦知自今而後雖吾父附身之棺，亦不可復見。但有北邙之荒土，一坏累然，照眼耳言念及此，亦痛哭失聲。比事訖歸家，天已垂莫，鎮中鄰里方爆竹聲，家人歡集爲祀灶之禮，崎零之人對此年光益形其煢煢可憐而已。

明年春，吾母以資用匱乏，時向吾伯父索錢，乃有時而給，有時而否。迨春末夏初，竟十請而九拒。禮貌亦浸衰，伯母且時露鄙薄狀。吾母乃漸起疑雲矣。一日，吾母復往伯父家，論及取款事，母曰：「去年大有，疇不知之。伯氏胡吝而弗予？」伯父曰：「田中豐歉，胡與汝事？吾前者追念手足誼，解囊相助，若援以爲例，時時須仗我周恤，我力何堪？」母曰：「嘻，異矣！田固亡夫與伯氏共之，烏云不相涉？」伯父曰：「母亡日，遺田已甚，非當時吾與亡弟協商，彼願得屋而歸，田與我各安生業，兩固不相涉。汝言似太不知當時事也。然則吾弟未與汝言耶？」抑言而汝忘之耶？抑汝未忘而固昧昧耶？言時聲色俱厲，凜然不可犯。伯母更囂囂從而助之。吾母知不可以口舌爭，乃憤而歸，泣訴於亡父之總帷前者，可終宵明日，侵晨買舟赴揚州，求助於胡伯伯。

胡伯伯者亦嗜烟與亡父有同癖蓋烟霞中之知己吾母以其前清時爲江都縣代書於訴訟事必了也乃泣告以伯氏吞產狀胡伯伯亦憤甚乃艸艸繕狀入告嗟乎此時縣太爺已不復理刑名別有所謂審判廳者出司其事嗚乎詎知此審判廳者竟爲造成我飄零身世之一大功臣也

吾母控伯父之詞投遞兼旬始蒙傳訊嗟乎吾母一僻處荒邨之女流驟聞到官初頗惴惴孰知竟出意料之外蓋高坐堂皇者爲一白晢之美少年復衣以瘦削入時之衫袖尤形其佻見吾母兢兢至和顏悅色以迎吾母知上坐者爲官常聞人言官者吾民之父母也乃不期向之長跪詎上坐之少年溫語遜謝堅命之起母仍匍匐不敢仰視上坐者益偏促不安曰汝知新例乎可不必跪也盍起而言吾母曰青天乎果能爲小人理冤滯雖跪何惜上坐者微愠曰汝欲違法我不能違法也乃命鴟立之法警掖之起吾母不得已遂立而陳辭聲淚俱下官聞言但唯唯而已而曰汝姑退乃命被告進被告者即吾伯父也詎吾伯父到堂官訊之未數語旁席中有一人突起立侃侃而談其人亦倜儻少年與上坐之間官年相若吾母遙立見狀甚詫異以此不識姓名之人胡爲乎來哉吾家訟事又胡涉於彼旁有一老者牽吾母袖告曰此被告之律師也吾母曰律師何物乎老者曰訟者恐不獲勝用之爲助也然則汝已延有律師乎吾母曰未也老者微喟曰難……難矣吾母方欲再問堂上又傳訊矣此次問官不問吾母轉對吾母反覆開陳若干語願語多文詞而問官之語更連屬而發現現上口狀如村童之背書吾母惶然不解已而更

問吾母汝有理由否吾母益莫明其玄奧私謂問官奈何問及油此時被告之律師又起立與問官辨良久有所謂「主義」「衝突」「注意」「職權」「判決」種種估侃聲牙之詞夾雜其中吾母瞢然以爲如聽耶穌之講道意者所謂審判廳者即禮拜堂耶不然何我之不能了解也吾母方痴立官已喧退堂於是所謂官所謂律師所謂法警已紛紛如鳥獸散吾母亦抵得退枉然而歸私心以爲官殆驟病耶否則縱退亦未必如此其匆匆也

明日有一戎裝佩劍之警士持一單至吾母寓所曰此判決書也汝案已判決立索送達費而去吾母畏其威乃如數予之急持此書以示胡伯伯胡伯伯曰嗟乎汝訟敗矣官判田屬兄屋歸汝嗚乎敗矣吾母聞言大呼曰世竟有此兄竟有此官竟有此律師耶於是一慟幾絕王伯伯曰事有理在痛無益徐圖上控法汝速歸摒擋川資吾當伴嫂赴南京一行也揚州不講理豈南京亦無王法耶吾母星夜歸鄉後鄰里來問訊吾母一一具告之且語且泣里人聞言多髮指東鄰王五已微醉攘臂曰如此糊塗官盍勿殺却次日全鎮喧傳吾母冤不日將至南京上控云

未三日忽有一遠房叔祖來與吾母談訟事頗爲扼腕義憤現於詞色最後言汝之冤嚙不知之雖然上控事結果未可知勞民傷財汝力已難堪且六九年已漸長汝若置之鄉未必能放心挈而至寧尤不便以我之意毋寧緩控我當爲汝至有財家仗義一言彼天良果猶未盡泯也彼必有以分潤汝法庭上不

論手足誼祠堂中能不念弟兄情耶吾母曰吾亦知翻案事談何容易亦頗怯此行叔果能作調人從而疏通之但使母子得飽粥苟活足已他亦匪所計也叔祖欣然曰諾吾即往見有財去有財者即謀吞吾父遺產之伯父小字也

又數日叔祖復來吾家欣然謂事或可成言伯父已有慚悔意又數日復來告言伯父擬分高家集之田作爲贈吾之嫁資高家集之田頗膏腴租籽所入足供吾母子之費用吾母聞之頗色然以喜乃敦促叔祖玉成之遷延復遷延又越旬日叔祖仍未至而揚州胡伯伯時時來函詢吾母行期言不可再遲矣此時吾母佇候叔祖之佳消息秣陵之行漸澹然忘之乃報書胡伯伯言有轉圜意已而叔祖來言事漸諧矣胡急急爲吾母又力催之叔祖但唯唯而已自此而後叔祖之蹤跡不履吾家者可十餘日吾母益焦急豈事有中變耶於是逕往訪叔祖詎其家人言已於十日前束裝赴東台去矣此時吾母乃大驚又輾轉托人叩伯父意旨果何如伯父曰嘻安有是哉官中已判決胡能悖官弟婦果冤者盍勿上控雖然今已過一月之上訴期間矣弟婦縱有訴詞恐官中格於法亦不能受理言已擗笑其人轉以此語告吾母吾母乃恍然向者之受給彼熱心叔祖之來亦爲伯父所遣使用爲遷延時日計也遂一慟幾絕嗟乎使非有此審判廳吾何至有今日耶

此後吾母知亡父之遺產決不可復得乃賃舊屋而清償喪葬訴訟諸費挈吾租一小屋僦居離鎮二里

許之揚莊母乃終日爲人製草屨吾此時亦能爲人縫衣襪於是。我。癡。癡。子。立。之。哀。孀。苦。女。借。此。廿。指。以。度。其。可。憐。之。生。活。如。此。者。可。年。餘。嗟。乎。孰。知。天。欲。迫。我。落。於。陷。阱。不。先。不。後。而。江。北。江。南。之。戰。雲。又。作。先。數。日。有。大。兵。自。清。江。浦。沿。運。河。而。下。軸。轆。啣。接。旌。旗。蔽。室。爲。勢。殊。壯。更。有。馬。隊。沿。岸。行。驍。勇。尤。甚。余。聞。蹄。聲。呼。哨。聲。恒。喜。出。視。吾。母。每。止。吾。行。戒。曰。兵。凶。事。也。勿。宜。往。觀。汝。方。少。艾。尤。不。可。出。視。一。日。秋。熱。方。烈。煩。燥。類。酷。暑。入。夜。益。甚。吾。與。吾。母。皆。苦。熱。不。能。治。事。揮。扇。驅。蚊。納。涼。後。院。而。已。俄。而。忽。聞。門。外。鐵。騎。聲。甚。衆。迅。如。急。雨。自。遠。而。近。俄。而。過。我。門。首。矣。復。漸。去。漸。遠。吾。與。吾。母。方。欲。就。寢。忽。又。聞。門。外。搗。門。聲。甚。厲。吾。母。聞。聲。齒。格格。震。懼。不。敢。啓。關。俄。頃。刻。而。門。外。惡。聲。益。烈。大。呼。曰。果。不。開。者。吾。將。以。彈。丸。燬。門。矣。吾。母。此。時。亟。高。嗽。以。自。助。其。胆。問。曰。門。外。果。誰。耶。應。者。曰。我。兵。也。大。隊。已。行。不。及。追。隨。來。假。酒。食。以。健。吾。足。飽。醉。便。去。矣。速。速。啓。吾。母。知。不。能。抗。乃。揮。手。令。我。退。啓。關。逆。客。嗚。乎。來。者。果。一。兵。也。帽。欹。斜。髮。蓬。蓬。紛。披。左。右。軍。衣。則。捲。而。挾。之。脅。下。袒。臂。露。胸。汗。滿。其。上。顆。顆。如。巨。珠。狀。殊。獍。惡。槍。則。側。曳。如。小。兒。之。牽。竹。馬。入。門。即。擲。衣。於。案。而。倚。槍。於。壁。大。呼。曰。趣。以。酒。飯。來。母。唯。唯。而。退。吾。在。灶。次。聞。見。極。了。了。吾。母。來。時。余。低。問。曰。母。乎。來。者。盜。耶。兵。耶。吾。母。曰。汝。不。見。其。軍。衣。乎。吾。曰。兵。歟。何。……。嗚。乎。吾。言。未。已。此。赳。赳。之。武。夫。已。直。趨。灶。次。吾。見。其。來。類。雞。雞。之。畏。鷹。瑟。縮。恐。怖。不。期。大。啼。兵。聞。啼。聲。再。視。吾。面。亦。大。呼。曰。嘻。有。汝。在。耶。即。回。頭。問。吾。母。曰。若。爲。汝。女。耶。吾。母。顫。聲。曰。然。年。幾。何。矣。曰。十。六。兵。又。狂。嘯。曰。佳。于。是。展。其。猿。臂。出。其。巨。靈。之。

掌。擊。吾。出。灶。次。吾。長。號。母。亦。大。呼。左。右。無。居。人。莫。有。應。者。兵。更。充。耳。如。不。聞。似。亦。不。畏。此。聲。者。嗚。乎。吾。竟。隄。眼。爲。其。強。曳。入。室。中。矣。嗚。乎。吾。羞。言。吾。亦。不。忍。言。矣。是。日。爲。癸。丑。七。月。十。三。日。嗚。乎。我。至。今。亦。永。遠。未。能。忘。之。也。

翌晨兵去吾母乃犇告鎮中董事董事曰有是哉在理是宜訴之縣雖然訴之亦無效前日八里舖沈寡婦亦無辜受蹂躪厥狀尤暴車而至於縣縣知事以溫語遣之曰嗟乎我無權以制兵我之畏彼亦正與汝同也汝不聞吾馬弁昨以送饅首稍遲爲其斫傷左臂耶我亦無可奈何也雖然苦汝矣携五千錢去治傷可耳嫂家之事正與彼相同若詣縣不過略得些須之遮羞錢耳於事又奚益徒揚其事於衆轉爲他日令媛婚姻之障礙我之意母寧其已也吾母乃嗒然若喪歸顧吾創楚甚至不堪起坐鎮中又無女醫家嗣吾母聞沈寡婦係在揚州西人所設之婦嬰醫院療治痊可者於是乃以匡床昇吾入院院中主者爲兩女醫士貌和而心善殷勤爲我滌治渠詰我致病之由不得已一一泣告之女醫士歎且笑吾得聞叩之曰外國亦有兵耶女醫士曰吾國之兵十倍於汝中國脫果如汝中國者吾儕婦女無噍類矣未旬日病已出院女醫士不索我一錢但諄諄以信天行善爲戒嗚乎向者吾鄉人少見多怪偶見西人輒呼爲洋鬼子今而後吾將呼之爲洋菩薩矣

出院後吾母方欲挈吾還楊莊以度前此纖履之光陰適有一遠房之妗氏從南通來與吾母相值吾母

與之別三年矣。乃詳述連年困苦艱難狀。始氏亦扼腕太息。力勸吾母不必還楊莊。謂通州工廠林立。甥女又慧甚。能入織布廠爲女工。月可獲十餘元。較之老死鄉間。母女辛苦終宵。所博不過一二百錢者。爲何如耶。果欲往者。吾可爲介紹。吾母念歸楊莊亦勢成孤立。乃從其說。挈吾往通州。始氏聞言大喜。母曰。吾仍須還鄉籌川資。一時恐未能成行。始曰。川資吾當代付。汝可勿憂。抵通後。甥女備值有贏。再還我庸何傷。今遲遲吾行。轉誤事機。爲可惜也。吾母意益動。計遂決。留我伴始氏。已則返鄉。稍稍料理焉。比母事訖。還揚州。始氏已倚裝以待。乃欣然偕行。揚通之間。有大達公司之輪船。直接航行。爲程殊便捷。登舟一晝夜。狼山之支雲塔已屹然在目矣。抵通後。吾母與吾即主於始氏家。始氏招待殊殷渥。吾母私謂。吾曰。始氏遇吾如此。其優厚意必憐吾母女之孤淒。而慨然相助。雖然窮途得此。汝他日勿忘始氏德也。余唯唯。

居始家一日二日。乃至五六日。始氏但云已遣人爲汝探聽矣。然必待廠中招工。乃能往。汝急急徒無益於事。我亦非外人。汝母女多住幾日。又胡傷我。必不同客舍。旅邸之與汝。按日計值也。如是。又半月。仍杳無消息。尤足令人駭怪者。則始氏之家。時有粉白黛綠。巧笑輕顰之女郎。往來吾母叩。以此誰家貴人。始曰。皆吾之寄女也。是以金錢購來者。何貴之有。母咋舌曰。購之何爲。始曰。將以謀利。母曰。嗟乎。其殆所謂妓耶。始笑曰。然。母曰。然則汝爲鴉矣。嗟乎。汝清白人也。何事不可爲。奈何業此。始微愠曰。不爲此。何從得。

衣。食。母曰嗟乎。衣食累人。一至此耶。始獰笑曰。汝迂人也。那得解此。我當徐爲汝言之。母不聽。搖首以出。晚間。母以此言告我。我大驚。枕上反側至徹宵。未寐。明日趣母。敦促始氏織布。廠事速爲力。始曰。事有大不幸者。新廠大綸。頃又告閉歇。賦閒者可百人。甥女事急切。恐不易成。我之意。母寧暫歸也。母曰。舟車之費。不名一錢。始默而不言。已而曰。果不歸者。當於女工外。別籌良策。母曰。計將安出。始則目灼灼向我。逼視。又微笑而不言。少頃。謂我曰。甥女。汝姑出。我欲與汝母密談也。余不解。所謂乃惘然退歸室。吾與吾母同榻臥。是夜三鼓後。母忽大哭。號咷不可止。余從睡夢中驚起。亟叩所以。母曰。兒乎。我將死矣。余顫聲曰。母病乎。抑夢耶。母益慟曰。非病。亦非夢。爲天時人事所相逼。不得不死耳。始氏已下逐客令。且索所欠。汝聞之乎。此間人地生疎。爾我舍附身衣履外。又無一長物。何以償之。此情此境。云胡弗悲。余曰。始氏相待。素不薄。吾母女果長跼其前。始氏當亦相憐。母曰。我亦何嘗不如是云。嗟乎。汝知汝始以何言答我乎。渠曰。汝往求。若女勝於求。我十倍。余曰。母乎。求我將何爲。母曰。嗟乎。我言此。我心益痛。渠云。將使汝爲妓。嗟乎。天下安有其母忍令其女爲妓者耶。矧汝又爲一哀哀無父之女。我更烏忍以此相逼。我匪特不能出之口。且更不忍有此想。汝試思之。我舍死外。寧有他策耶。趁汝未墜。平康前。我與汝父握手於地下。尙可以稍稍告無罪也。言已。遽出枕畔。利剪將引以自裁。余此時急奪剪。奮力擲窗外。緊執吾母手。大聲而哭。曰。母奈何。遽言死。母言兒必聽也。母固不忍見兒之墮落。兒更何忍使吾母因此自戕而不救。

嗚乎。此時我之心目中。但有救母之一念。此外事皆一切犧牲而不暇顧及。耿耿此心。天日可鑒也。明日始氏出資爲我置衫履。又假我以釵釧一一爲我梳裹妝束。乃輿而致我於三和堂。三和堂者教坊也。自此以後吾遂淪而爲妓矣。於是我純潔之六九。乃於是日死亡。而污穢之翠珠。乃於是日產出。是日何日乎。癸丑十一月十三日也。嗚乎。吾以是日爲畢生奇恥大辱。發朝之第一日。我又永遠紀念之。而不能忘也。

吾以一蓬門弱質。初操賤役。覩覩慚慚。往往紅暈過耳。不能自己。乃客見之。益喜曰。是真初出茅廬者也。我聞之。益悲。故事凡新來之妓。鴛母每居爲奇貨。狎客恒樂就之。矧吾貌復不甚陋。尤能當客意。嗟乎。客愈愛我。吾身益賤。燈前忍淚枕上沈瀾。幾於朝朝如是。第有形影相憐。神明共證耳。殆年終歸而朝母所獲。已能清始氏之債。而有餘。此時始氏亦笑言相接。拉吾至燈前。迴環審視。歎曰。我一見此豸。即知其爲萬材。今妝成果不惡也。吾聞言。色變。始知始氏之蛇蝎心腸。謀我者已非一日。即母氏嗜昔深宵自刎之策。或亦爲始氏所傳授。用以相激。亦未可知。嗟乎。我亦不忍。以此詰阿母矣。然而我心傷悲。則殊不能自已。今則悔之已無及耳。

吾以傷心身世。淪落青樓。時時以淚洗面。遇客多戚容。以此之故。生涯漸寥落。始氏乃勸吾母。趣吾以遷地爲良。謂猶之病家之轉移。空氣必能有益於孱軀也。於是吾母乃挈吾至掘港。嗟乎。孰知此行也。吾以

飄零孽海之身。又沈溺於情。淪之漩矣。吾之命運。乃因是而益苦。蓋吾來此未久。即與某君相稔。某固供職於此間之墾務局。位置不甚高。所入甚菲薄。吾不知是何因緣。一見即與之深相契。合渠亦愛我甚。年與我相若。以家貧少孤。遲遲猶未議婚。我因愛之甚。恒規之曰。君青年不宜事冶遊。矧家貧。賴事以自活。時溷迹章台。果爲局中主者。知君之前途危矣。若勤於所事。儉樸以事積蓄。得一賢妻。相與終老。不寧愈於子。于枇杷門巷。多多耶。渠笑曰。果能如汝者。肯妻我。尙復何說。吾乃莊語。謂之曰。汝果非戲言。不以不潔之身。而見惡者。我誓以此身。相托渠。大喜。指案上短燭曰。苟渝此盟者。有如此火。吾見其誠。慙亦喜。極欲涕已。而渠曰。恐卿之老母。不允。余曰。母旣誤我於前。必不能厄我於後。吾有一不孝之言。君試聽之。須知吾固未負母。母殊未免負我。母方時時引此。以爲愧恨。彼必不足爲梗。於是渠乃欣然去。專候吾母來訂婚期。以此時。吾母方歸揚州也。

無何。吾母從南通來。書招吾往。云臥病不能興。將有事與我商。復言此。汝終身大事。幸勿自誤。余大驚。乃亟摒擋。以往。實則母亦無大病。招吾來。專爲議婚事也。吾母此次之揚州。又與胡伯伯遇。胡伯伯頗念故。殷勤慰問。靡所不至。吾母諱言吾爲妓。但云在布廠爲女工。胡伯伯曰。終日軋軋弄機杼。胼手胝足。亦大可憐耳。已而問及年歲。甚周摯。乃請於吾母曰。吾有次子。今十八。曾在兩淮中學。讀今改業錢莊。頗能爲師。所許謂孺子可教。不識嫂能容其東床坦腹否。嗟乎。吾與有宏生前。即至契。若能易友而爲戚。寧非甚。

善且嫂與一姪女伶仃孤苦長此奔走謀衣食於四方亦非計之上果也合兩姓爲一家嫂即可長此依壻以居烏用前此之栖栖皇皇爲哉言已復命其子出拜則一英挺少年也吾母聞言感且喜云伯伯之意誠可感吾固極贊可雖然我祇此一女似不能不取其同意容我回通時一詢之吾知吾女亦必欣然歎得所當無弗可也

於是母乃問我曰汝意云何余曰嫁胡則甚善特兒已別有人在申申信誓烏能或渝抑兒尤有進者胡伯伯爲吾母女籌無不誠且敬兒胡能以此瑕垢之身欺胡氏以重負其德至兒所屬意之人渠本心許目成於絃底樽前者不以兒之冷葉倡條爲可鄙虛其中饋以相待此其意亦不能無感兒爲萬全計故寧舍揚州之胡而踐彼人之約匪敢故與吾母悖也雖然胡伯伯之意誠可感兒當永遠記念之母乎其善爲我辭焉母曰汝言殊近情特狎斜中多蕩子十八九不可靠此汝終身事願汝一子細思量之吾毅然曰兒意已決矣言亦盡於此母曰嗟乎我亦詎忍苦汝以勉強我爲汝婉謝胡伯伯可耳余曰善吾母之病爲濕溫繼轉惡瘡雖無大危險然時寒時熱呻吟床褥間狀亦大苦余決計在通少住俟母病痊再偕往掘港乃懇一白鬚皤皤之老翁爲我代致書於彼人告以一月後方能回婚事已辱母見允胡氏事亦附告之俾彼人讀此益見余心之專也嗟乎詎吾返掘港彼人遇我之態度乃大異矣遣人促之來始勉強一至略坐便言去與之言婚事但有唯唯吾初以爲其局中事繁也陰使人刺探之則彼固終

日不在局於是知此中必生變卦而吾母日間彼人擬何日迎娶且云汝身既有所屬奈何仍戀戀此中爲烏乎吾殊無言以答吾母蓋彼人此時已別與一妓號王桂樓者相繼綰桂樓老倡也媚術之工百倍于我彼意爲所惑棄我如遺矣今者彼人猶未顯然與我相決絕不時亦至吾家吾不見彼時每一念其忘盟負約恨不噬而裂之方快吾意乃一相見吾意又遽軟非特不忍磨牙相向即急言厲色亦不肯相加嗚乎吾非畏彼也方寸之間對彼之愛根獨未能忽然斬斷或冀假以歲月挽回彼人原始之良心然而海枯石爛正不知悠悠何年耳春花秋月年更一年吾之淹滯於此孤陋之掘港者以此吾之重累吾母而抱恨靡極者亦以此噫何世間負心人之多耶何人類之誓言竟漂渺虛無冥然而不一應耶翠珠至此言始已不期嗚嗚而哭其聲亦正與孤蓬殘雨聲浙瀝相和答也

余聞既太息無已曰傷哉汝也雖然汝勿悲汝能以所歡之名姓告我我明日當爲汝駐帆一日竭誠往謁之曲道汝志我自信生平無他長唯言語明決陳述利害能動人聽聞萬一彼人竟以是而迴心則今宵汝絮絮一夕之談爲不虛翠珠曰公子意良可感然而吾終秘不以告者一則此種負心人之名氏滋不願宣之於口一則事果暴露彼冶遊之名必大張輾轉爲主者知職解而生計立絕吾又不忍出此嗟乎吾非不信公子也但吾已拚却此身始終堅持一「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志願到底不欲彼人因我之故而生別種之缺憾使彼我之間再結來生冤孽今生草草但付之淒涼哀苦中耳嗟乎蒼蒼者天

彼既爲我編成此一部悲愴之年譜我又將何術以趨避但遇有讀此年譜者能爲譜中人悄悄痛惜潛潛流涕則譜中人有知感且慰矣

此時余知其言之沈痛無倫方欲別覓語言以相慰藉忽舟子搓倦眼牽帷進曰公子雨止矣天亦大明翠珠姑娘之輿亦靜俟岸次矣余曰諾探首外視果已曉噉紅嫩直射高桅雨後之天淨如蔚藍映水澄鮮空青一色朝氣涼瑟中人如秋露此水此天余歎爲清絕呼翠珠相共凭闌欣賞此時苦惱之襟懷悉爲曉風水光而滌盡方流連風景舟子又敦促解纜謂太遲今夕恐不及宿石港翠珠不得已乃起而請辭余亦未能固留但相期珍重詎翠珠瀕行時又諄諄謂我曰此別不知公子何年再莅此卽來此或亦不能覓翠珠然而翠珠有一言敢爲公子告者以公子之威儀幹局他日必臨民上深願公子千萬不必爲決獄之吏及典兵之官蓋此兩者造孽最易而最酷尤願公子此去若遇有法官統帥者幸爲薄命人致聲請其高坐堂皇號令行伍時稍一注意卽云已有一哀哀無告之村姑受彼厚賜飄零爲娼今方忍辱傷心於崇川雉臯間也言已掉頭登岸去余於邑不知所云舉頭但見橋畔垂楊以宵來得雨丰姿益濯濯向我搖曳若曲貢其媚以送客者余顧舟子曰噫歸歟

倚虹生曰此吾友某君舉以告我者事爲親歷故語多實錄嗟乎傷心之材料隨地皆是安得有心人一而蒐集之一一而手寫之耶

(完)

雨屋深鐙詞

浣谿紗

(伯序)

繡箔飄鐙映翠翹。吳娘度曲雨瀟瀟。脂溫粉怨又今宵。

桃葉喚迎珠女。棠梅邊。親教玉人簫。

相逢一晌已魂銷。遺事珠船有取思。早羅扇寫斷腸。詞夢甜翠被。怎逢伊。

花影吹笙微步處。玉容銷酒淺醅時。

一天風露強支持。隔水樓臺隔院箏。有人擁髻背華鐙。窺簾纖指擘新橙。

綺恨久拋團扇曲。積疴倦寫藥匱銘。

負他雙枕篋紋平。弱柳依依繫玉驩。願春長在替春愁。櫻桃開了怕登樓。

安能額黃妝閣晚。描成眉翠粉黛收。

相逢不是少年游。一代傷心杜牧之。罪言微意幾人知。青樓但賞冶春詞。

偏是朱門多冷客。縱非紅豆亦相思。

綺愁如夢鬢如絲。多少豺牙與鼠肝。向人何止笑噉難。不堪舊苑弔湘蘭。

阮籍蔬狂都有託。庾郎哀怨總無端。

燭花知我淚闌干。

短篇名譯

歷史小說 拿破崙第二遺事

(法國嘉佛禮著)

迪建士

第一章

奧國索朋離宮地鄰維也納宮廷據高陂而建四圍花木蒼蔚動人天氣晴朗之辰憑窗遠望則聖第千之鐘樓維也納之禮拜堂歷歷在目時行宮之鐘鏘然夜已午矣夜氣清徹繁星滿天窗中兀坐一少年方就燈而讀窗外守衛之士鞞聲橐橐口號互傳夜靜聽之聲至清越少年神清而灑身材頎然衣奧國制服時搔首長歎眉宇間蘊有苦痛手書帙顫動不已愈讀而容愈戚既而低聲念曰馬洪戈窪坑窩什得立刺滑鐵盧念至滑鐵盧三字聲至嗚咽滿眶熱淚續續而下此時少年憂憤填胸熱血潮沸狀如病痲鐘聲一鳴心脈悸動若其不可一世之雄心無處安置勢將破胸而出也時窗外衛卒哨聲復起少年神思蒼亂之際聞聲瞿然徐徐下其首復讀嗟夫彼馬洪戈窪坑窩什得立刺滑鐵盧非歷史上著名血戰之地乎今此少年深宵之際對卷興嗟結想疇昔之戰勳揮淚于滑鐵盧之戰者果何爲耶以彼所衣之制服度之似爲奧國之士官時與皇方沙第二駐蹕索朋離宮則此少年當爲扈從士官之一矣外史

氏曰。當一千八百十一年某日清晨。巴黎之民。鬪集廣衢。洶洶然。勢如潮湧。此蚩蚩之民。均呈喜色。而又微帶疑惑之態。時頽來宮中。御醫數輩。小心翼翼。環侍皇后左右。蓋皇后馬利魯意。士方臨蓐也。已而宮中礮聲隆隆。似詔國內之民。并天下之衆。曰。戰勝攻取之。皇帝生太子矣。此新產之太子。呱呱墜地之日。即錫以羅馬王之尊稱。羅馬王襁褓之中。爲慈母所愛憐。嬌縱之質。遂生一種睥睨不肯下人之慨。時王父拿破崙。方雄長歐洲。幾有全宇。羅馬王崇仰乃翁威武。直以神人呼之。自命亦復不凡。乃勝敗無常。戰爭結局。彼雄鷹自命之梟傑。滑鐵盧一役。喪師敗北。孤島幽囚。蓋世英雄。遂一蹶不振。雄鷹已死。襁褓之雛。乃偃息索朋。離宮苟延殘喘。日處于老憊。龍鍾之外。大父方沙第二。及陰毒猜忌。麥得利親王威權之下。爲狀大類。啁哳小鳥。一夕風雨。毀巢拔置。道左被行。經小徑之農夫。見而獲之。分剪兩翼。歸畀稚子。爲玩具。嗚呼。慘矣。讀者當知此鐵羽之雛。即吾書所述。衣奧國制服之少年。深宵瀏覽雄鷹戰史。而傷心滑鐵盧之役也。

第二章

拿翁愛子。軟禁奧宮。其外大父方沙第二。復以赫斯達六爵之榮銜。羈縻之。是夜手撫遺編。追念先烈。不禁悲從中來。翌晨散步園次。滌其積鬱。園至壯麗。花徑均以白玉石砌成。萬花叢中。守以羽林之士。園門之側。三椽小屋。爲園丁頭目起居之所。屋之主人曰。昔落威昔日曾從拿翁身經百戰。滑鐵盧之役。被傷

幾殆。今日仰賴國家養老金。及此箋箋園丁微薪。以自給。昔落威本爲孤露之兒。某星期侵晨。有賣花媪。售花於聖速卑禮拜堂。路見此兒。携歸撫養。及長。養母見背。子然一身。別無親故。乃投身行伍。槍林彈雨之中。蓋不知幾經瘡痍。拿翁雅重勇士。見昔落威忠誠足恃。遂以愛子託之。及幼王棲息奧宮。昔落威見彼同伴。非避禍遠遯。即屈節行媚而已。身受託孤重任。莫敢辜恩。乃夤緣得爲索朋離宮園丁。不辭賤役。暗中調護幼主。其用心亦苦矣。是早幼王行經昔落威小屋。見彼皤然白髮之老僕。方蹀躞花間。藝花至忙。其後隨一垂髻女郎。娟淑妙美。狀至可人。方俯躬玫瑰。花間領略。色香審其面目。殊非素識。不禁卻步。女郎仰首瞥見幼王。紅潮立被兩頰。狀如映日桃花。嫣紅欲滴。昔落威乃免冠鞠躬曰。是爲下走螟蛉女。戈勒敬爲王起居。是女爲下走同伍遺孤。同伍陣亡。下走撫爲螟蛉先王。在日憐恤。死難之士。曾置此女於巴黎公學。俾受完全教育。質尙不劣。今卒業歸來。堂中師長愛其聰慧。曾爲擇配。而女念老悖撫養之勞。不願適人。遠道來依。用慰岑寂。親王聞言。起敬曰。賢女來自法國。言次微喟。續曰。當來自巴黎。巴黎余釣游之區也。賢女殊有洪福。此身得復返巴黎。若余羈身此地。如處縲紲。故鄉風物不可復睹矣。方余初蒞此間。亦曾流連玫瑰花下。顧今日見此異鄉之物。轉增吾悲。余處此間。四向皆敵。百無可娛。復以目視昔落威。言曰。慰余獨者。惟此忠慤。豐饒翁耳。言次顏色淒惶。不勝悒悒。戈勒稍前於襟下。出一函及紫荊花一束。花雖萎謝。香氣猶烈。言曰。殿下恕婢女冒昧。謹以此物奉獻。婢子在巴黎瀕死之際。堂中校長躬

往花園採此紫荊花并此書授兒并囑兒曰汝將此花及書賁一羈身異國之少年并告之曰此花法蘭西之花也書乃萬姓託命之符此花及書乃將意此間人士乃心未嘗忘我幼主也語未竟昔落威立斷其語蓋彼老眼適望見麥得尼親王凭身對面窗檻目光灼灼向之注視頃間贈花付柬諸舉似已徧燭無遺矣

第三章

麥得尼親王高坐治事之室案上文牘羅列皆來自歐洲各國旁坐一秘書方慙慙開拆來文麥得尼身居首揆之席名位既高權力尤偉狀如巨大蜘蛛匍匐網中獵食既飽百無所嗜顧安樂之餘夙夜常惕惕危懼不克自持則其腦際常留一拿破崙之影自千八百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彼所最仇細而常毒詈之人溘然長逝勁敵既去當可高枕無憂顧遺孽尙存禍根未芟則腦際危懼影像終不能遽滅是日自窗外矚見公爵與其老僕並立而語尤爲怏怏心念彼孱王少不更事尙不足慮獨此昔落威老練深沈爲梟傑之舊部若時以恢復之謀輸其幼主則事殆矣復念彼旁立之女郎究爲何人其遞與公爵又爲何物物外似有一緘觀彼女遞緘之際狀似有所乞求其爲求人之訴狀乎否則必爲來自法國之密函彼法人情殷舊主志切復仇吾國此時元氣未復武備不修苟敵國一旦捲土重來乘虛而入擁立幼主以爭其已失之光榮則大勢去矣思至此心中益形机隍亟思決策制勝乃顧其側坐秘書曰今日天气

良。佳。君。可。早。歸。休。沐。言。次。力。推。手。中。之。牘。離。座。而。起。復。曰。願。君。明。日。早。來。治。此。未。了。之。事。秘。書。聞。命。鞠躬。而。退。麥。得。尼。俟。秘。書。出。室。足。音。已。遠。復。歸。坐。按。鈴。侍。者。立。入。恭。立。案。前。以。待。命。令。而。麥。得。尼。憂。思。方。深。俯。首。如。未。之。見。已。而。仰。首。謂。侍。者。也。彼。得。伯。爵。窩。多。在。此。否。可。速。之。來。余。有。事。待。商。也。

第四章

赫。斯。達。公。爵。別。昔。落。威。父。女。即。歸。己。室。凝。念。戈。勒。秀。外。慧。中。溫。詞。動。聽。不。禁。神。移。乃。取。紫。荆。花。置。於。案。頭。對。之。凝。視。嗟。夫。彼。赫。斯。達。公。爵。自。有。生。以。來。所。經。日。月。俱。爲。愁。雲。慘。霧。之。天。當。此。年。華。在。他。少。年。無。不。欣。喜。笑。悅。而。公。爵。則。家。國。之。憂。時。縈。胸。臆。雙。肩。如。承。重。物。惟。恐。顛。越。一。旦。返。此。解。語。名。花。彌。覺。知。心。之。感。宜。其。黯。然。神。傷。也。公。爵。正。對。花。傷。感。之。際。憶。及。戈。勒。所。交。之。緘。尙。未。披。閱。亟。取。讀。之。緘。啓。辨。爲。亡。父。絕。筆。立。親。以。口。書。中。月。日。爲。拿。翁。羈。囚。聖。厄。冷。島。中。彌。留。時。所。作。一。世。偉。人。臨。終。遺。命。也。書。意。詔。其。子。克。承。遺。志。恢。復。舊。業。並。告。乃。翁。忠。盡。之。臣。率。皆。韜。光。養。晦。待。時。而。動。可。以。傾。心。相。向。時。機。一。至。彼。等。必。羣。起。義。師。擁。立。儲。君。以。光。舊。物。好。自。爲。之。父。死。瞑。目。矣。公。爵。讀。竟。長。跽。而。誓。誓。舉。國。內。之。僉。壬。國。外。之。間。諜。一。網。而。盡。殲。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一。洗。幽。囚。孤。島。之。辱。一。往。雄。心。直。凌。霄。漢。也。

第五章

窩。蕩。公。爵。於。魯。意。十。八。當。國。時。曾。任。警。察。總。監。窩。蕩。性。貪。鄙。平。日。魚。肉。平。民。誣。陷。善。良。民。黨。恨。之。次。骨。旋。

以衆疑去官。乃遠適奧國。避彈謫者之弋。獲復出囊金築室於帕克城中。爲終老之計。窩蕩自法來奧時。曾携一老嫗。及一少年。少年曰窩多。曾肄業教會。資質聰慧。而言行狡詐。爲同學所不齒。一千八百二十年春初。窩蕩卒於梯厄斯。窩多遂廢學游蕩。日從事擄。蒲窩蕩所遺作孽之錢。不足供其揮霍。學既無成。百試莫售。遂漸趨於下流。一夜與博徒。蒲戲囊金盡罄。相與口角。忿怒之際。竟抽刀殺所負者。乃捉將官。裡去。時適麥得尼親王方微行維也納。於下流社會中物色人才。見窩多靈警足用。乃陰託有力者出之。獄中挈之而歸。自是歛迹不見者數年。外人無有知其生死者。一日忽現於維也納市中。鮮衣怒馬。揮金無算。其名刺則冠以伯爵徽號矣。

第六章

麥得尼親王既揮去秘書。獨坐屋內。靜待伯爵窩多。久而不至。勢將暴怒。而門扉忽動。郵卒適賚一書。至書爲巴黎警察總監所發。據巴黎偵探隊報告。拿破崙舊部。不日起事。企圖恢復。近有多數黨人。微服出境。羣向維也納。進發行將乘機出儲主於奧宮。就邊境部署軍隊。驅歸故國。勢盛謀密。不啻當日拿翁厄島重歸之舉。請奧國亟宜嚴察。赫斯達公爵之舉動。無任禱虎出柙。再演流血慘劇。書末復贅有一年少女郎。爲黨人作寄書郵行。抵奧境。與其魁首通款曲。尤宜注意。麥得尼閱公牘。怒氣立平。繞行室內。亟思決策。正於此時。伯爵窩多。款門入謁。麥得尼既見窩多。退坐椅上。厲色曰。今日聞召。何不即至。吾平日對

於僚屬均按軍法從事爾豈欲有心嘗試耶窩多足恭曰王之命令下走何敢抗今日聞命稽遲實緣他故麥得尼曰且勿辭費可先告我所事如何窩多曰下走昨晚始歸以夜深不敢進謁今早晨鐘甫動即行入值乃有一意外之事發生忽見一女親王即止之曰爾所見之人吾已知之矣但語我此行巴黎消息如何窩多曰下走於星期一抵巴黎即造訪吾國駐法使臣使臣謂巴黎風雲日緊亂黨猛烈進行勢已蔓延軍警已失其效用變在旦夕下走囑其格外偵察報告政府後即子身微行市上以探虛實行至巴勒化亞廣衢王當知此地爲巴黎繁華之區夜間車馬輻湊游人如蟻絃歌之聲通宵達旦而日中轉清寂無人。是日下走偶經是處見二人狀類上級軍官偕一女郎同行其後隨一壯丁腰挾巨裹此輩均着旅行之衣下走見狀滋疑潛尾其後直至候車室彼衆將趁公車而發下走乃僞跛者蹙躑而前亦購票登車就坐彼輩之旁車行隆隆彼輩喁喁而語聲細莫辨迨抵什達什堡彼輩下車下走亦隨之下同寓一逆旅連日奔波精神疲憊不合貪眠忘曉比醒已失彼輩所在矣急馳馬蹤跡杳無朕兆今早方進宮覆命忽見途中之女郎在此園中急往偵察見彼女方與赫斯達公爵絮絮而語語細不可辨但聞五月五日夜半約會格馬篤麥得尼聞言起立拊窩多之背曰孺子勞矣然國事方殷不可暇逸子嗣後可陽與赫斯達公爵交厚陰察其舉動息息告我彼公爵愚騃無智當不汝疑也。

第七章

離宮隅。墪森林深密中。置一大理石胡床。爲赫斯達公爵。長日獨坐讀書之所。一日侵晨。戈勒自矮屋窗中引目外矚。見赫斯達公爵獨涉園次。愀然坐於石床。手書而讀。戈勒見清早無人。乃潛行出屋。欲乘間與公爵一通消息。蓋二日前有一襤褸之丐。行乞於宮園柵門之外。戈勒以錢施之。相與作隱語而去。此丐爲戈勒同來之伴。所僞扮。此日之來。蓋以隱語告戈勒。同黨定期五月五日夜半起事。使乘間知照公爵。屆期前往也。公爵見戈勒至前。且喜且愕。急起迎之。不覺手書墜地。乃把戈勒玉臂。微笑曰。不圖今日相見於此。言次。忽驚曰。卿手何爲震動。得毋尊人有恙乎。抑別有劇重之事耶。戈勒曰。殿下若知婢子震懾之故。則王心亦必警惕。公爵曰。何事驚惶。豈卿此行之秘密。爲人所識耶。若是則卿行矣。女曰。非獨見行殿下。亦當去此。公爵微喟曰。藐躬身負先君遺命。躬歷險阻。分所當然。若卿荏弱之質。乃爲不佞。亦投身於漩渦。此德將何以報。女曰。殿下過獎。許婢子爲先王末弁之賤女耳。今日忠於殿下。卽所以報先王也。且兒幼時。亡母嘗詔古烈女之事。彼牧羊女善達戰退英兵。救國於難。竊嘗慕之。公爵聞戈勒侃侃陳言。尤爲心醉。嘿然少頃。乃問曰。行期何日。女曰。日得同人消息。定五月五日夜半。約會於格馬篤寺中。殿下此行。必光復舊業。恢復已失之尊榮。婢子敢預爲殿下賀也。言已。踣地捧公爵之手。親之。公爵急扶之。起。搖首示意。孰知屬垣有耳。彼二人竊竊私語。已爲行同鬼魅之窩。多飽聞而去矣。

第八章

春夜沈沈。天街如洗。素朋宮中。燈光掩映。音樂悠揚。跳舞夜會。始開幕也。奧皇方沙第二。與赫斯達公爵。均盛服雍容。駢立廳前。待客宮門。車馬輻湊。舉國內之貴胄。無不戾止。男客均衣禮服。綴寶星於襟上。女賓則袒胸露其蠶蟻之頸。長裙委地。鑽石燦然。主人執禮至恭。衆賓各自擇偶對舞。麥得尼於衆賓舞蹈正酣之際。屏人與窩多私語。迨夜半。賓主均入餐堂。進膳。麥得尼同窩多躡足登樓。狀如行竊。直抵赫斯達公爵臥室。窩多出匙於囊。投入鑰竇。屋扉立闢。二人既入。隨手扃扉。出照夜燈。引火四囑。麥得尼老邁龍鍾。搜索移時。筋力已疲。轉眼忽睹拿破崙之面。現於几上面。目赫然不禁。大驚卻步。復壯膽細審。辨爲銅製面具。面具爲巧匠所成。鬚眉畢肖。爲赫斯達公爵絕無僅有之紀念物也。麥得尼驟睹而驚。繼而大怒。連唾不已。復握拳擊之。申申肆詈。顧謂窩多曰。盍舉面具。我輩所覓之物。或在是中。窩多如言。揭面具。拿翁之遺囑。立見麥得尼見書。攫之手中。似恐其羽化。就燈而讀。齧牙曰。惡魔既死。尙欲遺禍人間。吾儕趣爲之備。窩多曰。秘密既得。宜速去。遲恐遇人。二人引扉下鍵。匆匆降梯而去。

第九章

是夜奧宮宴會。蓋爲通宵之舉。夜半餐竟。復行跳舞。麥得尼與窩多下樓。復入客廳。與衆周旋。方謂頃間秘事了。無人覺。孰知二奸之履。甫及公爵闕外。戈勒已現身室中。伸拳向門而咒矣。讀者於此。得毋疑麥得尼入室時。固投匙啓扉而進。彼戈勒豈有幻術。能從門罅而入。復能隱身。不爲二人所見耶。蓋公爵所

居之屋。當日拿破崙皇帝征服奧國時。曾駐蹕其中。屋內置有複室。復設暗門。可達於外。以備不虞。戈勒聞於其父。習知此中之關鍵。今夜乘宮中宴客。耳目不及之際。由暗門潛入室內。意欲留數字。與公爵以堅其心。勿使五月五夜千鈞一髮之時。輕輕錯過也。詎意方及室內。忽聞門外發匙之聲。急匿複室。幕後觀狀。既審奸人入室。復聞密語。知機密破。露惶急萬狀。迨二奸既去。戈勒始出。既怒奸人之無良。復恨機密之洩。漏急抽片紙。拈筆書曰。吾王殿下五月五日之期。不待夜半。當于十句鐘以前。赴格馬篤。戈勒上書畢。置于面具之下。故露紙角。使公爵入室一望。而知心念奸人。將於明晚夜半備我。而我輩已先期行矣。天乎。尙其助我。

第十章

離索朋。一法里之遙。格馬篤古寺。峙然獨立巖谷之中。該寺建於十二紀之初。僻處荒山。幸免兵燹。年代已久。寺門字跡。爲苔氣所蝕。斑駁不可辨認。壞牆罅隙。荆棘叢生。零落簷牙。蛛絲密布。瓦礫壅地。滿目荒涼。寺中一老僧。住錫貌古。於松世慮。都盡諷經之外。則盤桓巖谷。未嘗一入市廛也。昔落威與老僧結方外交。日輒就與談禪。一夕朔風怒吼。雪花六出。老僧堅邀昔落威過宿。其寺夜深冷。不成寐。老僧忽起。一手持炬。引昔落威之裾。導至地窖。曳窖門。拾階而下。窖中寒氣迫人。尸骨縱橫。陰森可怖。昔落威隨老僧循視一周。毛髮俱聳。不欲久駐。老僧乃導之出。語昔落威曰。壯士。知余今夜導觀之意乎。芸芸衆生。有生。

即有死。惟信道篤者。死後或得所依。老僧風燭殘年。自顧去死已近。以君誠懇。敢以皮骨見託。乞君於老僧奄化之時。親移尸身。置之窖內。石礦右側。則沒齒不忘大德矣。壯士其許我耶。天帝在上。願壯士誓以明志。昔落威聞言立誓。數日後。老僧果坐化。昔落威移尸窖中。一如老僧之囑。而窖中秘奧之門徑。盡爲昔落威所悉矣。

第十一章

窩多自奉。麥得尼之囑。極意與公爵交歡。公爵年稚。長厚。心無城府。遂引窩多爲知友。而窩多結納公爵。雖承麥得尼之旨。而中心別有目的。蓋其自覩戈勒玉容。垂涎已久。此行得出入園庭。私喜漸近。玉人居處。或得乘間一親芳澤。所恨彼姝長日伏處矮屋。偶出疎散。則其嚴厲之父。跬步相隨。不離左右。而園中厮走憧憧。往來如梭。尤不敢冒昧自進。日夕躑躅。昔落威矮屋之側。蓋不下百回也。當宮中宴會之夕。斜陽未下。樹葉爲陽光所燭。化碧爲絳。窩多於林隙望見。戈勒獨涉園次。珊珊步入林中。斜坐公爵所設之石床。嘿嘿如有所思。微颺披拂秀髮。微動娥媚如仙。乃忍俊不禁。踉蹌步入林中。戈勒聞履聲。仰首瞥見窩多。如遇蛇蝎。避身欲去。而窩多已立其前。致詞曰。佳哉。暮景女士。獨坐得毋岑寂乎。能加恩下。鄙許侍左右。同領略此美麗之斜暉否。戈勒聞言。怒絕不語。窩多復曰。鄙人此來。擾君清興矣。戈勒見窩多。偷氣迫人。大示親近之意。思有以懲之作色曰。先生自問有何權力。乃敢溷我爾戎衣。腰劍固儼然。貴人而行。

止。胡。迺。不。類。質。言。之。大。似。……窩。多。曰。似。何。……戈。勒。鄙。夷。曰。直。無。恥。之。間。諜。耳。吾。不。屑。與。僉。王。語。言。畢。拂。衣。自。去。

第十二章

五。月。五。日。上。午。十。句。鐘。麥。得。尼。召。窩。多。入。治。事。之。室。作。臬。聲。曰。彼。羽。毛。未。豐。之。雛。鷹。全。歐。舉。以。相。屬。命。余。堅。籠。監。察。責。任。至。重。今。日。不。量。其。力。乃。欲。振。翼。高。舉。余。必。不。令。其。破。空。而。逝。也。汝。日。來。有。何。消。息。趣。見。告。窩。多。曰。下。走。自。承。鈞。旨。陽。與。豎。子。交。歡。幸。不。辱。命。彼。蠢。才。已。與。下。走。水。乳。矣。今。晨。曾。以。語。餽。其。秘。密。渠。告。下。走。本。晚。當。秘。密。乘。馬。外。出。下。走。求。與。同。去。彼。已。允。矣。今。夕。行。與。逃。人。同。出。王。不。疑。下。走。亦。叛。耶。麥。得。尼。曰。孺。子。行。事。實。獲。我。心。前。日。偵。探。女。郎。已。露。幹。畧。今。日。之。行。尤。見。機。警。事。成。之。後。當。以。高。爵。相。酬。窩。多。謙。冲。曰。王。過。獎。引。下。走。得。至。今。日。均。出。吾。王。之。賜。敢。不。盡。悴。王。事。今。日。得。王。褒。語。光。榮。已。極。又。何。敢。妄。求。惟。下。走。竊。有。所。貢。外。賊。既。捕。內。奸。不。可。不。治。蕭。牆。禍。患。最。難。防。閑。彼。昔。落。威。貌。雖。木。木。心。懷。叵。測。不。可。不。早。爲。之。地。也。此。着。或。早。在。吾。王。勝。算。之。中。顧。下。走。一。得。之。愚。不。敢。不。貢。窩。多。此。語。陽。爲。忠。主。陰。實。復。仇。以。報。戈。勒。前。日。之。辱。也。

第十三章

夜。九。句。鐘。月。色。黯。淡。萬。籟。俱。寂。格。馬。篤。破。寺。舊。址。長。枕。于。潺。潺。流。水。之。中。狀。如。熟。寐。谷。口。二。騎。士。並。馬。而。

行。蹄。聲。得。得。馬。上。之。人。均。沈。默。無。語。似。構。思。方。深。此。二。騎。士。蓋。即。公。爵。引。其。友。窩。多。彙。夜。赴。約。也。窩。多。今。夜。伴。送。逃。人。而。出。爲。狀。大。類。博。者。擲。其。最。後。之。牌。蓋。其。平。日。所。布。之。局。無。不。操。勝。算。獨。今。夜。最。末。之。着。則。未。知。鹿。死。誰。手。渠。雖。善。博。每。戰。必。利。而。於。發。最。後。一。牌。時。不。能。無。手。戰。心。驚。慮。其。終。局。之。或。敗。也。顧。念。事。成。論。功。行。賞。可。獲。巨。官。利。祿。之。心。旣。熾。氣。復。頓。壯。復。思。親。王。陰。很。沈。鷲。亦。非。易。與。彼。之。用。我。別。有。命。意。且。已。一。生。之。陰。事。均。在。彼。手。握。苟。一。發。覆。俱。足。致。死。當。夜。入。室。窺。人。秘。密。惟。我。獨。知。一。旦。烏。盡。弓。藏。安。知。不。藉。故。殺。我。以。滅。口。思。至。此。慄。慄。危。懼。幾。欲。與。公。爵。同。逃。此。時。公。爵。方。勒。轡。仰。首。呼。吸。空。氣。念。彼。長。日。默。禱。之。時。鐘。將。于。今。晚。發。其。洪。響。平。日。所。嫉。惡。不。願。着。之。奧。國。制。服。從。此。可。以。永。不。加。身。矣。一。脫。樊。籠。行。將。飛。翻。九。霄。以。舒。其。歷。年。雌。服。之。氣。耳。中。彷彿。聞。金。鼓。喧。闐。之。聲。故。國。旌。旗。似。已。蔽。空。而。至。馬。上。沈。思。心。神。飛。越。忽。有。人。勒。其。韁。轡。如。夢。初。醒。諦。視。之。則。其。忠。僕。昔。落。威。也。

第十四章

昔。落。威。前。導。引。二。騎。直。抵。破。寺。燈。光。明。滅。之。中。見。有。二。人。坐。候。二。人。鬚。髮。斑。白。精。神。矍。鑠。見。公。爵。偕。一。不。相。識。之。人。同。入。相。顧。貽。愕。公。爵。會。意。乃。進。曰。此。爲。敵。友。窩。多。亦。我。輩。同。道。中。人。可。勿。見。外。二。老。聞。公。爵。之。言。終。以。生。客。叵。測。不。敢。輕。遽。與。語。但。微。頷。之。公。爵。見。二。老。落。寞。待。客。亦。自。悔。挈。窩。多。同。來。之。非。計。乃。舍。窩。多。就。寺。之。隅。墩。與。二。老。低。聲。細。語。昔。落。威。則。與。窩。多。攀。談。故。高。其。聲。亂。其。觀。聽。已。而。三。人。語。竟。似。所。議。之。

事均已就緒。昔落威乃燃炬擬導公爵及其伙伴。忽門聲大動。一人闖然而入。衆起立見戈勒面色蒼黃。眉宇間猶凜凜含英氣。對衆曰。吾輩所學畫之策。均爲敵所知。君等已瀕危地。一句鐘後。奧國之緹騎將漫山遍野而至矣。此時邊境均已戒嚴。諸君勢難遠逸。吾父熟悉此間路徑。君等可從之行。或能出險。復指窩多曰。吾輩垂成之功。均敗此僉壬之手。趣擒之。毋使逸。昔落威即按窩多之背。反剪其臂。戈勒曰。公等當憶我輩巴黎首途之中。道中即遇此人。直尾我輩至什達什堡之逆旅。及余入宮禁。復見此僉時。躑躅園中。比時即疑其爲間諜。乃宮中宴會之夕。余在公爵室中。此僉竟公然導麥得尼潛入公爵之室。盡發吾輩秘密。致有今日之敗。屺也。公爵聞言如夢始醒。忿然曰。狼子野心。幾敗乃公事。汝衣戎腰劍。忝居貴胄。奈何行同鬼魅。昔落威曰。主翁尙以此人爲貴胄耶。質言之。直數年前。市井之無賴耳。此僉委瑣不堪之身世。竊曾聞于園中。厮僕之口。窩多被辱。汗流浹背。以齒齧唇。不語此平日善操勝算之博者。今夜最末之着。果敗矣。公爵曰。似此奸賊。死有餘辜。可即斃之。昔落威曰。埋此僉於寺中地窖。免污吾劍。言次。力縛窩多手足。曳之入窖。此爲人作嫁之陰賊。將于地府中行其偵探伎倆矣。摒擋甫畢。門外蹄聲已近。昔落威急與公爵引手不及。偕戈勒。但引二將軍。匿入秘密之窖。數分鐘後。麥得尼親王偕一上將率兵蜂擁而入。但見公爵與戈勒並肩同坐樹根之上。喁喁而語。若不知緹騎之至也。

第十五章

公爵與戈勒當衆兵洶洶入門之際並坐偶語非故作愚騷之態以欺敵人蓋二人天涯淪落俱有同情暮色憐才久已心許公爵當王位風搖大事未定之際重憂在抱不敢偶涉綺思而戈勒方視公爵九五之尊亦莫敢以兒女之私相褻瀆顧今夜離鷹方待高翥羽毛頓鐵行將仍入雕籠寄人宇下傷心之餘陡覺前路蒼茫子身無偶何圖得一素心人傍侍其側共洒同情之淚耶乃伸臂攬戈勒纖腰並坐椽樹老根之下月痕黯淡山容沈寂二人之心則悲喜莫能名狀倚俛而坐癡視無語蓋亦不知語所從出也已而公爵微喟曰嗟乎卿其中心之安琪兒乎余感卿之心達於極地矣顧余此時萬事俱隳視息人間何以對吾亡父言次感觸悲懷不禁唏噓泣下戈勒微捧公爵之首溫語曰王之尊榮雖失而戈勒之心已永爲吾王所據矣戈勒此心可矢天日之死靡他縱至白髮盈顛歸面帝座之末日而吾愛王之心猶未已也來日方長時機有待望王暫息悲懷以保萬乘之體二人愛神旣結百念俱消方情話纏綿之際而樹上鳥聲已噪天色垂曉矣

第十六章

麥得尼是夜率兵掩捕滿擬一網打盡拿翁餘黨以建殊勳孰意入寺但見公爵與戈勒二人喁喁私語而黨人已杳無踪跡矣半夜奔波勞師動衆僅將護二孺子而歸乃遣散兵士謝其同行之上將自返內閣忽憶彼所信用之偵探窩多何獨不見豈果中道背叛耶想彼反覆小人必見勢不佳逃生異國別逞

其狐媚伎倆。諂事他人矣。又念彼愚駭之公爵。平日蕭散宮中。逍遙自在。乃至生此意外之變。使不因奧皇。抵牾之愛。從中作梗。則早置之國事。犯獄中矣。鬱怒之際。無從發揮。乃思覓一人。以洩其忿。遂命人召昔落威。至昔落威。自導二將軍。匿入秘密之窖中。即從間道。潛歸宮園。靜坐屋內。狀如昂首空中。以待風雨之至。蓋早知麥得尼。必不能舍己而不問也。及聞使命。即挺身前往。麥得尼見昔落威入室。轉其銳厲眼光。獐視昔落威之面。使其身少荏爲其眼光所炙。體當立鎔。顧昔落威目無餘子。態度如恆靜待。命令麥得尼。顛聲問曰。爾知老夫深夜召爾之故乎。昔落威從容曰。王必有以詔下。走竊觀顏色。似有所怒也。麥得尼曰。毋多言。爾在宮中。爲日已久。無所事事。爾明日當行。昔落威曰。王乃逐僕耶。麥得尼曰。然逐汝猶恨其晚。使國主早從老夫之言。則汝離此宮久矣。今則決不汝留。行當往謁國主。陳以利害。必不因小不忍而貽無窮之患也。昔落威曰。僕去則赫斯達公爵殆矣。公爵之與老僕。自襁褓中。以至今日。未嘗一日相離。僕出身微賤。受先皇帝特達之知。以六尺之孤。相託幼主在宮。一日則僕必盡一日之調護。此身必不生。出宮門之外。頭可斷。此志不可奪也。言盡于此。惟王擇之。麥得尼微頷以首。昔落威遂退。

第十七章

奧皇方沙第二。每日侵晨入宮中。御用之教堂祈禱後。疎散宮苑。以吸新鮮空氣。是早方由教堂步及園中。侍者忽報。麥親王進謁。蓋麥得尼自昔落威去後。力籌對付之策。思彼公爵與戈勒似有情愫。若操之

過切或生他變。當用柔道。離間其主僕。則事不足憂矣。思至此。似已得策。急行入宮。面國主奧皇。見宰輔清早叩閣。知有重故。立召之入。麥得尼入時。尚含悻悻之色。奧皇見狀。問曰。相國清晨入宮。當有重事。麥得尼傲然曰。陛下當知微臣當日合聯邦戰。退雄鷹。保全歐洲和平。殊非易易。自拿坡崙囚死海島。人民方慶幸昇平。而昨日乃有不測之風雲。幾釀巨變。幸臣知機尚早。不然則全歐鼎沸矣。陛下知演此怪劇者。其誰乎。乃乳臭未除之孺子。而日在陛下左右也。蕭牆之禍。防不勝防。苟長聽其恣肆。則國無寧日矣。陛下欲知此孺子之名乎。奧皇曰。卿勿用言。朕已深悉。但彼爲寡人愛女遺孤。將何法處之。麥得尼曰。臣熟思已久。舍此策外。別無良法。言次。出一紙曰。望陛下署名。此牒奧皇視牒。乃係選伯爵珊拿之女爲奧皇公主之侍者。即拈筆簽押。其下問曰。此何意耶。豈國家大事。乃繫婦人之手耶。麥得尼曰。陛下久當自知言已。取紙鞠躬而退。

第十八章

千八百十年冬歲聿云暮。魏尼斯著名之劇場。來一女伶。姿容皎麗。歌喉婉轉。色藝卓絕。一時每一登臺。觀客掌聲雷動。時下執袴互相徵逐。以一親顏色爲榮。願女郎雖獻身氈氍。曾不染優伶惡習。每夕劇罷。歸家杜門謝客。意泊如也。好事者遂飛短流長。有謂女性篤孝奉母。而居有謂羅敷有夫。情好無間。謠詠紛紜。不可辨詰。蓋魏尼斯一城。雖屬吟風弄月之場。亦爲蜚語朋興之地。習俗如是。無足怪也。女郎曰華。

戈勒達幼寒微墜入風塵笄年即爲伯爵珊色微拿窩黑所眷伯爵閱閱舊族而門祚漸衰其家人曾爲議婚於巨富伯爵屢梗其議嘗謂大丈夫貴能自立若仰床頭人奩資而爲生活則奄奄無生氣矣一日於歌場邂逅華戈勒達一見傾心而華戈勒達亦以伯爵孤高拔俗遂委身而事未幾舉一女韶秀如母愛如拱璧一夕華戈勒達出自戲園微覺不適即往海濱疎散歸家病體益復難支自是綿綴牀蓐不一月謝絕塵寰而去矣伯爵悼亡之餘百念俱冷日惟專意雕刻之術藉遣悲懷女年漸長伯爵延師教讀讀書之外兼及音樂女性聰慧一學輒精顧伯爵中歲悼亡悲哀中懷遂亦不壽女旣失怙恃獨無依幸有垂老之姨携歸撫育一日從姨氏自禮拜堂歸途遇麥得尼親王深驚其豔進與爲禮蓋麥得尼爲女郎之父執伯爵在日固與麥得尼相友善也麥得尼自遇彼姝後久亦忘懷及見戈勒與公爵纏綿狀況忽觸機倪思以彼尤物爲香餌足禁離鷹之心曲也

第十九章

珊色微拿是日接國主之牒選召入宮驚喜交集念雙親早故自分蒲柳之姿隨風飄泊詎意一旦際遇置身宮闈復念亡父固爲國中之華族而母氏則出身微賤曾操俳優之業他日後宮妒寵爭妍有譏其身世者則何堪恥辱心中轆轤委決不下而使者已追呼上道矣乃告姨氏摒擋行事往父母墓前哭奠而別途中屢詢使者此行之吉凶使者爲德國婦人肢體碩大噤若寒蟬百問不一答心中轉復危懼深

悔輕率登程。子身寄人宇下。沈思方深。車聲頓止。已達離宮門外。侍者導入一小屋。十分鐘後。傳麥得尼之命。召入客堂。麥得尼平日慣作虎視眈眈之態。使人股栗。今則易虎爲羊。狀極馴擾。柔聲謂珊色微拿曰。女郎別來無恙。長途跋涉。勞頓極矣。可將息數日。再入供奉。而此數日中。亦足知此間狀況。女郎此次入宮。實爲終身發軔之始。惟女郎能一切秉承老夫命令。則將來之富貴。未有艾也。珊色微拿曰。王有所命。婢子敢不恪遵。麥得尼曰。老夫第一次遇女郎于途。卽驚爲絕艷。珊色微拿聞言。面色微頰。麥得尼又曰。女郎與我之年。鬢相距甚遠。老夫又忝居父執。言雖過質。卽亦無礙。以女郎絕代容華。斷無埋沒風塵之理。女郎此時雖屈身宮侍。將來或爲公爵之夫人。蓋此間有所謂赫斯達公爵者。爲法皇拿坡崙之嗣。而今上之甥也。當拿坡崙兵敗被囚。其后馬利魯意士携其幼子歸寧。來奧時。曾携二法人同至。此二法人爲拿坡崙舊部公爵。幼時初無所知。及其稍長。日與二法人馳馬試劍。而此二法人復以繼事志之。謀灌輸幼主。及老夫覺察。急遣二法人歸國。爲時已晚。公爵心一變矣。老夫乃欲救藥其心病。故屬意及女郎。蓋天下惟女子之柔情。足以短英雄之氣。公爵年已弱冠。中饋猶虛。而才色足爲公爵匹耦者。其惟女郎乎。女郎或不贊成此議。則誠誤矣。蓋公爵少年蘊藉。身居顯秩。公爵夫人之榮稱。固不減尊甫伯爵之頭銜也。然女郎雖未答老夫鑑貌辨色。知己默許矣。顧老夫尙有要點。所在不得不告。公爵當汝未來之先。曾嬖一法國女郎。言次離座。拳窓奩指昔落威之矮屋。曰。是中父女二人。爲吾儕公敵。然彼女之

色萬不逮汝。汝必能戰勝此勁敵也。珊色微拿仍嘿然不答。麥得尼乃執女手曰：老夫敢爲未來之公爵夫人賀。今請將息母使長路風塵損及薔薇之頰也。珊色微拿遂興辭而出。麥得尼獨坐室中，搓手自笑，謂羅網已布，乳虎行投陷阱矣。

第二十章

珊色微拿生小嬌憨，未諳世故，亦從未嘗爲終身之計。及聞麥得尼之言，乃知利祿場中尚有幾許秘訣，以女兒清白之身，乃爲貴人鷹犬。清夜捫心，殊覺自慚。顧旣入漩渦，莫能自拔，惟有秉承貴人意旨而已。珊色微拿到宮之翌日，麥得尼即召名工爲製新衣，衣材款式務極入時。一夕公主宴客，珊色微拿雜于宮嬪之中，美逾天人，襯以華妝，一切婦人皆若落其顏色。酒半，公主命珊色微拿歌。伯西羅之曲，珊色微拿奉命抗聲而歌，聲裂金石，座客盡靡在理。此曲歌至尾聲，在旁宮嬪應合聲而和，而在座之男賓則起掖歌者，引歸坐次。是夜珊色微拿歌至尾聲，在傍宮嬪旣緘口不應節，而和而座客亦無人起而扶掖。時赫斯達公爵在座，見珊色微拿當衆被辱，至爲不平，乃躬起扶掖珊色微拿，引歸原座。狀至恭謹。翌日，珊色威拿星眸甫啓，即聞剝啄之聲，啓扉則麥得尼之侍者賚一小盒，至盒爲香木所製，盒內則藏一箠，製至精巧，而箠下復壓一紙，寥寥數字，曰：時至矣。珊色微拿辨爲親王親筆，乃什襲藏之。時方九月中旬，索朋離宮中木葉未脫，而蒼翠之色已半夾紅黃矣。赫斯達公爵晨起，蕭散園次，憫時序之推遷，傷志業之

未。酬。滔。滔。心。緒。如。潮。而。起。不。期。迤。邐。向。素。日。所。常。坐。之。深。林。而。進。冀。或。邂逅。戈。勒。一。訴。衷。曲。及。至。林。中。忽。見。珊。色。微。拿。坐。于。石。牀。之。上。衆。綠。參。天。萬。花。繞。膝。一。美。人。亭亭。側。坐。其。中。斌。媚。如。展。畫。圖。珊。色。微。拿。見。公。爵。至。前。面。色。微。頰。起。身。欲。去。公。爵。挽。與。同。坐。珊。色。微。拿。右。手。揮。筵。腴。腆。言。曰。今。日。遇。公。爵。于。此。殊。出。意。外。賤。妾。昨。夜。爲。同。伴。所。凌。蒙。貴。人。援。手。拯。兒。于。厄。銘。感。五。中。敢。於。貴。人。之。前。一。伸。謝。悃。公。爵。曰。區。區。之。舉。奈。何。言。謝。女。郎。孤。客。于。此。爲。衆。所。欺。鄙。人。亦。身。爲。寓。公。頓。生。同。病。之。感。故。爲。義。不。平。使。貴。昆。玉。昨。亦。在。坐。見。女。郎。被。辱。亦。必。挺。身。而。起。珊。色。微。拿。歎。曰。婢。子。薄。命。伶。仃。終。鮮。兄。弟。使。兒。若。得。一。良。友。則。言。時。以。目。微。睨。公。爵。公。爵。曰。以。女。士。之。天。姿。他。日。必。獲。同。心。之。良。伴。凡。人。爲。女。士。所。青。睞。者。舍。其。名。譽。外。無。不。願。犧。牲。其。所。有。以。博。美。人。之。愛。美。人。之。影。時。印。腦。際。將。聞。美。人。足。音。而。心。動。也。珊。曰。公。爵。蘊。藉。乃。話。深。情。兒。知。凡。女。子。爲。公。爵。所。容。將。視。貴。人。如。上。帝。舉。凡。憂。愁。苦。惱。之。懷。消。歸。烏。有。日。日。皆。若。佳。節。也。公。爵。聞。言。嗒。然。不。語。珊。色。微。拿。見。公。爵。無。語。莫。測。意。嚮。即。起。身。欲。去。公。爵。復。挽。之。坐。曰。頃。聞。女。士。之。語。轉。觸。余。感。余。生。不。辰。亦。非。忘。情。者。女。士。不。見。林。外。一。矮。屋。乎。是。中。亭。亭。一。美。人。娟。淑。美。好。爲。余。生。平。所。傾。倒。者。余。此。身。或。即。殉。是。人。珊。色。微。拿。聞。公。爵。之。語。知。心。乎。戈。勒。深。情。膠。漆。難。於。鎔。解。乃。慰。藉。數。語。作。別。而。去。心。念。麥。得。尼。之。策。虛。矣。

時際隆冬朔風凜烈索朋宮中萬木怒號聲至淒哽赫斯達公爵室門之外侍者往來絡繹不絕均肅然無譁但見宮門有巨蠟前導衆教士擁一高冠闊袖之神甫徐徐拾級升樓直達公爵之室此時赫斯達公爵面目枯蠟殭臥牀蓐奄奄一息矣蓋自格馬篤一役大功未成復入樊網隱痛已深雖得昔落威之壯詞勉勗戈勒之柔意溫存卒莫解其櫻心之痛英英少年遂一病而不復起垂死之前一夕猶手持雄鷹歷史倚枕而讀而唇吻微動已不成聲病中昔落威父女日侍牀前彌留之夕忽狂呼曰法國之民已待我於原野吾已見法國旌旗矣又曰彼女子何人耶噫吾知之是爲吾法歷史所稱珊達烈女也天帝遣其來迎復曰戈勒乎吾父方待吾行汝能與我同往乎戈勒吾愛……呼至此聲微目斂色敗氣絕矣昔落威掩淚於襟下出一三色旗蓋於尸身之上戈勒撫尸大慟氣噎聲嘶燭光黯淡天陰欲泣忽室門微動麥得尼探首而入昔落威躍起呼曰王乎王之心願已遂亦可以休矣尙臨此何爲王不觀牀前少婦長跽悲哀乎此非一人之私情實代表吾法國之痛也王無事可以出留此益增死者之恨耳





短篇名譯

小說情 悲慘之目光

天笑 同譯

代史孟非雪者。一流蕩之少年也。渠初本有巨產。然不及一稔。即已揮霍無餘。以故人多輕其人。蓋其爲人輕金錢而重遊樂。倜儻無遠慮。即危險前橫。乃茫然弗爲意。人之輕其人也。亦坐是故。僉謂此子太無經緯。行見其自暴棄耳。雖然。其結習固不良。而其心性初非惡。吾則以是頗憐之。其產業既揮霍垂盡。漸淪入慘境。然天相其人。不驟使之貧。反予以幸運。乃得一富孀。而妻之。吾聞其交此殊運。竊爲之欣幸。第我知代史孟結習已深。豪心不死。決不安居守成。將仍以鉅萬之產。供交游揮震之資。吾於是默觀其可以持至何時。我之心理。猶不敢自決。蓋代史孟之爲人。何如我固素稔。而其尊闔之品性。則殊未之知。久乃詢得代史孟夫人者。一善於理財之經濟家也。能自束其錢囊之口。弗使金錢之氣外洩。此時代史孟實惟其妻是仰。其妻亦屢屢以此提撕警覺其夫。使代史孟毋忘夫人之洪恩。代史孟夫人之性情。本屬落落寡合。且絕鮮情愫。而有幹略雄才。尤慕名利。其所以甘屈身事此貧子者。以代史孟出自名族。且

爲正裔。顧代史孟之家人。則絕不重。代史孟夫人。則謂以我雄才畧一操縱其夫。前此惡習。可以盡變。則代史孟寧不重複受人之尊崇。益以我之富而多金。將於交際場中。首屈一指。奈代史孟之習慣。堅不可移。於是夫人之深謀。全歸泡影矣。一日夫人謂我雖富。然不堪此游民之揮霍。乃下令逐其夫。永不得更踐其門。闕代史孟生平。但知用財而不知所以生財。突逢此奇厄。遂如行路者之臨深淵。一落千丈矣。我目覩其日。況愈下。如石沉於水。後竟漸漸失其踪。越三年。吾自辦事處晚歸。一乞兒向余求助。吾不耐。與纏掉首。自行顧渠。乃追呼於後。吾聞其聲。有異。止立回顧。始見此人。慘白之面。不禁愕呼曰。天乎。代史孟也。代史孟夷然若無所動。頷首曰。請以兩辦尼見賜諸君乎。余蓋業法律之人也。生平對於無論若何悲慘之事。曾未一動於心。獨此時見代史孟淪落。一至於此。中心能不爲之惻然。時即予以數銀幣。并屬其明日來訪。而代史孟竟爽吾約。遲至一來。復始來面。余來時頗有媿色。余少加勸勉。後即屬渠以歷史見告。據所告我者。謂遭遇多蹇。最後乃淪爲乞兒。余曰。友乎。爾胡不向爾舊日交遊之友朋。稍資借貸乎。代史孟冷笑曰。舊日之友誼耶。與我之金錢同沒矣。金盡則友散。金聚則友復來耳。余曰。曷不一求爾妻。代史孟喟然曰。吾嘗求之矣。吾妻謂苦工廠中正欲需如我之人也。余聞言憤然曰。容我爲君圖之。在勢爾宜延一律師與訟。今我先爲子効力。可於下星期之此日來面。我代史孟遂去。我之自承此事。半屬憤激。半則好奇。翌日遂造訪其夫人。吾作律師二十年矣。凡以公事謁人。從未有受人如此之冷澹者。夫人聞

代史孟落魄略不少動其顏色。自謂無論其夫何如，彼亦不復置意。縱使其夫貧極而爲餓殍，彼亦不作戚戚之容。夫人既以此見告，卽下逐客令。其侍婢則導客於門，吾生平爲人理事，少有失敗，輒覺悒悒不歡。至於經月，此次受夫人之當頭一棒，擊心至不快。顧我竟不失敗，蓋吾竭數日之力，稽核夫人之產業，始知代史孟結婚時，尙有小屋數所，所值亦非細。爲其夫人所轄領，而代史孟健忘，忽然不復自憶。邇者屋值飛漲，綜計此數屋所值，可萬鎊也。乃訟之於官，夫人亦僱律師與我相持。彼律師雖善於辨駁，第理之所在，非語言所可滅去。其結果爲我勝，而彼負。一日代史孟復來吾處，貧窶如故。吾語以新消息曰：代史孟君，吾爲君覓得爾曩者遺忘之金若干。君聞此，宜樂也。代史孟突舉其首，目矍矍生異光，曰：其數幾何？吾曰：除訟費實數爲八千四百三十一鎊十七先令三辨士。至是代史孟容色大異，非復頃者之頹喪狀。自伸其腰，頻閃其目，微作笑容，頓復其昔年快意狀。盡去其乞兒寒酸態。吾旣以金歸之，謝我而去。渠自得此後，前後如易一人。卽其名姓亦與一丐者相易。後此丐者爲苦役，死於一工廠中。其名則代史孟。非雪而此真代史孟則已，易其名姓爲亞特謀萊。渠感我之德，故與我交至密。情誼亦至篤。吾亦樂觀其去穢而遷善，渠自此乃好談政事，常有著作投登報紙，頗爲閱者所歎賞。後此經年，自箸一冊，一般政客悉尊重之。於是名乃大震，遂自著作界而躍入政界矣。於是英倫全國遂無有不知亞特謀萊者。惟於其歷史不甚明晰耳。然人人咸欲知之，甚至有妄加揣測而互相傳告者。實則所言均妄也。而亞特謀萊者。

實爲一秘密之人耳。爾時謀萊方爲下議院之議員。吾意謂是人殆止境。於是詎知不久竟自躋於上議院。一時有數人物多以得親近亞特謀萊之顏色爲幸。吾嘗自忖謂代史孟必有一日爲人識其真相。脫有此事則將何如。遂靜觀其變。顧事越數月絕無人能識之者。一日吾於晨報讀某則新聞如觸奇寒。亟持之同造代史孟。吾一見代史孟意至憤憤幾欲將我中心之言盡情傾吐。第代史孟見我狀亦不以爲詫。閑靜若無事且以微笑向我。似已知我來意。反使我稱奇不已。喘息問曰君已見之邪。代史孟頷之。吾亟呼曰君之夫人將嫁白樂歇亞之伯爵矣。代史孟聳肩曰此亦意中事耳。吾妻猶在青春且貌美而多財。適人自是其分內應有之事。余曰君則如何。代史孟仍冷笑曰噫我已逝世耳。吾於二年前死於一工廠中矣。吾不耐語之曰友乎爾當止之。毋使此事之成。代史孟搖首若深非吾言者。余曰然則我將爲君止之。代史孟曰否。狄克且聆我言。此事固我日夕所禱。其成者吾爲此事已耗無窮心力。故必達我所期。乃愜吾意願。君毋阻也。噫嘻異哉。今日代史孟與我語之詞氣爲我從未聞者。且其目光亦殊閃爍。惟彼雖如是言。我終不能釋然。吾二人辨難久之。我始無言而退。後此之時光迅疾。不久代史孟夫人已成婚。禮易其稱爲白樂歇亞之爵夫人矣。夫人本開展之才。復善於進取之術。曩者徒以遇人不淑。故絕世才華莫從施展。今得夫貴壻。又挾多金。遂如含苞之名葩。驟沐和風。潤雨顛顛吐其艷蕊。於交際場中至爲婦女社會所推崇。至於尊爲交際界之皇后。爵夫人此時如奇花初胎。如旭日始升。而亞特謀萊之近境。

亦正不弱似與爵夫人同軌而趨於佳境第二人初未一覲面抑亦奇矣吾見亞特謀萊隱忍若不介意其舊婦意殊詫之嗣乃知謀萊之隱忍若不介意正爲其陰謀遠慮留有以待吾初謂渠有寬恕之心抑知大誤凡處佳境之人其韶光至易度而旁觀者之日月亦似因他人之佳境而爲之加瞬轉瞬一年矣爵夫人舉一兒兒即白樂歎亞伯爵之嗣子也亦即異日之白樂歎亞伯爵也吾聞此事全體爲之震慄自此吾與亞特謀萊往還之踪跡漸疏蓋竊懼其人之陰險也更閱數日謀萊更得一高級之職某日應丹蓓公爵夫人之請赴宴會與會者多爲一時名流貴介而衆人之目光則又悉注於謀萊一身蓋謀萊才調驚人而平時又鮮外出故此時人皆屬意之也謀萊至公爵邸後可三分時即請見白樂歎亞之伯爵夫人二人既見謀萊仍作歡迎之容其態度溫文而平靜似已盡忘其心中所蓄其狀又極已善於接待婦女者伯爵夫人亦以笑容相報俄而二人之目光斗然相接夫人過氣而呼曰天乎色亦立轉丰韻如仙之貴夫人乃立變厥狀如獍鬼謀萊仍作恭謹之狀曰夫人暈矣此間悶損容我扶夫人至外夫人駭然視謀萊欲却顧謀萊視之而笑夫人見其笑容和柔似無惡意始諾之乃隨之出至暖花閣中初猶能於樹影花隙中見來往之人然更入則外間之人已不可覩此花葉之叢中但有渠輩兩人嗟夫兩人者固前日之夫婦也謀萊引其妻坐於一椅植立其前俯首視之作微笑夫人之素面殆已失色惟作枯澀之音曰我意君已謝世矣謀萊冷然曰夫人自宜作此想然夫人今當知此想乃謬誤我故無恙尙赫

然。存。在。也。然。今。日。之。得。覲。爵。夫。人。者。固。有。所。求。知。吾。旨。否。夫。人。意。似。微。釋。曰。君。欲。爲。財。產。計。邪。謀。萊。笑。曰。否。吾。固。曾。爲。金。錢。所。窘。彼。時。固。可。以。金。錢。購。我。之。靈。魂。或。肉。體。特。此。時。代。已。過。今。不。復。需。錢。矣。夫。人。曰。然。則。君。欲。何。爲。謀。萊。曰。明。日。我。當。復。我。真。姓。名。使。此。世。界。之。人。盡。知。亞。特。謀。萊。者。即。代。史。孟。之。化。身。此。時。已。由。地。獄。中。探。其。首。出。面。天。日。地。獄。者。乃。代。史。孟。之。妻。所。設。以。陷。其。夫。者。也。夫。人。舉。兩。手。力。捺。胸。次。失。聲。曰。君。胡。乃。言。此。代。史。孟。曰。第。二。事。即。問。法。律。索。取。吾。妻。歸。以。吾。妻。之。失。德。此。後。宜。受。吾。約。制。爲。我。所。欲。夫。人。駭。然。搖。搖。欲。仆。哀。呼。曰。嗟。夫。此。不。名。譽。事。也。代。史。孟。乎。君。乃。不。知。吾。心。吾。尙。有。夫。與。子。君。將。置。之。何。地。君。但。爲。我。思。之。是。非。極。可。恐。怖。之。事。乎。代。史。孟。乎。願。君。且。勿。爲。此。謀。萊。堅。不。爲。動。曰。我。非。爲。汝。之。夫。乎。汝。實。無。權。遊。念。及。他。男。子。且。爾。不。能。言。白。樂。歇。亞。伯。爵。於。吾。前。以。辱。我。夫。人。嘿。立。不。能。語。此。時。惟。悲。慘。之。顏。色。可。掬。久。之。低。語。曰。代。史。孟。曩。日。君。亦。嘗。愛。我。者。代。史。孟。却。立。曰。今。日。言。之。晚。矣。夫。人。此。時。猶。以。我。爲。前。此。所。愛。之。人。邪。實。告。夫。人。前。此。愛。夫。人。之。代。史。孟。已。早。逝。世。且。即。死。於。汝。手。者。蓋。爾。擲。我。於。困。苦。之。深。淵。我。遂。輾。轉。顛。頓。以。死。我。之。靈。魂。爲。爾。片。片。碎。裂。殆。盡。所。餘。者。惟。此。軀。殼。吾。今。得。見。汝。於。此。已。非。復。向。日。之。代。史。孟。乃。一。再。造。之。代。史。孟。耳。汝。將。毋。謂。我。殘。忍。無。仁。恕。心。我。果。有。仁。恕。之。心。則。今。日。亦。將。弗。與。汝。相。晤。於。此。爵。位。名。譽。非。汝。向。所。寶。愛。者。乎。人。有。爵。位。名。譽。其。榮。幸。爲。何。如。雖。然。我。今。日。之。來。即。所。以。裂。汝。之。爵。位。名。譽。如。汝。曩。者。裂。我。靈。魂。之。狀。汝。嚮。者。非。以。財。產。驕。人。以。才。略。傲。人。役。人。使。人。視。人。如。犬。馬。者。乎。我。今。將。

一。一。取。而。擘。之。碎。之。踐。之。踏。之。使。汝。不。得。更。享。其。絲。毫。之。樂。吾。固。殘。酷。然。對。於。汝。薄。情。負。義。之。人。則。我。何。恤。也。代。史。孟。滔。滔。之。言。遂。止。於。此。頃。者。憤。憤。之。容。至。此。立。復。其。平。靜。安。閑。之。態。度。嘿。然。將。行。夫。人。忽。伸。其。滿。裏。珠。鑽。纖。纖。之。手。力。握。代。史。孟。之。袖。不。釋。代。史。孟。冷。然。曰。何。事。夫。人。氣。促。將。絕。曰。君。欲。毀。我。之。名。抑。知。君。之。令。名。亦。將。同。我。俱。毀。也。代。史。孟。毅。然。曰。我。固。知。之。夫。人。曰。君。甘。之。耶。代。史。孟。曰。但。報。復。吾。嚮。者。所。受。冤。屈。雖。犧。牲。我。亦。所。甘。也。時。夫。人。仍。執。代。史。孟。之。袖。二。人。默。默。相。對。少。須。夫。人。始。更。言。言。時。其。聲。幽。咽。若。與。心。同。碎。淚。亦。隨。墮。若。無。限。怨。苦。悉。於。此。一。剎。那。間。迸。出。嗚。咽。曰。嗟。夫。代。史。孟。其。宥。我。前。嘗。君。即。不。我。恕。亦。乞。一。念。我。無。辜。之。赤。子。嗟。夫。代。史。孟。君。縱。置。我。於。不。堪。亦。忍。令。我。呱呱。者。無。依。耶。君。數。我。之。罪。我。悉。承。之。君。責。我。剛。冷。弗。近。人。情。信。然。我。亦。自。承。其。辜。吾。兒。未。育。之。先。乃。絕。不。知。人。世。有。所。謂。情。愛。者。及。吾。兒。既。育。吾。抱。之。於。懷。時。一。種。熱。情。勃。然。突。發。似。舉。我。全。體。心。肝。悉。在。此。兒。身。上。嗟。夫。代。史。孟。君。縱。死。我。殺。我。辱。我。至。於。不。可。堪。亦。非。我。所。恤。我。但。愛。其。兒。嗚。乎。奈。何。我。將。何。言。我。不。知。將。允。君。何。事。始。得。君。恕。吾。兒。也。代。史。孟。無。言。凝。視。夫。人。似。將。遣。兩。瞳。子。入。夫。人。目。中。盡。察。其。隱。已。乃。喟。然。而。呼。斥。去。夫。人。之。手。第。仍。注。視。不。已。見。其。悲。慘。之。目。中。又。滿。蓄。驚。懼。之。色。其。瑟。縮。之。狀。令。人。可。憐。見。此。不。期。體。爲。之。顫。其。數。年。來。強。決。之。心。盡。失。愀。然。曰。且。坐。此。夫。人。曰。我。何。敢。坐。當。待。君。諾。我。後。始。坐。耳。代。史。孟。曰。此。次。汝。當。如。我。言。此。爲。至。後。之。一。次。矣。夫。人。乃。坐。惟。顏。色。慘。澹。寸。心。仍。震。蕩。不。止。代。史。孟。長。歎。一。聲。曰。已。矣。我。今。亦。不。復。窘。汝。矣。仍。還。汝。

自由之身可耳。言已默然。沉思有次。轉身辭夫人而出。數星期後。代史孟至。吾許親語。吾以此且曰。特卡爾。我將旅行於巴黎。君能爲我伴乎。吾曰。可更逾數小時。吾二人已在火車中。車中無他人。代史孟忽語。吾曰。特卡爾。君亦知人當憤極時。輒欲毆人乎。余曰。然。代史孟曰。其人雖爲婦人。亦無恤。然吾輩究屬上流。乃不能舉手毆一女子。可憾者。即此事。否則吾事早了。然君亦嘗見婦人之衛其兒而哀求時。其悲慘之目光。我謂世界至能動人之色。無有過於是者也。



短篇名譯



哲理小說 情 感 俄國 Tolstol' 原著

(建生)(迪士)

(諸君謂事無論善惡舉視良知感覺如何。余謂凡人之能審善辨惡。半受外界之激刺所致。君如不信。請以老朽身歷之事證之可乎。)此為吾友伊旺與吾輩談論後所作之語也。談論之問題為個人改過遷善。非盡易其平日言行不可。願吾輩中並未有一人道及良知作用。如伊旺所云。而此翁當日述一事。必假他人之言。以為波折。願其詞鋒既出。則滔滔不絕。所言又深。中情理能使聽者生無窮之感想。伊旺續曰。此為甚長之歷史。當與諸君詳述之言已。仰首思索少頃。乃曰。余一生之趨向。乃于一夜而盡易之。所謂一夜者。即謂之一辰。亦可。此事足令余久久不忘。蓋余一生顛倒愛情之事。不勝枚舉。終未若是事之劇者。今則已為陳迹矣。余昔日所眷之美人。今已生女。而其女且復出嫁。其人蓋即今日交際場中所稱伯爵夫人娃鴻克也。夫人現屆五旬年。鬢雖老。風韻猶存。當其十八芳齡時。姿容姣麗。體態輕盈。寓端莊于流麗之中。使人可望而不可即。以彼妙麗娉婷。雖稍嫌微瘦。終不減其。后妃態度。所謂后妃態度者。



蓋彼美。笑。靨。不。露。時。則。其。岸。兀。之。態。足。使。人。卻。步。顧。彼。美。芳。心。常。愉。悅。待。人。和。藹。其。盈。盈。妙。美。之。眼。波。尤。足。蕩。人。魂。魄。嗟。夫。余。誠。不。知。天。地。間。乃。有。如。是。麗。姝。耶。吾。輩。乃。贊。曰。伊。翁。形。容。美。人。可。謂。盡。致。矣。伊。旺。歎。曰。嗟。夫。無。論。如。何。描。寫。俱。不。足。渲。染。當。日。彼。美。之。容。顏。今。且。勿。用。詞。費。余。茲。所。談。者。去。今。且。四。十。年。矣。當。日。余。肄。業。省。立。大。學。校。余。不。知。是。時。少。年。生。涯。善。耶。惡。耶。惟。當。余。在。校。時。校。中。尚。未。有。艱。深。之。學。理。當。時。同。學。俱。翩翩。年。少。功。課。之。餘。相。聚。嬉。戲。余。饒。有。資。產。性。復。好。動。嘗。偕。女。友。遍。登。國。中。名。山。攬。勝。或。邀。同。學。作。狹。邪。游。蓋。當。時。滑。冰。之。戲。尚。未。流。行。于。士。大。夫。之。間。當。日。所。飲。者。皆。爲。香。檳。酒。非。香。檳。酒。則。相。率。不。入。口。從。未。見。如。今。日。之。飲。此。燒。酒。也。余。所。最。快。意。之。事。厥。惟。酒。宴。與。跳。舞。余。跳。舞。之。技。頗。擅。長。貌。復。不。惡。吾。輩。中。一。婦。人。乃。僂。言。曰。請。勿。謙。搗。我。輩。曾。見。君。少。年。玉。照。漫。說。不。惡。固。翩翩。佳。公。子。也。伊。旺。曰。誠。如。夫。人。言。余。固。非。醜。今。姑。勿。論。且。竟。吾。所。述。之。事。時。當。春。節。之。末。日。余。赴。某。大。將。家。跳。舞。會。大。將。爲。國。之。勳。貴。身。任。宮。中。侍。衛。之。職。貴。而。好。禮。其。夫。人。亦。和。藹。可。親。待。客。至。殷。衣。剪。絨。之。衣。敞。其。胸。玉。臂。瑩。白。照。眼。額。上。滿。飾。鑽。石。其。貌。至。類。厄。里。沙。白。皇。后。之。肖。影。跳。舞。之。廳。極。其。壯。麗。音。樂。之。聲。嘈。雜。盈。耳。肴。珍。山。積。香。檳。之。酒。多。乃。如。河。余。雖。嗜。酒。顧。亦。不。飲。蓋。已。醉。矣。非。醉。于。酒。醉。于。娃。鴻。克。之。色。也。是。夜。余。盡。出。生。平。之。技。與。娃。鴻。克。周。旋。如。化。落。絮。波。落。克。等。式。無。不。與。彼。姝。同。舞。惟。在。座。有。工。程。師。亞。尼。西。姆。者。竟。先。余。與。娃。鴻。克。爲。馬。徐。兒。之。舞。余。至。今。尚。引。以。爲。恨。蓋。當。娃。鴻。克。蒞。會。時。余。適。往。理。髮。處。取。手。套。而。彼。儉。乃。得。乘。間。奪。吾。玉。人。

而去。余既不克與女爲開場第一次之跳舞。則洩一舊識德意志婦人對舞。余憶是夜對此德國婦人。至形無禮。舞時既不與交談。而目亦不視彼。惟專注娃鴻克之行動。是夜娃鴻克衣雪白素衣。束以玫瑰色絲帶。手套亦白。鞵所製長及肘。肘白如凝脂。足下則登白緞小履。余視線時注娃鴻克白衣紅帶及其楚。楚細腰。見彼對客酬酢。犀渦微動。明眸四睭。至可人也。當日不獨余一人。心醉其美。即在座賓客。無論男女。莫不集視線于彼。妹之身時。余雖未與玉人携手同舞。而目電往還。心心相印。固不啻與之把臂踟躕也。女每當他客請彼共舞於禮。不得不應。則以目睨余。微笑微聳雙肩。以示抱歉。及舞畢。不避嫌疑。輒趨就余。所余不俟其至前。即起相迎。女則視余而笑。若深許余之靈警者。余得間。則請女共舞。風落絮。女欣然應許。舞久。呼吸殊促。女猶不疲。笑謂余曰。再再。余遂竭生平之技。以從事焉。跳舞久之。直不知此身之在何許。吾輩中一人。聞語起言曰。先生乃不知此身之在于何許耶。鄙意先生不僅當念己身之在何許。即抱中美人之身。亦在所當念。伊旺聞言。面赤怒曰。如足下者。誠所謂時下浮薄少年矣。舍身之一字。外他無所知。汝見婦人之足。則思及其足。以上等等。余則不忘昔賢亞洛奉克之言曰。吾所愛之婦人。常有青銅以爲衣。非獨不可褻玩。且須珍惜而愛護之。儉安解此耶。吾輩乃排解曰。先生勿與無知者較。可告我輩以後之事。若何。伊旺曰。吾與彼美跳舞。直不知斗轉參移。夜如何。其音樂師狀至疲憊。室中之老人。皆離其門牌之席。以待夜餐。僕厮則憧憧往來。張羅食具。蓋時已兩下餘鐘矣。余乃乘最後之時間。謂娃

鴻克曰。餐後能汗尊。再與鄙人共作波落克之舞。否。女曰。儂若不爲他人所邀。當踐約。余曰。鄙人則不願他人。溷我女士也。女乃顧余曰。願先生爲我取筵。余即取白羽毛之扇授之。且曰。此物奉還。意殊難舍。彼即拔扇上羽毛一根。贈余。且曰。得此當可無怨。余鞠躬受之。當時歡幸之極。莫知所言。但覺己身已非我有。飄飄欲仙矣。即以所贈羽毛珍重藏於手套之內。侍立其側。蓋無能力離此天仙而去也。女忽以纖手指一老翁。笑謂余曰。先生觀之。衆請吾父跳舞矣。時會中主人肩章絢燦。立於門次。衆女賓環繞其側。余與娃鴻克正凝視此矍鑠老翁。而娃鴻克之母忽高聲曰。哇。鴻克可與若父共舞。女聞言即進。及門側。余踵其後。母呼老人之名曰。必瓦拉。可與若女共舞。哇。鴻克之父爲肥碩之老人。面赤鬚白。鬚末上翹。頗肖尼戈拉第一之像。髮長垂及兩耳。笑時眼角鑿輔一種和藹可親之態。直與其女無異。胸寬而挺。肩背健實。兩脚修長。在武士中如此。老之體格實罕其匹。余與女行至其前。老人謙冲曰。老夫耄矣。跳舞之事非所敢知。言次解其佩刀。遞與侍者。加手套于右手。笑曰。姑試爲之。遂挾其女之臂。踟躕而舞。但見其步伐整齊。徐疾無不中節。而斌媚之女郎則翩翩如輕燕飛翔。其側也。時座客之視線俱隨二人。跳舞之動力爲轉移。覺彼父女一跬一步均足起人注意。以老人今日之步伐觀之。可知彼當日必爲跳舞場中之健將。惟現年高腰脚稍硬。轉旋微形勉強耳。舞畢老人攬女頰。吻其額。復引之至余前。意余當與女再舞。彼自徐徐繫其佩刀。嗟夫。余是時愛娃鴻克其熱度。乃彌滿宇宙。猶如瓶水一滴。既出遂傾瀉。不可復制。余

因愛娃鴻克遂愛及其父其母並在座諸賓客及女所用之婢媼無一不愛夜餐後余復與女演波落客之舞愉快莫可名狀是夜余追隨玉人時親芳澤豔福亦可謂至矣及會畢辭歸抵家後思少眠竟難入夢乃取哇鴻克贈余之羽毛及其臨別時與余之手套反覆凝視覺彼美踴躍之嬌態猶在吾眼簾也余當日與懷兄同住兄性好靜不事酬應跳舞場中未嘗涉足每日眠起有恆時余歸兄已熟睡僕人白突沙持燭侍余寢余麾之出恐驚兄睡躡足潛至己室仰臥榻上腦際乃滿貯哇鴻克之影輾轉莫能交睫覺室內爐火太熾熱度過高起覓外衣着之開門潛出散步道上余離跳舞會時已四下鐘歸家輾轉復越二小時曙光動矣時際春末道上多霧屋簷融雪猶滴瀝不已余出門信步行至通衢行人已密如梭織運木巨車絡繹道側駕車之馬汗淋滿身時搖其濺沫之首御人背裏厚氈着粗笨之鞞橐橐然行於馬側萬家樓屋寂然矗立於濃霧之中此暮春曉景足使余玩賞不置也哇鴻克所居鄰一空地地爲游人蕭散之所余是早經其地遙見有黑影一團隱有笛聲余性好音樂尤喜聞笛顧是早之笛音含殺伐使人聞之淒楚余自思此惡聲也胡爲乎來循聲前進道路溽滑幾躓者屢穿行霧中至百步外始辨黑影乃爲着黑服之兵士余思兵士清晨至此必爲演操時有鐵匠身着羊皮襖肩物過余前余就詢之鐵匠作不平之聲曰渠等在此鞭一逃亡士著耳鐵匠語後即止步同余觀狀但見黑衣兵士荷槍分列兩行峙立如山兵隊之後則頻奏淒慘之笛余隨鐵匠目光所注之處見一裸體士著手足桎梏二荷槍兵

士。拽。之。而。行。士。著。身。無。寸。縷。寒。極。而。顛。顛。頓。泥。塗。中。有。時。勢。將。前。仰。則。兵。士。由。前。挽。之。有。時。失。足。將。跌。則。兵。士。從。後。拽。之。士。著。之。後。隨。一。長。身。威。武。之。軍。官。安。步。而。行。諸。君。試。思。此。軍。官。爲。誰。乎。蓋。即。娃。鴻。克。之。父。也。赤。面。白。鬚。一。望。而。識。兵。士。挾。士。著。且。行。且。鞭。士。著。受。鞭。時。時。回。顧。鞭。左。則。顧。左。鞭。右。則。顧。右。狀。似。迷。惑。已。犯。何。罪。而。罹。此。慘。刑。者。每。一。鞭。下。輒。慘。呼。曰。兄。乎。恕。我。宗。教。呼。年。長。者。爲。兄。兵。士。置。若。罔。聞。舉。鞭。向。空。作。聲。猛。力。下。擊。左。右。二。鞭。互。下。不。已。隨。其。後。之。軍。官。或。視。士。著。或。俯。視。地。呼。吸。清。晨。空。氣。徐。徐。自。其。唇。吐。出。狀。至。閑。逸。及。士。著。行。近。余。前。余。觀。其。背。鞭。痕。狼。藉。青。紅。夾。雜。直。非。人。軀。體。矣。立。余。側。之。鐵。匠。失。聲。呼。曰。天。乎。而。威。武。之。軍。官。忽。厲。聲。叱。曰。汝。輩。太。不。費。力。吾。示。爾。鞭。人。之。法。乃。取。兵。士。手。中。之。鞭。極。力。猛。擊。兵。士。見。狀。色。變。士。著。受。鞭。痛。極。慘。號。使。人。不。忍。聞。軍。官。回。首。瞥。見。余。佯。若。未。覺。攢。眉。掉。首。而。過。余。實。爲。此。慘。無。人。道。之。軍。官。羞。亦。急。他。顧。佯。爲。未。見。者。兵。士。去。余。已。遠。余。耳。鼓。中。尙。聞。哀。號。之。聲。心。中。悲。痛。欲。絕。神。魂。若。失。今。亦。不。復。記。憶。何。時。自。該。處。歸。而。就。枕。但。憶。方。入。黑。甜。即。復。驚。起。蓋。所。見。所。聞。有。不。能。不。令。余。惕。惕。者。嗟。夫。彼。威。儀。棣。棣。之。軍。官。必。有。知。余。所。未。知。者。故。能。下。此。毒。手。使。余。果。知。彼。所。知。或。可。釋。此。激。刺。顧。百。方。思。索。終。莫。知。彼。慘。無。人。道。之。軍。官。果。何。心。忍。演。此。慘。劇。耶。想。彼。軍。界。中。人。必。有。勝。人。高。見。乃。能。爲。人。所。不。能。爲。余。既。未。效。力。軍。界。無。軍。事。智。識。自。難。與。語。嗟。嗟。余。不。特。未。效。力。軍。界。即。社。會。中。亦。未。嘗。稍。盡。義。務。也。世。間。之。人。如。余。者。誠。可。謂。虛。生。矣。吾。輩。曰。以。先。生。之。道。德。文。章。再。謂。虛。生。則。天。下。之。人。無。一。非。虛。生。矣。

伊旺嘆曰。如老朽所謂毫無善狀之人耳。吾輩乃問曰。先生與娃鴻克之愛情。結局如何。伊旺曰。愛情乎。余自是早後。對於世俗情懷。如春冰解。百念灰矣。偶見及娃鴻克之笑。醫則頓憶。乃父凶很之狀。惕惕于心。自是與女相見日稀矣。如此個人。心曲忽起。忽滅。受外界之激刺。一夜之間。盡易故態。恍若隔世而諸君。乃謂……

倚虹生日。嗟乎。此戀愛主義與人道主義之大激戰也。讀者幸勿等閒視之。



月夜宴集河舫感賦

(幾菴)

長夏苦煩鬱。招邀鼓蘭櫂。清游泛東關。微颺晚涼細。疎柳哀蟬聲。似催夕陽逝。明月何皚皚。素輝上羅袂。澄波漾霜殺。濯景生搖曳。鷓首載簫管。綺席羅佳麗。佳麗羅席前。哀樂各異勢。離姬嬌無愁。妙日送斜睇。顏逾燕支丹。舌嫵英武慧。自愛傾城姿。綠髮繡螺髻。纖手奉金卮。盈盈向人泥。獨有縞衣姝。隅坐垂雙鬢。春風二十後。默默憐身世。自傷色事人。色衰恩易替。歌舞銀燭底。俛仰轉侘傺。鴈柱十三絃。一撥一淒絕。引吭吐豔歌。哀比霜鴻唳。掩抑若不勝。幽情誰與訴。吾生多煩憂。落落寡儔儷。江山美人前。煩憂益難制。銜杯聊自醉。迴面未忍睽。爲問舉世人。翳誰邁百歲。有酒躡今夕。安用千秋計。推蓬倚舷望。水天浩無際。素月照涼波。汪然如雪涕。

短篇名譯

軍事小說 哈利

(太玄)

哈利者塞維人常供職其國陸軍第五軍團後以功晉官大佐其人沈默少言語而魁梧偉幹有逾常人又以多智計爲同輩推衆妻約瑟甚美結褵後伉儷之篤見者無不歆羨顧哈利仍不以兒女墮其志常入維京少年同志會鼓吹大塞維主義不遺餘力以國勢迫於奧匈恆慷慨以殺賊自誓於費德南大公尤日夕思手刺其元

千九百一十四年六月哈利適以公蒞羅馬二十六日下午忽聞費蝶南被裁消息哈利大喜立即束裝返國蓋恐有戰事發生也抵家則約瑟已早遲之於途見哈利至歡極抱持久之方喘息言曰吾愛大公死矣哈利微笑曰然但吾輩將別離矣約瑟俯首爽然久之時耗電傳出全歐鼎沸塞京亦人情洶洶如將臨大禍二十八日哈利即接有陸軍部電令速往京哈利遂立行約瑟送之爲肩鎗行里許喁喁情話如不勝別者哈利惟俯頭唯唯心強念前敵事至路歧乃與妻別見約瑟杏眸瑩瑩如綴玉珠哈利心中

亦至酸楚。惟揮手令速去。且愈之曰。固無險也。吾愛何悲。計不到再見。月圓則復歸矣。妻亦含淚頷之。立望其去。哈利俯首疾行。初不知妻之何時去也。至站車中。頭如蜂動。擁擠不堪。密斯托威克生亦在威克生與哈利爲角。卅交後。入航空隊。頗有聲譽。亦應令往者。與哈利見。各握手歡慶。哈利曰。汝聞有俄京消息否。威克生曰。聞已有警告。致奧匈。昨日見福沁晚報。謂奧匈飛機已在考司活動。吾此去當盡殲之。哈利笑曰。是君優爲者。吾當助君於下也。至京威克生詣航空協進會。哈利則往陸軍部。時已薄暮。街衢中。人摩肩車擊。轂喧闐無似。陸軍部署前。猶擠擁異恆。哈利入主者正企俟之。見至甚愈。乃引入秘室。受秘令焉。出則本團將佐爭前探問。哈利含笑不言。惟細語囑葛利根少佐。且切囑其下月四五號。須必以騎兵至羅克堡而已。

廿九號晚間。哥蘭得利地方。下軍事特別戒嚴令。維也納第三十二至九各聯隊。已於前一日開至高角。炮轉運車都已備齊。山麓巍巍之炮台。映落霞作橙黃色。驕馬晚嘯。旗風掠面。誰還知如此美麗之景地。不日即將以赤色染之。耶山左掩護炮台之西。有市在焉。居民無多。而建築物甚古。有大旅館二。一臨鐵路。路即通納也。維與諾巴威者。聯車銜接。新來自奧京來。初月照車站。中人影幢幢。靴聲雜沓。惟號令之聲。斷續明晰。不聞人語。此時休憩室中。有一少年。衣獵衣冠。闊簷冠。手雪茄。猛吸不時。以銳目闚視室外。頃間來一人。虬鬚闊面。衣常服。而步履精神。一望知爲軍人。昂然入室。瞬視一周。即對少年坐。二人時時。

爲。日。光。之。奮。鬥。車。站。人。漸。少。少。年。起。出。繞。道。入。市。行。時。時。反。顧。若。慮。人。之。躡。其。後。者。入。市。後。蹀。躑。至。市。尾。瞻。顧。炮。台。徘徊。久。之。又。翹。踵。望。豐。林。中。小。徑。久。之。趁。車。至。旅。館。甫。至。門。虬。鬚。者。先。在。覩。少。年。若。甚。驚。少。年。怒。目。視。之。即。促。居。停。導。之。入。室。軋。鬚。者。亦。遠。尾。偵。之。少。年。入。室。力。闔。其。門。偵。者。乃。逡。巡。出。少。年。入。室。中。畧。瞻。視。窗。外。即。出。小。簿。急。書。書。竟。傳。者。入。室。肅。其。往。餐。餐。室。在。室。東。隅。入。則。坐。客。寥寥。首。案。有。一。人。魁。偉。無。鬚。且。食。且。沈。思。少。年。見。之。知。其。即。甫。之。虬。鬚。人。僞。爲。不。識。而。潛。伺。之。食。將。畢。其。人。起。至。少。年。側。鞠躬。至。膝。出。刺。結。納。少。年。起。視。其。名。名。巴。昂。亦。畧。與。周。旋。數。語。顧。客。則。殷。懃。通。訊。窮。問。根。底。少。年。漫。應。之。客。旋。聆。少。年。語。旋。頷。其。首。若。有。省。悟。者。見。少。年。意。殆。乃。退。少。年。入。室。後。易。衣。作。傭。人。服。囊。手。銃。并。拍。照。快。鏡。書。畫。具。等。着。外。衣。領。高。過。頸。冠。簷。綫。覆。眉。際。潛。出。門。循。冷。街。直。向。山。麓。而。去。時。薄。雲。如。羅。月。微。朦。朧。少。年。出。市。背。立。一。屋。下。屋。斑。駁。多。藤。羅。樓。上。窗。亦。黯。黑。無。燈。少。年。於。屋。隅。左。右。視。見。無。人。乃。出。具。繪。炮。台。形。勢。未。就。忽。左。艸。叢。中。有。黑。影。倏。閃。少。年。急。囊。稿。出。銃。縮。身。偵。視。久。之。無。人。乃。蛇。行。繞。過。屋。後。傍。陵。躡。身。出。圖。重。作。畢。又。躡。足。登。陵。攀。一。樹。升。其。巔。重。出。圖。對。閱。久。之。忽。聞。小。道。上。得。得。鐵。蹄。聲。漸。近。伏。枝。蔽。叢。葉。中。不。稍。動。至。前。者。輕。騎。十。數。疾。走。而。過。無。望。陵。上。者。漸。遠。猶。聞。語。音。斷。續。響。而。矣。少。年。乃。下。循。小。徑。面。炮。台。疾。馳。將。近。月。忽。大。明。乃。疾。伏。一。澗。溝。中。不。時。有。白。練。矯。疾。掠。頭。上。過。者。則。奧。要。塞。炮。台。之。探。海。燈。也。此。時。少。年。趁。月。光。出。望。遠。鏡。偵。視。炮。台。甚。明。又。出。圖。略。爲。改。正。方。擬。再。繞。至。山。左。偵。視。忽。覺。頭。上。有。彈。飛。過。大。驚。沿。內。溝。

疾馳顛仆者再久之溝中水漸湧至少年上岸馳則已近河矣又沿河奔至一處蘆花齊人蔽月黑黯少年俛伏入其中則有一汽艇先在乃上舟去冠褪衣發機輪鼓浪向江中急馳天無纖雲月圓如玉盤流光倒瀉水面隨浪跳躍如萬頃流雲少年御小艇急馳衝破碎之長扁水月顧乃無心玩此奇景惟時時以望遠鏡回顧見炮台漸轉相西江吞平野亦瀉而東又行哩許忽艇側浪激如山水花四飛艇身搖動少年心驚疾伏篷底加足汽力前馳再以鏡迴望則一巨艇追至濃烟起處又一彈飛至落艇尾激水盡濕少年衣方回顧問一彈擊艇前唇碎艇立沈少年墮水中挾木片一欲泅水逃追艇見彈中乃下一舢板命數兵御之棹至沈處援少年起少年知不可逃乃攀入舢板追艇亦至水兵扶少年上艇一軍服者趨前握少年手笑曰君非哈利乎何膽巨乃如斗也少年橫目視之其人魁偉無鬚即相遇於旅館中者立搜哈利身得手銃一畫具數事又於其裡衣得軍事繪圖一紙乃轉艇直向炮台馳回至岸候者已有多人見哈利已得咸手額相慶上岸互擁入司令部於一房中爲更去濕衣數人擊鎗守之哈利殆極略坐待之有頃前捕者把臂速哈利入數兵緊隨之哈利入一室中見有長官三人列坐於上案陳已所繪圖衆兵荷鎗鵠立狀至威嚴哈利進立於案側中坐者出圖問曰是非爾所繪乎哈利傲然應曰然三人乃低語商良久揮哈利出數兵又擁哈利至一房門楣堅石厚呎許室中橫一榻高堆稻艸上蒙白布室左有窻二窻樞鐵柱粗狀乃如兒臂自穴中可望見炮台室中雖惡穢觸鼻然曉風不時吹入傍窻吸之

可稍蘇息。哈利入室後，守兵盡退，扃戶。至堅。哈利周循一室，無隙乘。撼窗柱，亦不稍動。乃倒臥榻中。

羅克堡西長林內，有輕騎數十，繫馬其中。主將坐石上，發燐寸然。雪茄旋鼓唇，吐其縷縷。裊烟旋空，若游絲轉。又自語曰：今日非五號乎？何尙不來時？斜陽流葉，紅作血色。主將心至焦急，呼數兵語久之。飛騎四去。至暮，其一歸報主將。哈利已被禽。主將曰：彼非爽約者，吾固知其必陷虎窟矣。呼一兵，耳語授之計。兵即易服去。主將亦揮衆兵上騎入林，中行未遠，聞空際有軋軋聲。主將出望遠鏡探視，知爲本軍偵察機。即揮旗示之，機亦漸漸旋落。主將率兵出林於一曠野，待之機下。御者爲威克生主將，趨前告以哈利事。威克生驚曰：葛利根君若從何處得此？得勿誤葛利根。拂然曰：誰誑君者？吾由吾部下報告而知。已設法分頭搃之矣。威克生曰：然則吾亦去耳。曰：何之？曰：將搃之以艇。葛利根曰：至佳，惟當慎防高角炮耳。威克生曰：然。乃畧出乾餼共食，畢與葛利根握別。上機飛去。葛利根望其已小，整隊回羅克堡。

哈利在獄中，已羈數日，心懸戰鬪，已開而已。責未盡，所慘澹經營之圖，又落敵手。環顧室中，莫可謀遁。乃蒙首艸中，又彷彿見約瑟立其前，隱約若肩鎗而搵淚。於是腦海翻動，熱血沸騰，睡不成，夢餓不思食。且不時有守兵入，察尤足增其憤懣。一日薄暮，有一兵推門入，貌模糊莫辨，手持黑麵包一，擲其前。遂去。哈利拾視之，硬長若錐，因不思食，執之把玩，微覺其中有物，驚扭視之，則一鋼鏗也。大喜，初不解其何來。思久之，領首似悟，乃起立，窺前把柱，試之，甚利。乃潛行至門，附耳聽之，無步履聲。復回，盡力鏗之，將斷一柱。

之半忽聞人聲至急伏床上匿銼布下入者一官數兵繞床審視一周乃去哈利俟其去遠復起續銼久之斷二度身可出探首外視則下臨叢莽且面炮台尙有巡兵隱約可辨旣難於下又不可急遁且恐再來察視則無望矣於是乃退坐床上取白布口齧而手分之得寬若一呎者十餘條條爲連續遂成巨帶頃之微雨濛濛夜色昏明炮台守兵皆入乃以帶一端束窻樞上一端下垂俟內外聲息都靜乃援之墜下及地無知者艸莽中得一小徑哈利乃拉帶上下端過固首段遂斷垂窻外隨風飄舞哈利挾帶循小徑前奔經炮台左爲一守兵望見遂號立時全營悉知分頭兜拿主將則上炮台燃探遠燈用望遠鏡各處偵視哈利出小徑卽覺後有追人旁一古寺建築頗老哈利急避入伏一牆角久之聞外履聲漸寂遂出繞牆奔不數武轉角前呼聲漸近後又有警號隨蹄聲來竄急知奔亦難脫隱約見牆下有一穴以手探之大可容人乃縮身入而頭不能隱旁有敗艸乃攫以自覆甫定前後之追者盡集馬蹄革履雜齒頭側聞一人語曰方見其遁此徑遁爾等曷未遇數人應之曰確未遇也噪雜久之紛紛向左前去哈利乃徐出雨少止逕尙滑又傍前奔追者雖未尾之然此道前所未經且不辨南北惟有直奔冀遠追者而已牆盡乃一夾道兩傍阜陵高丈許橫縱盡修竹可以障目心稍安緩步行未數十步忽白光射身朗若晝知爲炮台之燈所見駭極又奔而後之騎兵已追至哈利無計乃急以手攀援上左側阜伏竹深處屏息不動見追者數十騎風馳隨白光前去且鳴鎗砰然火星四出蹄聲漸遠不敢再由此道乃穿林向西惟

叢。莽。無。路。步。履。至。艱。且。不。時。聞。四。處。鎗。聲。或。遠。或。近。天。上。白。光。亦。天。矯。亂。舞。自。視。此。身。恐。難。脫。險。思。及。約。瑟。淚。漱。漱。下。坐。一。石。上。淒。涼。久。之。因。思。頃。間。鏗。自。何。來。則。又。自。冀。援。者。當。在。左。右。胆。稍。壯。復。行。此。時。燈。光。稍。殆。鎗。聲。亦。稀。惟。行。叢。林。中。至。緩。帶。不。時。爲。藤。葛。所。牽。足。或。陷。於。泥。淖。久。之。方。出。林。前。有。一。高。阜。哈。利。正。不。定。適。從。忽。聞。左。側。有。人。語。至。駭。極。急。上。阜。至。巔。則。墳。園。也。前。面。陡。壁。高。牆。無。途。可。下。幸。牆。之。近。處。有。一。墳。之。十。字。架。巋。然。臨。之。哈。利。乃。將。帶。繫。於。架。根。垂。於。牆。外。己。身。緣。之。下。牆。高。數。十。尺。帶。短。不。能。及。地。方。瞻。顧。間。墳。上。已。有。追。至。見。無。人。遍。尋。於。十。字。架。下。得。白。帶。知。己。逃。下。乃。抽。刀。斷。帶。哈。利。遂。飄。然。自。空。墮。及。地。暈。絕。追。者。望。見。知。其。不。能。步。乃。繞。道。墳。後。將。往。禽。之。良。久。哈。利。醒。身。已。着。傷。乃。低。頭。坐。牆。脚。見。面。前。橫。道。甚。闊。道。前。即。河。寬。數。十。碼。欲。稍。坐。蘇。息。再。由。道。逃。未。逾。食。頃。追。者。又。從。後。繞。至。大。聲。呼。號。揮。刃。奔。前。哈。利。蹶。然。起。越。路。投。入。河。中。追。者。至。惟。瞪。目。岸。上。望。其。泗。水。東。去。

炮。台。與。將。既。不。見。哈。利。仍。以。鎗。四。處。窮。搜。不。可。得。忽。聞。空。際。軋。軋。有。聲。駭。然。立。下。令。營。中。遂。以。摩。托。車。載。高。角。炮。馳。出。追。之。飛。機。飄。忽。上。下。如。有。所。尋。下。有。以。步。鎗。射。之。者。亦。不。退。去。哈。利。渡。河。達。彼。岸。一。身。盡。濕。傷。覺。更。痛。楚。幸。對。岸。追。兵。中。未。携。鎗。不。然。則。殆。矣。身。上。衣。盡。濕。裏。身。峭。寒。然。不。敢。稍。留。恐。追。者。繞。河。於。是。又。蹣。跚。前。行。至。前。一。鐵。欄。橫。阻。柱。至。堅。不。能。以。手。撓。徬。徨。無。計。後。見。欄。下。有。虛。穴。乃。伏。出。然。衣。爲。柱。末。所。格。斷。成。碎。片。欄。外。即。曠。野。平。疇。一。望。無。際。時。天。已。漸。明。哈。利。仍。遙。前。奔。初。不。辨。此。途。之。是。否。近。塞。維。也。

奔走間忽聞頭上有飛機聲訝然以爲追者而平野漫漫無以障身殊惶迫俟聞機上有聲甚異仰視之機已漸近悅然知爲救己者意極歡呼機亦應哈利佇立望其下趨前視之則威克生也把握歡躍哈利爲道出險事威克生亦語以從葛利根處得被禍消息遂與定計施救今果不辱命深慶出險無恙也共語間忽見後面有摩托車風疾馳來威克生大驚速哈利上機已則先撥發推進機然後聳身撐援而上飛機即由地漸漸上升而摩托亦緊緊追隨幸將至機下以車重忽陷一淖中良久不得起車中人均下挽扶而飛機得以從容上升乃行未遠而摩托又追至其行甚速且行且發炮飛機恐爲礮中乃加高速度向南急馳而車已追至機下連發數炮機中其二遽失進退威克生知不能免恐機碎而墜人當無倖乃趁其未裂急按機下將及地又中一彈機中火熊熊然二人見下爲河遂先跳入機落江干隨風火然甚烈追者亦隨至見機下無人而河中水花四起知欲泅水逃即立馳至江干以步鎗擊之二人急泅入水中良久哈利伸首出視則機猶有餘焰江畔無人河水瀾瀾不知威克生或在水中或已及涯不然則必中鎗死矣已幸尙未受鎗傷惟疲茶無似而已乃以遊以泳漸登彼岸然此地果何屬則慘然不知旭日甫升朝霞絢燦清氣逆人哈利頓覺精神清振乃兀坐樹根對日暴衣稍乾因思此地雖無追人然去敵未遠留久恐又有變思未竟後面鎗聲頓起哈利急起挾衣沿江奔約數十武至一屋茅編木覆其規模甚高哈利於其後不見其前作何式亦未暇測其中有無人急沿屋繞而前方轉角見屋之一隅繫軍

馬數十一圍人佇立若有所思見哈利大驚欲呼哈利與相去不數步若回遁必不免若俟其高號則屋中人醒以馬追己將焉逃遂乘而掩之前立挑其扼圍人不能聲而撐拒甚力哈利又力扼之圍人遂氣阻而蹶哈利俟其暈乃起於馬叢中擇其壯者躍騎而去方未遠圍人遂醒見哈利奪馬逃己不能追且不能呼乃力以手擊屋屋中人盡驚起皆出圍人喘息言其狀於是紛紛上馬來追哈利縱馬向山中逃穿林越山不循大道而新雨之後山路泥濘馬蹄團團印其上反作追者標識歧行十餘里追者猶在後且漸入平野己身之標的盡顯追者累以來福鎗射之危迫勞疲殆臻極點忽前面濃烟四起排鎗齊來彈掠耳過颼颼有聲哈利駭極急伏鞍上後之追者乃反愕然勒馬緩行哈利回顧望見乃大悟引頸視其旗則大喜力以手中衣繞於空際而後面鎗聲又起哈利之馬中彈立仆哈利乃徒步前奔及陣一軍官舉手歡呼哈利視之葛利根也乃大呼一聲而仆葛利根以手承之且指揮各兵伏地以待候敵騎將近乃鳴鎗擊之顛仆無算哈利則昇入軍醫院比醒來見約瑟已在側問之則曰爲威克生君招到哈利驚曰彼已慶再生乎曷請其一面約瑟含笑出傾之威克生入哈利握手歡笑曰不圖君先我歸威克生君曰一機墮後吾又有他機至故出水後得安然歸然彼時亦常候君惜未見也哈利即握手賀之且約其爲叙出險事威克生笑曰惜吾筆鈍不能曲繪險狀譯者亦從而益之曰惜愚不文不克委曲以達威克生君之文

歐戰雜談

俄羅斯之兩小英雄

一俄羅斯之孺子年方十二以其膽力之雄大氣魄之果敢竟博得聖喬治之勳章當歐戰初發生時此小英雄押得魯者竊離家覓途至戰線得蒙邀准服務于某隊渠固非濫竽者流故軍中頗得其助渠常冒劇烈之炮火輸送鎗彈于守濠之軍士而受傷者渠亦助之曳之于安全地位某夕渠與斥候隊同出發乃與之相失迷其路遂孑孑獨行達一山山固爲德意志炮兵所據者時軍中闕然萬籟俱寂押得魯潛然至敵軍炮位前竊取兩炮之門復悄然他去及破曉乃尋得正道携炮門安然而歸

一十六齡之兒緣其智巧得以顯揚其名彼爲猶太人父爲兵士不幸而陣亡父既歿彼乃爲其父所隸之軍隊中所留養彼嘗驅至前敵經數戰爲奧軍所俘奧軍以其爲一稚子耳可向之刺探軍情則俄軍衆寡強弱不難得而知之然渠默然不作一語遂彼囚于糧房中一兵士守衛之及暮渠乃乘間逃脫而歸以奧軍種種重要之消息報告其長官此後一戰渠復能曲盡其職乃立拔升爲什長此在俄軍中實爲創見也

小說 獨木舟上之女兒

A. M. Buirage. 著
彭佛初譯

太晤士河附近之一部分。凡豐於資財之人。皆有屋一楹。棚船一艘。覺安喜德之父。亦有一船。較他人尤爲華美。此船之外。更有獨木淺水等舟。

覺安年十五。貌甚美。然身至瘦弱。眼碧肌膚細膩。如凝脂。洵佳麗也。其父乃著名之人物。某禮拜內。往城中措資以備重要之捐款。故允彼至各處遊戲。彼於禮拜四日。赴蛇溪。見其父之獨木舟在。遂一躍而登其上。

蛇溪之水。死水也。其曲折如蛇。故以蛇爲名。溪水蜿蜒向左行。可流入太晤士河。然有一壩以阻之。其中沙灘棋布。行舟頗不易。每灘之上。皆有一平房。極精美。俱背河。而面溪也。覺安於種種之船。皆能駕駛。且蛇溪之路。亦知之甚悉。故登舟後。頗掉以輕心。遂搖舟至溪之急流處。水奔如箭。之離。時微雨不意。舟竟傾覆。彼極力掙紮。始得以首露於水面。乃大聲呼救。灘上之平房。禮拜一至禮拜六。向無一人。幸彼氣運尙佳。覆舟之處。正對門齊普斯。是處有一人。適臨窗。握管見覺安墜水。遂匆匆至溪側。旋即躍入溪。

內以手挽覺安之髮。覺安呼曰：予將滅頂矣。其人亦曰：險哉汝也。乃以兩手圍覺安之腰際，遂挾之至岸。旁蘆葦最少之地，推之登岸，並言曰：今汝可無慮矣。予再爲汝取獨木舟來。於是又泅水去。覺安坐岸上，搖其髮中之水，見彼游泳如點水蜻蜓，極有姿勢。心中稱贊不置，決定長成時與偕伉儷。未幾其人携獨木舟至，謂覺安曰：汝今無恙。汝之家人亦可告無罪矣。覺安曰：是何言耶？其人曰：汝本不善水，而令汝以獨木舟徜徉水際，安得無罪？覺安答曰：予家人皆不知也。其人曰：後勿復爾。若微予，汝其魚矣。

覺安曰：君真可敬可愛之人也。且勇敢之態更令人可驚。其人誤會覺安之意，大呼曰：可驚云乎哉？予思世之善泅水者無逾於我。覺安曰：君誤矣。予正以君善於泅水，故作此語以謝君耳。設君以餅餌給予，予當不作是語。其人沉思少許，遂言曰：予知汝必謝史脫爾先生也。予拙甚，誤會汝意，汝諒之。

是時覺安之貌極媚，媚以目上視見史脫爾之目搖搖不定，不禁一笑。又問曰：予謝汝，卽滿足耶？仍應與汝接吻否？史脫爾見彼乃一嫵娜之女兒，且雙眸含有無限謝意，乃答曰：可遂低首就之。又繼續言曰：汝由何處來？耶。覺安曰：予之棚船在突勃登鬧之彼岸。

史脫爾呼曰：居父（羅馬神名）汝來此已三哩程耳。予之淺底船亦在突勃登。若予往彼處，恐汝已死於水矣。覺安曰：若然則予之命也。史脫爾曰：此時想已憊甚。汝之衣又爲水浸濕，奈何？語畢以目他視，若有所思者。旋眼角及面上忽現一種憂愁之態。覺安見之心中亦至不安。史脫爾忽大呼曰：予得之矣。予得

之矣。予將往。予之鄰家取衣。汝予鄰萬斯頓先生有瑪覺利姑娘。年齡與汝相若。身體亦與汝相若。於此禮拜內。俱他往。若着彼之衣。甚稱身也。覺安曰。彼等俱不在耶。史脫爾曰。彼等雖他出。然爲予之至友。譬如看竹。正無須問主人也。予並以一袋給汝。可以濕衣盛於其內。將來還瑪覺利衣時。亦可以袋盛之。又呼曰。去去。二人遂沿岸行。未幾至一室。史脫爾啓其窗。一躍而進。又以手挽覺安入。指一門曰。此即彼之臥室也。是內有一櫥。抽篋極多。汝所需之物。可就其中取之。予去爲汝煮茶。汝衣畢。可至門齊普斯尋予。越二十分鐘後。史脫爾即抵其家。亦更一衣。係法蘭絨製者。旋往廚中。浣洗杯盤。既竣。事又以一瓦製之茶壺置火爐上。忽見窗外立一姣好之女子。視之。乃覺安也。

覺安所着之衣。長可委地。若長彼四歲之人所衣者。然望之。甚爲華貴。遂問曰。予可以入室否。史脫爾曰。可少選。覺安入。又曰。予着此衫。自覺尙不甚惡。汝以爲何如。史脫爾曰。汝美麗。直不可以言喻。且汝之態。若能切麪包者。覺安曰。有何不能。遂以纖纖之指持刀切之。忽轉其秋波曰。予來此。不知君生厭否。史脫爾曰。予甚不解此語。豈予相待尙未週至耶。若汝不來。予亦不在此矣。覺安急問曰。汝何故不在此。耶。史脫爾曰。予有一大佳事。覺安曰。汝勿憂。予請從此辭。史脫爾曰。我親愛之女子。汝若去。不使予爲一不善招待之人乎。汝勿誤會。予所云佳事者。乃指汝由獨木舟墜水耳。覺安曰。汝乃作趣談耶。史脫爾曰。非也。汝視壺中之水。已沸騰矣。可將麪包等物。携入飯室。予即以茶具來也。覺安依其言。往史脫爾旋亦捧一

盤至見覺安持連珠鎗之匣於手遂止其步曰請置之此危險物不可戲也覺安仍置於火爐之架上低聲問曰君在此需此何爲覺安此問史脫爾幾不能答面忽作紅色瞠其目良久始將盤置下答曰賊覺安甚聰穎回憶前在溪邊彼面有憂色遂恍然悟曰恐非殺賊乃以自戕耳史脫爾曰汝何所見而云然汝勿誤會覺安曰君乃一勇敢之人何自苦乃爾史脫爾大呼曰此鎗實爲防賊之用汝勿誤會來可依予坐覺安遂由彼立處行至一寫字檯側見上有一信尙未書畢係史脫爾陳於驗屍官者覺安讀之至「予必自死」一語不覺淚如雨下乃以手指之曰此非君之鐵證歟史脫爾以目視覺安是怒是愧外人亦無從揣度覺安仍以手掩面悲啼不已史脫爾倚案視之並勸之曰汝勿哭覺安曰予……予不能忍汝如此之良人而尋此末路也史脫爾曰汝不哭予即不作此事來坐飲汝之茶覺安哽咽曰予不飲謝……謝汝好意史脫爾又安慰之至再並至其旁以手扶其肩低聲謂曰予今可以對汝立誓決不萌此短見覺安始收淚以一手在懷中摸索手帕又以目斜睇曰信乎史脫爾曰然汝拭目以俟語畢即取鎗至游廊下奮力擲之擊溪水有聲並立起白沫旋回至室中將未書畢之信撕作片片問覺安曰我親愛汝今信予乎覺安曰予已不疑矣史脫爾又曰杯中之茶已冷汝欲予傾去否覺安首肯仍時時以鼻吸氣史脫爾以微笑之貌對之覺安以糖及牛乳遞與史脫爾時眼角尙有淚痕也又問史脫爾曰汝何爲灰心若此希告予史脫爾曰予親愛之女子汝那得知覺安曰請喚予爲覺安可耳史脫爾曰

曰。覺安。汝老成。真如三四十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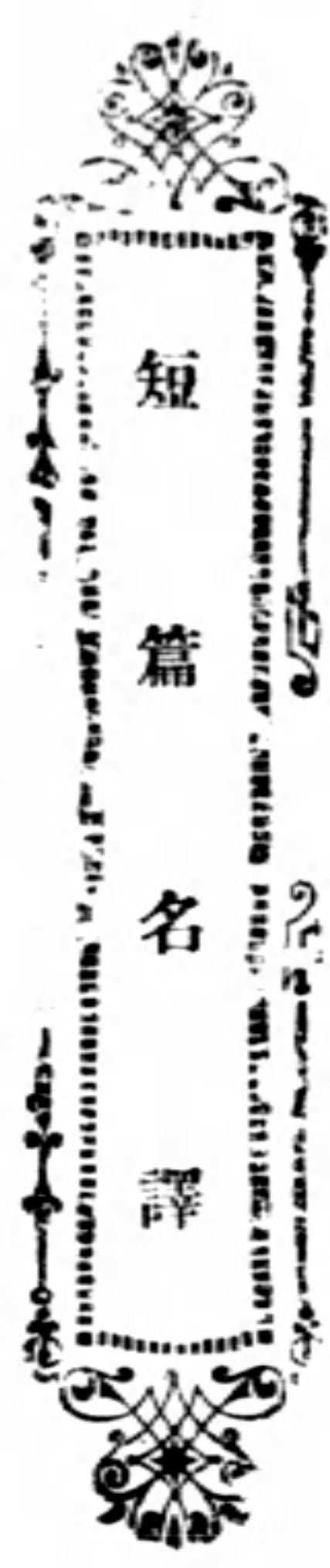
覺安。以手拭目。曰。汝笑予乎。史脫爾。曰。予謝爾之。不暇。何敢笑耶。

覺安。曰。何爲謝予。史脫爾。曰。汝救予。命。敢不拜賜。又呼曰。覺安。予自有生以來。絕少善行。直至今日。方爲一差。強人意之事。即汝。湯。援之。以手是也。然予救汝。汝又救我。報施之速。竟如此者。覺安。不答。少選。低聲。謂曰。汝事終秘。而不宣乎。史脫爾。且笑。且言曰。汝尙幼稚。縱告汝。恐亦不解。覺安。曰。嘻。予不解事耶。予家中之人。遇有難解之問題。無不取決於予。史脫爾。曰。善。予今告汝。予已二十一歲矣。居恒以理財家自命。常聞人買樹膠。得其真者。可以利市三倍。予怦然心動。即購得若干。幸氣運尙佳。所購者。皆非贗。鼎覺安聞之。點首。史脫爾。又繼續言曰。予欲乘此氣運。立致巨富。又數數購買。孰知與前者。適得一反比例。於是虧折不資。後欲買金礦公司股票。以償所失。而力又不逮。不得已。遂宣告破產。故心如死灰。不願再處此齷齪之世。覺安乎。汝其呼予爲懦夫乎。覺安。視之良久。乃曰。破產亦尋常事耳。予父已屢屢蹈之。彼毫不介意。予嘗謂父曰。予親愛之父。汝又破產乎。父有時答予。有時不答。則以一沙佛林（等二十先令）給予。史脫爾。聞之。面上頗有愧色。曰。予何敢望汝父耶。覺安。曰。予父亦猶人也。先生……先生……史脫爾。曰。汝勿喚予爲先生。請喚予爲恰克。史脫爾。覺安。曰。恰克。史脫爾。汝愛予乎。汝與予有愛情乎。史脫爾。曰。未有也。覺安。曰。我亦知汝不愛予。史脫爾。大笑。覺安。曰。汝何爲不愛耶。史脫爾。微聳其肩。曰。不得汝父母之。

命。繼。愛。汝。有。情。人。未。必。竟。成。眷。屬。覺。安。曰。父。母。之。命。尚。可。無。慮。惟。惜。予。年。齡。尚。過。稚。耳。史。脫。爾。不。答。覺。安。又。言。曰。予。有。自。知。之。明。予。貌。現。尚。不。美。然。越。一。二。年。後。必。可。以。稍。慰。君。意。彼。時。請。予。之。伯。母。媵。母。轉。告。予。母。予。母。必。令。予。與。君。完。婚。也。史。脫。爾。曰。汝。今。已。貌。若。天。人。若。再。越。一。二。年。恐。世。間。之。美。人。皆。無。出。汝。右。者。覺。安。又。曰。予。讀。書。極。多。未。見。一。事。比。愛。尤。佳。者。恰。克。史。脫。爾。汝。以。爲。然。否。史。脫。爾。曰。汝。言。誠。是。但。恐。歷。時。既。久。汝。之。愛。將。不。予。屬。轉。使。予。有。悔。心。也。覺。安。曰。我。必。始。終。如。一。可。勿。鯁。鯁。過。慮。史。脫。爾。曰。汝。何。爲。獨。鍾。情。於。予。耶。覺。安。忽。作。凜。凜。不。可。犯。之。色。如。弗。聞。者。史。脫。爾。見。之。深。悔。其。言。之。失。覺。安。良。久。始。答。曰。汝。不。救。予。乎。史。脫。爾。曰。予。此。後。之。生。命。亦。爲。汝。賜。彼。此。可。勿。作。客。氣。語。也。今。汝。年。尚。稚。予。將。餬。口。美。洲。不。知。能。見。許。否。覺。安。喜。曰。予。父。現。居。要。津。位。汝。一。事。似。尚。不。難。何。必。僕。僕。風。塵。也。史。脫。爾。曰。奈。素。味。生。平。何。覺。安。曰。予。當。先。容。汝。若。往。必。不。致。閉。門。不。納。是。時。史。脫。爾。以。麪。包。數。方。給。覺。安。已。亦。取。一。片。食。之。並。言。曰。覺。安。予。果。不。去。耶。予。思。往。美。洲。一。行。必。有。所。獲。除。償。舊。逋。之。外。尚。克。有。積。蓄。也。覺。安。笑。曰。有。汝。之。債。權。者。何。人。耶。若。係。城。中。之。要。人。予。父。無。不。識。者。且。嘗。與。彼。等。飲。酒。史。脫。爾。答。曰。此。人。名。米。齊。才。西。伯。想。汝。父。未。必。識。也。覺。安。聞。此。名。即。起。立。作。驚。驚。笑。又。趨。至。史。脫。爾。所。坐。之。側。仍。狂。笑。不。已。遂。大。聲。呼。曰。米。齊。才。西。伯。即。予。之。父。也。汝。尚。何。畏。哉。汝。尚。何。畏。哉。言。罷。便。飄。然。而。去。

(完)





短篇名譯

怪客

名家小說

(法國露俄著)

(孝宗)

怪。色。靠。着。火。爐。坐。下。穿。了。一。件。破。襪。不。堪。的。衣。裳。臉。上。現。得。一。種。憔悴。可。憐。的。神。情。他。手。中。編。織。一。雙。絨。毛。襪。是。預。備。給。他。主。母。的。小。女。兒。穿。的。隔。着。一。層。牆。壁。聽。得。有。兩。個。小。女。孩。子。的。笑。聲。說。話。聲。葛。色。聽。了。不。覺。撲。簌。簌。淌。下。幾。滴。淚。兒。來。暗。想。人。家。偏。生。命。運。好。無。拘。無。束。好。不。自。在。偏。我。天。生。成。作。苦。賤。骨。頭。應。該。服。侍。人。的。假。如。我。家。父。母。在。此。難。道。我。不。是。一。位。舒。舒。服。服。的。小。姑。娘。嗎。想。了。一。會。仍。舊。垂。下。頭。兒。編。織。絨。毛。襪。這。葛。色。是。一。個。苦。命。的。女。孩。兒。自。小。便。失。了。父。母。依。着。色。拉。利。亞。旅。館。女。主。人。麥。丹。德。拉。底。亞。過。日。這。德。拉。底。亞。可。是。個。母。夜。叉。轉。世。動。不。動。便。要。冤。苦。人。可。憐。葛。色。嫩。薄。皮。肉。怎。經。得。天。天。捱。打。夜。夜。遭。抽。又。不。敢。高。聲。痛。哭。只。是。暗。暗。垂。淚。恰。好。這。時。是。聖。誕。節。傍。晚。有。幾。位。客。人。笑。語。喧。騰。接。着。又。走。進。四。個。人。來。酒。醺。逼。人。大。約。是。下。流。社。會。中。人。葛。色。暗。暗。着。急。這。會。子。天。又。黑。了。房。中。的。罇。瓶。罐。盆。都。是。等。着。要。盛。水。的。水。槽。中。已。涓。滴。無。存。這。可。怎。麼。好。正。着。急。時。有。一。位。旅。行。家。裝。束。的。人。探。首。窗。外。說。道。呀。今。夜。黑。黢。黢。的。伸。掌。不。見。五。指。好。像。和。爐。底。用。一。色。染。成。一。般。或。者。用。幾。個。貓。兒。在。街。上。逛。逛。倒。好。耍。子。(因。貓。夜。能。見。物。故。云) 這。句。話。倒。嚇。了。葛。色。一。跳。自。語。道。偷。主。母。叫。我。在。外。面。汲。水。又。是。一。場。晦。氣。了。想。還。

未了。就聽得一種粗魯的聲音道：「我的馬喝了水嗎？」說着，早有一人由天井進來。葛色迎着道：「先生這馬已經喝了水。是我方才拿水桶喂他的。其實水已沒了。那裏還有喂馬的水？」葛色因爲說誑話，哄人覺得忸怩不安。那人早已瞧出破綻，笑道：「好呀！你當我不明白嗎？到瞧不出你這小了頭人還沒有拳頭大。說出誑話來比一棟屋子還大呢！」葛色自覺無顏，一溜烟跑進去了。這當兒主母德拉底亞走將進來，將朝着街的一扇門兒開了，帶怒說道：「葛色，你是甚麼東西，變的怎麼懶到這步田地，還不快去喂馬！仔細皮肉受苦！」葛色顫聲道：「水已完了。」麥丹道：「難道除了水槽外面就沒有井嗎？好孩子，你別躲懶了。我給你十五個仙（幣名），你回來時可以買一塊餅子嘗嘗，也不枉你辛苦一場了。」葛色低低應了一聲，是接過了。他的獎賞納入小衣袋中，一聲都不做，往火爐旁邊拿了水桶，站在原處，呆呆的不知出甚麼神。麥丹說還不走，更待何時？葛色吃了一驚，定了一定神，悄然由街門出來。那門兒隨後砰然一聲閉了。這扇街門的對照有一片古董舖舖中玩具甚多，都是非常精緻的物件。內中有一個偶像，約摸有二尺來高，穿着一件淺紅色的綢衣，眼珠兒蔚藍如拭，髮如金光萬縷，都能夠自由轉動。這個偶像鎮日站在這塊大約腿也站酸了。雖有許多圍着觀望，也沒有一個婦人肯捨許多錢，買了回去替他孩子做伴的。因爲取價過昂，故而無人過問。此時葛色出門，一眼便見了這偶像，說也作怪，一雙睛兒好似生了釘一般，只不住的瞧。這偶像自忖道：「好一個美麗的小寶貝，呵！除非是皇后送給小公主的偶像，才有這樣的美。」

麗呢。葛色也不想自己的衣裳還沒有偶像。繚亮呢。他瞧出了神。便把主母的命令丟向爪哇國去了。停了一會兒。好像聽得有一種粗率的聲音道。蠢物還沒有去嗎。快去。快去。葛色這才把魂靈收入了。甕拿了。那又大又重的水桶沒命的狂奔。奔了一會。覺得眼前昏黑不見一物。既沒有月色。又沒有星光。彷彿有怨鬼冤魂圍着他。一般可憐。葛色胆子比一粒米還小。怎經得風吹草動。疑鬼疑神。到了這樣荒涼的地境。別說是十來歲的小把戲。便是狠強壯的大把戲。也會嚇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此時葛色力自鎮靜。用手敲那桶邊繫繩的銅圈。借着圈聲壯壯胆。列位大凡夜行人。到了遐村僻境。千萬別想起一個怕字。越想越怕。雖沒有見鬼。却也噤得半死了。還有一樁奇事。在恐怖的時候。一聽得犬吠聲。蟲鳴聲。那胆子便漸漸的大了。甚麼道理呢。人情到了懼怕的時候。喜的是羣惡的。獨一聞犬聲。好似得了件侶。一樣。要沒有犬聲。便提着嗓子唱一曲愛情歌。也是好的。葛色走了大半天。好不容易瞧見了一線燈光。這燈光。是由一座屋子牆縫中透出來的。葛色大喜。精神陡然長了百倍。過了這座屋子。前途又是黑暗。世界那精神。不知不覺的萎靡了。原來已到了一塊寂無人聲的所在。在這黑幕重重之中。說不定有毒蟲。猛獸。咧。葛色心忙意亂。萋萋衰草間。似乎有物蠕蠕而動。葛色叫聲不好。我不如趁早回去罷。既而又想到麥丹德拉利亞的怒眼凶眉。不覺巍顛顛抖將起來。暗道。不對呀。我空桶回去。麥丹如何容得我。下到後來。到底怕野獸的心。被怕麥丹心戰勝了。麻了。胆子直向井邊前進。井僅僅二尺許深。是幾個大石。

頭砌成的。葛色到了井旁，無暇呼吸，灣着腰兒，將桶投入井中。因用勁太大，不提防他口袋中有一樣物件，撲通落入水中，不但沒有瞧見，而且沒有聽見。響聲一來，葛色本是個粗心孩子，二來也因神經昏散，所致這且不提。且說葛色用力將桶提了上來，攔在草間，覺得渾身力氣已經用盡了。此時寸步難移，便坐在草上，動彈不得，閉着雙眼，養息神思。一剎時，畏女主母的心，與怕野獸的心，重新勾上心坎，恨不脅生雙翅，由樹林飛到田源，再由田源飛到一綫燈光處。想了一想，便奮力站起，使勁用兩手握緊了水桶。桶盛滿了水，越發重了。葛色幾乎提不起來，走一步停一步，走兩步停兩步。那鐵圈冰的兩手，生痛。桶水濺將出來，着在膝頭上，好不浸人。可憐葛色，悵生生的女兒家，也不知前世和麥丹結下了甚麼冤仇，應該今生還淚的。忽然之間，那水桶陡然輕了一大半。葛色一想，怪呀，難道是上帝憐惜他的羔羊，特爲助我一臂之力麼？定睛看時，祇見一個巨大影象在他旁邊行走。這個影象在黑夜昏蒙中，也不知是人是鬼，祇是突如其來，可不怕把人家小孩子嚇壞了。

其實這影象並不是鬼，他從樹林中經過，瞧了這怪苦惱的女兒，提了一桶冷水，似乎狠吃力的神情，也不說一句話，悄悄的替他分勞。那葛色還估量着是上帝保佑他呢。這會子葛色已瞧見了他，他便很柔和的道：「可憐的孩子，這不是狠苦惱的一件差使嗎？葛色也不懼怕，點頭應道：「是那人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葛色道：「我已經過了八個新年。」那人道：「如此說來，你是八歲了。你的母親呢？」葛色搖手道：「先生別問。」

我。我。可。不。曉。得。那。人。一。陣。心。酸。不。覺。替。他。滴。了。幾。滴。傷。心。淚。又。道。誰。教。你。黑。夜。中。在。這。黑。摸。索。汲。水。呢。葛。色。道。是。我。主。母。麥。丹。德。拉。底。亞。那。人。道。麥。丹。底。亞。是。誰。葛。色。道。他。是。旅。館。中。之。女。主。人。那。人。想。了。一。會。道。旅。館。嗎。如。此。甚。好。我。正。愁。沒。處。歇。脚。煩。你。向。前。引。路。葛。色。應。聲。是。此。時。心。中。狠。覺。舒。服。把。一。切。苦。惱。都。忘。記。了。那。人。一。路。上。問。長。問。短。刺。刺。不。休。問。店。中。有。僕。役。沒。有。葛。色。說。沒。有。那。人。道。你。一。人。不。嫌。寂。寞。嗎。葛。色。道。先。生。我。還。有。兩。個。小。件。他。是。馬。丹。心。疼。的。女。兒。比。我。快。活。得。多。了。他。有。最。美。麗。的。玩。物。又。有。最。佳。的。命。運。無。拘。無。束。好。不。自。在。那。人。道。你。呢。葛。色。眼。圈。一。紅。道。我。那。裡。夠。得。上。他。們。那。人。嘆。道。可。憐。可。憐。你。也。有。嬉。游。的。時。候。沒。有。葛。色。擡。起。頭。來。柔。聲。呼。道。有。是。有。的。不。過。時。光。有。限。說。着。將。小。指。頭。一。比。道。我。有。一。把。小。刀。子。約。摸。有。這。樣。長。我。用。了。切。青。苔。辦。酒。席。玩。玩。倒。好。耍。子。那。人。微。微。笑。了。一。笑。一。路。談。心。不。覺。已。到。了。店。口。葛。色。提。着。狼。弱。懦。的。嗓。子。道。先。生。你。能。把。這。桶。水。讓。給。我。提。行。不。行。那。人。道。是。甚。麼。理。由。葛。色。道。倘。若。麥。丹。知。道。這。桶。水。是。別。人。替。我。提。的。我。的。皮。肉。又。要。受。苦。了。那。人。便。將。水。桶。遞。給。葛。色。當。下。門。也。開。了。麥。丹。見。葛。色。回。來。惡。狠。狠。的。道。你。在。甚。麼。地。方。玩。了。這。大。半。天。才。回。葛。色。渾。身。發。抖。道。我。沒。有。玩。是。我。路。上。遇。見。了。這。位。先。生。他。說。要。到。我。們。店。中。投。宿。麥。丹。瞧。了。那。人。一。眼。道。可。就。是。這。位。先。生。嗎。那。人。道。正。是。小。可。說。時。將。手。捫。着。帽。緯。作。脫。帽。狀。葛。色。趁。着。這。個。當。兒。悄。悄。的。退。下。麥。丹。忽。然。呼。道。我。幾。乎。忘。記。了。你。的。餅。子。剛。這。句。話。提。醒。了。葛。色。順。手。在。口。袋。中。一。掬。那。銀。子。早。已。不。翼。而。飛。葛。色。嚇。得。說。不。出。話。來。

面上呈了啞白之色。因葛色取水之時，是曲着背兒，有一物從口袋中脫出，便是這銀子了。麥丹猜透了，神情伸着膀子在壁上取了鞭子，正要打下那人，瞧不過意，說麥丹別動手了，是我拿了你的銀子，這不是嗎？說着由衣袋中取出銀子，麥丹拿在手內一瞧，有二十先比，給葛色的多。五先知道是這人，恐怕葛色被打，故拿此搪塞的，却因自己占了便宜，不便發作下去，又不好說人家是賊，只得含含糊糊算了。這時葛色正在織那絨毛襪，那人道：「他這一雙襪子要多少工夫才可織成呢？」麥丹一想，多說幾天可以越發顯得葛色是一個懶孩子，因道：「依這蠢東西這樣遲鈍，瞧來至少也要四五天呢。」那人道：「一雙值洋多少？」麥丹道：「我原想織成了給我兩個小女兒穿的，既是客人願買，容易說話，就算三十仙罷。」那人道：「我給一塊錢，你願不願？」麥丹聽說肯給一元，喜出望外，忙滿面堆下笑來，道：「可以等他織完了，客人便可以拿了去。」那人將一塊錢交付訖，拿了那未織成的襪子，道：「就是這樣罷，我不要他織完了，但是你已經得了工作的代價，這四五天等他休息，休息罷，橫豎你也沒有吃虧，譬如他還在這里工作罷，又向葛色道：「小孩子，我拿一塊錢買了你的四五天的自由，去頑罷。」麥丹深悔不該多說數天，又不好翻悔，那葛色聽說可以自由，還是不敢擅離，眼睜睜的望了麥丹，道：「主母這位先生的話，可是當真的嗎？」麥丹厲聲道：「真的。」葛色這一喜非同小可，忙道謝麥丹，其實葛色口裡雖是說謝麥丹，心裡却是謝客人的。葛色走近廚房，只見地板上擺着一個偶像，這原是麥丹兩個小女兒的頑物，只因他們頑了一會，便丟在地下去了。葛

色見了。把他懷在胸里。口中唸道。小乖乖。你伏伏貼貼的睡罷。不要怕貓兒。不要怕狗兒。有我在此。猛聽得他主母大呼。葛色嚇得連忙將偶像放在原處。那人瞧了這個神情。便推門出去了。停了一會。那人走將進來。手中拿着很美麗的物件。列位。你道是甚麼物件呢。千不是萬不是。正是古董舖中的偶像。他將偶像送給葛色。道。你拿這個玩罷。葛色揉一揉眼球。好似艷陽一片。乍撲眼簾。先瞧了一瞧。那人又瞧了一瞧。偶像喜得說不出話來。了一剎時。室中沉寂無聲。那人道。你拿了偶像去。葛色耳根裏彷彿有人說道。葛色。今番你做了法蘭西女王了。其實葛色心中的慾念。祇有這偶像有了。這偶像便覺心滿意足。便是拿法蘭西女王和他交換。也是不願意的。葛色向麥丹道。我可以有這偶像嗎。麥丹道。先生既說給你。自然是你的了。葛色又向客道。先生這話不是哄我的嗎。我給他起個名子。喚做克札林先生。待我一片好意。我不知怎樣才好。列公。大凡小女兒對於感激的人。所說感謝的話。句句都是由心坎上掬出來的。比不得油腔滑調。口是心非的人。葛色說完了話。便抱了偶像去睡了。這時天氣不早。室中鴉雀。那位客人在大廳上。踱來踱去。好像尋甚麼東西。一般到了樓梯邊頭。只見瓦礫狼籍之中。有一架腌臢的床榻。其實也算不得床。既沒有枕頭。又沒有板子。被蓐竟擱在地版上。葛色睡在上面。微微的發鼾。面龐上笑容未斂。似乎在那兒做好夢呢。有一隻葛色穿的木履。丟在床旁。火爐之旁。還有兩雙精緻的鞋子。是預備聖誕節仙人着的那客人在每支鞋子中。放一錠潔白的銀子。正想走將出來。又見一支木履一半。

已經破了一半糊着許多泥沙大概是葛色穿的那人換了一錠黃騰騰的金子放在里面到了第二天客人起來麥丹迎着道早呀先生今日想離了此地嗎那人道不差我今天要走了麥丹取了一張單子遞給那人那人接了一瞧狠不注意瞧他的神情似乎又想到別件事去了半晌忽然問道馬丹貴店生意好嗎麥丹嘆了一口氣道有何好字可言不過渾渾日子罷了況且如今生計艱難百物昂貴我們又沒有多大的本錢像先生這樣闊綽的有幾人呢而且我家中還養着一個沒用的女孩子那人道是誰麥丹道還有別人就是葛色那孩子的嚶啲說來淘氣煞人那個蠢東西倒活像個蝙蝠那人思索了一會似乎要說不說的樣子半晌才吐着發抖的聲音道麥丹不是我說句不知進退的話麥丹既然嫌棄他到十二分橫豎留在這裡也無益譬如我把他帶去你情願嗎麥丹道你說的可是葛色嗎嚶呀我的好先生你還沒有瞧見他那淘氣的情形呢說將出來真是把人氣壞了怨不得我天天打他罵他一大半兒還是他自己尋的曉得的說他太不懂事不曉得的還當我虐待他這不是血口噴人嗎即如昨夜汲水的事是先生親眼瞧見的可不是我說誑汲了一桶水倒去了幾個鐘頭這還成話嗎你說帶了他去可不是說着頑的那人道我真願意說時馬丹的丈夫走入道你兩人的談話我全聽了先生你帶葛色去至少也要給我三百元他從小兒到我里吃飯也不止此數那人聽了立時由懷中探出一個皮夾取了三張銀票過去此時葛色已經起來了在鞋子中見一塊金子他出娘胎還沒見過金子今日是破

題兒第一遭他雖不知是甚麼東西却也明白是一樁好事麥丹很溫和的叫道葛色葛色應了一聲那客人打開一個包裹取出一套衣服道葛色你去換了葛色歡歡喜喜的去了過了一句鐘後巴黎新街市。中。有。一。位。紳。士。手。携。着。一。個。美。女。女。兒。手。上。懷。着。一。個。偶。像。走。了。一。會。女。兒。覺。得。疲。倦。了。紳。士。將。他。抱。在。肩。上。首。肩。着。肩。睡。了。但。見。他。面。泛。笑。容。好。似。在。那。兒。做。溫。馥。甜。甜。的。夢。呢。



雋語清談

何昌寓爲吏部尙書嘗有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跌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沈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

客問李士謙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齊永安王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爲無神耶對曰有凌曰有神當曰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裕不能答

短篇新著

小說 孫筆手

(黃觀濤)

道咸間有孫叟者名卓綽號筆手以其手利如筆也叟魯人曾爲海船標客船遇風飄流至嶺山邑中典主某知其勇聘之一夕典被盜盜衆數十輩破扉入勢甚洶湧叟獨闌門際以鐵棒自擊臂金聲鏘鏘盜知有勁敵鼠竄去於是叟名大噪俄而典業歇後就聘於富紳曹某歲闌命偕司帳至鄉索債得數千元車載而歸夜過桃花蕩蕩面數十里人烟稀少素爲盜藪是行果遇盜十餘人挾橋行劫同行者覩狀咸驚叟笑曰是當服之以威遂奪盜刀駢五指洞之曰欲吾金者視此刀盜大駭相顧曰老人指可穿鐵脫吾人觸之胸洞矣時豐邑有徐某者習內工聞叟名來訪並願拜門下叟素謹其藝不肯輕授人以爲能技者必心性馴善可以容人否則術非其道徒以滋禍也叟不識徐性欲驗之故處之淡然者十數日徐不解其意竊謂叟碌碌無所示非名不稱實而何乘其無備力拳之叟蠢蠢無言亦無聲響旣而徐手足如病風痺不能動知爲叟所制乃哀懇之叟爲撫摩之旋愈戒之曰勿飲酒勿近婦人不爾亦殆當時不敢以一指加君尙委頓至是然人薄有技而輕試之老夫深所不解矣徐慚而逸

叟喜參鳥。尤好畫眉。每外出。兩手各以一指承鳥籠。蓋叟之於斯。猶女子之於衿袴。常以自謹也。一日有客來訪。通款問叟。伴曰。余孫之僕也。主人出。日暮始歸。請稍待。親爲煮茗。無薪以手析木。熾火。客見狀。頗驚。以爲僕技。猶如此。主人當可知。尋客約叟往市。叟取鳥爲導。行抵廣場中。客忽擊鳥籠。籠毀。鳥逸。而三指承之。如故。回首視客。客果去之遠矣。觀者問以不鬥。故叟曰。余在燕時。曾遇有力之贛人。鬥三日。諸器莫不徧試。雖勝負未決。而彼足我手。不無小恙。相別誓曰。技爲自衛。非以鬥人。鬥必有傷。願死勿鬥。彼果誠者。吾知其能。履言。余雖不敏。矢是志。亦垂四十年矣。且此客非吾敵也。設術駭之。蓋以全己。全人耳。語畢。莫不贊頌之。後此凡相爭者。一經叟言。輒立解。

一日叟郊行。見一美少年。狀若貴公子。時野次。有亭一。嫗張幔。賣茶。叟竟與少年同坐。少年啜茗。命嫗取盃。器滌其手。然指甲中落黃土屑。叟大疑。時邑中被大盜。官不得盜。厚禮延叟。叟感。故野行偵盜跡。今亭上遇少年。尾之行。少年行如飄風。已覺有人尾。其後回顧曰。足下珍重。更前且無幸。吾知汝食於官。故以得我爲利。然吾不易得也。幸歸夜中。固有所報。叟欣然返。洞開門戶。設筵中庭。夜午。少年果至。叟延之上座。相對而食。食半。少年忽出鐵箸。箸肉。直投叟口。且曰。謹敬一肉。叟見狀。以二指奪箸。擲之庭前。笑曰。賓先主敬。主少禮矣。吾忽甚幸。君宥之。少年駭立。門外荷擔者相繼入。叟視之。盡贓物也。物置畢。少年忽不見。叟以物報官。官厚酬之。自是叟隱遯。不出年八十餘。而卒。啓手足。時命人斷其筋氣。始絕云。

大 中 堂

此種大中堂專供**大廳堂陳設**之用長凡三尺一寸許寬凡一尺八寸許係搜集名人富麗雅逸傑作照原幅大小製成玻璃版精印其有原底為五彩者則製五彩玻璃版套印尤為精彩**試與原本比對**深淺濃淡紅黃藍白**絲毫無異**張掛廳堂古色古香令人賞愛並有用**青綾裱好**者只須外加裱工**五角**長可六尺一寸寬可二尺購去即可張掛送禮用之尤覺精美便利若與本局出版之**大對聯**配合堪稱雙絕細目列下

八彩 惲南田 艷菊圖	三元二角	五彩 宋人 書寒禽 艷雪圖	三元二角
五彩 沈南蘋 綠蔭三公圖	二元八角	五彩 王烟客 南山松栢圖	一元
五彩 沈南蘋 柳陰鷺禽圖	二元八角	唐六如 南州借宿圖	八角
五彩 郎世寧 嬰戲圖	一元八角	沈南蘋 五倫圖	八角
五彩 唐六如 羣鴉高樹圖	一元八角	王石谷 松壑垂輪圖	八角
五彩 吳墨井 村莊歸棹圖	一元八角	丁南羽 淵明漉酒圖	八角
五彩 吳墨井 湖天春色圖	二元八角	王叔明 青卞隱居圖	八角
五彩 沈石田 秋江泛舟圖	一元八角	仇十洲 墨筆人物圖	八角
五彩 王石谷 溪堂詩思圖	一元八角	蘇東坡 墨竹	八角
五彩 仇十洲 青山漁村圖	二元八角	石濤 山釣艇圖	八角
五彩 王石谷 泰岳松風圖	一元八角	顧見龍 仕女	八角
五彩 郎世寧 松林虎嘯圖	二元八角	蔡松原 水怪獻寶圖	八角

▲注意 尙有小中堂屏條橫幅斗方多種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各學校適用

習字範本

下列各本 選擇精審 印刷明晰 定價低廉 學生之用 進步無量

● 欲字優美者 ●

顏魯公大楷習字範本	一角
顏魯公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柳公權大楷習字範本	七分
歐陽詢大楷習字範本	七分
歐陽詢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王右軍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王右軍小楷習字範本	八分
蘇東坡大楷習字範本	一角
蘇東坡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黃山谷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米南宮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蔡君謨大楷習字範本	七分
蔡君謨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褚河南大楷習字範本	七分
鍾紹京小楷習字範本	七分

趙松雪大楷習字範本	六分
趙松雪小楷習字範本	八分
趙松雪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惲南田行書習字範本	七分
翁叔平大楷習字範本	八分
翁叔平行書習字範本	八分
劉石庵大楷習字範本	七分
劉石庵行書習字範本	八分
虞世南大楷習字範本	七分
汪退谷小楷習字範本	一角
陸潤庠大楷習字範本	一角
張季直大楷習字範本	八分
寸楷習字範本	二角
小楷習字範本	一角

● 此其捷徑也 ●

鎮江 奉天 南京 天津 北京 有正書局 杭州 漢口 廣州 上海 南昌



奇情小說
電賊 FRED. M. WHITE. 原著

第一章

約查洛克者。昔日一窶人子耳。時有斷炊之虞。亦無片瓦之覆。恒露宿於公園中。其身世之艱難。與夫精神上所受之痛苦。一若嘗死海之果。其苦況。有不堪言狀者。然邇來則大異曩時矣。蓋渠之美術。日益進步。竟成一赫赫有名之畫家。於是其困頓之原因。得以從根本上解決。無復有啼飢號寒之舊狀。筆墨生涯。所入歲亦不細。乃與一女郎名楷特者。行結褵禮於附近之禮拜堂中。於茲已五年。乃得有弄璋之喜。夫以青年夫婦。得玉雪可愛之佳兒。撫弄之。寧非人生快事。而伉儷之情。未有不日臻甜密者。嗚呼。又孰知此呱呱者。轉爲渠輩愛情上。一大打擊乎。蓋兒生未久。即病醫士診斷之。云勢頗險惡。恐難瘳矣。以現象言之。且不復能延至翌晨。於是查洛克辭退其乳媪。坐待其物化而已。

查洛克潛至床前。見兒面色蒼白。唇張而顫。目光已失。神髣髴死神已籠罩其小身。嗟乎。生命實在瞬息間矣。移時。小喉中微咯咯有聲。呼吸果斷。噫。使易人而處此。有不傷心淚落者。幾希而查洛克則別有懷。

倚虹同譯
碧梧



抱轉覺。泰然蓋渠之思想。以爲兒之一死。則種種之障礙。消除。可以實行其胸中之計畫。然此計畫。實行後。我知他人之物。議必起。朋儕中必羣憤我之寡情。而憐楷特之遇。人不淑矣。凡斯思想。縈迴於查洛克之腦際。一若紅色之球。數數爲黑色之線所眩繞者。

時查洛克坐於亡兒之次。屋內闐然無聲。慘淡之燭光。搖曳無定。若憧憧鬼影。往來其間。而斑斑之燭淚。汪洋燭盤。一若預悼其主人。將罹大不幸者。而其妻楷特。已去就寢於其臥室。蓋渠之理想。以爲是兒病雖險。未呈死象。何致遽亡。方默詈醫士之好以危言聳人聽聞也。彼臨去時。囑其夫曰。吾倦極矣。將往小睡。設果有何種危險。表現可告。我是以斯時愛兒已殤。而慈母則好夢方甜。嗟乎。楷特汝又安知不但膺亡兒之痛。即己之身世。亦漸淪於黑暗之地域耶。

查洛克懊悶已極。意將往喚其妻。乃徐過迴廊。入臥室。室中陳設華美。奢侈無倫。粧台上置有銀製化粧品之匣。燭炬雙輝。光炯炯然。一豔婢。故臥於背椅上。鼾聲若雷。作而臥榻之錦帳。則高張榻上。僅有散亂之衣服。縱橫枕畔。而其妻已杳如黃鶴矣。查洛克搖椅上之婢。疾呼之。渠乃微覺。力撐其困倦之眼簾。頻頻四矚。查洛克率然詰之曰。汝主母安在。究何往。慎勿誑言語。時團方之面。遽露猙獰之貌。令人覩而生畏。而目光灼灼。若猛獸之欲噬人。婢嚙嚙曰。主母外出矣。查洛克曰。噫。外出耶。渠囑汝候其返乎。當十句鐘時。渠即歸臥室。且頻頻叮嚀。謂脫有要事。發現可立呼之。吾方謂其稍事休息。以代吾守此病兒。乃竟

以妄言欺吾掩關潛出耶。且以時間計之。渠出外歷時已久矣。婢忽以傲慢之容。答曰。君果欲知之乎。主母至布勞姆萊瑪汀夫人之邸。君乎。吾爲人之婢。僕吾之職。守服役而已。他則非余所應過問。然有一言。亟欲上達。君遭他人之非議。亦有所知乎。查洛克曰。非議乎。汝意何屬。婢曰。君可詢諸他僕。或隣人。咸得而知之。園中非至靜寂乎。主母胡爲恒於晚間至彼處。此其故大可思矣。脫園中之日。晷儀能作人言者。彼必能以秘密而詳細之情形告君。曩時彼輩嘗借橡樹之隙。爲傳遞情書之郵筒。而今則得一極妙之地點。設吾處君之地位……查洛克不待此明慧絕倫之法蘭西女婢。畢其辭。即轉身至一空室。闔門而下。其鍵默念女婢之言。實足以起人之疑雲。即以此一端觀之。兒已垂斃。其母乃竟忍心拋撇。不顧他去。顧其心之狠毒。實無可恕。謬哉。楷特汝以爲兒。雖病不致遽夭。乃取個人自由主義耶。興念及此。中心憤憤。而其胸中夙擬之計畫。因是而更決。繼復自悔曰。昔日吾以爲其乃一優秀之女郎。貌頗迎人。褐色雙瞳。其光熠熠。見之者幾疑爲馬利亞之化身。於是遂因愛戀而結婚。奈何今日之性情。竟乖戾若是。嗚乎。性情與顏色固截然兩事耶。今而後。吾乃覺悟矣。

查洛克憤然至園中。亦未加冠。時東方已作魚肚色。漫漫霧氣。若微雨。查洛克目不旁矚。逕至日晷儀處。此日晷儀位於園之末端。矗立於一池中。清淺之淪。漪四圍環繞。勢若小島之孤懸海中。別饒奇趣。儀爲雕刻術中之上品。查洛克最後旅行至威內薩時。以重價購得。移植園中。點綴風景者。當此晨光熹微。觀

之晶瑩朗潔。彌覺可愛。查洛克細察其左右。莫能得一物可證。實法蘭西女婢哈唐司之所云者。是以其心理上亦漸不信之。以爲其不過詆毀之詞耳。雖然空穴來風。未爲無因。胸中之疑團。則終莫能釋。楷特之爲人也。果何知乎。其第一之天性。厥爲崇尚奢華。夫婿之辛苦而獲之金錢。極不敷其揮霍。渠有愛友名阿娜得蘭音者。與之感情甚篤。查洛克亦稔之。然當夫婦愛情甜密時。查洛克固亦無往而不愜於心。更何所用其疑忌耶。

此時查洛克直取道至布勞姆萊瑪汀夫人之邸。過其草庭。見迴廊中有二人駢肩而立。察之其一即其妻也。彼二人方嚶嚶細語。查洛克雖靜聽之。莫能辨移時。見屋主人出而呼之。彼輩乃笑聲格格相與。携手入客室。去復聞有搬動桌椅聲。查洛克覩此神經大震。乃自一洞開之門而入。客室室中香氣馥郁。聞之醉人。欲暈其妻方手紙牌。笑容可掬。一若世界之上。舍此無有賞心之事者。查洛克怒氣勃勃。雖欲緘默不言。而莫能自制。乃趨至牌桌之前。遽握其妻之臂。其握力之猛。殆如一鉗。

第二章

楷特查洛克自語曰。噫。此實一恰巧之時間也。渠意謂藥砧查洛克既看護病兒。其他事或不復能顧及。乃僞言休息。至己之臥室。易以新衣。至布勞姆萊瑪汀夫人處作撲克戲。度此長宵。候天明。悄然歸家。以瓜代其夫看護之職。此無人能覺察之者。嗟乎。觀天下事。瞬息千變。安能逆料之哉。一局既終。賭友恩得。

曰查洛克夫人當易以他人矣渠乃快快起立另一人代之時燭光搖搖其色慘淡賭負者輒作懊惱之聲天已欲明窗外樹葉爲晨風吹動沙沙作聲楷特向一法蘭西式之窗而行一少年隨之一賭友力揉其困倦之眼向其同伴嘻嘻而笑曰夥何人答曰是名阿娜得蘭音吾聞其博學多能曾以社會上種種之罪惡發爲論說即吾儕之嗜博彼亦不贊成也而彼於電學尤精研有年堪爲其生平之特長首先發問之人悄言曰渠殆爲一誠實之君子乎夫以渠之磊落光明似此嬉游賭博之地又何以插足其中瑪汀夫人怡然曰吾之好樗蒲之戲吾甚恐其爲吾一一宣布則吾將受社會上之唾罵噫嘻彼之善刺人短幾成習慣然渠今日之信口雌黃又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訾議哉然則渠又安可自命爲矯矯耶阿娜得與楷特比肩而立楷特轉其螻蛄之頸目之而笑彼兩人之邂逅於此爲交接以來之第一次阿娜得曰迴廊上設有坐位吾輩可談五分鐘歟室中空氣薰蒸實甚殊不宜於吾身嗚呼以曾受教育之人竟通宵事賭是直棄其身命上之幸福於不顧矣楷特長吁遽露不豫色曰然則賭博之害果若是之甚乎曰然然此一般人不啻以賭博爲生涯自來復一起幾無間日吾敢擬之曰賭徒而已此輩固無足道吾所最奇者以翩翩之女郎亦日沉溺於賭博即以夫人言之夫人非良好之婦人乎亦不惜美睡而欣然來此實吾所不解者似此一般碌碌者流殊無交接之必要也楷特仍長吁遙矚其賭友而言曰人之賭博含有兩種原因一則公餘之暇爲消遣計一則心有隱憂藉以破悶吾之賭者正以第二種之原

因噫余豈好博者余不得已也言時遲緩而帶悲聲曦光一縷映於其面似有極不快心之容其目光中似含有無限之悲鬱亦若心有所苦而無處申訴之者嗟乎此實非阿娜得愛之而作是幻想即讀者見之亦必能洞察之也阿娜得詢之曰夫人何所憂乎答曰君何爲作是問阿娜得曰夫人以吾爲唐突乎要知實非冒昧夫人非云至此賭博聊以解憂耶楷特遲疑有頃曰噫吾旣失言於前又何爲誑君於後君乎夫以婦女之身不得其夫真正之愛情是非極可怖之事乎阿娜得聞之默念曰吾曾聞查洛克君雖爲磊落之才人受社會上之稱道然人人咸謂其時於美麗之妻頗有野蠻之舉動今聞楷特言可知悠悠之口實非妄言方欲更有取詢屋主入遽出強掖楷特曰夫人與吾一握手天欲明矣會將散矣楷特莞爾而笑步入客室阿娜得亦隨之入室中空氣含有極濃厚之炭氣各賭友精神已疲憊晨光射映其面上悉作死灰色然其貪多務得之目光仍灼灼如前抹紙牌於綠呢桌毡上作激潑聲金鏘聲則玎璫然而鈔票之沙沙聲又互相應和若奏細樂阿娜得旁觀之自語曰渠輩如是之豪賭耗精力於嬉遊擲金錢於虛牝是果何心嗟乎傷風敗俗莫此爲甚矣楷特持其紙牌之姿勢極佳而其手術更敏捷之至態度之嫵娜風神之旖旎見之者咸欲醉心而阿娜得復有一種幻想以爲似此美人脫有所求則愛之者雖至上天入地亦必爲其得之以滿足其希望縱困苦艱難又何惜焉若竟以野蠻手段待遇之則其人恐方非吾族類矣方沈思幻想間忽見由一洞開之門突出一人其所着者爲一套敝舊之絨衣髮

蓬蓬而未理短而褐色之鬚亦紛亂於額下面容暴厲鼻高大目深陷而有光彩且似含有惡意渠既入室即趨至楷特所坐之桌前怒容滿面力握楷特之臂楷特回觀之面色忽蒼白若人有秘密之事一旦爲人所揭破者渠訥訥然曰君奚爲至此豈有不幸之事發現歟此人厲聲曰噫吾固知吾不合時宜瑪汀夫人數數囑吾來此而吾今方至吁晚矣言時聲強而銳牌局因之畧停瑪汀夫人答曰吾雅不喜作客套語時室中人之眼光咸注射於查洛克之身查洛克至窗前去其帘面無笑容曰莫若移牌桌至外面戲之可吸幾許新鮮之空氣然吾之至此也爲尋吾妻耳楷特汝可速來吾亦無傷於汝特吾於昨晚受一難堪之事欲告汝耳吾其外出以待汝

第三章

楷特之粉臂半露於袖外受其夫劇烈之握力不禁痛極而呼玉臂上遽現條條之赤痕旁觀者咸爲之憫然阿娜得立於桌次乃進而解勸之查洛克觀其人身材修偉貌復娟好髭鬚新薙目光有剛毅氣身衣時式之衣知其爲楷特之愛友阿娜得蘭音也乃面顯輕蔑之容向之曰吾殊歎仄之至吾實不應來此然吾自有故希君諒之阿娜得聞其言知含有諷意赤其面嚙其唇莫能答旁觀者亦無有能爲之緩頰者楷特遽起立向阿娜得曰君能爲吾取吾之外衣乎吾愛可在外稍待吾即至查洛克乃喃喃而出室外空氣新鮮較室內微冷查洛克頻揉其目此數分鐘間其所聞所云所行者一若己不復記憶中心

則有一影片影片爲何即一無生氣之小兒殪於榻上也。

楷特與阿娜得相與至另一室私語喁喁阿娜得遽露怒容爲楷特披其外衣疾聲曰苦哉夫人也夫人之境遇竟若是耶但吾亦不應爲此言尙希勿責楷特曰君待人至和善而正直所云者悉發於純潔之情感又何所用其諒宥特頃吾所告君者吾之大概情形只於此耳君亦勿爲吾憂吾亦無何等之危險阿娜得曰查洛克矚目夫人時吾觀其目光中實含有惡意吾實爲夫人憂能允我送夫人返乎吾輩交接已非一日以吾輩友朋之關係吾亦當爲夫人助言時語意誠懇一片血忱流露於言外楷特聞之頗示感謝之意轉其盈盈之媚目斜矚其面曰君實爲一無上上之慈善人吾并知君能犧牲己之自由以助他人即如今夜君擲此迢迢可貴之良宵與此輩無知可鄙之徒爲伍固亦非君之願吾知君只圖與吾一晤耳君之盛意吾當永誌於心阿娜得曰夫人亦知彼輩爲可鄙之徒乎吾甚盼夫人勿與彼輩相過從嗟乎夫人實一傷心人也幸勿自悲過甚排遣之法良多幸勿以千金之軀臨此齷齪之地脫最初吾果遇夫人於此則……楷特疾曰勿言勿言君勿作此怖人之語吾輩昔日之盟誓其互相永遠守之要知吾之至此豈得已哉脫吾有福果能與君相厮守熙熙終日雖瑪汀夫人邀吾至於泣下吾亦決不願再履此地言時聲極低面色慘淡阿娜得曰他日吾當走訪夫人夫人困苦之歷史不妨詳以告吾苟吾能爲夫人助者則竭力勉爲之今查洛克君遲夫人久矣夫人宜速去楷特黑如點漆之雙瞳汪然露

銘感之意遲遲而去。一若其夫已變爲蛇蝎，將噬於園中，而不敢歸去者。然時霧已消散，朝曦雖尙隱於天際線下，顧東方已微微作燕支之色。遠處禮拜堂中之鐘聲已敲三下。查洛克插手於衣袋而行，其憂悶之目光注射地上了。不他顧，默然前行。移時，楷特不耐，乃詢之曰：君何由知吾在此？查洛克曰：吾至汝臥室中，不見汝影，而哈唐司方酣臥於椅上。吾呼而強詢之，伊乃告吾。雖然，吾頃間之所爲亦近於傲慢而暴乎。楷特曰：斯言誠非謬而……查洛克接言而諄之曰：汝之愛友莫不爲汝憐，以汝乃一溫和女子。竟偶一野蠻之人如余者，實爲汝之不幸。矧今日汝賭興方濃，吾乃強使汝歸，天下不近人情之事孰有甚於此乎？嗟乎，汝之命運誠蹇矣。思之，吾亦爲汝憐也。脫吾性情和藹，吾輩非可怡怡然相樂者乎？吁，吾從事於辛苦之職業，汝既一一爲余助，而汝自奉又甚菲薄，以若是四德俱備之婦人，而吾轉加以嚴肅之約束，此無怪一般朋儕咸爲汝憐，而訾議吾也。楷特聞其言不寒而自慄，盈盈珠淚已奪目眶，而出櫻桃之口，亦震顛言曰：君作此反射之語，果何用意？吾究有若何之惡行乎？吾今夜之出，所以不告君者，亦有故焉。脫告之，君必不悅而滯吾行，且君素執偏見，對於病兒必有種種不合之舉動。吾既見之，則不得不加諫阻，然卽阻之，君能贊同乎？亦不過徒逢君之怒耳。是以莫若去而之，他任君單獨爲之，但吾可憐之病兒較昨日畧痊歟？查洛克聆此強辯之言，負手於背，全體震盪，呼吸爲促。移時，仍以其嚴肅之態度曰：兒已大好矣，汝可無庸憂慮。而今而後，兒之身決不有累於汝。嗚呼，汝試觀之，楷特已洞其語意，知兒

已。殤。乃。加。手。於。額。失。聲。長。吁。逡。巡。入。室。以。其。纖。長。之。手。指。置。於。亡。兒。瘦。小。之。冷。面。不。動。不。語。亦。不。哭。移。時。迴。身。觀。之。見。查。洛。克。已。他。去。矣。

往。者。楷。特。有。何。不。檢。之。行。爲。查。洛。克。頻。頻。規。之。彼。恒。聽。之。藐。藐。故。今。日。之。事。渠。亦。不。多。言。更。不。願。與。其。相。對。乃。徐。步。出。室。入。園。中。以。避。之。夫。以。查。洛。克。昔。日。之。想。像。也。希。望。他。日。美。術。之。名。譽。得。以。喧。傳。於。社。會。上。日。與。其。美。麗。之。妻。在。此。極。樂。之。宅。邸。安。度。甜。密。之。光。陰。嗚。乎。今。日。之。思。想。則。大。異。楷。特。嬌。豔。之。寵。兒。盈。盈。之。妙。目。視。之。非。特。不。見。其。可。愛。轉。引。以。爲。可。增。昔。日。濃。摯。之。愛。情。此。時。腦。中。已。不。復。留。其。片。影。而。查。洛。克。所。最。痛。恨。於。楷。特。者。則。又。在。其。奢。侈。無。度。不。知。持。家。查。洛。克。既。徐。步。至。園。中。觸。目。見。池。中。之。日。晷。儀。不。期。啞。然。而。自。笑。曩。時。抵。但。圖。博。取。楷。特。之。歡。心。不。惜。以。己。辛。苦。所。得。之。畫。資。重。價。購。此。寶。貴。之。彫。刻。品。爲。園。中。之。點。綴。由。今。思。之。其。愚。誠。可。笑。胭。脂。魔。力。何。若。是。之。可。怖。嗟。乎。今。而。後。吾。又。覺。悟。矣。值。此。悔。恨。交。集。之。際。幾。欲。碎。此。日。晷。儀。而。洩。憤。乃。一。瞥。眼。間。見。清。淺。之。池。水。幾。凝。而。不。流。日。晷。儀。旁。有。一。黑。色。之。物。風。吹。之。若。飄。飄。然。方。欲。趨。其。前。適。見。一。園。丁。提。噴。水。壺。遠。遠。而。來。乃。呼。之。至。同。往。觀。之。查。洛。克。面。色。遽。變。嗚。呼。此。爲。何。物。耶。乃。一。極。可。怖。之。物。周。身。作。黑。衣。而。有。一。蒼。白。之。面。見。之。駭。人。查。洛。克。低。聲。曰。是。非。吾。妻。之。婢。哈。唐。司。乎。渠。何。以。清。晨。來。此。又。何。以。跌。斃。於。池。中。園。丁。沙。聲。曰。主。人。恕。吾。多。言。以。吾。觀。之。茲。事。頗。離。奇。似。此。一。泓。之。淺。水。詎。能。溺。斃。一。長。大。之。人。乎。

第四章

電

一二日後查洛克既瘞兒乃以其全副之精神搜索女婢致死之真像此消息一經傳出人人罔不以爲奇異咸謂實一難解決之案件也顧既入於蘇格蘭場警察之手則又安能含糊以了之自女婢死後并無他種之惡耗發現亦未得其尸屬彼之致死之原因殊耐研究豈爲謀財而被害乎則其儲金錢之袋及一佳美之金時計因安然在篋抑有關於情字而死耶則亦無由以證實之光陰迅速轉瞬已閱一來復尙未得若何之端倪而查洛克切身之事亦亟欲了之某日方坐於畫室待其妻手雖持畫筆顧其心中之思想則不在畫也移時遽以愠怒之目光迴視其妻而詰之曰汝意云何楷特冷然曰吾冒突入吾愛之畫室甚歉然但吾輩既爲夫婦何能終日緘默不互作一語視路人猶不若以此種煩惱光陰令人那能消遣查洛克發獐笑曰然！然！近今數日來吾輩終日恒不作一語然汝之心理如一展開之書籍其中所載人人固能一望而知吾知汝已胸有成竹矣吾亦有一事欲與汝相商今兒已夭矣吾輩實一無牽掛以吾之意亟欲離此屋方爲大佳汝雖奢侈無度然亦非昧於事理者試爲吾計之吾每年之所得僅四千磅耳汝專尙浮華自不足供汝之用是以吾屢囑汝須從事撙節日刺刺不休此朋輩所以憐汝而恨吾之所由起也吾愛吾言謬乎然吾豈好作此窮措大之談話顧吾所負之債已達六千鎊吾亦無不動產可以抵償此些微之什物即罄其所有亦不足其半是以吾中心惴惴頗弗能安吾愛吾所

賊

云者。悉屬實情。幸勿以虛妄視之。噫。債務之累人。亦若置磨石於吾之肩。種種莫得自由。去前兩年。汝增加我之債。達六千鎊。而吾并不知之。蓋汝所欲爲者。輒任意爲之矣。及至今日。再不設法彌補。吾必受法庭之裁判。而吾之名譽掃地。受社會上之譏誚。吾愛乎。須知夫婦者。至密切之團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微論何事。皆負有連帶之關係。我果爲破產之宣告。汝亦必受人之輕視。是以須預籌補救之法。楷特遽舉首詰之曰。然則君擬若何。查洛克曰。吾負若大之債務。固亟欲償清之。此爲一售賣各物之契據。與前途已有成議。任何時間。吾之債主皆操有搬取吾物之權。凡吾所有者。悉已售之。其不足者。容徐圖之。吾能撙節各項費用。則二年後。或可償清。吾之自由亦隨之而復。爲今之計。決不能復居於此。華屋當賃茅屋。三椽且住。爲佳。家事須躬爲之。不能更雇用奴婢。灑掃吾任之。烹飪汝任之。脫吾每來復之。所得可節省三鎊。白金則吾之目的。即可達此。停辛佇苦之光陰。亦不過數年耳。此爲吾唯一救貧之計畫。汝願助吾則助之。要知即在最神聖之法庭上。至威嚴之法官。亦不能強迫人民。以其所得者。悉供其妻之浪費也。楷特聞言。面色慘白。發苦笑。沙聲曰。君殆狂乎。以君之地位。與社會上之聲譽。而論。亦安能出此。查洛克疾聲曰。社會上之議論。吾曾一注及乎……吾不復欲多言。亦不欲多所辯論。茅茨之新屋。吾已得之而已。加以佈置矣。汝願與吾同受此苦况與否。可于一來復中決之。然無論若何解決。吾之意向既定。則無由變更。吾事頗冗。汝其他去。楷特乃急歸臥室。眼簾中飽含熱淚。失望之心。已臻極點。

身亦顫動。弗已。彼素知查洛克富毅。力恒能。言行相符。既作是言。則莫能期其更改。但查洛克所以施此手段者。楷特亦知其因惡己而發。且爲屈撓己之意氣。而設顧己之大錯兒。垂斃之夕。不應他去。致以此爲爆藥之引線。自怨自艾。幾欲失聲而啼。及四矚其房。淚尤簌簌下。室固寬敞。而美麗陳設。奢華此其友朋中。向所稱羨者也。至若圖畫之精緻。器具之優良。更不必論。而寶貴之銀器。悉爲楷特之愛物。積月累日。逐漸所購得者。日生活於此繁華絢爛之境。實爲人生之幸福。嗟夫。今竟一一被迫而售。諸人行將與彼相別。寧不可悲。矧於荒涼寂寞之茅屋中。與一面目猙獰之所。天共度煩惱。淒苦之光陰乎。此誠生人所至難堪也。然在他人。伉儷情篤者。牛衣相對。貧何足傷。特楷特之於其夫也。別具心腸。視之幾如一獄卒。而自待又宛若一囚徒。苟與其形影不離。日常厮守。必事事受其管轄。此亦無怪其莫能耐也。此種苦况。楷特意欲訴諸朋儕。冀可得若何之援助。然在此一般賭友中。口頭憐惜者。固不乏其人。欲冀其援之以手者。恐百不得一。嗟乎。凡此種種。將訴之何人。耶。一轉念。間忽憶及其愛友阿娜得蘭音矣。感情素篤。且臨別依依。作幾許情懷之談話。或能爲我設法也。斯時適一僕至。雙目灼灼。注視其身。不稍瞬。楷特詰之曰。汝何爲。汝知吾入於黑暗之地乎。僕茫然曰。密司忒蘭音候主母於會客室。亟欲晤主母也。

第五章

楷特方念及阿娜得而阿娜得適至。非可謂恰且巧乎。雖然。又安知此實爲茲一齣奇慘之劇之所由生。

而吾書之所由成也。楷特聞訊欣然至客室。憂悶之面上強堆笑容。客室中之陳設華麗。自不待言。而得一孌娜佳人。踟躕其中。若美玉一方。置於美麗之座上。光輝互映。尤足惹起人之美感。阿娜得乃與之爲懇摯之握手。回思疇昔相遇於瑪汀夫人處時。楷特被華服固覺濃艷。若玫瑰之花。而斯時着黑色之衣。淡雅亦至可喜。然後歎美人之衣固無往而不妙。阿娜得之口才素敏捷。今則眩於楷特之色。訥訥然遲遲始嚶嚶曰。吾突如其來。夫人亦以爲造次乎。第吾於明日將他適。特來與夫人別。吾必謂夫人雅不願聞此語也。楷特之盈盈眼淚。不期如斷線之珠而下落。曰。君之所云。吾實目之爲惡耗。使吾一腔希望。胥成泡影。君乎。君乎。疇昔之夕。與君一席之談話。君亦常爲吾懸懸乎。阿娜得曰。此何待言也。然人處於極困難之地位。須籌良策以自解。飲恨吞聲於事。奚益。願以吾觀之。夫人精神上縱有痛苦。然身體上猶多樂趣。此輪奐之華屋。幽倩之園庭。爲吾未之前見。起居安適。有爲他人所不可及者。楷特遲疑有次。悲聲曰。園林雖華美。恐將不之我屬。然則非等於無吾夫爲美術界中人。此固社會上所公認。凡此種人。率多不措意于經營。往往負債纍纍。而尙不自覺。吾夫亦坐是弊。蓋彼頃對吾云。渠負債已達六千鎊。異哉。渠不自咎。而竟謂負債之原因。由於吾奢侈。向吾呶呶。弗已。一若吾乃罪之魁禍之首者。要知繁華二字。非可秘密爲之者。渠素不余警。且每每道余不免貧家酸態。由是言之。則負債之咎。安能盡責吾身。君乎。彼今日所以作是言者。其故吾亦知之。蓋自小兒殤後。吾輩之愛情。乃大惡。渠屢以話語相加。令人難堪。嗟

乎。來日方長。君試思之。吾將何以排遣耶。然脫能居於此大廈中者。則尚可吞聲忍氣。斷送年光。奈欲移居於卑陋之茅屋。何阿娜得疾。聲曰。茅屋乎。汝夫其癩乎。楷特低聲曰。吾固亦作是想也。今渠意見已決。將遷於茅屋中。而售其所有。略償其債。每來復之費用。僅限以區區數先零。直至其債清而後已。君乎。若以神經清爽之人。計安能出此言時。聲腔悲梗。頻以手帕拭其淚眼。阿娜得聞其言。默念曰。查洛克雖自信力甚堅。然果弄吾如簧之舌。加以詳晰之勸諫。或能使之變計。乃詢楷特曰。夫人既不願僦居茅屋。然則與之析居乎。楷特曰。吾雖不願若是。然爲勢所迫。正恐不免出此。吾雖無所長。然竭盡吾力。在社會上。尙不致無立足地。君與吾夫曾有一面交。脫君晤彼時。君不妨進以忠告。阿娜得曰。可。吾輩非至好之友。朋乎。當汝急迫之時。就交誼。上言吾亦必助夫人。且吾甚願即見查洛克君也。楷特高聲曰。君實爲一和善而慈祥之人。脫吾當女郎時代。得邂逅君……噫。吾何所云哉。言既起身。向阿娜得伸其柔荑之手。而懇擊之。目光亦注射於其身。阿娜得乃趨前緊握其手。時彼中心如醉狀態。何若亦不自知。少頃方覺。楷特已倚於己臂。櫻紅之口。適貼於己之唇邊。阿娜得乃扶之。直立向門行。曰。然則夫人殆自謀生活歟。楷特安然曰。噫。吾不能深思。殆暈矣。阿娜得曰。吾擬即時晤查洛克君。而解勸之。夫人。其示吾以道。阿娜得既入查洛克之畫室。見其方坐於畫架之次。渠見阿娜得至。蹙眉發苦笑。囑之坐。待其發言。阿娜得曰。吾適晤君夫人。渠告吾。君將離此。他適矣。查洛克曰。渠告君乎。吾之債務。不了。諒渠亦已告君。綜之。

吾債一日不清則吾心一日難安。是以不得不離此而在附近賃一茅屋居之。罄吾之所有作抵押品。君乎。吾之救貧之策諒亦爲君所贊同。阿娜得曰。然特吾有一胃味之問。希君勿責他人。咸道君對於君夫人固不加以專制手段。囂囂之口雖難盡信。然既有其果必有其因。故吾頗望君勿過事壓迫。此可憐之婦人查洛克高聲曰。止！止！君所云者悉出題外。然君既作是問。吾又不得不畧以告君。君乎。他人咸斥吾爲狠心。雖然彼焉知吾家事。願吾有強制之工夫。吾淚雖盈。吾睚而吾能強忍之。使之勿流且能勉作笑容以對客。吾之爲此言也。君亦以爲答非所問乎。然舍此實無可言。狠之一字若問諸吾良心。則素持折衷主義。靡不以公理處事者。吾知君今日來此必爲人作辯護士者。豈勸吾改變吾救貧之計畫耶。阿娜得曰。吾固含有是意。君之此舉對於君夫人實摧殘太甚矣。查洛克仍含苦笑曰。吾固知之。刻下吾事甚冗。無暇瑣瑣論之。明晚八句鐘。脫君願來此。則可得相當之答覆。言畢轉其目光注視畫架。默不一語。阿娜得亦離室去。

第六章

是時也有二人方坐於一遊艇之甲板上。艇航行於撒倫特之間。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一人年少。貌精明。目光敏捷。神情似甚栗。六斯何人乎。名馬耳加姆。格萊爲科學界未來之泰斗。尤精於電學。電學中之理論有迄今未得其真理者。渠竟有一二之發明。而渠近復孜孜研究一種事理。脫果能得其底蘊。則可

延長人之生趣及減少人生之痛苦是以科學界中靡不欣欣然盼其有所表現其同行之人貌則大異於彼身短小而精悍就外形觀之似具有偉力雙眸作黑色熠熠有神蓬蓬之黑髮盡掩其唇茲人乃塘薩博士亦爲沈潛之學者特其所研究者對於人生尤有密切之關係蓋其意欲探求人民犯罪之心理及所以遏制之道冀欲增進人類之幸福渠之一生率多耗費光陰於此種事業之中其所發之理論一時縱不免爲人目笑其迂然往往徵之將來之結束罔有出其言論之範圍者渠因襲有巨大之財產故可以不亟亟於謀生常偕其好友乘其私家之遊艇四方遊歷以搜求其研究之資料是時彼方泊舟海濱其態度似甚閒暇而其好友格萊知其心中方有所深思乃詢之曰好友乎吾非常忙碌之光陰當若何寶貴而愛惜之乃君強使吾泛舟來此果爲何意塘薩聞言然其佳美之雪茄徐徐飲咖啡曰吾欲得君之助耳君思此事實有研究之價值查洛克夫人之法蘭西女婢遽然而死人人咸以爲奇異吾思此迷離撲朔之黑幕中亦必有奇突之案情在吾甚欲探明其真像但查洛克之爲人雅不易與之接近或且不願他人干涉其事君爲彼友是以吾必得君之助方可格萊曰君何思之深耶吾曾觀其案情亦甚普通彼乃一治事勤恪之奴婢又爲異國之人與同儕即有齟齬要亦無暗殺之仇敵以吾觀之彼殆于池旁失足入池而溺斃者君不聞其額上有跌傷之痕迹乎塘薩怡然曰君之爲此言也僅就其表面上着想至云溺斃何以醫士檢驗其尸體後云其胃中未滿貯以水乎且以吾之所聞其衣服上尙有燒

焦之迹。據查洛克云。當天欲明時。死者尙在室中。濃睡既而破曉。乃見其已斃於池中。以此言之。此法蘭西女婢於清晨往園中。意將何爲。殆有所爲。不幸而遇死神乎。格萊曰。天已破曉乎。塘薩洋洋然曰。吾之疑雲疊起者。正以是耳。吾曾深思此事。實情恍惚。離以吾經驗之所及。實不能得其要領。但吾意此凶手必爲一有學術之人。用最新之利器。法術致人於死。而杳無形迹。可尋吾思之。愈深則愈敢。自決近日新發明之科學。君非多所嫻悉乎。故倩君爲吾之助。探此奇幻之事。其結果必可使吾輩得幾許之新智識。諒亦爲君所樂爲也。格萊曰。然則吾輩插身此事。歟。君知查洛克之爲人。其性情異於常輩耶。塘薩曰。吾固知之。君爲其友。可先以函致伊。脫得其許可。則諧矣。吾又爲君友。當可與俱。君其囑伊於今日午後。以小舟逐吾曹。

查洛克徐步肅客入。佇立園中。渠對於格萊極表其懇切之歡迎。而遇塘薩則殊淡漠。塘薩若不之覺。曰。吾之來此。君幸勿以爲冒昧。要知吾之來也。實爲君故。蓋君夫人女婢之死。疑竇實多。吾欲一窮其源。查洛克曰。依君所見。則此事似有莫大之關係。君爲吾任偵探之職。吾殊感君。君苟有役使。吾當勉力擔任之。然而吾謂君多事矣。塘薩曰。毋作虛空之辯論。姑候諸他日。觀其結果。若何。君可先示吾以日晷。儀爲茲慘劇發生之地。吾欲審察之。吾并聞女婢之衣上有燒焦之迹。確乎。查洛克曰。然近其一手腕處。衣袖上畧有此迹。而其手畧腫。亦若爲火灼傷者。然此似不足引爲憑證。蓋吾妻曾告吾云。此婢於一兩日。

前其手曾爲火灼傷者。是以其衣上燒焦之迹。及其手上之傷痕。或悉無關於其死。塘薩聞之。知此事甚復雜。然好奇之心。亦隨之。而愈熾。復向查洛克瑣瑣探問。而發爲奇異之議論。查洛克曰。君誤矣。吾以爲此婢之死。實爲一不幸之遭遇。而君則堅謂其受人之暗殺。吾殊難深信。明日吾即將離此。而他徙。留此空洞之屋。君欲來此行何等之檢查。亦未爲不可言時。復謂塘薩曰。此時吾適有事。將往屋中。言既返身。去。此意大利之博士。塘薩聳肩曰。趣去。趣去。吾曹可靜心審察。以證明吾意見之非謬。既見格萊。方躑躅日晷儀之旁。乃遙呼之曰。格萊。君曾發現可疑之點否。格萊曰。君其觀此。言時俯身拾起一小物。塘薩舉其狐疑之目光。觀之。格萊笑曰。此或爲一憑證也。非橡皮手套上之一指乎。

第七章

格萊持此橡皮之指。意謂塘薩之言。果非謬論。以哈唐司之傷痕。與此橡皮之指。對照觀之。實不能不起人之疑。個中真理。實含有不可思議之消息。不禁面呈笑容。塘薩伸其手曰。容吾觀之。格萊溫然曰。自當與君觀之。君與查洛克喃喃細語。約歷十分鐘。伊之所云。有可堪研究者否。吾於此時間內。不期獲得此橡皮手套上之一指。就表面觀之。似無關重要。然以吾個人之思想。實未可以等閒視之。塘薩默默久之。始曰。是或然耳。格萊曰。吾輩既插身此事。當羣策其力。以期早得美滿之結局。幸哉。吾今得此指套。不啻得案中之要領。然此不過乃證據之一。君試勉力再求其他。然吾此時殊願單獨在此。潛心搜尋。蓋欲證

實。吾說必尙有他項之手續。塘薩曰。吾先歸艇待君返時同食。晚膳格萊不之答。悉灌注其全神研究此事。一若已忘其友者。塘薩既去。凜乃至池旁。加以精密之審視。復俯身張目。遍視地上。雖一小方寸亦不之遺。然亦未得若何之形迹。乃頻搖其首去而之。他逡巡草地旁。引目四矚。若尋失物。及行至草地之邊緣處。面遽露笑容。在鋪細石之小路上。拾得一團絲線。纏結甚牢。距離不遠。又檢得一段零碎之銅絲。其長等于針。又有一塊橡皮。約等於郵票之大小。此瑣碎之物。格萊若視爲極重要者。胥納於一信套中。而置於衣袋內。復舉首觀之。見查洛克方由一窗外矚。并向之招手。格萊不知其有何相告也。乃亟趨往。遇於門次。相將入室。查洛克詢之曰。自吾輩遇於克辣頓街之老波希米俱樂部後。君之聲譽頗日噪。君亦嘗研究醫學否。格萊笑曰。然。君何作。是問君狀頗健。似無須醫士也。查洛克發獐笑曰。吾壯乎。特外貌如是耳。然當吾昔日實壯健。自吾家業彫零。難敷日食。後枵腹終朝。尋常事耶。吾工作又勞苦過度。致吾之體魄。日見其衰弱。言時以手捫心。似有無限痛苦。難以言訴者。格萊聞言立歛其笑容。作嚴肅之態度。指椅令坐。曰。去君之衣容。吾審君之病因何在。吾意君必甚健康也。乃貼耳於查洛克之胸次。有頃復直立。查洛克曰。豈有病乎。格萊曰。否。但吾未携聞症筒。殊莫能決。然吾謂君必無何等之病症。特君勞力過度。似近於羸弱。若能得四星期之休息。及得充足之新鮮空氣。補助可立期復原。吾尙有一種試驗之藥品。君有含有鹽酸質之酒精。或勃蘭地乎。查洛克曰。勃蘭地則無之。蓋吾向惡此也。但此種之酒精。吾女婢。

室中似有一瓶伊素有腦炎病常用以療治之者吾按鈴呼僕取之少頃僕至僕爲本國人態度緘默目光灼灼查洛克告以所需僕遲疑曰吾不願入哈唐司之室吾母嘗告吾曰凡嫌疑之地慎勿插足其中查洛克立露怒容格萊曰勿爾勿爾可告吾以室之所在吾自往取之復問僕人曰汝其導吾往不欲汝入室可矣僕似表贊同乃引之登樓示以哈唐司之室即他去是室位於迴廊之末格萊亦不與此愚蠢僕人多所詢問蓋決難借彼之口探得若何重要之消息也渠既入室曠日觀之見佈置殊精美壁上懸有各種美麗之圖畫及玩具一書架儲滿法國之書籍足徵哈唐司生前亦具有美術之思想奢華之癖好者壁爐中餘燼猶存紙片柴炭之屬悉爲燒殘願猶有未盡者尙有撕裂之信札率已爲火所焚焦然片言隻字固猶可辨讀也格萊俯身檢一片察之不禁喜愕交集蓋紙片上之字迹尙隱隱可辨最顯明者爲「慎之」之一語而其次之一行有「日晷儀」三字紙之別一面已爲火所薰灼作薑黃之色而杳無字迹可尋格萊觀此五字愈墮入五里霧中寫信者爲何人其意又何屬就此二語觀之似含有警戒之意但與日晷儀又有何關係誠令人不可思議矣第此信之收受人之爲哈唐司也是無可疑不然何以發現於其室中之壁爐耶格萊自語曰此一片紙於案中必有關係且案中之重要人物必爲寄信之人但果爲何人乎復以其靈敏之目光四矚之乃由壁爐中復抽出一照相已撕裂爲二格萊湊合就窗前觀之面露狐疑之容片上所印之二人悉被華服一不識之一則知之頗稔復自語曰噫嘻是非阿

娜得蘭音乎彼之照片何以遺於是間而裂之爲二耶。

第八章

查洛克早餐既畢方急急作信札其妻步入室中服作黑色而裁製殊精美入時查洛克知此衣爲製自近日者曰連日汝蜷伏室中得毋苦悶今日風日至和麗可出外略暢胸襟韶光苦短不爲人留又安可輕輕辜負耶楷特冷然曰吾亦正欲外出今日吾赴蘇當波敦踐友人約歸來較遲然亦必可與吾愛共晚餐也查洛克頻搓其手作笑容曰良辰虛度殊可悼惜吾愛今日之遊願盡情一樂歸來晚膳時吾尙有一快樂而意外之事告汝也楷特亦不作他語即翩然而出直至日落崦嵫始珊珊而歸方進園門忽見竹頭木屑散亂於甬道上一笨重之車停於草地旁園中素整齊楷特常引以自傲者今胡紊亂一至於此怒氣遂油然而生復見園丁之室已搬移一空心益奇詫乃疾步向屋行屋中麻亂愈甚破碎之紙片狼藉滿地飄然如秋葉打人一二敝舊之箱置於門次及舉首見其窗詫愕至於失聲窗前燦爛之花美麗之帷幕及玫瑰色絲織之帘悉不復見噫豈化爲翩躚之蝴蝶而飛入東鄰耶數句鐘前非一華美之屋乎而今空寂胡一至於此夢耶真耶楷特驟觀之固無怪其驚駭欲絕也乃逡巡入室見大門洞關室內陳設杳無一存微聞其步履之回聲得得而已乃顛聲大呼其夫室內既空洞無物聲浪覺尤高銳震人及聞回答聲查洛克已立於其旁在一無陳設之客室中查洛克曰汝觀此景况得無有駭於心乎

吾曾告汝今日將發生意外之事者即謂此也邇來吾甚盼吾之債主持買券來搬取各物奈遲遲未至今晨彼方函致吾囑吾實行讓與今事已畢矣汝個人所私有者吾已爲保存已移置於更衣室舍此間殆一無所有即有之其物主之權亦不之我屬吾所以不先告汝者蓋汝既有一快樂之遊何必因是不可挽回之事致傷汝心而使汝無量之興趣受一大打擊耶但物既不我屬吾輩即不復能留滯於此所幸者茅屋已佈置完備尙不致露宿風餐嘗我昔年公園中之滋味耳吾愛盍行乎查洛克言畢伸手似欲挽其臂行楷特乃急向旁閃避怨苦之容畢露於面周身顫動揮淚曰否噫此實爲吾二人結束之間吾不願從君往矣吾寧爲餓殍而不屑踏入茅屋之門嗟乎吾雖無能噉飯之地尙可得之今夕吾至瑪汀夫人處彼亦可爲儂設法君乎而今而後吾輩之身命兩相睽離矣查洛克詢曰斯爲汝最後之言乎楷特曰除祝安外吾一無所言查洛克雖怒極而強露獠笑毅然向茅屋所在地大踏步以去其妻立於此空寂之室中亦掉頭不顧嗚呼斯時楷特將何如哉伊雖云瑪汀夫人或堪爲臂助而心中亦知其無密切之感情平日僅僅以賭友之關係虛與委蛇頃間不過用爲囁強語之資料以抵制其夫查洛克耳然此時楷特雖處於困危之境界而中心不甚引爲大感者以箱中尙貯有私有之珠寶等爲值可數百鎊瑪汀夫人縱不之留亦可寄宿旅舍方躊躇間忽聞有橐橐之履聲杳然而至斯何人乎阿娜得蘭音至矣楷特長吁曰吾方徬徨無所措而君適至君豈有先見之明乎阿娜得顫聲曰夫人家事何變

幻。有。若。戲。劇。吾。亦。微。有。所。知。蓋。頃。遇。瑪。汀。夫。人。伊。告。吾。者。伊。頗。爲。夫。人。怨。吾。並。爲。夫。人。代。達。懇。其。假。宿。意。詎。瑪。汀。夫。人。託。言。屋。無。隙。地。竟。拒。不。之。允。嗟。乎。夫。人。將。若。何。而。吾。又。何。以。助。夫。人。楷。特。舉。其。首。曰。吾。受。此。重。大。之。打。擊。殆。暈。矣。君。乎。吾。夫。果。爲。何。種。人。歟。吾。所。仰。望。而。終。身。者。竟。若。是。耶。渠。斥。吾。專。事。奢。華。爲。其。痛。心。之。事。今。姑。作。是。論。則。矯。我。之。法。亦。良。多。何。必。獨。出。此。鄙。夷。之。手。段。命。吾。與。其。生。活。於。茅。屋。中。一。若。借。以。辱。我。者。吾。性。情。之。崛。強。雖。不。較。勝。於。其。他。之。婦。女。然。以。吾。心。理。上。之。評。斷。實。不。願。再。與。之。偕。彼。之。所。有。今。悉。已。售。之。但。吾。所。私。有。者。尙。蒙。其。遺。而。與。吾。嗚。呼。棄。妻。如。路。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阿。娜。得。聞。之。頗。爲。之。不。平。斯。時。其。心。中。思。潮。倏。起。倏。落。若。颶。風。之。掀。波。浪。然。伊。旣。愛。楷。特。之。姿。色。復。憐。其。今。日。所。處。之。地。位。自。思。以。若。是。之。麗。人。竟。長。此。孤。棲。大。地。之。上。而。悠。悠。以。終。老。耶。然。則。已。又。將。何。以。助。之。耶。天。乎。吾。脫。能。得。此。翩。翩。佳。人。之。愛。情。即。犧。牲。其。一。切。之。所。有。而。爲。之。代。價。吾。知。舍。吾。外。千。萬。人。億。兆。人。固。有。同。心。也。似。查。洛。克。之。無。情。實。罕。覯。焉。時。楷。特。立。於。旁。以。滴。粉。搓。酥。之。素。面。向。阿。娜。得。作。哀。矜。之。容。復。與。之。握。手。低。聲。曰。世。界。中。能。引。爲。我。眞。正。之。友。朋。者。惟。君。耳。復。敬。身。俛。於。其。臂。而。兩。者。之。唇。又。密。然。相。接。楷。特。凭。其。肩。頭。曰。噫。吾。今。不。啻。一。孤。鴻。哀。鴻。矣。茫。茫。天。壤。何。所。依。賴。脫。有。知。我。愛。我。者。吾。甚。願。妻。之。或。友。之。然。而。萬。人。如。海。知。心。安。在。此。亦。不。過。等。諸。夢。語。幻。想。耳。嗟。乎。蘭。音。君。吾。狂。悖。之。舉。動。君。亦。以。爲。非。禮。乎。阿。娜。得。不。之。答。惟。張。目。觀。之。而。已。當。此。美。人。在。抱。噓。氣。成。蘭。之。際。能。勿。有。動。於。中。矧。此。時。冥。漠。中。司。愛。戀。之。魔。鬼。復。力。趣。之。發。言。

已亦不能自制。乃沙聲曰：否！否！前途若何？夫人勿更悲。吾家之陋室三椽，猶堪爲夫人下榻。地以夫人之妙齡麗質，烏可自家摧毀，屈居茅屋，與彼儉爲伴，浪擲此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耶？嗚乎！吾敢向夫人進冒昧之言曰：吾亦滋不願夫人去也。

第九章

阿娜得侃侃而談，楷特注視之。雙頰緋紅，若濃抹燕支者。嗟乎！渠今日所處之地位，不啻世所謂奈何之天。困難之境也。今竟得一急公好義之友，熱心臂助，是不可不爲之深幸。然阿娜得之作，是言也。悉出於個人私意。一時慾念由戀愛之情激之而發者。楷特沉吟有頃曰：君拯吾於患難中，吾銘感實深。特君爲吾計者，能期之進行無阻乎？莽黑之前途，君亦曾爲吾安排旅行之明燈乎？阿娜得曰：行則行耳。胡遠慮爲若？夫人以爲不安，舍之不從，則夫人將何如耶？夫人豈覲顏復歸儉夫查洛克耶？楷特拭淚身顛曰：余殆獨謀生活，君能畀吾以助力乎？阿娜得曰：是固吾之願也。但夫人之所云，實爲下策。吾輩既不同居，則自不能常晤。脫夫人有緩急不濟之事，則夫人將若何？夫人試思舍余而外有誰爲夫人助哉？楷特此時俯視其纖若春葱之手，默念曰：嗟乎！此葦蕘不作粗笨之勞動者於茲已六年矣。已復自念己之才識殊淺薄，文學又素無所知，所讀者僅陋俚之小說。由此言之，謀生之道蓋亦難矣。然其性情崛強，靈府中復爲外物所蔽，若失清醒之覺悟，是以寧願日噎乾硬之麪包，不願享唱隨之樂趣。嗚乎！外物之魔力固若

是之屬耶。且彼更有一卑陋之計畫。以爲己之珠寶價值頗昂。售之亦尚可假以度日。前途若何。再緩圖之。然以一孤伶之婦人。無可靠之助手。在今日競爭劇烈之社會上。求一立足地。其困難實非預料之所及。今阿娜得之計畫。雖未盡善盡美。顧捨此亦別無良策。況乎阿娜得亦一富人子。取用之權。縱不能自操。然爲其管轄之者。固不外其老母耳。即或將來其母有何怨懟。咎在其子。必不我屬。因此楷特於一剎那間。胥爲之通盤打算。其意遂決。然此舉殊關重要。似又不可以輕於然諾。乃言曰。且容吾思之。嗚呼。酷哉。上帝胡爲驅吾走入於此逼仄之途耶。但君之前途。君當自爲審之。若以此累君名譽。上受絲毫之影響。則余之罪更深矣。阿娜得曰。否！吾之名譽。能與吾神聖不可侵犯之愛情相比例乎。且汝之傷心歷史。世人豈長此不知吾即一時受人之指摘。然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則亦必爲吾兩人諒。吾在社會上所處之階級。固仍一若曩時也。噫。若夫昨日曾期吾於今晚在此相晤。吾竟忘之。楷特高聲曰。彼晤君於此耶。然則君之來。此是踐夙約矣。嗚呼。吾知之矣。吾明之矣。言至此。遽抑其聲。以手帕拭淚。若受充分之激刺。復梗噎曰。渠囑君來。此果爲何意。阿娜得曰。吾曾勸其勿遽移家。伊頗不樂。乃下逐客之令。曰。君於明夕八句鐘來。此授君以正當之答覆。屆時吾尙不明其用意。今始知之。渠之舉動。實可爲人類之至奇詭者。渠亦知吾輩感情甜密。蓋欲使吾與夫人……夫人明吾意乎。楷特淒然曰。授吾輩偕行之機耳。吾意別無所謂答覆者。故伊並不待君至而即他去。阿娜得疾聲曰。吾輩何瑣瑣作此無味之談論。浪擲

光陰在此空屋中不其癩乎。夫人可檢點行裝。吾去村中賃一車。至夫人獨居。此弗懼乎。楷特答曰。否。乃移步至更衣室。見二三箱籠縱橫雜置。其間乃面呈笑容。俄頃笑容立斂。而淒厲之怨聲作矣。曰。吾之珠寶。烏有矣。豈不翼而飛去耶。此保險箱。初非吾夫下鍵者。乃亡婢哈唐司也。噫。此可惡之婦人。此可惡之婦人。但此事宜暫秘之。弗令阿娜得知之。

第十章

時大地如丸。黑幕已張。阿娜得以車至。楷特捆紮其所需之物。餘則權置於此。蓋恐前途有何阻力。借作退歸之計也。阿娜得曰。吾僱得一車。直至朴子茅。再由該地赴底俄洲。夫人可與吾母同居。吾母素和善。當可助夫人。苟得吾母之允。可他人之物。議無由而起。吾輩他日之幸福。則亦可操左券。楷特曰。君實可人。但吾只擇其所需者取之。蓋吾恐他日……雖然。吾亦何庸深慮耶。然吾心固惴惴。迄弗能安。是何朕兆耶。言至此。喉梗而止。時天空如墨。百步外之物。突然遂莫能覩。與門遙對者。乃一叢矮樹。樹後則有閃閃之人影。顧彼輩莫之能見。唯當此萬籟俱寂之際。彼痴男怨女之談話。樹後之人固能歷歷辨之。斯人爲誰。吾道其名。讀者必詫以爲異。非他即查洛克也。彼何以去而復回。其心理上之感覺。實不可知。豈歸來慰藉其妻乎。抑猶有其他之舉動乎。斯時彼見此景。况怒氣填膺。既復強自制之冷眼。竊視其動靜。移時見一車。軋軋前行。一瞥眼間。風馳電疾而去。車直破黑幕前行。楷特與阿娜得竝肩。位於車後。御者坐。

於前。悉默然。無語。楷特呵欠頻仍。中心亟盼。速抵旅館。然心愈急。則愈覺車行之緩。久之。方抵勞愛爾梭倫。逆旅車既停。楷特疾下車。侍者闢玻璃之門。相迎。彼輩見客堂中。旅客雜遝。悉作晚粧。此逆旅位於朴子茅。距蘇當波敦。非遙。識彼輩者。固不乏人。時有一娟好婦人。由睡椅上徐徐起立。珊珊向楷特行來。春風滿面。若驚爲巧遇。而表其歡迎之忱者。旣而見其與一少年駢立面。復露狐疑之容。復引退。徐歸。其坐位不敢趨前。握手矚目觀之。楷特握阿娜得之臂。低聲曰。此爲斯辣摩爾夫人。彼殆已識吾輩。君不見其方欲來吾前。而復退避返乎。吾輩實不應來此喧闐之旅館。致與彼輩相值。雖無關於吾事。然吾瞥見之。恒覺心搖搖如懸旌。噫。是何故耶。阿娜得亦不之理。自去預備臥室。斯時楷特直立客堂中。恍惚如入夢。及阿娜得置手其臂。方豁然自覺。阿娜得曰。其來此。於是過客堂。經斯辣摩爾夫人之前。楷特引目觀之。見其面色莊嚴。若蒙有假面具者。其神情之倨傲。至不可喻。及過其前。復聞其與同儕竊竊私話。而繼之以笑聲。此格格之笑聲中。似帶有無限鄙夷之意味。楷特俯首前行。旣至臥室。即推門入。阿娜得置手其臂。而注視其雙瞳。曰。查洛克夫人。吾知夫人心碎矣。夫人宜力爲自慰。毋過悲言。已復下樓。至客堂。是時其心中。只覺有楷特之甜密感情。而不計其他。要知渠之所爲。乃個人私意。其母之贊同與否。則尙在不可知之數。然彼之意。以爲其母素愛己。必能因愛而允己所求。方思念間。見一侍者持一電報。至其前。揚其封套。曰。君爲密司忒蘭音乎。君之姓頗少見。然吾固以爲是君也。阿娜得愕然視其封套。實爲寄與己。

者。乃展而讀之。曰：「此處危險。速回。」讀畢。自語曰：「渠輩何以得吾之蹤跡。而知吾在此耶。然危險二字。即足以怯余之胆。而遽返歟。」

第十一章

翌晨阿娜得與楷特同桌進早餐。楷特曰：「吾亟欲去。此昨夕已受斯辣摩爾夫人無形之奚落。余非無良心之知覺者。思之實愧恨交集。然斯時未得君母之允。可即貿然至君家。或竟屏吾於外。是非方出於鼎鑊。而又入於烈焰耶。」阿娜得時方閱報紙。聞之舉首言曰：「夫人母慮及此。吾母素以慈愛稱。凡人罹患難。彼常援之以手。鄰人輩莫不以其爲一長厚老人。夫人又胡爲杞憂。」楷特曰：「吾亦不自知吾心何以懼。懼弗寧。一若吾之腦海告吾曰：慎之。慎之。事之前途尤黑暗也。」阿娜得曰：「此幻想耳。試思凡爲人子者。烏有不知其母之性情。吾母既知此事之詳情。未有不爲夫人憐而留養於寒舍者。是以吾於晨餐前。已以長電致吾母矣。楷特曰：「已付郵乎。」吾猶望君尙未發也。」阿娜得曰：「然。楷特曰：「嗚乎。事已如斯。吾雖有懼心。亦安能中途而止。此旅館既不可久居。今日午後曷起程赴底俄洲乎。」時餐房中只有彼二人。遽聞小蠻靴得得之聲。而斯辣摩爾夫人至矣。既入餐房。向楷特吃吃而笑。楷特憤然向前伸其手曰：「夫人似已不識余矣。」斯辣摩爾夫人曰：「我非不識夫人。特有疑於心耳。昨夕今晨。吾雖兩見夫人。吾意汝乃不過與查洛克夫人貌相似耳。夫以查洛克夫人除與其夫外在理。固不應單獨與一少年。夤夜入旅館也。言訖。又

繼之以笑。復返身去。楷特復聞此帶諷含譏之論。調勿遽。間亦莫能答。而兩行熱淚。不覺已沿其粉頰而下。溜嗟乎。此熱淚者。或其良心之表示歟。於是兀坐椅上。唏噓久之。發怨哀之聲。腔曰。君試觀之。此地尙可暫留耶。君其去購車票。吾檢點行裝。速行爲佳。吾殊一刻不能耐也。阿娜得遲遲不答。久之。乃嚶嚶曰。吾殊赧然。吾囊中只餘數先零矣。昨夕匆匆。遂忘此。吾已電致保護吾家產之律師。囑其速滙款若干。應用。顧明晨方可得其答覆。是地吾尙有一二之友朋。試往晤之。或可假金少許也。言已。即持冠去。楷特聞言。亦彌呈失望之相。乃獨蜷伏房中。前後思量。淒涼萬狀。此行之成敗。固不可知。脫蒙蘭音夫人之見憐。留而宿之。饒之則前途之事。尙有可圖。設果見屏於外。則阿娜得爲老母故。雖有助吾之心。而無助我之能力。屆時。煢煢一身。將何之適。而朋儕譏誚之談。尤屬難堪。而可畏。方思念間。見一侍者。手持一名刺入。楷特接而閱之。乃爲阿娜得者。其背面書有數行字。字體敬斜。似出於匆促之間者。書曰。一訪友。不值。所謀無着。吾今赴考。威司約二句鐘必返。夫人其靜待之。楷特閱已裂之。曰。此何意。殆棄吾於此乎。否！吾不信之也。

第十二章

楷特與阿娜得偕去。次日。塘薩與格萊復坐於游艇之甲板上。塘薩對於此事。興趣頗豪。永日外出。餐時。方歸。是時。其目光中含。有快樂之意。力吸其捲菸。曰。君無可告余乎。格萊答曰。然。吾雖有一二之發現。

然尙屬渺茫。綜之此法。蘭西女婢之死。實含有不可思議之原因。塘薩張其目曰。君今信吾言矣。足徵吾對於此事。初無絲毫錯謬之想像。個中消息。實不可視爲尋常。以爲無研究之價值。邇來之事。君有所知乎。格萊曰。否。君能略見告否。塘薩曰。查洛克夫婦感情大決裂。今如自爲謀。行將離婚矣。此舉以吾觀之。雙方各應負其咎。而不可以偏責查洛克夫人。嗜奢華而浮躁。固無可諱言。但其夫之舉動。亦不免近於粗暴。致發生此反動之力。蓋查洛克爲救貧計。欲售賣室中之什物。略減輕其債。且將就居茅屋。以期稍稍撙節。積有餘資。廓清其債。獨其夫人繁華成癖。膏粱文繡。視爲人生天賦之幸福。一日欲迫其捨絢爛之境。而入枯寂之鄉。云胡能堪。故不惜與其夫取決裂之手段。逕隨其密切之愛友阿娜得蘭音去矣。格萊曰。吾意其爲謠傳也。塘薩曰。否！確甚。君爲其友。豈一無所知耶。格萊搖首而沉思。有頃乃引起往晤查洛克之心。稍停即行。既達其屋。見查洛克之舊屋。其情形無一足以表示其爲空屋者。芳草如茵。其平如繡花床。亦清潔如故。特室窗無帘。門前微有草屑之類耳。格萊立於門次。門適闢。查洛克緩步出面。露笑容曰。君見此亦以爲之詫怪歟。格萊曰。否。君之所爲。吾已略有所知。查洛克笑曰。君既知之。則可知吾之出此實不得已也。吾妻素好奢侈。而具有自私之心。惟圖一己之快樂。了不一念其夫之辛苦。彼有一襲巴黎外衣。其值五六十鎊。其不惜物力。任意揮霍也。至於此極。嗟乎。財非易至之物。奈何用之如泥沙。矧吾之有今日之地位。尤不可與一般之富人相比。例吾固昔爲饑人以惜。吾光陰勤吾工作。矯吾癖好。

儉。吾。度。支。經。數。年。慘。淡。之。經。營。方。略。有。所。積。蓄。吾。愛。斯。地。景。物。之。美。故。卜。居。於。此。吾。私。幸。吾。終。身。將。爲。一。快。活。之。人。也。吾。之。家。政。向。操。之。於。吾。妻。吾。終。日。則。謀。取。吾。美。術。之。進。步。每。年。之。盈。絀。吾。固。不。暇。計。及。也。邇。來。吾。偶。展。帳。冊。不。禁。爲。之。舌。橋。蓋。吾。已。負。六。千。鎊。之。巨。債。嗚。乎。即。破。吾。產。亦。不。足。償。之。吾。素。持。謹。恪。之。主。義。安。能。效。無。知。之。惡。少。爲。浪。蕩。之。生。涯。不。爲。他。日。計。哉。是。以。爲。保。守。吾。名。譽。起。見。不。得。不。速。籌。補。救。之。法。此。吾。之。所。以。有。住。居。茅。屋。之。艱。困。決。心。孰。知。吾。妻。乃。竟。可。與。共。安。樂。不。可。與。共。患。難。嗟。乎。彼。誠。忍。人。彼。已。棄。我。如。遺。而。去。矣。言。時。聲。腔。悲。梗。格。萊。曰。君。妻。或。有。悔。悟。之。日。查。洛。克。曰。海。枯。石。爛。此。心。難。轉。矣。嗚。乎。異。哉。吾。妻。雖。行。爲。不。檢。而。轉。蒙。衆。人。之。憐。僉。謂。其。與。吾。同。居。實。有。種。種。之。苦。境。而。所。以。使。其。入。於。苦。境。者。莫。非。吾。之。罪。此。已。往。之。事。吾。亦。不。復。述。之。君。知。吾。妻。與。阿。娜。得。蘭。音。極。相。得。乎。阿。娜。得。竟。爲。吾。妻。故。不。惜。犧。牲。其。將。來。之。幸。福。勉。力。助。之。并。囑。吾。妻。至。其。家。暫。居。君。乎。交。友。若。吾。妻。者。可。謂。能。擇。善。而。交。然。而。將。來。之。結。束。若。何。猶。不。可。料。也。噫。吾。何。以。喋。喋。於。此。可。鄙。之。事。淆。君。清。聽。乎。諒。君。亦。厭。聞。之。矣。言。既。即。反。身。入。室。闔。其。門。亦。若。以。宣。布。此。事。爲。可。羞。者。查。洛。克。今。日。之。所。云。咸。爲。憤。怒。所。激。發。蓋。彼。平。日。雖。受。若。何。之。困。難。亦。唯。隱。忍。之。而。不。告。人。也。格。萊。亦。惘。然。出。園。門。信。步。取。道。阿。娜。得。試。驗。無。線。電。氣。之。室。室。濱。海。岸。風。景。絕。佳。格。萊。既。至。乃。行。於。其。門。前。有。頃。已。而。門。闕。一。形。似。書。記。之。人。出。詢。其。在。此。窺。視。何。爲。格。萊。迴。首。視。之。覩。其。人。身。瘦。而。修。面。作。黃。色。若。被。以。羊。皮。之。紙。目。作。黑。暗。之。光。格。萊。向。之。曰。斯。威。夫。豈。不。識。余。乎。吾。於。此。

二。年。中。容。貌。亦。有。改。變。耶。此。人。聞。言。忽。露。不。安。之。狀。其。黃。色。之。面。若。又。罩。以。紅。色。之。幕。顧。未。幾。即。復。其。原。瞬。瞬。曰。密。司。忒。格。萊。在。此。何。爲。言。時。雖。強。爲。自。制。然。其。窘。促。之。神。情。固。難。掩。飾。格。萊。笑。答。曰。此。地。風。景。實。佳。吾。愛。之。甚。密。司。忒。蘭。音。在。室。乎。吾。擬。晤。之。斯。威。夫。曰。否。願。吾。有。一。事。於。今。日。擬。拍。電。報。告。於。彼。君。脫。有。所。云。吾。可。代。達。之。格。萊。曰。否。吾。事。亦。不。急。急。可。無。需。也。汝。今。在。此。何。爲。耶。汝。猶。若。昔。日。之。渾。渾。乎。斯。威。夫。漠。然。曰。否。吾。力。關。前。非。趨。於。正。道。邪。惡。之。事。吾。今。決。不。爲。之。噫。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看。我。非。故。我。矣。吾。今。在。此。作。密。司。忒。蘭。音。之。助。手。吾。心。頗。怡。然。而。樂。方。更。有。所。言。乃。忽。爲。另。一。人。中。梗。其。談。鋒。此。人。態。度。敏。捷。身。高。髮。有。光。澤。特。舉。動。有。強。暴。氣。審。其。面。部。之。神。情。似。非。安。分。者。流。斯。威。夫。聞。之。冷。然。曰。汝。勿。在。此。暴。棄。汝。之。光。陰。密。司。忒。蘭。音。曾。語。我。云。渠。并。不。識。汝。且。不。欲。面。汝。此。人。曰。渠。不。欲。面。我。耶。然。而。吾。必。欲。面。之。以。警。醒。其。記。憶。之。力。須。知。吾。哀。夫。蕾。姆。巴。喀。初。非。能。受。人。侮。弄。者。

第十三章

楷。特。悽。然。獨。處。室。中。坐。而。假。寐。以。待。阿。娜。得。之。歸。遽。聞。門。上。有。剝。啄。聲。乃。起。身。關。之。見。一。侍。者。持。一。盤。中。承。一。電。信。楷。特。取。觀。之。乃。寄。與。阿。娜。得。者。彼。亟。欲。知。其。內。容。因。私。拆。之。見。其。雖。寥寥。數。語。然。實。含。有。切。己。之。關。係。信。寄。自。蘭。音。夫。人。者。曰。一。適。接。汝。函。閱。之。駭。甚。汝。其。少。待。暫。勿。起。程。吾。明。日。午。後。可。達。汝。處。蓋。吾。已。擬。首。途。矣。海。倫。蘭。音。具。一。楷。特。閱。畢。搓。之。成。團。擲。於。爐。次。少。頃。復。取。讀。之。此。信。實。足。惹。起。楷。特。無。限。之。

苦彼逆料蘭音夫人之意蓋欲於旅館中解決此事免入於其邸第也時鐘已五點距阿娜得之外出也已歷二小時何仍遲遲不歸耶方躊躇間聞迴廊中有步履聲既而阿娜得面露失望之容逡巡入室曰吾未能覓得一友必候諸明晨待吾保護家產之律師之回答渠或可寄我以若干今不得不在此作無謂之稽延楷特不之答乃出其母之信問之曰此爲君母所寄來者君試觀之阿娜得讀畢曰此或爲佳消息可免吾兩心懸懸跋涉於長途矣綜之夫人對於吾母勿爲過分之疑慮始而或不見諒於吾母然彼既知此哀苦之情形未有不庇護夫人者今夕之宿唯有仍居此間矣楷特遽怒恨不已緊握已拳指爪幾穿其掌曰君何憤憤脫遇君母於此彼必持積極之主義則此舉終歸失敗若能至君府則君母爲待客故或可許吾畢其辭吾頃閱火車時刻表距最後一次車之時間尙有一小時吾輩可速行則今晚尙可達目的地阿娜得溫然曰吾固樂從夫人命亦願與夫人同行特有一事難解決者吾既阮囊羞澀車站安能授我以免票楷特曰斯果無法耶乃趨至室隅在行囊中取出一鑽石之鐲曰此不難得二十鎊金君試付質庫以之應急需阿娜得曰此殊可惜莫若稍待之爲得也楷特怒目叱之復埋首桌次嗚嗚而泣嗟乎美人一笑可激發人之感情誰謂美人一哭不足以轉移人之行動耶阿娜得趨至其前取其手鐲置於袋曰夫人勿怒吾爲夫人故不惜爲此言已取帽而出時萬家燈火已黃昏矣阿娜得既去移時乃歸楷特聞其袋中有金鎊相觸之聲欣然曰事已諧吾輩其首途乎

第十四章

電

賊

五三

格萊立於阿娜得電氣試驗室之門次聞其自稱爲哀夫蕾姆巴喀者之所云語頗奇突乃聳肩聽之欲有所研究時斯威夫緊握其手怒目視巴喀曰汝今日即在此守至夜分亦無裨益密司忒蘭音已遠去明晨或可歸來彼時君可至而晤之然吾殊不願君之復來也巴喀曰天下事終不外一公理阿娜得既能操有各物而吾則一無所有斯爲何故寧不令人憤懣雖然此姑不論然吾之膳宿費已不能支出君能先授吾數鎊之金吾卽他去君聞之乎斯威夫冷然曰吾非重聽安得不聞但吾囊空如洗正與君等實無錢以供君吾卽有之汝與彼之交涉胡涉於吾吾亦何爲欲從中代付金錢耶此粗暴之巴喀直欲揮拳直撲斯威夫已而雖抑其戾氣迴身蹣跚去格萊默聽此言論似含有何等秘密之意味然迷離恍惚亦莫明其底蘊乃仍與斯威夫作尋常之談話少頃亦別去疾尾巴喀行巴喀似已有所知遽回身舉其卷邊之帽示敬意向格萊曰格萊君請恕我冒昧格萊曰然則君知吾名乎吾記憶力頗弱已不識君巴喀曰吾常居巴黎無怪君不能憶及但吾旣聆君之盛名亦曾晤君故能識之而不忘蓋吾亦嘗從事於科學與君有同嗜也頃吾來晤密司忒蘭音而彼輩竟加我以無禮要知彼一生之幸福不啻操之吾手吾苟略言之一二日後則彼……言至此大咳似已自知失言借此以變其口吻者咳畢復笑曰吾今如入夢境致頃之所言亦等於嚙語實則吾何能壓迫彼不過乃激憤之詞吾所求於阿娜得者無他乞

其略爲資助吾之旅費耳。吾今欲作冒昧之請。曰：君能假我若干乎？二三日內便當奉歸。格萊沉吟有頃，自謂既欲有所探問於彼，則不能不從其請。乃曰：吾殊歉然。吾囊中只有十先零。脫君需之，亟可先將去。今晚八句鐘，君少待吾於考威司之宿驛。我當以五鎊假君。巴喀作得意聲曰：謝君。吾方處困難中，即半鎊亦足濟我之急。乃受十先零，置於袋，復舉其帽爲禮別去。格萊見其入一旅館，其舉動之粗率，有足令之失笑者。

格萊既回遊艇，見塘薩方坐於一帆布之椅，手法國之小說。既見格萊，乃詢曰：有何新聞耶？吾見君有得意之容，故決其有之矣。并自決此新聞趣味之濃厚，必遠勝於吾所讀之小說也。格萊曰：告君者誠夥矣。以吾腐心之探求，竟得一二重要之消息。吾本欲往晤阿娜得，方徜徉其屋次，乃遇吾輩之老友斯威夫。塘薩舉其目曰：確乎此人誤於好修飾而縱飲，脫果能矯其癖者，渠今日已成爲一科學家。渠現在此，何爲格萊曰：爲阿娜得之助手。然此無關重要也。吾所欲告君者，另有一事。方吾與斯威夫談話時，忽來一人欲晤阿娜得。既聞其他去，乃大失望。窺彼之神情，似有秘密之舉動。而對於阿娜得似握有操縱之權力。塘薩曰：君知此人之名否？曰：然。脫其名非僞，則爲哀夫。蕾姆巴喀。塘薩曰：彼乎？吾知之。頗稔。渠爲一奇詭而多智之惡人。君或知其地址乎？果爾，則吾輩於飯後可訪而款待之。格萊乃告以約會之地點。塘薩頗示樂意。及至八句鐘，兩人乃赴宿驛。見巴喀着晚服，衣已敝舊成褐色，含有極劣惡之香味及極濃厚。

之酒氣。塘薩欣然向之曰。巴喀君。吾輩久不把晤。今既相逢。吾雅欲與君一叙離情。君可與密司忒格萊同至吾遊艇否。巴喀曰。吾固樂此行也。

第十五章

底俄洲之南有阿登里者。地殊繁盛。蘭音族卜居於此。殆已歷三世紀。其宅邸初已敝舊。自蘭音族至此始加以修葺。其族中無奇異事之足記。家人率多勤儉。守此祖遺之產亦頗安然自足。是時其家產爲蘭音夫人所掌管。蘭音夫人者即阿娜得之母也。渠乃一慈和之老婦。知之者罔不敬服之。渠祇有阿娜得一子。自其畢業於學校後。時時加以約束。對於其子之學業亦頗滿意。但阿娜得之意謂在家研究。每因瑣事而亂心曲。乃請之於母。別營試驗室於海濱。渠之性質大異於家人。奢侈無度。而不知物力之艱難。其母素節儉。對於彼之費用。雖不令其竭蹶。然亦恒吝其支付。恐其愛子以多金在手。日事遊蕩。轉荒學業。故也。

蘭音夫人陸續得其子學術進益之報告。以爲其脫能繼續進行。則聲譽之隆。固可操左券。即非然者。亦必不失爲一博學之士。自蘭音夫人觀之上帝之賜與。不爲不厚。以故老懷滋慰。某日蘭音夫人在園中拂玫瑰之花叢而行。儻其腰。以其纖瘦之手。持烏木之杖。冠寬沿之冠。遠觀之。面爲其所蔽者。幾半髮已斑白。但蔚藍之眼。實含有慈祥之氣。令人對之而愉悅。態度鎮靜。無一毫傲慢之容。此時渠摘取黑白而

紅心玫瑰之花。既滿其筐。乃坐於所設之椅上。以事休憩。時爲午後。清風徐來。橡樹之葉。作沙沙之聲。鹿一羣。往來跳躍。了不避人。亦若忘機之鷗鳥。玫瑰之英。紅白相間。爛漫如錦。從園西外。矚則碧海千尋。滄波萬疊。遙映於眼簾之下。實天然一幅之美術粉本也。園路之末端。一女。即持鳳尾草一束。珊珊而來。穠纖修短。雅合美人之分量。其蔚藍之妙目。娟娟似含有無限深情。每值秋波一轉。其同儕中。無論丈夫。婦女。靡不爲之魂消。渠既至。蘭音夫人之前。即坐於其旁。曰。吾親愛之姑母。何栗六。乃爾摘花之勞。吾當任之。煖室中之蘭花。發育甚佳。吾適觀之。愛不忍去。因是延時甚久。在進茶時。前客堂中之瓶花。恐不及換矣。蘭音夫人。目之靄然。作和善之笑容。蓋其生平所最喜愛者。捨其子外。即此侄女。哀提爾。哈格。蓄夫。彼深願己之所愛之兩人。亦能互相戀愛而成佳耦。常依依膝下也。蘭音夫人向哀提爾曰。今日天氣殊佳。吾輩可坐此畧談。汝父於今晨寄來一書。吾曾告汝乎。彼擬於明年由奧大利亞來此。省吾試觀。此歷時非太久耶。伊頗記念於汝。并欲汝最近之照片一觀。汝近日之態度。吾固早思及此。是以於前兩日。已函請一有名之畫家。召其來此。爲汝畫象。哀提爾曰。吾固樂爲此。藉慰吾父之遠念。但因吾致令姑母作無益之耗費。亦雅非吾願。蘭音夫人曰。此甚。汝何介介爲。况吾亦欲得汝酷肖之照片。以爲紀念也。此時哀提耳遽呼曰。來者非密司忒威司來克乎。彼來何爲。彼離倫敦來此。必有所爲也。移時威司來克已至。蘭音夫人之前。舉其帽。神情一若重有憂者。喃喃作尋常之問候。語畢復欣然矚目。哀提耳哀提耳。

乃曰。君邇來安否。君少憇。吾換瓶花去矣。

第十六章

蘭音夫人曰。君究爲何事。覩君神色。若爲憂悶。所侵者。豈吾之財產有所損失耶。果爾。決非君之咎。吾固極信任君也。威司來克曰。否！夫人知阿娜得之近况乎。蘭音夫人曰。阿娜得乎。君意何屬。實使吾不解。所謂威司來克曰。吾有一事。欲報告於夫人。故急急來此。昨夕。吾因事赴蘇。當波敦始知之。吾遽聞之。實駭甚。且以一青年子弟。其一切費用。悉得家庭之供給。有何匱乏之要言。乃竟以電信向吾索款。一何急迫。乃爾。此來復中。吾所聞之謠言。或竟非謠言矣。嗟乎。夫人亦勿遽加以苛責。伊蓋一易受感情之少年。忽爲一女子所誘惑。其心固不無有所憤憤也。蘭音夫人聞之。氣色遽變。以手撫心。有頃。仍復其原態曰。君其從速告我。須知我老年婦人所最關心者。莫其子。若聞其子有何惡劣之消息。則心肺如爲火灼。嗟乎。阿娜得素未因其已事。致遺我憂。是以吾尙愛之。并謂其必能成一克家令子。然頃聞君閃爍之詞。豈吾兒有昏亂之事乎。威司來克乃珍重其言。詞曰。是或難言。吾聞此婦人容貌頗美。人常贊之。爲馬利亞之化身。須知最美之婦人。最足爲人之害。不幸阿娜得竟遇之也。此婦人自結婚後。殊鬱鬱不樂。今且因自身之罪惡。不自省悟。反責其夫。竟欲撇棄其夫矣。不幸之阿娜得。確於是時。昧然置身於此情網。吾恐因此發生種種之事。吾不忍見蘭音族中有奇突之事。供世人之物議。故來報告夫人。願夫人亟謀遏制。

之道。嗚呼。阿娜得之。學業。或因此而止。其進取之心。而其研究之電學。恐亦將廢棄。茲爲最可痛惜耳。蘭音夫人。悽然曰。此實爲吾極痛苦之打擊。吾兒其癩乎。豈受感情之激刺。遂失其知覺乎。嗟乎。吾方寸亂矣。吾亟欲一面吾子。而詢之。威司來克曰。斯實正當之手續。與吾有同一之意見。此種有媚骨之婦人。宜止其來。此蘭音夫人曰。來此耶。威司來克曰。是或然。吾所以云不宜令其來此者。蓋查洛克夫人。旣爲其夫所逐。必佯作苦惱之神情。夫人之慈悲心腸。或竟允之。實則萬不可行之舉。蘭音夫人惘惘然。四顧中。籌畫有頃。曰。吾決欲往見吾子。君以吾爲何如人乎。脫人有不正當之行爲。吾亦非濫施其仁愛者。君可先發一電與吾子。立止其行。威司來克直言曰。不敢欺夫人。吾已以夫人之名義。拍發一電矣。請夫人恕之。今時間頗促。夫人不能久延。恐彼輩已登程矣。蘭音夫人曰。此婦人姓爲誰。觸吾耳鼓。似頗熟也。威司來克曰。查洛克其夫爲一畫家。蘭音夫人思之曰。查洛克乎。時渠面色已復舊。復露莊嚴之態。蓋其已決然取正當手段處之矣。渠起立言曰。此事殊出人意外。然知之者當亦不鮮。吾輩亦難終守秘密。但在哀提耳前。可暫勿告之言。畢。乃相與過玫瑰之花叢。取道客堂。見哀提耳持玫瑰花一束。及鳳尾草步至。彼輩之前。狀頗怡樂。曰。姑母與渠已畢其辭乎。密司忒威司來克至此。是否有令人駭聞之事。吾今亦有一事奉告姑母。頃非告我已。函召一有名之畫家來此乎。此畫家密司忒約查洛克已。惠然莅止。今方在畫室相待也。威司來克聞之。噓氣作聲曰。噫。豈同姓而不同名耶。蘭音夫人亦露驚愕之容。曰。吾殆未思。

及此。今將若何處之。吾幾失自持之力。殆遺查洛克使之速速他去乎。

第十七章

哀提耳以其駭異之目光詢之曰。汝輩果爲何事。若是之張惶耶。吾親愛之姑母乎。是否發生意外之事。威司來克曰。否！吾欲一晤查洛克君。倩姑娘以其容貌告吾。哀提耳曰。簡言之。一修偉之丈夫也。蘭音夫人曰。汝曾與之交談否。哀提耳曰。然。談時且甚久。彼挾有一小犬。似已受微傷。蓋血尙涓涓出。查洛克灰色佛蘭絨之衣。亦染有血漬。渠時時撫摩之。若不勝矜憐之意者。足徵彼亦具有仁愛之心。彼輩若不之聞。威司來克向蘭音夫人曰。或爲彼矣。吾出見之。夫人以爲何如。蘭音夫人曰。善。吾亦必招待之。蓋彼之來也。爲應我召耳。哀提耳復詰之曰。此實爲一個悶葫蘆。汝輩何以使吾立於此黑暗之地。但吾姑母向爲爽利之人。秘密之事。恒難秘密。至一二日者。是以吾遲速必知之。威司來克向蘭音夫人曰。夫人。莫若告之。吾出晤查洛克矣。言時聲腔嚴重。哀提耳笑容立斂。乃以臂抱其姑母。皺瘦之頸。親其蒼白之頰。曰。吾親愛之姑母。必有所憂。姑母其告我。是否財產上有所損耗耶。蘭音夫人答曰。否。即或有之。吾亦何必如是之憂悶耶。茲事實難告汝。然亦不得不爲汝告。吾子阿娜得。吾固常以其爲佳子弟。且吾深信其行爲不致有大失檢處。噫。彼今竟玷辱家聲矣。吾作簡單之語曰。彼直忘上帝之訓誨。己身之道德矣。哀提耳聞而失色。其面色之難堪。亦若其姑母。曰。姑母。其速言之。阿娜得究有何惡劣之行爲。致姑母之怒。

一。至於此蘭音夫人。一。乃告以大畧。哀提耳復詢曰。今姑母將若何。曰。吾亦不能自決。嗚乎。吾對於阿娜。得非可謂慈愛之母乎。事之詳情。雖尙未悉。但吾斷不允之。吾擬與威司來克往見吾子。一以嚴重之申斥而止其所爲。哀提耳曰。吾可同往乎。蘭音夫人曰。否。時威司來克方徐徐入室。知哀提耳已知此事。故直言之曰。吾言不謬。逐其妻者。即是君也。是屋爲阿娜得之。邸彼亦知之。并謂於一二日前。彼接夫人之函。曾隨覆一信云。脫不得夫人更改之消息。彼定今日到此夫人。其出晤之。

第十八章

楷特與阿娜得既登車上道。意定心甯。知事之成敗。解決只在轉瞬間。渠坐於車上。秋波微啓。嫣然含笑。此種迎人媚態。阿娜得直未之前見。自謂其實一擁有艷福之人。楷特迴面向阿娜得曰。君居何若。阿娜得露得意之容曰。敝居爲阿登里至佳美者。且以吾之私意。即在底俄洲。恐亦無其匹。屋乃吾先人逐漸所經營者。牆壁上。今已佈滿長春籐及攀援類之植物。玫瑰之花。至繁中有世界至佳之種。而家中之器具。咸屬遠代遺傳之品。多含有歷史之意味。常起人懷古之想。吾祖曾日宴賓客。至百數。亦無所謂不便者。恢閎壯麗於茲。可見楷特曰。吾輩貴族。多嗜奢華。此所以日趨於窘。鄉言時。由車窗外矚。阿娜得曰。貧何足慮。爲我經理財產之人。最近告吾曰。君之財產已達一百萬鎊矣。楷特聞之而笑。自忖曰。脫吾果爲蘭音族之主母。有此巨產。何患他人之不趨附之。即昔日輕視我者。亦必遠道來阿登里。冀得我之招待。

引爲光寵而阿娜得之溫柔可人亦非查洛克粗暴之可憎其出納之慷慨尤非查洛克慳吝之可鄙則渠將來之幸福必操諸我手回憶自與查洛克結褵以來悠悠五年中直未得我真真正正之自由即今日發生此事其罪亦難我屬我之朋儕靡不如是云云乃不意得阿娜得之愛情而得爲阿登里蘭音族之主婦詎乃不幸中之大幸耶雖然特不知阿娜得之母其意見何若思至此憂念頓生乃合眼假寐少選聞阿娜得之呼聲蓋車已抵站阿娜得曰至矣站去吾家不遠可步行歸去彼輩既下車乃循一斜道行俄見葱蘢之佳木濃陰直蔽穹天高峻之屋宇約隱林際阿娜得指而告之曰是間卽吾之蝸居也及抵園門見頃之隱約不可見者乃一灰堊之古屋矗立園中益形其壯阿娜得曰夫人觀此實足引起人戀愛之心夫人處此諒必滿意若余也楷特怡然曰然但快心之論勿恣言之設有他種之阻力橫行爲之奈何君之慈母卽阻力之一也君能決定君母能必允乎阿娜得曰然是可無需多慮也吾不曾語汝乎吾母素仁慈旣聆此歷史未有不爲之心動而爲吾輩助一俟正式結婚後夫人則爲此屋之主母矣楷特曰君爲此言個人之私見耳脫君母不允其現象吾殊不忍言矣嗟乎吾至愛之阿娜得乎汝試以手來捫吾胸吾心房方突突猛躍不已也

(上卷完)

尊邊短紀

(倚虹)

海。上。年。來。流。行。一。種。小。摺。扇。長。不。滿。四。寸。玳。瑁。象。牙。
之。外。又。有。以。檀。香。木。爲。骨。者。餘。香。一。握。頗。饒。風。趣。頃
從。婉。珍。箏。上。見。某。君。有。一。詩。云。小。扇。玲。瓏。玉。臂。涼。聚
頭。住。讖。畫。鴛。鴦。檀。奴。宛。轉。懷。衫。袖。刻。骨。相。思。鏤。骨。香
其。箏。其。詩。尤。稱。雙。雋。

名家警世小說
墮落

(法國大小說家大仲馬著)

(吳門瘦鵝譯)

第一章

話說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春上。我正在都朗地方。住着郭外一所小小兒的精舍。很覺得自由自在。這屋子去那拉買葉砲臺不過一箭多路。恰和一個有名的方堡整整相對。便是當年一個砲軍軍官立功成名的所在。說起這位軍官。諒來沒一個不知道的。當年千軍萬馬馳騁一世。曾把歐羅巴極樂國土殺成了一片血飛肉舞之場。他便非別正是那初稱蒲那伯將軍。後稱拿破崙皇帝的那個人。我到這都朗來。原只打算一心一意的閉戶著書。不給旁的事兒分吾的心思。我的心中正轉轆似的轉着想。構想一本人天同哀的大悲劇。然後着在紙上。我所想的這本悲劇。就叫做(甲必丹保羅)。然而都朗城中還覺得甚囂塵上。可不是個著書之地。總得找一所小小兒的精舍。一個人獨擁斗室。杜門却掃。四面俱有四堵窄窄的牆壁。倒像個小天地似的。日中天光太亮。便遮上個深色的帷幕。一室皆陰。最合用心構想。推窗望時。却又見碧穹無盡。高高簇在上邊。還有那高山大海一色的黯綠幽碧。迎合你的眼簾。到了空氣

澹。蕩。的。時。候。更。覺。疏。爽。宜。人。有。時。這。山。海。沐。在。那。南。方。黃。金。色。的。日。光。之。中。此。身。便。像。在。蓬。島。瀛。壺。間。咧。
 一。天。到。晚。住。在。這。種。幽。雅。可。愛。的。所。在。自。然。靈。竅。洞。豁。得。心。應。手。沒。有。不。能。成。一。部。震。古。爍。今。的。大。著。作。
 的。誰。知。我。住。到。了。這。精。舍。裏。頭。心。神。却。仍。不。能。專。一。一。面。正。構。想。着。（保羅瓊司）的。情。節。一。面。却。又。打。
 起。（唐。宇。盎。特。麥。拉。那）的。腹。稿。來。末。後。索。性。把。實。事。幻。做。了。夢。境。把。戲。劇。學。變。成。了。心。理。學。心。絲。裏。入。
 太。虛。再。也。不。能。繫。住。（保羅瓊司）上。邊。于。是。拋。了。筆。墨。不。做。甚。麼。文。章。只。時。時。望。着。那。澄。波。灑。激。的。地。
 中。海。見。他。受。着。日。光。就。好。似。變。了。一。大。碗。的。黃。金。更。望。那。嵯。嵯。峨。峨。的。高。山。平。地。突。起。似。的。插。入。半。空。山。
 色。越。是。黯。澹。黝。深。那。天。容。却。越。是。清。澄。寥。泐。我。瞧。了。這。種。清。高。絕。俗。的。好。景。覺。得。比。了。瞧。我。自。己。得。意。的。
 著。作。有。趣。得。多。咧。到。了。晚。上。我。自。能。關。上。窗。兒。推。出。半。天。明。月。閉。着。眼。兒。不。瞧。那。星。辰。燦。爛。的。明。空。儘。能。
 力。自。抑。制。回。到。我。理。想。的。軌。道。中。叵。耐。我。的。心。却。像。一。面。鏡。兒。到。此。只。返。照。着。日。中。所。見。的。一。切。情。事。休。
 想。束。縛。了。他。想。甚。麼。書。兒。裡。的。情。節。况。且。當。着。這。夜。深。人。靜。思。路。益。發。清。明。人。間。的。俗。情。凡。豔。簡。直。闌。不。
 進。我。的。心。坎。我。的。思。緒。彷彿。已。蕩。漾。在。白。雲。明。月。之。間。我。所。想。的。無。非。是。天。上。絕。豔。的。安。琪。兒。即。使。我。此。
 刻。構。想。甚。麼。劇。中。人。物。也。決。不。會。想。出。（恩。都。奈）（盎。意。兒）那。種。尋。常。人。物。來。「按。恩。都。奈 Antony
 盎。意。兒 Angile 爲。大。仲。馬。自。編。之。戲。本」意。到。筆。下。定。能。成。（神。聖。喜。劇）（失。天。堂）（福。斯。德）那。種。
 不。同。凡。俗。的。大。著。作。「譯。者。按（神。聖。喜。劇） Divine Comedy（失。天。堂） Paradise Lost（福。斯

德) Foust (爲意英德三國之三大傑作書中均言天上神聖事著者爲但丁 Dante (米爾登) Milton (貴推) Goethe 三大家) 只恨我才疎學淺不是但丁米爾登貴推罷咧我這樣日中多見夜中多想那裏還能打疊心思動甚麼筆墨每天早上我總聽了號砲回來當下就立刻下床開窗借着那外邊的天光把我一夜中往來枕上的種種幻影種種怪想驅逐了個乾淨接着就能見幾艘三桅的大船喚做(屈登)或是(莽脫培羅)的預備從碼頭上開發出去船上的水手們還在我屋前練槍倒似乎故意給我娛樂的到了多風潮的時候天空中被黑雲罩着已失了明光那地中海水本是蔚藍色的到此已變做了寒灰之色海上本來溫風微拂到此已變做了排山倒海的狂颶海面上平時總微波不興靜悄悄地的一片到此却好似被甚麼大火爐在海底下燒着燒得上面沸汽盈天作成了那漫天飛跳的怒浪浪花相接頓時好像疊成了一座座的大山那海中的女神阿姆菲屈德本來是溫柔媚媚的到此似乎已變做了個謀反的惡漢并力的攻擊上天他那一雙玉臂兀和空中雲片糾纏着同時又發出那種龍吟虎嘯很可怖的聲音來使人一聽得了萬萬不能忘却我處了這種境界心中的一本劇本便打成了個粉碎再也綴合不來一天我便和那砲臺中的總督說起那外物和我內感的關係與其大白天沒事還是到外邊逛去當下便又問他這裏可有船隻出租很想要在水雲鄉中樂他幾天呢那總督回說替我設法總使我滿意了纔罷第二天早上我正推窗外眺却見靠岸已泊着一艘玲瓏精緻的小船

蘭。槳。柱。楫。一。一。都。全。又。派。了。十。二。名。犯。人。做。我。的。船。夫。我。正。歡。喜。着。那。個。獄。卒。却。早。一。眼。望。見。了。我。立。刻。把。船。兒。蕩。近。來。接。着。跳。上。了。岸。向。我。屋。子。走。來。我。即。忙。出。去。延。接。那。獄。卒。就。掏。出。一。封。信。兒。授。給。我。我。開。封。讀。道。（委。事。不。敢。方。命。茲。即。以。游。船。一。駛。奉。假。君。居。都。朗。日。此。舟。一。聽。左。右。指。揮。惟。其。每。日。之。時。間。則。自。吾。砲。台。啓。扉。時。始。至。夜。中。鳴。號。砲。時。止。罪。犯。十。二。供。君。爲。蕩。舟。之。需。果。君。仰。觀。自。然。界。之。樂。物。漸。覺。生。厭。者。即。可。遍。相。此。十。二。人。獐。惡。之。面。藉。以。祛。除。幻。想。亦。得。計。也。某。白。）我。瞧。了。這。信。甚。是。得。意。立。時。喚。我。朋。友。亞。亨。出。來。把。這。事。兒。告。知。他。他。聽。了。却。冷。冷。的。並。不。興。頭。分。明。是。爲。了。我。此。去。須。和。那。些。罪。犯。們。雜。在。一。起。所。以。不。甚。贊。成。然。而。他。見。了。那。罪。犯。們。的。面。龐。却。又。引。起。他。的。興。趣。來。原。來。那。紅。色。帽。下。很。有。幾。個。奇。特。驚。人。的。面。龐。可。以。入。得。畫。的。于。是。向。船。上。做。了。個。手。勢。喚。他。們。別。動。一。壁。取。了。把。椅。兒。放。在。近。岸。的。所。在。鋪。了。一。張。紙。放。出。他。寫。生。家。的。本。領。來。把。那。船。兒。和。十。二。名。罪。犯。一。個。個。都。摹。在。紙。上。那。十。二。人。居。然。也。很。服。從。我。們。的。命。令。悄。悄。地。立。着。不。動。然。而。這。些。人。先。時。都。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惡。人。那。裡。知。道。服。從。幸。而。有。那。專。司。復。仇。的。女。神。出。來。借。着。法。律。的。名。義。把。他。們。收。服。了。放。逐。于。社。會。之。外。他。們。到。了。這。時。簡。直。已。算。不。得。人。類。不。是。過。幾。件。物。事。他。們。也。沒。了。姓。名。只。用。號。碼。作。爲。區。別。他。們。額。上。似。乎。烙。着。罪。惡。兩。字。到。處。担。受。惡。名。如。今。那。砲。臺。中。的。總。督。把。這。些。人。送。來。聽。吾。指。揮。直。是。一。種。特。別。的。禮。物。我。沒。有。不。感。激。的。只。想。他。們。既。是。無。惡。不。作。的。人。瞧。他。們。進。了。我。的。客。室。可。要。放。出。本。來。面。目。來。麼。我。一。行。

想着。一行向着那船兒瞧去。他們一見了我。十二人竟不約而同的站將起來。又不約而同的把他們頭上十二頂帽兒摘去。我見他們這樣謙卑有禮。很覺動心。便開口說道。孩子們。諒你們都已知道此來出于總督的命令。我留在這都朗一天。你們都須聽我指揮呢。他們聽了。都不動聲色。我這話兒。倒好似和十二尊石像說的一般。一會我又道。我很望以後彼此合得上來。我對着你們很覺滿意。你們對着我。也很覺滿意。那就好了。他們却依舊像磕不開的鑿兒似的一聲兒也不響。往後我纔知道。這不響。即是他們獄中的規則呢。停了會兒。我又探懷掏出幾個錢來。喚他們喝酒。祝我健康。只也沒一個伸出手來受我的錢兒。那獄卒在旁說道。他們不許受人家甚麼東西。我道。爲甚麼。那獄卒道。這是獄中的規則。平白地取人家的錢。更在嚴禁之列。我道。只你可能許他們趁着我預備出發的當兒。喝一杯酒兒。那獄卒道。這也使得。我道。如此去吩咐酒家替他們備了早餐。送到礮台。這筆錢由我支付好了。那獄卒搖了搖頭。兒。聳着肩說道。這個我須得報與總督知道。照你這樣。未免放縱他們咧。但是現在既由你指揮着。自然須得稱你的心兒。亞白利爾。你快回到那拉買葉礮台中去。取些兒酒和麵包乳餅。到這裏來。那個喚做亞白利爾的罪犯。立時掉頭答道。我在這罪人隊中。只知道做工。可不能替你奔走呢。那獄卒道。原是原是一時我恰忘了。你是個公子哥兒。本不配做這種事的。然而你也要知道這早餐實是給你和你同伴們用的呢。那罪犯冷然答道。早上我已用過了湯。肚子並不覺得餓。那獄卒忙道。先生對不起得很。我瞧

這事還是着施格勒頓一走。諒他決不致如此驕傲呢。施格勒頓我的孩子。你快替我取去。那獄卒說罷。就有一個人立起身來。牽着他鎖在一起的同伴。往酒家去了。這喚做施格勒頓的去後。我便斜過眼兒。去瞧那個傲骨嶙峋的罪犯。誰知那人似乎已料到我要瞧他。立刻把頭旋了過去。我更迴眼瞧時。已瞧不見他的面龐。所見的不過是一頭薄薄的頭髮。和一抹紅紅的髭鬚。那時我想不打緊。我們既要同舟。他可逃不過我的眼兒。停會兒再瞧他。也不遲呢。一面想。一面便踱回屋中去。到了屋中。我的精神被好奇心鼓動着。十分興頭。半嚼半吞的匆匆用過了早餐。就催着亞亭飛也似的一塊兒赶到岸邊去。然而那些罪犯們却不像我這麼迫促。還在那裡吃着喝着。可是今天既有美酒解渴。又有新鮮的白麪包。牛乳餅充飢。自從入獄以來。直好算得從來沒有的異數。所以大家有意用得慢慢的。趁此多享他幾分鐘的樂趣。瞧他們臉上都現着一派得意之色。施格勒頓更興致勃勃。開胃大嚼。那獄卒也屈了他獄吏之尊。和他們一塊兒用着。不過吃的喝的都多。上一大半。就那酒兒。人家兩人喝一瓶。他却一人喝兩瓶呢。至於那個喚做亞白利爾。詩翁名字的罪犯。並不用甚麼東西。只爲被他同伴連帶着。不得不和大家坐在一起。瞧他坐在那裡。動都不動。只瞧着同伴們。滿現着那種輕鄙不屑的樣兒。旁的罪犯們一見了我。却都停着飲食。站將起來。我忙做了個手勢。喚他們不必拘禮。各人自管用着。我不妨等一會子呢。到此那個亞白利爾。可逃不過我的眼兒。咧他雖是把帽兒壓得低低的。幾乎掩沒了眼兒。然而我依舊能覘

瞧他甚是分明。那樣兒似乎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瞧他面貌却和他同伴們截然不同。旁的人一臉都是兇惡之相。一望而知是個惡人。然而他的善惡並不顯在面上。他領上雖留着鬚兒。已經好久不加修剃。只也不甚濃厚。一雙淺灰色的眼兒。深沈不露。任他心中有甚麼意感。眼光中也似乎不會宣洩出來。他那四肢很是軟弱。瞧去斷乎當不起做甚麼苦工。坐着享福纔是他的分兒。我向他瞧了好久。覺得這厮也不過是個第二等的罪犯罷。咧。並沒甚麼特異之點。足以引人興趣的。不過我總覺得他的面龐以前彷彿曾在我眼中現過。一現。今天在這裡相逢。並不是破題兒。第一次呢。瞧他極力避我的眼光。也分明是給我一個曾經相見過的暗示。只我把心兒腦兒翻了十七八個身。總想不起以前曾在甚麼地方遇見過。於是推到了那獄卒身邊。問這位客官是誰。剛纔我請他們用那一頓早餐。他老人家却不肯賞光呢。那獄卒回說。他叫做亞白利爾拉姆。當下我就把這名兒翻來覆去想了好一會。忍耐也喚不起我的記憶力。來。因為這名兒並不相熟。委實是第一回進吾耳膜。我正在苦苦的想。猛見亞亭恰從我屋中出來。帶着兩枝槍兒。想同我到河上去獵野鳥呢。到此我就排去了思念。整回去和他說了幾句話。喚他替我留心着那人。亞亭仔細瞧了一瞧。說以前並沒見過這人也。並沒聽得過這亞白利爾拉姆白的名兒。這當兒那些罪犯們已用罷了早餐。一個個都整上船去。我們倆便也過去。只爲那船兒和河岸中間隔着許多石塊。我們須得踐過了這些石塊。纔能上岸。當下那獄卒見了。便又做了個手勢。可憐那

罪犯們那敢怠慢。一個個爬到水中。過來相助。水兒沒過了膝蓋。兀是不顧相助時也並不用手。只屈着肘兒向我們彷彿他們殺人劫掠的手兒。不敢和我們誠實君子接觸的一般。這當兒大家都助着我們。惟有那亞白利爾拉姆白却袖手旁觀。一會兒早上船把槳去咧。

第二章

我們上了船。那罪犯們便齊夥兒蕩起槳來。羣槳齊動。船兒慢慢地向水心駛去。那千百頭的海鷗升天入水的。在我們四下裡打着旋子。我却熟視無覩。毫不留意。因為我的全副精神專注在那亞白利爾一人身上。再也不能分出一絲一忽來。注着旁的東西。我向他瞧得越着意。越覺得那人決不是第一回和我會面。他的面目分明曾經進過我的腦兒。然而想來想去。總想不起他是個甚麼人。一連兩三點鐘。我兀在心兒腦兒裏搜索着。兀的搜不出甚麼來。瞧那亞白利爾時。依舊苦苦的避我眼光。倒使我着實過意不去。便想收拾了這無謂的意念。想旁的事兒。然而一個人既心有所專。萬萬勉強不得。一霎時間。這心兒早又回到了原處。有時我故意把眼兒移往別處。不向他瞧。然而偶一迴眼。總着在他臉上。只見他也正向我瞧着。這樣你瞧我。我瞧你好半天的光陰。已飄瞥而過。我們一路蕩去時。時上岸。有時我攤了一部（摩拉傳）讀他。一頁有時拋卷而起。瞧那四下裏的风景。見有清幽入畫的。便翻亞亨掏出手冊。鉛筆臨摹下來。這船兒蕩了一程。倒已得了好幾幅的风景畫稿。每回上岸時。我總捱近了那獄卒。想從

他口中探聽亞白利爾的事。忍耐我每回要開口時總見亞白利爾瞧着我那眼光中似乎帶着哀懇之狀。分明是求我別問那獄卒的意思。我見了倒也不忍違他的意兒。只得走了開去。想以後候到了機會再探問他的事。可也來得及呢。這天五點鐘光景。我便回到屋中。滿擬動一會子筆。然後晚餐。當下便打發了那獄卒。帶着罪犯們回獄去。說明兒早上九點鐘須來伺候我呢。罪犯們去後。那亞白利爾却還盤據我心坎裏頭。推排不去。我便和亞亭窮思力索的想着這人無奈這亞白利爾拉姆白的名兒好像一個跳蟲。恰恰跳在我記憶力的範圍之外。有時我猛覺得記起來了。他以前是誰。早在我舌頭兒上滾動着。他以前的聲音形容也在我耳邊眼前蕩漾。個不住。然而這影像來去飄忽。稍縱即逝。只這眨眼兒的工夫。已煙消火滅。飄的沒了踪影。依舊是一重黑幕。厚厚的罩在我心坎兒上。我滿腔子的失望。便也加上了一倍。臨了兒。反疑起我剛纔的所見所聞。都是夢境。來自己覺得這顆心兒。倘若不住的被那亞白利爾纏繞着。怕要變做了瘋人院中的人物。咧我這樣心神不寧。捱過了一個黃昏。前半夜也轉側着不能安睡。說也奇怪。那使我念念不忘的。並不是他詩翁意味的大名。實是他的真身。雖只五六點鐘合在一起。他的全身似乎已深深的刻在我心骨上。到此我已明知日中的事是實事。並不是夢境。好不容易推過了幾點鐘。很不耐的等着天明。七點鐘時。我已立在窗前。候那船兒到來。停了好一會。纔見一艘船已離了那邊的港口。向我這邊駛來。先還小小兒的像一個彈丸黑子。末後纔清楚了許多。瞧去好似一

尾大魚在海面上掉尾游着一念兒已能瞧見他十二枝槳兒只還像甚麼海底的怪物動着十二條大
腿在那裡游行呢再停一會已能見那船面上的人影到頓來船身人面便一起湧現了那船兒漸行漸
近我只把眼兒注在船上想從十二人中尋出那亞白利爾拉姆白來誰知尋遍了全船不見亞白利爾
的臉兒已換上了兩個旁的罪犯代他和他的同伴我甚是詫異飛也似的趕到岸邊去那罪犯們都道
我急着要上船呢便有好幾個人跳入水中解那鐵索我只向獄卒招了招手兒那獄卒不敢怠慢即忙
趕將過來我便問亞白利爾拉姆白今天怎麼不來可有甚麼旁的事麼那獄卒回說昨夜他身上忽地
發起狂熱來所以今天請了個假不能到來那獄中的醫生已診察過他簽了字許他請假咧我和那獄
卒一面說着一面把眼兒從他肩頭對在那船兒上驀地裡却見罪犯中有一個人探懷掏出一封信來
向我打了個照面我瞧那人時正是昨天獄卒喚他做施格勒頓的那個人那時我心中已理會得知道
這信兒定是那亞白利爾的手筆喚施格勒頓轉交給我的呢接着也就向他做了個手勢表示我已知
道了的意思又搭趣着向那獄卒道了謝那獄卒却問道先生你可是有話兒和他說麼如此明天無論
他有病沒病我總喚他力疾趕來我忙答道不必罷我只爲見他狀貌奇特因此很注意于他可巧今天
他恰又不來纔問一聲兒不知道爲了怎麼一回事呢我瞧他倒像一個上流社會中的人物和他同伴
們很有不同之處那獄卒道正是呢他簡直是個罪犯中的紳士不論他怎麼樣你一瞧就能知道咧我

聽了這話。正要問他怎麼叫做罪犯中的紳士。恰見那施格勒頓斗的拉着他同伴。趑到一塊石兒旁邊。把那信兒藏在石下。到此我。一心但想去取這信。便點頭打發開了獄卒一個人。踱過去坐近那塊石兒。悄悄地探手去取了那信兒。起來這時那獄卒已跳到船上去了。我得了信。便又回到屋中。拆開來瞧時。見是一張挺大的習字簿紙兒。折得十分齊整。倒像是出于閨閣之手。那字跡也精小挺秀。宛然是個名書家的手筆。封面上寫着亞歷山大仲馬先生幾個字。在他分明已認識我咧。我忙展開那紙兒來讀道。

仲馬先生足下。一昨頻勞注目。心滋歉歉。鄙人無狀。雅不欲爲先生所識。坐是力自斂避。惘然殊不自安。諒先生爲時。當已洞知鄙意矣。嗟夫。先生當知天下至難堪之事。即爲吾人于墮落之後。忽值一平昔社會中握手言歡之人。言念疇曩。誰復能堪。吾惟避此難堪。故今日稱疾。不至在理。以身叢萬惡之人。胡能乞憐于君子第。念先生惻隱爲懷。或能矜其不幸。而聽其蟄伏。鉄窗之下。不加寵召。此身一日不死。當一日感先生德也。尤有請者。幸勿以鄙人身世。叩諸他人。一俟先生去都朗之後。當以先生夙所稔知之賤名。奉白則先生所知尙較他人。知吾爲深耳。先生仁者。務乞俯如所請。上帝在上。吾當爲先生祈福也。餘不白。亞白利爾拉姆白上。

我從頭讀了一遍。見那上邊雖有三個誤字。字跡却非常秀潔。那署名也飄逸可愛。很像往時奈太利村。中流行的格式。瞧這信兒。倒含着鄉村和城市中的兩種好風味。只讀了。又讀。總喚不起我的記憶力來。

心中却當真起了一片惻隱之念。想這人着實可憐呢。以後猜想了好久兀的想不出他以前是個甚麼人。單望將來我離去都朗時或能知道他的事兒。至于他信中所請我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這天我就和獄卒說以後不必再喚亞白利爾到來。因為我很不喜歡瞧他的臉兒。那獄卒也就一口答應了。從此我當着他們絕口不提亞白利爾他們也並不提起亞白利爾的名兒。這樣我又盤桓了兩來復兩來復中。那船兒和罪犯們都聽我指揮過後我就打算和這都朗告別了。動身之先便把那日子很着意的告知那罪犯。因為我很要他們把這消息傳與亞白利爾知道。一壁心裏暗中猜想不知道他可能不食前言。把他信中所說我素來知道的那個名兒見告麼。過了幾天那末一天已到了。並沒見亞白利爾的片言隻字。我倒自悔當初不該依着他的話兒。把君子的行爲對待他。這天遊罷回來我便和那罪犯們握手道別。驀然間却見那施格勒頓又向先前藏信的那塊石兒溜了一眼。我見了心中頓時明白。知道亞白利爾竟踐約咧。那些罪犯們和我把別時都現着一種失望之狀。可是這兩來復中跟着我到處漫游。實是他們美滿快樂的光陰。以後又要伏在鐵窗之下做那苦工。想起時自然依依不忍別了。然而雖是依。依不捨。可也不得不。去。我等他們開船去後就立刻跳到那石兒旁邊。把他翻了個身。只見那石下並沒甚麼信單。有一張名刺。上邊的名兒用手寫成。只寫得工緻娟秀。活像是美術家獨運匠心鑄刻而成的。那名兒便叫做亨利特第阿文子爵。

第三章

那亞白利爾拉姆白的話一些兒也不錯。我只一知道這名兒。就知道他一半兒的歷史咧。我瞧着這名刺。嚷將起來道。着啊。着啊。亨利特。第阿文。他便是。亨利特。第阿文。一時怎麼記不起來了。原來這亨利特。第阿文。子爵以前我曾遇見過。兩回。所以他那狀貌已印在我腦筋裡頭。記得一回是一家戲園子裡排演（勞白脫勒大勃爾）的那夜。當着中間休息的當兒。我在休息室中。同着好友烏利維道。奈男爵一塊兒往來踱着。我們倆已闊別了三年。還是昨夜初次見面。他家在那加特洛泊島上。原有極大的產業。我友一向僑居領土。纔是一個月前歸國。這回爲了一件要事。因此特地趕到這所在來。往時我和他本是極知己的朋友。此刻驚地重逢。歡喜自不必說。我們往來踱了兩回。我斗的瞧見一個人在旁走過。時向着烏利維。瞧那樣兒。煞是可怪。踱到第三回時。烏利維忽地向我說道。我們別在這裏踱罷。到那迴廊中去如何。我道。你既喜歡到迴廊中去。我自然沒有不依的。只爲了怎麼一回事。烏利維答道。停會兒我和你說。於是我們就走了幾步。踱到那迴廊之中。烏利維便道。爲了剛纔在我們身邊走過的那個人。我道。我原見他兀把眼兒溜着。你很可怪呢。只那人是誰。烏利維道。他到底是誰。委實使人不知所答。我瞧他那種神情。似乎要和我尋事開釁咧。但我却不願意和他較甚。麼短長。我微笑道。老友。你怎麼怕起決鬪來了。以前我曾聽得你的大名。最喜歡鬧這頑意兒呢。烏利維道。正是我原喜決鬪的。只我也須

瞧了人品。決不肯輕易和人家交手。呷。我道。我明白了。那人多分是個江湖上冒險求利的小人。烏利維道。這個我還不敢說。定然。而瞧去也很相像。我道。我親愛的朋友。如此。你不和他決鬪。是應當的。可是我們的性命。很爲寶貴。不值得死在小人們詭計詐術之中。除非他是個正大光明的人。纔和他一決雌雄。咧。我們正說着。猛見一間包廂的門兒。開了。現出一個美人兒的桃花玉臉。來。千嬌百媚的。向烏利維。招了招手兒。似乎有甚麼話兒。和他說呢。當下烏利維。便向我說道。老友。請你恕我。我須得過去一趟。我問道。你此去。可需多時麼。烏利維道。你不妨在這迴廊中。等着。不到十分鐘。我便回來。我道。不論怎樣。我總等着。你接着。我仍往來。踱着。踱了約摸十分鐘。光景。猛聽得我們分手處。對面的一個包廂中。起了一片叫囂擾攘之聲。那些迴廊中。踱着的人。一個個都過去。瞧我也。隨波逐流的。趕到那邊。驀然間。却見烏利維。擊了人叢。趕將出來。捉住了我的臂兒。說道。老友。我們快去罷。我忙道。怎麼一回事。你臉兒也變得白白的。烏利維道。我剛纔的猜想。不幸已應了。那厮竟侮辱我。逼我不得不和他決鬪。只我們此刻。須得立時離開這裏。無論到你那邊去也好。到我那邊去也好。我把那情形。子細和你說。於是我們倆。忽忽的。從這邊。扶梯上。趕了下去。那人也從對面的扶梯下。趕將下來。我見他。把手帕子。掩着臉兒。帕上還染着些血痕。烏利維。趕到門口。恰恰。劈面和他相遇。他提着嗓子。大聲說道。先生。你別忘了。明天早上六點鐘。我在巴朗森林中的茂德散步場上。等着。你烏利維。聳了聳肩兒。答道。自然。自然。我理會得。說時。退下。

一步讓那人出去。那人把外衣向身上一披，就飛一般去了。我道：「咦！我的天！我願你別和這麼一個小人決鬪呢。」烏利維道：「天殺的！我定須找他決鬥。」我道：「爲甚麼？」烏利維道：「因爲他忽地向我動起手來，我便舉起手杖照準着他臉兒擊了一下。」我道：「當真？」烏利維道：「當真。」這事兒我未免太暴躁了，很覺得慚愧。但我那時也委實耐不下他呢。我道：「那厮到底是怎麼一個路數？」爲甚苦苦挑撥你和他決鬪？」烏利維道：「那厮自稱亨利特第阿文子爵。」我道：「亨利特第阿文，我不知道這名兒。」烏利維道：「我也不知道。」我道：「如此，你什麼和一個不相識的人決鬪起來？」烏利維道：「我只爲了不知道他的生平，所以鬧出這事兒來。你聽了這話，不是覺得很奇怪麼？」我道：「正是呢。」烏利維道：「我替你說明了，你纔明白。今夜好算得是個良宵。我們何不去散步一會？」踱到梅蒂玲教堂爲止。你以爲怎樣？我以為比了關閉在四堵牆壁裏頭有趣多咧。我道：「隨你的意見。」我沒有不依的。當下我們倆就一路踱去。烏利維開場說道：「你聽着內幕中是這麼一回事。這一個亨利特第阿文人家都不知道他的身世來歷。但見他在交際場中厮混着，十分闊綽。家中有着無數的名駿良馬，賭博也很豪爽，輸了整千整萬的錢，都能一手付清人家。雖然有些起疑倒也不能說他甚麼。只爲近來他忽地動了求鳳之興，人家自然要打聽他的身家了。據他自己說，身出富家，在加特洛泊島有鉅大的產業，事有湊巧，這回我恰從那邊到來，于是有許多人來問我，說加特洛泊島上那邦脫阿碎脫爾地方，可知道有一個第阿文子爵麼？我的好友委實和你說那邦脫阿碎脫爾有聲望的。」

人家我都認識。然而搜遍了全島，也沒有這第阿文子爵一家。我生性原很直爽，就把這話兒從實和他們說了。然而我這麼一說，似乎在他婚事上生了阻力，他恨得甚麼似的。當着人家說我是個造謠言的專家，往後定要懲創我，使我生悔了纔罷。我聽了這種話，倒也不大在意。只今夜遇見了他，我忽地生了感覺，覺得這厮似乎要挑撥我和他決鬪。咧我親愛的朋友，你不見我當初不是竭力避這決鬪麼？然而到頭來，却仍惹在身上，到又也是沒奈何的事。我在休息室中遇見了他，就避到迴廊中去，到了迴廊中見他又跟來了，於是避到了那伯爵夫人的包廂中去。這伯爵夫人本是生長加特洛泊島上的，只也不知道這第阿文子爵。我在那包廂中避了一會，料他一定去的了，不道開出門來，他正等着我呢。到底避來避去，總避不了這場決鬥。其餘的情形，你都知道，了。且還聽得他在那戲園子門前約我明天決鬥呢。我道：正是聽得他說明天早上六點鐘呢。只這時期是誰約定的？烏利維道：自然是他的主意。我倒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一個惡徒。明天可要憑着上帝之力和他一拚。咧我道：你們這一回的決鬥，大概不必用怎麼證人了。況且世界上那有這種人約人家大清早六點鐘和他決鬥呢？你想在這時候可有人急着起身麼？烏利維道：那厮簡直把我們當做是送牛乳的小厮和種田的孩子。咧這一回的決鬥，他或能獨占優勝。在我覺得，明天未必能彀得手。我道：你自以為不能得手麼？烏利維道：我正覺如此。可是決鬥原不是兒戲。我倘爲了情愛和人決鬥，心中念着情人上場時，自能振作精神，不難戰敗那敵手。如今却

爲。了。一。些。兒。小。事。並。不。出。于。我。的。自。願。況。且。那。時。候。也。不。稱。我。的。心。平。日。我。在。十。一。點。鐘。時。和。人。決。鬥。沒。有。不。勝。的。試。想。現。在。偏。偏。定。了。個。早。上。六。點。鐘。又。當。着。十。月。中。深。秋。的。天。氣。仗。刀。上。場。定。要。凍。得。發。顫。加。着。一。夜。中。還。不。能。睡。覺。呢。我。道。此。刻。你。何。不。回。去。安。睡。一。會。烏。利。維。道。你。倒。好。容。易。說。安。睡。呢。一。個。人。明。天。須。得。出。去。和。人。家。決。鬥。今。夜。還。能。像。沒。事。人。兒。般。高。枕。安。睡。麼。劈。頭。第。一。要。着。總。得。立。一。個。遺。囑。此。外。又。該。寫。幾。封。信。兒。或。是。給。老。母。或。是。給。嬌。妻。就。這。筆。頭。上。的。事。不。到。兩。點。鐘。不。行。等。到。上。床。後。也。萬。萬。不。能。安。睡。要。知。世。上。任。是。怎。麼。一。個。大。勇。的。壯。士。一。到。了。決。鬥。的。前。一。夜。也。沒。一。個。能。毅。做。一。場。好。夢。呢。五。點。鐘。時。便。須。在。燭。光。中。起。身。六。點。鐘。時。便。須。趕。到。巴。朗。森。林。這。是。那。裡。來。的。話。然。而。那。斯。既。要。甘。心。於。我。我。也。決。不。放。過。他。你。瞧。着。我。定。要。使。他。知。道。我。的。手。段。咧。明。天。我。和。他。交。手。時。還。須。請。你。做。我。的。證。人。我。道。這。個。自。然。我。該。當。效。勞。的。烏。利。維。道。請。把。你。的。刀。兒。也。帶。了。來。倘。用。我。的。刀。兒。那。斯。一。定。不。依。我。道。你。可。是。想。用。刀。兒。和。那。斯。決。鬥。麼。烏。利。維。道。正。是。我。喜。歡。刀。兒。橫。豎。用。刀。用。手。鎗。都。是。一。樣。的。倘。被。鎗。彈。打。折。了。臂。膊。也。須。用。刀。兒。切。斷。呢。總。之。你。帶。着。刀。兒。同。來。就。是。了。我。道。理。會。得。明。天。早。上。五。點。鐘。我。就。到。來。瞧。你。烏。利。維。道。大。清。早。五。點。鐘。就。拉。你。起。身。倒。好。算。得。優。待。我。道。在。我。方。面。倒。沒。有。甚。麼。早。起。早。眠。原。是。我。的。習。慣。這。時。便。是。我。平。日。睡。覺。的。時。間。烏。利。維。道。這。樣。很。好。只。我。以。後。倘。再。和。那。小。人。們。決。鬥。時。你。倘。再。做。我。的。證。人。便。煩。你。替。我。主。張。把。那。時。間。定。在。十。一。點。鐘。如。此。我。定。能。加。上。一。倍。勇。氣。所。向。無。敵。咧。我。

道你是此中的名手。不論甚麼時候都能出奇制勝。烏利維道：到了那時我自然也須出些子死力。斷不肯示弱。于他只委實和你說。我寧可像一個不明紀律的新兵。在街燈下和人打架。一百個不願意。像明天那麼清早起身出去決鬥呢。現在事已如此。也不必說了。我親愛的朋友。今夜你可不用立甚麼遺囑。快些兒回去安睡罷。我道：我親愛的烏利維。我就回去了。使你能回去辦事。只還有旁的話兒。和我說麼。烏利維道：我想請兩個證人。煩你到俱樂部出瞧。阿爾弗勒特納佛爾說：我已指定他。咧。明天無論如何總須勞他的大駕。賭興到時遲一些兒。也不妨事。咦。我的腦兒怎麼如此不濟。忘了個醫生。咧。我倘傷了。那厮難道還要我自己和他裏傷不成。我道：你歡喜那一個醫生。烏利維道：那些醫生們我都有些不大信任。並不歡喜那一個。我道：法皮杏如何。我們倆有病時都去請教他的料。他明天也一定願意來呢。烏利維道：如此很好。不過他近來恰新任了御醫。倘來參與我們的決鬥。怕于朝廷上有干。未便罷。我道：這個你不必過慮。他決不致戀了職位。忘掉友誼的。烏利維道：正是。他原是個很好的人。但你須得替我道歉。大清早勞他的駕呢。我道：不用客氣。他早起慣了的。烏利維道：然而我也須向你道歉。好一會子。像喜鵲般絮叨。個不休。把你纏住在街上。不然你此刻已早安睡了。好友對不起。快回去睡罷。我道：願你晚安。別灰心。烏利維打了個呵欠。把牙床骨落了下來。又道：我親愛的朋友。你想奇也不奇。我竟會和那個惡徒決鬥起來。說完一旋身走了。我便先到了俱樂部。然後再去見法皮杏。一路還想着烏利維和我把。

別時的情景。覺得他的手兒微微顫動着。這一件。事。很。使。我。不。明。白。因。爲。他。向。來。有。決。鬪。名。家。之。稱。怎。麼。此。刻。却。這。地。害。怕。起。來。照。這。樣。瞧。來。怕。他。明。天。當。真。不。能。得。手。罷。

第四章

我先到了醫生那裡。然後趕往俱樂部去。阿爾第勒一口答應說今夜拚個通宵不眠。決不誤時。那達克透法皮杏也說明天定須格外早起。斷不失約。兩人且還說定了明天早上四點三刻鐘。准到烏利維家中。我却一到四點半鐘。就一個人先自趕去。只見烏利維坐在一隻桌之旁邊。已寫罷了幾封信。簡直足忙了一夜。並沒睡過。我問他道。我親愛的烏利維。今天早上。可覺得怎樣。烏利維答道。並沒進步。但覺身上疲乏得甚麼似的。昨夜兀是忙着。又沒有睡過一分鐘。生了個火兒。也不覺得有甚麼熱氣。外邊可冷麼。我道。不冷。今天天氣很沈悶。霧氣也漸漸兒團結咧。烏利維道。不下雨。還算有幸。要是我們在雨中決鬥。脚兒踏在泥淖裏。如此。可。不。是。好。頑。麼。不。打。緊。今。天。任。是。怎。樣。我。總。得。和。他。解。決。這。件。事。使。他。下。回。不。再。尋。事。開。釁。呢。我。道。呵。呵。我。的。老。友。你。說。這。話。兒。倒。像。今。天。定。能。殺。死。他。咧。烏。利。維。道。此。刻。原。不。敢。說。定。能。殺。死。他。不。能。除。非。醫。生。或。者。知。道。法。皮。杏。可。不。是。麼。這。當。兒。那。達。克。透。法。皮。杏。恰。恰。走。將。進。來。烏。利。維。一。壁。微。笑。着。一。壁。過。去。和。他。握。手。又。道。然。而。無。論。如。何。我。定。要。使。他。受。了。死。不。得。活。不。得。的。重。傷。呢。法。皮。杏。道。你。可。是。又。要。像。當。時。動。身。到。加。特。洛。泊。去。的。前。一。夜。把。對。付。那。葡。萄。牙。軍。官。的。法。兒。對。付。他。麼。

要知那一回的事我委實費了好些子力纔把他從死神手中奪回來呢。烏利維道那一回的情形和這回不同。咧那時正是五月之天。他又由我約他時刻。並不像野蠻人一般用那種強迫的手段。我親愛的朋友那時直好似開甚麼野遊會呢。你瞧天氣既明媚地點又在莽脫毛倫賽那種幽雅可愛的所在。并且交手的時刻又約定的十一點鐘。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接着又道。法皮杏你可還記得起那時的光景麼。短樹叢中正有一頭紅雀在那裏宛轉嬌轉着。我素性愛鳥。諒你總也知道。我一壁和他決鬥。一壁便聽着那嬌轉之聲。末後你見他栽下地去時。猛可的上前救護。只一跳就把那紅雀嚇開去了。但他栽下去時。態度十分風雅。不記他還舉手向我行軍禮麼。然而你瞧今天這廝跌倒時。定然像一頭公牛。且還把他血兒濺了我一身呢。我道我親愛的烏利維。你可是個聖喬治。能數預言未來事麼。烏利維道。我雖不是聖喬治。只也知道自己的性兒。上場時心地鎮靜。頭腦沈着。已足制勝敵手。況且我這回又和一個懦夫交手。一半兒已有成功的希望了。我道。怎說是個懦夫。這一回不是他挑你決鬥的麼。烏利維道。這算甚麼。來要是他有膽力時。便須像那上流紳士的舉動。悄悄地差他的證人來約我決鬥。爲甚麼使出那種卑劣的手段。在稠人廣衆中侮辱我不見他。起初在我跟前。惹過了兩回。但像鼠子似的。向着我瞧臨了。兒見我避開他。便以爲我心中害怕。咧。于是覷然自大起來。挑我和他決鬥。瞧他眼中直把決鬥當做僥倖嘗試之計。並不當做大丈夫好男子榮譽的事。至于我們倆誰強誰弱。停會兒你到了場上。再

熊。罷。嘍。納。佛。爾。來。了。我。以。爲。他。今。天。不。來。的。咧。納。佛。爾。道。我。親。愛。的。朋。友。這。可。不。是。我。的。誤。事。說。時。掏。出。個。時。表。來。瞧。了。一。瞧。又。道。況。且。我。也。並。沒。遲。到。此。刻。恰。恰。五。點。鐘。呢。先。時。我。本。想。早。些。兒。到。來。只。爲。我。贏。了。佛。于。生。三。萬。法。郎。他。老。人。家。却。不。肯。照。付。爭。論。了。好。久。便。給。他。減。到。一。萬。法。郎。爲。了。這。一。場。爭。論。我。可。不。能。早。到。咧。今。天。你。們。可。是。弄。一。場。決。鬪。來。頑。頑。麼。烏。利。維。道。正。是。呢。納。佛。爾。道。亞。歷。山。大。來。和。我。說。時。我。恰。輸。去。了。二。百。個。路。易。所。以。並。沒。聽。清。楚。他。的。話。兒。如。今。我。可。要。問。你。們。鬪。紙。牌。時。你。們。手。中。偷。着。有。了。十。九。八。七。五。這。麼。五。張。勝。牌。可。要。留。着。麼。烏。利。維。道。自。然。留。着。納。佛。爾。道。那。時。我。手。中。恰。有。這。五。張。勝。牌。好。不。有。趣。誰。知。偏。遇。了。拉。萊。的。三。張。惡。牌。就。壞。事。咧。起。身。時。已。輸。去。了。一。萬。法。郎。虧。得。福。星。照。臨。和。佛。于。生。一。交。手。便。翻。過。本。來。法。皮。杏。你。生。平。可。是。不。入。賭。場。的。麼。法。皮。杏。道。正。是。納。佛。爾。道。如。此。很。好。賭。博。原。是。呆。笨。的。事。如。今。我。已。成。了。個。惡。習。很。想。革。除。他。達。克。透。你。可。能。替。我。開。一。張。方。兒。但。那。醫。法。須。要。合。我。的。意。呢。法。皮。杏。道。內。外。百。病。我。都。能。醫。治。只。醫。這。賭。病。却。不。大。在。行。且。慢。你。們。可。曾。約。定。在。甚。麼。所。在。決。鬥。烏。利。維。道。在。巴。朗。森。林。中。茂。德。散。步。場。上。納。佛。爾。道。我。親。愛。的。朋。友。從。你。往。加。特。洛。泊。後。沒。有。人。到。那。邊。去。決。鬥。咧。大。半。在。克。立。能。高。和。凡。生。納。兩。處。近。來。我。好。友。奈。斯。透。發。見。了。幾。處。很。可。愛。的。地。方。他。簡。直。好。算。得。了。決。鬥。場。的。哥。倫。布。咧。耶。洛。愛。曾。和。他。決。鬥。過。一。場。甚。是。愉。快。他。們。倆。原。是。勇。士。諒。你。素。來。知。道。的。他。們。曾。經。受。過。三。回。重。傷。却。都。像。神。仙。般。巍。然。而。去。嘍。我。又。記。起。拉。萊。那。斯。來。咧。給。他。三。張。惡。牌。第

一場我就輸了。二百路易。烏利維道。今天晚上你再和他賭去。儘能給你翻本。此刻我們該動身前去。別使我那朋友在那邊老等呢。納佛爾道。我們如何前去。我接口道。我已帶了一輛四輪馬車來。那刀兒也在裏邊。那車兒外面很是美觀。人家瞧了萬一想不到裡頭藏着殺人之器呢。烏利維道。很好。我們去罷。說着大家整到外面街上。在車中坐定了。喚那車夫驅往巴朗森林去。車兒一路碾動着。慢慢兒前去。阿爾第勒納佛爾開口說道。我此來做你的證人。却還沒有知道你那敵手是誰。烏利維道。便是那自稱亨利特第阿文子爵的那個人。阿爾第勒大呼道。噯。原來是這廝。他在賭局中也曾和我鬧過意見。誰知如今却又和你決鬥。咧。烏利維道。那廝原不是個好相識。阿爾第勒道。請你等一會子。我須先去和他說句話兒。烏利維道。說甚麼來。那廝是個野漢子。不必和他說話。況且你的事兒也不能和我的混合在一起。我爲了他侮辱我。所以和他決鬥。你倘要和他算帳。時待我的事兒完了。也不遲呢。阿爾第勒道。佩服。你安排這些細事。倒也很有程序。祇求你刀下留情。沒的把他直直截截殺了。須記着我也沾些光兒呢。但你此刻可要吸枝雪茄。烏利維道。多謝。我不吸雪茄。阿爾第勒道。你推却了。可不要後悔。要知這種雪茄。實是西班牙國王吸的。我那朋友佛郎特地從哈佛那帶回來的呢。達克透。你可要吸一枝麼。法皮杏答道。我不吸。阿爾第勒道。如此。你錯過咧。說時。點上了一枝雪茄。很舒服的。在一壁車角裏靠着坐了。口中啣着那雪茄。一時吞雲吐霧起來。

這當兒天已放光了。那巴朗森林已隱約從霧中湧現出來。我們前面正有一輛車兒也向着那梅洛門趕去。知道那車中人一定是我們的敵手。於是忙喚那車夫跟着前去。一會兒前車已到茂德散步場上停了。我們也就停了車。跳將下來。瞧那前車中人。早在那裏一路踱去。當下我向烏利維瞧時。說也奇怪。他的態度容色都已變過來了。昨夜滿現着那種跼蹐不寧的樣兒。今天却冷靜沈着。彷彿是個沒事人兒的一般。他那嘴唇微微捲着。現出那種輕囁鄙薄的笑容。不過雙眉微蹙。又像鄭重其事似的。且還嚴閉着嘴。一聲兒也不響。只他的敵手却又和他截然不同。說話時提高了嗓子。聲音分外的響朗。一面又指天畫地做着手勢。格格磔磔的笑個不住。瞧他灰白的臉兒。上筋絡牽動。自帶着一種着急之狀。那胸口也似乎受了極大的震擊。連呼吸也急促了許多。走路時兀把手杖拍着地。末後竟拍的斷成了兩截。事前一布置。都很容易擺擋。麥歇特第阿文定了時刻。烏利維選定了刀兒。至於議和一事。自然不成問題了。最後但須說定如何收場。或者瞧兩人中一人受着傷收場。或者隨彼此的意見。隨時收場。雙方斟酌了一會。纔由烏利維決定。兩人中倘有一人栽倒在地。便須宣告終結。那敵手的兩個證人先還不肯贊成。只也沒有理由反對。臨了兒也就答應了。那兩人都是第阿文的朋友。我們並不認識。停了會兒。我就把那兩把刀兒授給他們。察看了一下。接着回來。瞧烏利維。烏利維把我拽在一旁。說道。這兩封

信兒。請你替我收着一封給我母親一封給我……說到這裏斗的停了。但把那信面上的名兒給我瞧了一瞧。原來是給他那個情婦的。當下他又說道。未來的事誰也能說。知道我偷死了。煩你把這信兒轉交我的老母那旁的一封。須得親手交在那人手中。我親愛的朋友。這事拜托你了。我即忙答應了他。決鬥的時刻越近。他却越發鎮靜。我便向他說道。親愛的烏利維。如今我敢說那人侮辱你。簡直鑄成了個大錯。停會兒怕他要厚厚的報償你。咧。法皮杏道。正是呢。除非這些冷靜態度都是一時的假飾。那人纔有一綫得手的希望。烏利維微笑道。達克透。大凡身體健壯的人。並不受甚麼刺激。一分鐘脈息須跳幾度。法皮杏道。大抵六十四度到六十五度。烏利維道。請你按我的脈息說。時伸出腕來。法皮杏瞧着時表。接着他的脈。一會便道。六十六度。這個足見你很有自制之力。除非你那敵手是個聖喬治。不然不怕他不死。你刀下呢。那時阿爾第勒問道。烏利維。你已準備了沒有。烏利維道。早已準備。只候着你們的命令。咧。阿爾第勒道。列位先生。你們對於這一回的事。可是沒有甚麼異議麼。第阿文大呼道。沒有沒有。我但願立刻動手。烏利維向他瞧了一眼。又微微的笑了。一笑。這一笑中。便流露出無限的輕鄙不屑之色。一會兒見他已去了。外衣半臂自己也就解衣。磅礴起來。如此兩人。又有個不同之點。很顯而易見的。烏利維一身結束。今天却分外着意。從頭到腳。簡直一絲不苟。那件細麻布的襯衫。熨得平平的。並且非常清潔。並沒一星子污點。鬚髮也齊整。光澤似乎剛經修剪。就這一着。可見他好整以暇。心中並不着慌呢。然

而。那。麥。歇。第。阿。文。却。恰。恰。相。反。頭。髮。好。似。亂。草。堆。了。一。頭。分。明。昨。夜。擾。攘。了。一。夜。片。刻。兒。不。能。安。寧。口。邊。的。鬚。兒。又。長。又。亂。今。天。早。上。大。概。沒。有。修。剪。過。就。那。襯。衫。也。縐。紋。縱。橫。使。人。一。望。而。知。昨。夜。曾。經。和。衣。睡。過。一。會。的。烏。利。維。瞧。了。他。那。種。情。景。低。聲。微。語。道。可。笑。可。笑。不。道。這。廝。竟。是。這。麼。一。個。不。中。用。的。人。當。下。我。就。把。一。把。刀。授。給。了。他。又。把。旁。的。一。把。授。給。第。阿。文。烏。利。維。取。在。手。中。連。正。眼。兒。都。不。瞧。輕。輕。地。執。着。倒。像。執。着。一。根。手。杖。的。樣。子。只。那。第。阿。文。却。又。不。同。握。着。刀。柄。在。空。中。揮。了。幾。下。接。着。掏。出。一。方。絲。巾。來。把。那。柄。兒。裹。了。提。防。交。手。時。沒。的。給。那。刀。兒。脫。手。而。去。呢。雙。方。相。對。立。定。烏。利。維。便。脫。了。手。套。露。出。一。雙。雪。白。絕。嫩。美。人。兒。柔。荑。似。的。手。來。第。阿。文。開。口。問。道。先。生。怎。麼。樣。烏。利。維。冷。然。答。道。我。已。在。這。裡。恭。候。咧。于。是。阿。爾。第。勒。高。聲。喊。道。列。位。準。備。此。刻。便。開。場。了。那。邊。的。兩。證。人。聽。了。即。忙。走。將。過。來。我。向。烏。利。維。瞧。時。却。見。他。滿。臉。現。着。笑。容。甚。是。愉。快。但。是。第。阿。文。却。又。不。然。臉。色。灰。敗。一。些。兒。血。色。都。沒。有。兩。個。眸。子。紅。的。煞。是。怕。人。到。此。我。纔。覺。得。烏。利。維。的。估。量。並。沒。錯。得。這。廝。當。真。是。個。懦。夫。呢。停。了。一。會。彼。此。的。刀。兒。已。交。了。起。來。第。阿。文。展。開。着。兩。片。嘴。唇。露。出。雙。行。牙。齒。似。乎。使。了。全。身。之。力。咬。得。緊。緊。的。烏。利。維。使。刀。支。架。又。輕。便。又。靈。活。瞧。去。毫。不。吃。力。第。阿。文。雖。然。不。是。門。外。漢。只。他。的。刀。法。甚。是。生。硬。此。時。旁。的。人。瞧。了。就。能。知。道。一。個。是。法。蘭。西。上。流。社。會。中。人。從。小。兒。就。學。過。劍。術。一。個。並。不。是。從。小。兒。就。學。劍。術。纔。是。初。學。的。兩。人。鬥。了。一。會。一。時。還。不。見。高。下。那。第。阿。文。便。開。始。逼。將。過。來。一。連。幾。合。十。分。緊。湊。烏。利。維。却。從。容。支。架。

不慌不忙倒像。在擊劍場中。和朋友們做頑意兒呢。弗阿文見他敵手那種支架的法兒。好不詫異。不知不覺的停止。進逼退了。下去臉兒也益發黯淡。變做了鉛色。只那烏利維却益發興頭。並不變他的笑容。到了末後。弗阿文自覺不能得手。就又用了意大利人的法兒。屈着兩膝。拓開着兩脚。一步步向烏利維進逼。誰知烏利維却依舊不動聲色。從容不迫的。支架着一刀。突然過來。他早已輕輕抵住。似乎弗阿文的一舉一動。一進一退。他心中都很雪亮。那種冷靜的態度。更足驚人。可憐弗阿文使盡了氣力。總找不到烏利維的罅兒。額上已滿着一顆顆的汗珠。頸上臂上的筋絡也都張了起來。瞧他的腕兒。多分已酸痛欲折。倘沒那方絲巾裹着手。怕也握不住那把刀兒。但是烏利維却仍安閒鎮靜的。支架着和開場時一樣一樣。我們悄悄地瞧着他們。兀是捏着汗。我已覺得那得勝之券。早在烏利維手中。怕那麥歇特弗阿文當真要變做了死人。咧一連鬥了幾合。烏利維唇邊的笑容。更見分明。有時假惺惺的。故意露了罅兒。給弗阿文臨了兒。見雙刀亂舞。刀光霍霍。地在空中閃着。猛然間。却聽得鏗的一聲。弗阿文的刀兒已掉落在地。接着便見烏利維飛一般送過一刀。去直送進弗阿文的身兒。當下就向後面跳下一步。拿了那把血花淋漓的刀兒。等着一霎時間。麥歇特弗阿文便銳聲大呼了一聲。把左手掩住了創口。把右手放了。那刀臉兒白白的。頓時變做了尸首的樣兒。身兒搖晃了一會。便撲的暈倒在地。烏利維一壁斜眼兒瞧着一壁轉身。向着法皮杏一塵不驚的說道。達克透其餘的事。我們可要煩勞你老人家了。法皮杏一

聲兒不響。立時趕到第阿文身邊。瞧他傷口。直已穿透了背心。就那刀鋒上的血痕。也足足有十八寸長。烏利維轉身。向着我說道。我親愛的朋友。奉還你的刀兒。這刀兒重量適當。很合我意。你在那裏買的我。道在台惟士姆刀店中買的。烏利維道。你可能替我照樣買他一對。我道。你留着這兩把好了。今天你使這刀兒。直好似弄甚麼要貨。自該給你留着做紀念品呢。烏利維道。多謝。我很喜歡有這麼兩把寶刀。說着。又向那第阿文瞧了一眼。道。我怕他已給我殺死咧。但我不知道爲甚麼。心中却覺得鬱鬱不樂。委實說。像他那麼一個惡人。不該死在一個誠實人手中呢。這當兒。第阿文已由法皮杏照料着。他老人家原是個巴黎城中最有本領的外科醫生。自有法兒施治。我們倆便跳上車兒走了。那第阿文也就昇入法皮杏車中。離了巴朗森林。兩點鐘後。烏利維忽地差人送了很精美的土耳其烟斗來。原來是他酬報我兩把刀的。這天晚上。我親自去探問那個傷人。第二天差下人去。第三天送了張名刺去。就在這第三天。我知道那麥歇特第阿文已仗着法皮杏回天之手。居然出險了。兩個月後。我便也收到他一張名刺。殷勤道謝以後。馬跡車輪消麼白日天涯地角到處浪遊。只是沒有遇見過他。一面直到那天。纔在罪人隊中和他相見。一個翩翩美少年。已變做了囚頭喪面的階下囚咧。

第六章

這可不是很奇怪的事麼。他以前出入交際場中。聲名藉甚。怎麼不久就墮落到步田地。不知道爲了怎

麼一回事。我倒要去打聽法皮杏。可是法皮杏和他的關係。比我密切一些。或者知道一二呢。于是我回到巴黎後。劈頭第一件事便去瞧法皮杏。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老人家的日記簿上。正詳詳細細記着那弟阿文的事。當下他便到寫字檯旁邊。從抽斗裏許多文件中。揀出幾本手冊來。授給我道。我親愛的朋友。你收着罷。你所要知道的事。都在這裡頭。你要怎樣。一概由你。呵。這幾本手冊。委實好。算是我醫士生活中一種成績。那人的病症。不是內科。不是外科。須稱他做道德病。我道。老友。你這手冊在我瞧來。也很可寶貴。法皮杏道。如此。我死時就在遺囑上說明。送給你。由我。委托。人。交。在。你。手。中。如。何。我。道。多。謝。你。的。感。情。只。你。雖。許。了。我。怕。我。再。也。沒。有。承。受。的。日。子。可。是。你。不。過。長。三。四。歲。呢。法。皮。杏。道。你。這。話。兒。怕。是。阿。諛。我。咧。我。至。少。也。長。你。十。二。三。歲。但。是。單。論。年。紀。可。不。足。為。憑。我。曾。認。識。一。個。七。十。歲。的。老。翁。瞧。去。却。似。乎。比。我。年。輕。我。道。達。克。透。算。了。算。了。這。種。無。謂。的。話。兒。說。他。做。甚。法。皮。杏。道。只。為。我。是。個。醫。生。所。以。有。先。見。之。明。你。可。要。瞧。我。所。患。的。病。症。麼。你。瞧。說。時。取。了。一。幅。心。的。解。剖。圖。鋪。在。我。面。前。指。着。說。道。這。一。幅。圖。備。着。給。我。自。己。用。的。瞧。着。這。圖。便。能。知。道。我。每。天。病。勢。的。進。步。要。知。我。所。患。的。病。名。兒。喚。做。血。瘤。將。來。終。有。一。天。炸。將。開。來。或。在。今。天。或。在。二。十。年。後。都。不。能。說。定。炸。時。只。消。三。秒。鐘。我。的。性。命。就。完。了。往。後。或。在。一。個。風。光。明。媚。之。晨。你。正。用。着。早。餐。驀。地。有。人。來。和。你。說。道。你。可。曾。聽。得。法。皮。杏。的。消。息。麼。你。問。道。甚。麼。消。息。那。人。道。他。斗。的。死。了。你。大。呼。道。呀。他。怎。樣。死。的。那。人。道。他。正。按。着。病。人。的。脉。息。在。那。裏。醫。人。家。的。

病呢。猛可裡臉兒紅了。接着又泛成了雪白。不多一會便一聲兒不響的倒在地。上扶起來。瞧時却已死。咧你大呼道呀。死得好不特別。于是一般人都須議論我的死事。社會上議論兩天。各醫院中議論一來。復醫學會中議論兩來。復過了這幾天。法皮杏便下場。咧我聽了這些話。破口呼道。胡說胡說。法皮杏道。我委實腳踏實地說着實話。求你見恕。我可要告別了。那醫院中正等着我呢。至于這手冊。你儘取去抄錄一分。由你怎麼擺佈好了。老友再會。當下我便向他道了謝。握了握手兒。興辭而出。心中又喜又憂。憂的是憂我老友患着那不治之病。喜的是喜我得了這幾本手冊。就能知道那亨利特弗阿文的事。出得門來。急急趕回家去。吩咐下人們拒絕賓客。換上了一件便衣。在我那把大圈椅上坐了下來。一壁把脚兒擱在火爐欄上。一壁就開卷讀那日記。以下都是法皮杏的話兒。我抄錄了下來。並沒改動一句呢。

第七章

十月十八日。今天早上一點鐘。我聽說麥歇亨利特弗阿文和麥歇烏利維道奈有決鬥之約。麥歇道奈原是我的素識。因此也邀我到場。五點鐘時。我便趕到他寓中。六點鐘時。我們已到了那茂德散步場上。那邊便是他們約定決鬥的所在。六點一刻鐘時。亨利特弗阿文中了他敵手的刀兒。受傷倒地。我即忙跳將過去。設法救護。烏利維和他的證人們。却已坐了車兒回巴黎去了。我瞧那傷人時。早已不省人事。雖沒性命之憂。傷勢也很危重。因爲那三角形的刀尖。從右部穿透了幾寸。直至左部。我使他放了些

兒濁血。便昇入車中。喚車夫穿着紐利蔭路和哀利西街回去。一則爲了這兩條路是個捷徑。一則爲了地上平坦。不致顛動傷人。我們正趕到屈姆菲穹門。麥歇特第阿文已漸漸蘇醒回來。把手兒動着。去撫他的傷口。接着吐了幾口氣。兩邊的傷口中。一時便又放起血來。當下他半開着眼兒向他兩証人瞧了。一下。最後纔把眸子着在我面上。低聲說道。達克透。可是你麼。求你別撇下我。我很覺痛楚呢。說完似乎很乏力的。又把眼兒閉了。攏來嘴唇旁邊。忽地起了些兒血沫。知道他肺部也已被那刀兒戮破。咧我忙安慰他道。你別嚇。你的傷勢雖很危重。却並不是致命之傷。他默然不答。也並不張開眼兒來。我接他脉息時。他只輕輕地握我手兒。分明表示他感激之意。我們一路過去。甚是安寧。只到了革命場上。車兒却顛動起來。那傷人那裡禁受得起。便受了無限的痛苦。他的寓所在戴卜脫路。一時還不能趕到。于是我問那兩証人誰住在這裏近邊。暫時給這傷人安息一會。那第阿文一聽了我的問話。立時開口呼道。不要不要。到我自己家裡去。我怕不依了他。更是險上加險。便喚那車夫依舊趕去。那傷人足足受了十分鐘的痛苦。纔到戴卜脫街十一號屋前。他的臥房。却在第一層樓上。那時兩証人中有一個忙去喚下人們來。昇着傷人上樓去。不一會便見兩個穿着金邊制服的下人到來相助。我生平相人。不但相那本人的容貌。且還瞧他左右的人。就這一看。已能十得二三。那時我瞧那兩個下人的臉兒。竟一些兒沒有着急的樣子。可見僱用不久。所以和主人還不大親切。我們一路上樓。過了好幾個房間。我雖畧畧一望。

覺得一切器具陳飾都非常富麗。少停。就到那臥房裏頭。見那床上亂着。今天多分沒有鋪過。床頭挂着兩把手槍。和一柄土耳其短刀。我喚那下人們助着。把傷人扶到牀上。那兩個證人。却已告別而去。我不慌不忙的先把傷口裏好。止住他流血。一會他便揮了揮手兒。打發那下人們出去。一時我却躊躇起來。想他這裏既沒有看護的人。我難道撇開了旁的病人。鎮日價伴他一個人不成。一瞧時計。正七點半。再停半點鐘。我便須往慈善醫院去。萬萬不能奉伴呢。當下我便問道。這裏可是沒有人服侍你麼。他放着重濁的聲音答道。沒有甚麼人。我又道。你可是沒有父母。也沒有親戚麼。他道。一概都沒有。我忙緊接上問道。如此可有夫人麼。他搖着頭。歎了口氣兒。又似乎喊了一聲羅意瑟。只那聲音。甚是低弱。聽去。不大分明。我道。但我也斷不能聽你一個人留在這裏。他囁嚅道。如此請你替我僱一個看護婦來。說我不吝厚酬呢。于是我就立起身來。和他告別。他亟道。怎麼。你可是忽忽就要去麼。我道。正是。我還須診治旁的病人去。他們。倘是富人。倒不妨。使他們多等一會。然而大都是窮苦的人。我可不得不遵時前往呢。他道。停會兒。你可能再來麼。我道。你倘要我來時。我儘能到來。他道。達克透。我很望你再來。愈快愈妙。我道。理會得。愈快愈妙。他又道。你當真許我麼。我道。我已許你了。他道。既是這樣。此刻你就去罷。我點了點頭。向着門兒走去。走不到幾步。那傷人。忽又做了個手勢。招我回來。張開着嘴兒。似乎還有甚麼話。和我說。我問道。甚麼事。他先不答。把頭兒。倒在枕上。我又捱近了他。說道。你儘和我說。我儘能替你效勞時。總得

盡力做去。那時他似乎。在。心。中。盤。算。着。可。能。信。托。我。不。能。一。壁。搭。越。着。說。道。你。說。我。這。傷。不。是。致。命。之。傷。麼。我。道。我。正。是。這。麼。說。他。道。你。可。能。說。定。麼。我。道。在。我。瞧。來。正。是。如。此。只。你。倘。要。預。先。料。理。一。切。……我。話。兒。還。沒。說。完。他。便。破。口。呼。道。照。這。樣。說。來。我。仍。不。免。一。死。呢。說。時。臉。色。更。泛。做。了。灰。色。一。顆。顆。的。冷。汗。珠。已。從。髮。根。中。滾。了。出。來。我。道。我。曾。說。你。這。傷。勢。不。是。致。命。之。傷。但。我。還。須。警。告。你。雖。不。致。命。也。很。危。險。他。道。達。克。透。我。可。能。信。托。你。的。話。麼。我。道。你。倘。不。信。託。我。我。又。何。用。白。費。唇。舌。他。急。道。我。信。託。你。我。信。託。你。請。你。取。了。這。鑰。匙。替。我。開。那。寫。字。檯。的。抽。斗。說。著。從。他。頸。項。裡。的。鍊。條。上。解。下。一。個。鑰。匙。來。授。給。我。我。依。着。他。話。兒。過。去。開。那。寫。字。檯。他。便。把。肘。兒。支。在。牀。上。向。我。瞧。著。一。時。他。全。副。的。精。神。似。乎。都。聚。在。兩。個。眸。子。裡。頭。接。着。問。道。你。可。瞧。見。那。紙。夾。麼。我。道。在。這。裡。他。道。這。裡。頭。就。是。關。于。我。一。家。一。身。的。文。件。你。可。能。立。下。一。個。誓。說。我。倘。死。了。便。把。這。紙。夾。付。之。一。炬。麼。我。道。我。儘。能。立。這。誓。他。又。道。只。你。可。能。永。不。開。看。裡。頭。的。文。件。麼。我。道。這。紙。夾。原。鎖。着。呢。他。道。然。而。這。種。鎖。兒。也。很。容。易。開。的。我。一。聽。這。話。便。把。那。紙。夾。擦。了。下。來。他。的。話。兒。雖。是。辱。我。但。我。並。不。生。氣。腔。子。裡。只。填。滿。了。厭。惡。他。的。意。思。他。見。我。掉。了。那。紙。夾。知。道。他。的。話。已。傷。了。我。了。即。忙。說。道。請。你。恕。我。只。爲。我。一。向。僑。居。領。土。不。知。不。覺。養。成。了。這。種。不。信。托。人。家。的。性。兒。并。且。我。不。論。說。甚。麼。話。都。沒。有。成。心。呢。請。你。恕。我。替。我。收。著。這。紙。夾。我。倘。死。了。求。你。立。時。燒。燬。我。道。此。刻。我。再。允。許。你。他。道。多。謝。多。謝。我。道。還。有。旁。的。事。兒。沒。有。他。道。這。抽。斗。中。不。是。還。有。幾。張。銀。票。麼。我。答。

道。正是。共有一千法郎的銀票兩張。五百法郎的銀票三張。他道。達克透。煩你取將出來。授給我。我就把那五張銀票。一起授給他。他握成了個球兒。納在枕兒下邊。又向我說道。多謝你。這當兒。他已很覺乏力。又眠倒在枕上。一面喃喃說道。唉。達克透。我怕去死不遠。咧。達克透。願你救了我。這五張銀票。便是你的。別說這五張。便是加上兩倍三倍。我也一百個情願。說完。却又暈了過去。我按鈴召了個下人進來。執着個聞鹽瓶給他聞着。一會兒。他已醒了回來。半張着兩眼。瞧着我。說道。這回還不死。達克透。多謝你。謝你。並不撤下我。我道。只我如今可要去咧。他道。不久就能回來麼。我道。午時我再來瞧你。他又問道。你瞧我如今可有危險麼。我道。沒有甚麼危險。倘那刀尖中了你的要害。那能推到此刻。早已死咧。他又問道。你可能送一個看護婦來麼。我道。立刻就來。我去後。且喚你下人伴着。那下人插嘴道。這個自然。我自該伺候着主人。這時他忽地嚷道。不必不必。快出去。我要睡一會子。養養精神。你在這裏。便不能入睡咧。那下人不敢違拗。即忙退了出吾。我道。但你一個人躺在這裏。也是不穩妥的事。他答道。我一個人。在這的。難道比了同一個殺我盜我的人。一塊兒在着。更見得危險麼。說了這幾句。忽又放低了聲音。說道。那窟窿已戳成了。倘再插把刀兒進去。便能中我的心兒。那人既一擊不中。換個人來一試。可不是一樣的麼。我聽了。幾乎要顫將起來。想這種可怕的意思。怎麼進他腦兒的。又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物。半嚮。他又說道。達克透。你還是鎖我在這裏。把那門上的鑰匙去交給那看護婦。和他說。往後須得日夜伴

著我。但他可是個誠實可靠的婦人麼。我道。我儘能代他作答。包管你是個誠實的婦人。他道。如此很好。再會再會。午時再會。我便依着他。把房門鎖了。他忽又呼道。請你鎖得牢些。于是。我便又把那鑰匙旋了一旋。隱隱聽得裡邊放着那低弱的聲音。說道。多謝。你我離了他的臥房。一路出來。恰恰走過前室。却見那下人們正在那裡談笑着。怪高興呢。我向他們說道。你們主人要睡一會子。怕你們闖去打擾他。所以把這鑰匙交給我。喚我去交給那看護婦。停會兒他就來咧。那下人們互相遞了個眼色。却一聲兒也不言語。

第八章

五分鐘後。我便把一切方畧。指授了個優等的看護婦。他不敢怠慢。即忙趕往麥歇第阿文家去。到了午時。我便守着約言。趕去瞧他。却見他正好睡咧。當下便想先到旁的病家去了。再來。叵耐他剛纔會囑咐過那看護婦。說我偷來時。便求我等一會子。我沒法兒想。只得在客室中坐了下來。冒着險犧牲。我半點鐘寶貴的光陰。我坐在那裏。很不耐煩。便把眼兒骨碌碌的向四邊望着。心想。瞧了那一切器具。陳飾。或者能數知道他們品性。只抬眼一瞧。便覺是一片錦繡之場。所有陳飾。沒一件不富麗豪侈。地上的地毯。顏色非常鮮明。質料也分外的精良。除是薩朗峴池大工廠中。可沒有這種好貨。不過和那壁衣器物的顏色。並不相稱。足見這裡的主人。翁似還缺少些兒美術思想。目光所接。大都是黃金之色。門窗天花板。

都鑲着金。門帘窗帷上。都垂着金纓。壁上的壁衣。被許多鍍金的鏡架掩着。架中都是些每張二十法郎的版畫。和摹仿古畫家的假畫。就此也足見那主人是個毫沒美術眼光的人。四邊壁角裡。都放着一個飾物架。架上列着幾個不值錢的中國花瓶。和大愛泊地方的象牙玩具。時鐘燭臺。陳列得也毫無意味。有一隻桌上。放着許多裝訂精美的書籍。似乎當做裝飾品的。其餘的一切東西。多半是簇新全新。瞧來他做這裡的主人。還不過三四個月。光景。我瞧了一遍。心中便起了兩種猜想。一則猜想那麥歇第阿文。是個暴富之人。一則猜想他學問見識都有限。瞧了那專講虛文。不求實際的陳飾。便能知道我正在這樣猜想。却見那看護婦已走將進來。說病人醒了。于是我就站起身來。三脚兩步的趕往臥房。進門時。我一望而知他傷勢並沒加重。倒像有了些兒起色。他却還害怕得甚麼似的。兀是怕着死。我即忙安慰他。說是不打緊的心中。一壁納着罕想像他這麼一個膽小如鼠的懦夫。怎敢侮辱人家。挑人家和他決鬥。倘有胆力。便不該怕死呢。一會我已把他的傷口察看了一下。又悄悄地瞧他。的人覺得他的一身也像那客室裡頭的陳飾。很不相稱。他的面貌還算得清整。挺秀。一頭秀髮。修理得十分時式。兩撇鬚兒也位置適當。但我替他把脉時。却見他的手兒非常粗糙。指甲也修剪不整。便瞧了那床前放着的一雙靴子。便能知道他的脚兒也和手兒一樣。全然是鄉下人的脚兒。那時他正發着熱。只那眸子裡頭。却並沒甚麼特別。表示。兩眼骨碌碌的流轉。並不轉住一人。一物。說話也聲東擊西。分明是心神不寧的。

樣兒當下他向我說道我親愛的達克透你來了。我並沒有死。你簡直是個先知。咧達克透。但你瞧我已經出了險。沒有那最後的一合。真是萬惡不見他。覷得很準呢。我料他大白天一定沒有甚麼事兒。做不練着。試刀擊劍。所以能殺得勝我。恨他。恨那惡魔烏利維。他實是個蠻漢。實是一頭野獸。我忙道。請你見恕。我是麥歇道奈的朋友。又是他的家醫。剛纔決鬥時。我又是他的證人。可並不是你的證人。我和他已是十年的舊交。和你纔是。今天早上相識。你偷兒罵他時。還是去請旁的醫生。我可要敬謝不敏。咧他大呼道。怎麼說。你可是要撇了我。去麼。撇了我。去便是不合人道的事。況且你也須知道。我是個有錢的人。傷口一朝平復了。便須重重酬你的勞。怕你許多病家中沒一個及得上。我出手慷慨呢。我一肚子的不高興。開口喊了一聲。先生。他又道。咦。我知道了。你並不把錢兒放在心上的。然而你也不妨記着。偷要需用錢時。儘開上帳來。我便立刻照單應付。決不拖欠。我冷然道。你這話兒。還是向旁的人說去。在下雖很不長進。幸而還沒有這種貪病。他急道。達克透。我知道你一定生氣。咧。我道。也未必生氣。我不過回答你的話兒罷。咧。他道。我的話兒。請你不必介意。要知我們紳士說話。往往脫口而出。並不預先盤算了。說的話兒。願你見恕。則個。我微微鞠了一躬。他便伸出手來。預備和我握手。我道。我剛纔按過你的脉。已很滿意。咧。他道。如此。你定還怒着我。因爲我出言不遜得罪了。麥歇烏利維着。啊。這是我。的不是他。原是你的好友呢。然而他一刀送來。使我受了這麼一個重傷。得罪他幾句。也算不得過分。我道。這一回的決鬥。你

是主動他的本意並不要和你決鬪這一着你心中也該明白他道不錯我爲了要和他決鬪所以侮辱他。他要知這侮辱便是挑戰的不二法門。咦達克透請你恕我你可能替我拉那鈴繩麼我便把那鈴繩拉了一下不一會便有一個下人走將進來。第阿文開口問道麥歇麥楷的可曾差人來問過我的病狀沒有。那下人答道主人並沒甚麼人到來。第阿文滿臉現着沒精打采的樣子低聲說道這可奇了。接着房裏便寂靜了一會。我不耐再等取了手杖預備和他告別他却又向我說道你可知道貴友烏利維做了甚麼妨害我的事。我道我不知道只聽得人家說他曾在俱樂部中說了你甚麼話兒。因此上你很不滿意于他。第阿文道不瞞你說我的期望已毀在他手中。我本能和一位芳齡二九的姑娘結一頭很美滿的姻緣。臉兒出落得既像是個畫中人。每年又有五萬利佛的進款。只被那斯輕輕一說我的期望就受了個極大的打擊。我問道他到底怎樣毀你的期望呢。第阿文道達克透他掉着個毒舌兒不是說我壞話。說在加特洛泊島上並不聽得我家的名兒。分明說我是假冒的呢。其實我的家世班班可考。如何假冒得來。我父親第阿文伯爵在那邊有六英里的地產。有一所堂皇精美的爵邸。且還有三百個黑奴。這都是確確鑿鑿的事。橫豎我已寫信去給那烏督麥歇特梅爾伯司。兩個月中便能得他的回信。到了那時你們便能知道此中虛實。咧我道先生烏利維或者弄錯了也未可知。但他生平從沒有過一句不着實的話呢。第阿文又道你不見麼。只爲了他幾句話纔使我未來的岳父冷了一百個心。我這樣受了重

傷也並不差個人問安。我道：「或者令岳沒有知道，你和我家決鬪呢？」弗阿文道：「怎麼不知道？昨天我曾告知他要和那厮決鬪。」我道：「你告知他的麼？」弗阿文道：「正是昨天，他先和我說麥歇烏利維怎樣說我壞話。我聽了，立刻說道：『他這麼說，麼很好很好。今夜我便去挑他決鬪。』你老人家便能瞧我怕他，不怕他聽了這話，心中纔雪亮知道他一時的勇氣都是給那五萬利佛的年金和一個十八歲的美人兒撥動起來的。當下我就站起身來，和他告別。」弗阿文忙問道：「達克透，我們幾時纔能再見？」我道：「明天我再來替你調換綳布。」弗阿文又道：「達克透，外邊倘有人和你講起這一回的決鬪，還望你老人家包荒些兒，說我鬪得着實不弱呢。」我道：「橫豎我總把那天所見的從實告知人家好了。」弗阿文恨恨的自語道：「萬惡的烏利維，那時倘有人替我一刀刺死了，我便送他十萬法郎。」我答道：「你既有這許多錢做殺人得酬勞金，如此婚事不成，又何必介介？可是即使成了好事，每年也不過多得五萬利佛呢？」弗阿文道：「這也不錯，但是我成了婚，就好似立了個基礎，況且我們少年人斷不嫌錢兒多的。」多了五萬利佛，也自不惡入賭局。時就有了基本金。達克透近來我命運很好，前一月竟贏了人家三萬法郎。可不是個大數目麼？」我道：「先生，我賀你，明天再見。」弗阿文道：「且慢，我聽得門鈴的聲響，多分是有人來咧。」停了半晌，就有一個下人走將進來。到此，我這一雙秦鏡似的眸子，便清清楚楚照見了這位亨利特。弗阿文子爵的心臟肺腑咧。那時他先搶着問道：「怎麼？」那下人答道：「主人，麥楷的伯爵來問你的病狀。」弗阿文急道：「他可是親自登門麼？」那下

人道並不親自到來。他老人家差個下人來呢。第阿文歎了口氣道：「呀，並不親自到來，只你怎麼回答他的話兒？」那下人道：「小可回說主人傷勢很重，不過據醫生說並不是致命之傷，定能保全主人的性命。」第阿文忙問我道：「達克透，你當真能醫保全我的性命麼？」我答道：「自然自然，但你倘若調理不善，行事粗率，在下可也無能為力呢。」第阿文道：「我理會得你儘放心。」達克透你以為怎樣？今天麥楷的伯爵差人來問我病狀如此，他可不是不信烏利維的話麼？」我道：「自然自然，他那裡會相信？」第阿文欣然道：「達克透，願你趕快醫好了。我將來我便請你喝喜酒呢。」我道：「在下總替你盡力就是了。」說完鞠躬而出。

第九章

我到了街上，猛覺得呼吸舒暢了許多，說也奇怪，我對於那人忽地起了一種厭惡之心，彷彿見了個蜘蛛和蟾蜍的一般，只心中倒也很願使他趕快全愈。可是他全愈了我的職務已盡，從此一刀兩截和他斷絕關係。咧，第二天上，我便又趕去瞧他，只見他進步很快，傷勢已減輕了許多。大凡刀傷，倘不立時致命，便有法兒施救，傷勢平復了，全愈時便分外的快。所以一來復後，第阿文竟完全出險了。于是我就和他說我的職務已盡，以後不再到來。他很想我繼續下去，只我已立了決心，不能變動。他沒法兒想。末後便道：「只無論如何，這事你可不能推却。先前我交給你的那個紙夾，還請你親自替我帶了來。」這東西甚是可貴，我很不敢信托那下人們呢。這是我最後的請求。願你老人家見許則個。我滿口答應了他。第二

天便帶了那紙夾兒去。第阿文喚我在牀邊坐了。遲疑了會兒，纔把那紙夾兒開了開來，却見裡頭藏着六十張的銀票，每張大半都是一千法郎。那時他取了兩三張夾在指兒中間玩弄着，我很瞧不上眼兒。立時站了起來，他忽地開口說道：「達克透，你瞧這種事，可不是非常的事麼？我問道：甚麼事？第阿文道：一個人却有勇氣假造銀票，我道：這種事甚是可恥，并且也是懦夫所做的事。第阿文道：雖則可恥，然而不能說是懦夫所做的事。他寫那銀票上刻着的「有假造此票者按律處死」兩行字時，可也少不了一股勇氣和那堅強的神經呢。我道：這話說得很是罪人，原也有罪人的勇氣，惡徒伏在樹林深處殺人，那勇氣也正不弱于軍人們衝鋒陷陣，斬將刈旗，不過到頭來一個得勳章，一個上斷頭台罷咧。第阿文道：不錯，上斷頭台去對付天下殺人犯，原該如此。達克透，但是把那假造銀票的也葬送在斷頭台上，這未免太酷了。麼說時，我覺得他的聲音容色都有些變了。當下我接口道：你的話兒着實不錯，死刑未免太酷了些。聽說往後就須改做終身懲役，送往軍船上罰做櫓工咧。第阿文道：如此，那人一定息麼？你真知道麼？我道：我曾聽得那個力能改造法律的人說起過這件事。第阿文道：如此，那人一定是國王了。着啊着啊，你老人家原是御醫，時時和至尊接近的，陛下可是當真和你說起過麼？這法律幾時纔能改動啊？我道：這個在下可不知道了。第阿文道：達克透，你何不去探聽出來？因爲這事，我很覺有味呢。我道：你覺得有味麼？第阿文道：正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如今我聽得那不公平的法律一朝改了。

自然覺得歡喜不盡。咧。我道。但是。罪人們。瞧這一輩子。死不得。活不得的。受着痛苦。倒比了。上斷頭台。受死刑。有幸麼。第阿文。很不安的。答道。一輩子。失了自由。那裡。還當做。幸事。然而。性命和。希望。畢竟。還留着。不過。監禁。獄中。勞動。一些。一有機會。也能。脫逃。呢。我聽了。這番話。厭惡之心。不覺。又加上。了一半。現着。要和他。告別。的樣子。第阿文。忙道。達克透。你可是。急匆匆的。就要。去麼。說時。把那。兩三張。銀票。團在。手中。彷彿。流露。着一派。慚愧。不安。之狀。我一壁。向着。門兒。覓去。一壁。答道。正是。我要。告別。咧。你的。傷勢。已經。全愈。以後。也不必。再來。第阿文。道。你。不知道。我很。願和。你。老人家。時時。相見。呢。我道。先生。不幸。我們。做醫生的。可。沒有。餘暇。注意。社交。那。病房。裡頭。便。占。了。我們。一大半。的。光陰。驅逐。了。這一。家的。病魔。又。須。去。追趕。那。一。家的。病魔。一天。到。晚。忙。得。甚。麼。似。的。先生。對。不起。得。很。此刻。我。可。不。得。不。告。別。咧。第阿文。道。但是。我們。幾。時。纔。能。再。見。我。道。先生。這。可。說。不。定。咧。你。常常。總。得。流。連。交。際。場。中。我。又。難。得。進。交。際。場。的。倘。要。相。見。那就。難。了。可是。我的。先。陰。寸。寸。都。很。寶。貴。一。點。鐘。自。有。一。點。鐘。的。職。務。撇。不。了。拋。不。開。的。第阿文。道。只。我。倘。再。病。時。便。怎。麼。樣。我。道。這。個。又。須。作。爲。別。論。咧。第阿文。道。如此。我。倘。病。時。仍。能。和。你。相。見。我。道。職。務。所。在。萬。萬。不。敢。放。棄。第阿文。道。達克透。願。你。見。許。我。道。這。又。何。用。相。許。醫。病。原。是。我。分。內。的。事。第阿文。道。別。管。他。你。只。許。了。我。我。便。安。心。咧。我。道。如此。我。就。許。你。好。了。到。此。第阿文。又。伸。出。手。來。向。我。我。怕。他。手。中。還。執。着。那。銀。票。便。假。做。沒。有。瞧。見。忽。忽。的。走。了。出。來。第二。天。我。收。到。一。個。信。封。裡。頭。夾。着。一。張。亨。利。特。第阿。

文子爵的名片和兩張銀票。一張一千法郎。一張五百法郎。當下我即忙寫了封信兒給他。說我的醫費不消這許多錢。每回二十法郎。已是最貴之數。我共到府上十回。但須二百法郎。夠咧。其餘一千三百法郎。特此奉還。接着就取了那張五百法郎的銀票。還他那張一千法郎的。更找了三百法郎的現金。封好了。差人送去。一壁就把這銀票夾在手冊裏頭。和我其餘的十二張五百法郎銀票放在一起。過了一天。我在一家寶石店中買幾件飾物。那代價一共是二千法郎。于是我就取了四張付他。不道一來復後。那寶石商竟同着兩個警吏。上門來。瞧我。原來那四張銀票中。有一張已被銀行中人察出。說是假造的。因此上特地趕來。一問這假銀票的來歷。叵耐我那手冊中十三張銀票。都從各方面得來。混在一起。也不知道是那一家。的。只我一向知道那寶石商是個誠實人。就付了他五百法郎。取還那假票。那警吏們略盤問了我幾句。便一旋身走了。以後這件事也煙消火滅。並沒旁的枝節發生出來。

第十章

光陰飛一般過去。一轉眼過了三個月。一天早上。我忽在許多信件中得了一封信道。（達克透鑒。我又病矣。乞君爲我一治。）今日務望駕臨。無任盼切。設不來者。則君猶怒我也。亨利子爵特弗阿文白。我瞧這信時。不但是不合文法。還拚錯了三個字兒。并且連那署名也署得奇怪。竟把個子爵兩字插在那姓名中間。委實好算創見。就這一層。足見這位爵爺讀書不多。學問欠缺。不像是個爵邸中人。就他那雙粗

足。大。手。也。着。實。使。人。起。疑。呢。但。他。信。中。既。說。有。病。我。可。不。得。不。去。瞧。他。一。趟。當。下。裏。便。趕。到。戴。卜。脫。路。歇。關。而。入。那。時。他。正。在。私。室。裡。休。息。着。四。邊。飾。着。橘。花。和。紫。羅。蘭。一。陣。陣。妙。香。襲。人。我。心。中。詫。異。着。想。這。一。間。比。了。旁。的。房。間。幽。雅。得。多。咧。我。瞧。他。時。正。靠。在。一。隻。沙。發。上。邊。十。個。粗。粗。的。指。兒。玩。弄。着。一。個。精。緻。的。小。花。瓶。多。分。是。意。大。利。大。美。術。家。西。利。尼。氏。的。製。作。物。他。見。了。我。忙。把。身。兒。抬。了。一。抬。作。勢。喚。我。坐。了。一。壁。說。道。達。克。透。承。你。老。人。家。惠。然。肯。來。感。激。得。很。就。我。也。並。不。撒。謊。委。實。覺。得。不。舒。服。呢。我。問。道。怎。麼。不。舒。服。可。是。那。傷。處。作。怪。麼。第。阿。文。道。多。謝。上。帝。怕。不。是。罷。那。傷。處。但。覺。有。些。兒。刺。痛。好。像。一。個。水。蛙。在。那。裏。吸。血。罷。咧。我。怎。樣。不。舒。服。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說。來。你。老。人。家。別。笑。多。分。是。心。中。憂。鬱。所。致。呢。我。道。這。倒。不。好。你。不。要。患。的。依。十。昆。垓。兒。病（按。即。憂。鬱。之。病）麼。第。阿。文。茫。然。道。達。克。透。你。怎。麼。說。我。又。說。了。一。遍。他。却。依。舊。不。解。這。種。醫。學。名。詞。原。也。怪。不。得。第。阿。文。子。爵。不。明。白。那。時。我。就。不。說。甚。麼。只。把。指。兒。按。他。的。脈。息。果。然。跳。動。得。又。亂。又。急。分。明。是。個。有。病。的。迹。兆。我。正。按。脈。咧。猛。聽。得。外。邊。門。鈴。的。聲。音。一。陣。子。響。第。阿。文。聽。了。頓。像。吃。驚。似。的。覺。得。那。脈。息。也。斗。的。加。了。速。率。我。忙。問。道。甚。麼。事。第。阿。文。道。沒。有。甚。麼。事。我。也。不。知。道。爲。了。甚。麼。一。聽。得。門。鈴。便。瑟。瑟。地。抖。了。連。臉。兒。也。泛。做。了。灰。白。此。刻。你。不。見。麼。唉。達。克。透。我。和。你。說。當。真。病。着。呢。我。瞧。了。這。種。情。景。也。明。知。他。病。着。不。過。這。病。似。乎。關。于。良。心。不。關。身。體。呢。接。着。我。便。把。眼。兒。睜。睜。的。向。他。瞧。動。都。不。動。他。却。立。時。把。眸。子。低。了。下。去。那。個。白。白。的。臉。兒。也。忽。地。變。做。了。緋。紅。我。一。

面。瞧。着。一。面。靛。道。着。啊。你。當。真。病。着。呢。第。阿。文。大。呼。道。達。克。透。你。也。和。我。同。意。麼。不。瞞。你。說。我。先。曾。請。過。兩。個。醫。生。因。爲。你。老。人。家。對。于。我。甚。是。奇。怪。所。以。我。先。還。不。願。請。教。你。無。奈。我。把。神。經。不。寧。的。話。兒。和。他。們。說。了。那。兩。個。傻。子。却。兀。是。向。着。我。傻。笑。我。道。你。確。不。大。舒。服。那。是。一。望。而。知。的。不。過。我。瞧。你。的。病。不。關。身。體。多。分。是。心。上。有。甚。麼。煩。惱。事。麼。他。顫。着。道。怎。麼。說。你。說。我。心。上。有。煩。惱。事。麼。我。的。處。境。甚。是。順。利。那。有。煩。惱。你。可。是。說。我。和。那。麥。楷。的。姑。娘。的。婚。事。麼。就。是。你。那。朋。友。烏。利。維。多。方。阻。……我。不。等。他。說。完。插。口。問。道。正。是。怎。麼。樣。了。第。阿。文。答。道。兩。來。復。中。便。須。舉。行。那。結。婚。的。公。告。已。經。付。印。你。那。朋。友。也。已。追。悔。當。時。不。該。胡。說。向。我。道。歉。咧。我。道。怎。麼。一。回。事。他。便。開。口。呼。道。尤。曼。把。那。火。爐。架。角。上。的。紙。夾。兒。取。來。當。下。有。一。個。下。人。答。應。了。恭。恭。敬。敬。的。取。了。個。紙。夾。過。來。第。阿。文。開。了。微。顫。着。聲。音。說。道。你。瞧。這。是。我。在。邦。脫。阿。碎。脫。爾。誕。生。的。証。書。這。是。烏。督。麥。歇。特。梅。爾。伯。司。的。信。兒。証。實。我。父。親。是。加。特。洛。泊。島。上。最。富。的。地。主。這。些。文。件。我。都。已。給。烏。利。維。瞧。過。他。瞧。了。那。烏。督。的。署。名。立。時。說。是。烏。督。的。親。筆。呢。我。答。應。著。一。雙。翻。著。那。證。書。和。信。件。但。瞧。那。第。阿。文。時。似。乎。越。發。刺。促。不。寧。起。來。我。問。道。你。可。是。覺。得。越。發。不。舒。服。了。麼。第。阿。文。道。怎。麼。不。是。我。的。不。舒。服。正。不。止。這。些。呢。社。會。上。一。般。人。都。嚼。着。舌。根。說。我。壞。話。我。一。天。天。總。覺。得。心。神。麻。亂。彷彿。犯。了。甚。麼。罪。的。一。般。說。到。這。裡。直。了。肢。體。躺。在。那。沙。發。上。又。道。唉。達。克。透。我。當。真。一。百。二。十。個。不。舒。服。呢。我。道。你。該。力。自。鎮。靜。纔。是。第。阿。文。道。好。容。易。說。這。鎮。靜。兩。字。我。偷。能。鎮。靜。時。早。就。舒。服。咧。

但是。不。論。怎。樣。我。總。不。能。鎮。靜。周。身。的。神。經。兀。在。那。裡。牽。動。似。乎。要。從。皮。膚。裡。跳。將。出。來。我。頭。腦。中。兀。在。那。裡。亂。響。似。乎。那。我。夫。人。大。教。堂。中。的。鐘。兒。都。在。我。耳。邊。鏗。鏘。的。撞。着。到。此。我。覺。得。直。要。發。起。瘋。來。達。克。透。說。你。見。告。那。一。種。死。法。是。最。容。易。的。我。道。你。問。這。話。兒。做。甚。麼。來。第。阿。文。道。因。為。我。常。在。這。裡。想。自。盡。呢。我。急。道。胡。說。第。阿。文。又。道。達。克。透。我。聽。說。吃。了。青。酸。立。刻。就。死。這。話。兒。可。當。真。麼。我。道。正。是。比。了。毒。藥。更。見。利。害。第。阿。文。道。達。克。透。如。此。求。你。賜。我。一。瓶。青。酸。我。便。感。激。不。盡。咧。我。叱。道。你。發。瘋。咧。第。阿。文。大。聲。道。聽。着。你。偷。能。使。我。不。受。一。些。兒。痛。苦。舒。舒。服。服。的。死。去。我。便。不。吝。重。酬。一。千。克。耶。六。千。克。耶。一。萬。克。耶。任。你。要。多。少。如。數。付。你。我。立。起。身。來。開。步。走。去。第。阿。文。即。忙。做。了。個。手。勢。挽。留。我。接。着。問。道。你。意。中。怎。樣。我。道。先。生。你。這。樣。胡。言。亂。道。不。但。使。我。不。敢。常。來。以。後。怕。要。和。你。斷。絕。關。係。咧。第。阿。文。哀。聲。道。達。克。透。求。你。別。去。我。只。為。發。着。狂。熱。所。以。語。無。倫。次。說。着。按。了。按。呼。人。鈴。剛。纔。那。個。下。人。便。又。趕。將。進。來。第。阿。文。向。他。說。道。尤。曼。我。很。覺。口。渴。替。我。取。些。酒。來。那。下。人。道。爵。爺。喝。甚。麼。酒。兒。第。阿。文。問。我。道。達。克。透。你。也。和。我。喝。些。麼。我。忙。道。多。謝。我。不。喝。酒。的。第。阿。文。又。向。那。下。人。道。取。兩。個。杯。兒。和。一。瓶。蘭。酒。來。那。下。人。答。應。着。退。了。出。去。一。會。兒。便。托。着。盤。兒。帶。了。兩。個。水。晶。杯。和。一。瓶。酒。來。第。阿。文。手。兒。懸。懸。地。顛。着。斟。滿。了。兩。杯。一。大。半。却。潑。翻。在。盤。中。那。時。他。取。了。一。杯。授。給。我。道。請。嘗。這。酒。兒。這。是。上。好。的。蘭。酒。我。從。加。特。洛。泊。帶。來。的。但。那。烏。利。維。却。說。我。並。沒。到。過。那。島。上。呢。我。道。多。謝。盛。情。我。從。不。喝。酒。的。他。便。不。說。甚。麼。自。己。取。起。那。旁。的。

一杯來。我道。怎麼。你可要喝乾這杯酒麼。弗阿文道。這一些算甚麼。我道。你偷這樣喝去。怕要使你那件法蘭絨的半臂着火燒起來。咧。弗阿文道。你以為多喝了蘭酒足以殺人麼。我道。一時雖不致命。然而五六年後不免要受了極大的痛苦。宛轉而死。他聽了。這話立刻把那杯兒放了下來。垂倒着頭。宕着臂兒。太息着說道。唉。達克透。你不見我的病兒。不是很重麼。我答道。我並不說你有病。只說你受着痛苦呢。弗阿文道。這兩句話兒不是一樣的意思麼。我道。有些兒不同。弗阿文道。但你總得替我開張醫方纔是。且慢。你們醫生的醫費為甚麼如此名貴。我笑道。你可是不用我醫治麼。弗阿文急道。不是。不是。你是個醫生中的模範。除了你誰能醫我的病。說完。斗的取起那杯蘭酒來。一飲而盡。我也不去阻止。他只聽他喝了。怎樣。那裡知道他倒像喝一杯清水似的一些兒。沒有甚麼。我知道他平日間原喝慣了這種烈酒。當做忘憂的良藥呢。不多一會。他的精神倒反勃勃的振作起來。開口自語道。不打緊。不打緊。我為甚麼這樣自苦。我年兒又輕錢兒又多。以後儘能發憤改過。說着。又直着喉嚨。把那第二杯酒也倒了下去。一壁向我說道。達克透。你可是不能忠告我麼。我道。我忠告你。信托我。快和我說。你到底為了甚麼事。如此自苦。弗阿文道。你心中可是想我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麼。我道。正是你自己一定嚴守着秘密。弗阿文勉強進出笑容來道。你可是想我有甚麼重要的秘密麼。我道。定有甚麼可怕的秘密。他聽了。臉兒又泛做了白。玩弄着那酒瓶的頸兒。預備斟第三杯酒。到此我不敢怠慢。疾忙阻止他道。我已警告你。倘若這

樣。喝。去。便。是。自。殺。之。道。第。阿。文。便。不。去。斟。那。酒。兒。只。喃。喃。的。說。道。達。克。透。你。簡。直。是。個。才。人。竟。能。猜。透。我。的。心。事。我。當。真。有。個。秘。密。有。個。可。怕。的。秘。密。這。秘。密。已。足。殺。死。我。比。了。那。蘭。酒。還。須。加。上。幾。十。倍。利。害。我。清。夜。捫。心。總。想。把。這。秘。密。吐。露。出。來。告。訴。一。個。誠。實。可。信。的。君。子。你。老。人。家。倘。能。做。我。的。懺。悔。人。立。誓。不。再。使。旁。人。知。道。如。此。我。便。須。披。肝。瀝。誠。一。一。奉。告。唉。這。秘。密。要。是。永。遠。占。在。我。心。坎。裡。我。便。永。遠。受。那。無。限。的。痛。苦。咧。我。起。身。說。道。先。生。我。並。沒。請。你。信。托。我。我。也。並。不。信。托。你。你。邀。我。來。醫。病。我。爲。了。職。務。分。上。不。得。不。來。至。於。你。的。病。不。是。藥。石。所。能。奏。效。的。你。儘。守。着。你。的。秘。密。可。不。干。我。的。事。呢。麥。歇。子。爵。再。會。再。會。這。當。兒。他。就。聽。我。出。去。並。不。挽。留。只。我。轉。身。帶。上。那。門。兒。時。却。見。他。的。手。又。伸。到。那。可。怕。的。酒。瓶。上。去。咧。

(上卷完)

新

笑

某鄉人得家書。忽大哭。大已。其主人怪之。問其故。

鄉人啜泣曰。吾母已亡於五月九日矣。因以書示

之。乃母忘五月九日也。主人大笑。

(孝宗)

藝苑
鉅觀

叢

帖

習字
模範

初拓正續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係清高宗將內府秘藏法書真蹟命當時儒臣詳慎審定擇其尤者摹勒以公諸世三希云者以其迹中王右軍快雪王大令中秋王元琳伯遠三帖實為千古妙蹟高宗珍之因以名其所居之室于此可見斯帖之價值矣然此帖翻刻極多不但精神全失形式亦改本局覓得真正初拓原本用上等連史紙照式影印與原本不爽累黍至續帖非惟較外間所傳者增出十餘種且拓墨精工光彩逼人堪稱完璧此次在巴拿馬賽會經美國美術家印刷家品評推為中國第一精品獎以一等銀牌誠為出版界希有之榮世有言字學之淵源臨池之模範者舍此又將何求正帖三十二冊十四元續帖五冊二元合購者奉送楠木箱一只

宋拓淳化閣帖

此帖為人間閣帖之冠為張得天尚書舊藏尚書于帖之四周跋小字至萬餘言之多此跋曾刊之小天瓶齋中即世所傳巾箱帖也又有張晴嵐尚書加注其實貴可知呂鏡字尚書以重價得于華亭請之尚書付印以公天下并將三尚書小影列于卷首十冊布套精裝七元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此帖為宋孝宗南渡後續得晉唐遺蹟上石孝宗精於賞鑒故品在閣帖上第一卷為天下鍾書祖本右軍洛神賦亦世所未有石至理宗時毀于火此帖雖不全實珍若球圖有吳讓之張叔未題誌抱殘守缺齋藏本四冊一元五角

初拓快雪堂帖

此帖初拓本頗少滬上有石印者惜縮小失真且現已無從覓購今流行者皆翻刻本也現照原本大小精印五冊一元五角

初拓南田叢帖

此冊舊集數種南田帖皆初拓精本付印者其中清獻閣一冊初拓本尤為難得又南田撫古一冊南田詩稿一冊南田題畫一冊南田手札一冊皆未易經見者五冊一元五角

初拓詒晉齋法帖

此帖為成親王生平得意之作各式字體俱全此精刻最初本帖最為難得與近世拓本有天淵之別十六冊五元



家庭短劇
姊妹

登場人物

紳士	洪幽谷
其妻	宣氏
長女	鳳姑
次女	鵲紅
婢	小春
子爵	陶省欽
律師	程幾平
親戚	三人

醫士 莫道仁

第一幕 避暑山莊之附近

(卓呆)

舞台正面遠遠見有村落左右皆山右面之山與正面背景之間懸有瀑布瀑布在山後觀客僅見其側面左右山之間瀑布之下成一河台上皆作河唯右首有河岸岸上設一亭洪氏一家小住於避暑山莊每日來此遊玩主人洪幽谷年五十左右頭禿無鬚家道小康妻宣氏年四十五長女二十五次女二十姊髮黑妹髮黃開幕時鵲紅與母在亭中母為女整理頭髮

(鵑)顏色不快。這種樣子不行的。

(宣)不行也。只好如此。實在你母親再好。是不會的。

(鵑)不要了。向母手中奪梳。這麼樣毛蓬蓬像個活鬼了。我不要母親梳咧。

(宣)我那裡懂得什麼最流行的西洋式髻呢。

(鵑)不用母親了。

(宣)還是叫你姊妹來梳罷。

(鵑)姊姊我不喜歡他。他是一天到晚話都不很說的。

(宣)視其面被太陽晒得黑了。

(鵑)黑也好。不黑也好。

母在其旁略撫其髮。

(鵑)母親又要動手了。

(宣)我看你頭髮都壓在額上。所以帮你拿些起來。

來。

(鵑)西洋式是如此的好。母親年紀大了一點也。不懂的。

(宣)我不懂什麼西洋式。

(鵑)像姊姊那麼黑頭髮自然好了。我頭髮黃得如此。非梳流行的西洋髻不可。

(宣)倒也不錯。

(鵑)家中黃髮的人一個也沒有。爲何惟獨我是黃髮的。

(宣)也不見得狠黃。

鵑紅理髮畢。以梳具納懷中。

(鵑)姊姊那裡去了。

(宣)不是與父親釣魚去了麼。

(鵬)我再也不願與姊姊一同出來了。他只是慢吞吞的不知做些甚事。

(宣)他的性質向來如此的。

(鵬)他這人鬚鬢已經死了一半了。不言不笑絕無生人氣象。

(宣)他生來胆怯實是誠實得過度了。要與他均勻均勻就好咧。

(鵬)我是個粗脚大手跳來跳去的鄙陋女子。所以要我到什麼青柳鎮那種鄉下地方去度日咧。

(宣)你有職業還是好的咧。你看姊姊女子大學卒了業已達五年竟沒有人來請他去。

(鵬)姊姊是要嫁的我乃獨身主義的人。

(宣)那是你的志願你不願嫁人只好依你。從前有人作伐已謝絕過六七家其中很有幾家是極

可惜的。你姊姊生性冷淡人家便說他心臟有病。肺部有病因此沒有人家要娶他也很可憐。就是做學校教師的事你却有三四處來聘的姊姊一處也沒有。

(鵬)母親我與姊姊誰生得美麗。

(宣)我看是你好。你父親總說你姊姊好的。

(鵬)父親是老古派的頑固人自然喜歡那種不活潑的人的。

(宣)你是像我。

(鵬)那麼上月母親爲什麼製許多衣服給姊姊。

(宣)這是預備嫁時用的。他年紀大了一定親大約就要嫁的。

(鵬)只有姊姊一個人有許多衣服。

(宣)你若心裏要也可以備給你的。

(鵑)姊姊親事定了麼

(宣)正在斟酌

鳳姑上

(鳳)母親在此地麼

(宣)身體倦了在此休息休息

(鳳)父親釣得了一條大魚咧

(宣)原來如此我在此正與鵑紅談着今天是陶

省欽子爵要來的你二人須留意不可不打扮得

齊整些

(鳳)大喜那子爵要來的麼

(宣)是的鳳姑與子爵是幼時的好朋友何況近

來他正在要擇配所以應當留神些

(鵑)子爵要結婚了麼

(宣)還沒有定親咧

(鵑)那麼子爵曾託媒人來說要娶姊姊麼

(宣)也沒有子爵在外國時曾經屢次寄贈東西

給鳳姑的恐怕他或者有什麼意思

(鵑)子爵也不獨與姊姊要好他也曾寄過三張

畫的明信片給我的

(鳳)以右手撫髮子爵什麼時候可來

(宣)快來了

(鵑)姊姊是要嫁的麼

(鳳)我麼

(鵑)不像我那麼守着獨身主義麼

(鳳)像我這種柔弱的人不靠良人怎能生活若

像你那麼樣都能便好了

(鵑)卑鄙醜極了女子結了婚一生做男子的

奴隸把自己的主權滅殺盡了這是前世紀女子

的。舊。思。想。你。看。你。的。朋。友。中。我。的。朋。友。中。一。入。結。婚。之。網。羅。終。身。被。良。人。做。餌。食。的。不。知。有。好。幾。個。咧。

（鳳）但是。女。子。不。嫁。丈。夫。不。生。兒。女。將。來。老。了。靠。什。麼。人。父。母。去。世。後。一。個。人。形。單。影。隻。豈。不。冷。靜。寂。寞。呢。

（鵑）你。說。什。麼。兒。女。你。的。理。想。低。極。了。女。子。一。產。兒。女。便。完。了。頭。髮。漸。落。身。體。上。的。光。澤。盡。去。乳。房。葫。蘆。似。的。垂。着。從。此。只。是。爲。着。兒。女。吃。苦。宛。如。犬。被。頸。環。套。着。女。子。像。犬。丈。夫。像。頸。環。束。縛。他。的。咽。喉。用。鎖。鎖。在。家。中。看。守。屋。子。再。要。做。烹。調。縫。紉。等。苦。工。

（鳳）像。你。那。麼。身。體。強。健。的。人。自。然。儘。可。自。由。不。必。如。此。

（鵑）那。麼。姊。姊。無。論。怎。樣。一。定。要。嫁。的。麼。

（鳳）只。得。如。此。被。你。笑。也。是。沒。法。

（鵑）那。是。你。的。自。由。權。母。親。子。爵。要。姊。姊。麼。

（宣）我。們。想。起。來。大。約。如。此。但。是。沒。有。確。實。

（鵑）我。總。是。趕。青。柳。鎮。去。做。學。校。教。師。的。

（宣）你。何。不。也。嫁。呢。

（鵑）不。願。意。

（宣）子。爵。怎。麼。還。不。來。大。概。總。就。來。了。

（鵑）姊。姊。我。勸。你。別。嫁。子。爵。罷。

（鳳）爲。什。麼。

（鵑）子。爵。是。貴。族。做。貴。族。人。家。的。媳。婦。規。矩。狠。大。

極。不。舒。服。的。

（鳳）做。媳。婦。本。來。不。能。舒。服。的。

（鵑）并。且。子。爵。是。留。學。回。來。動。輒。都。是。西。洋。派。與。

姊姊很不配。

(宣)子爵還沒有求親咧。

(鵑)話雖如此大約總是姊姊了。

(鳳)我幸虧今天換了衣服出來的。

鵑紅頗恨恨洪幽谷提魚籠上。

(洪)你們看取出魚這魚大不大。

(鳳)好大阿父親晚上的酒菜有了。

(洪)很有趣在那柳陰之下垂釣我見釣絲大動

曉得有大魚來了突然舉起來果然是條大魚見

鵑紅什麼事臉上恨恨的

(鵑)釣魚有什麼興味誰不會做那些鄉下人的

事。

(洪)這孩子任性極了。

(鵑)我自然比不到姊姊那麼柔順。

(洪)都是你母親溺愛出來的合家的人出來游

玩個個快快樂樂只有你這種樣子臉上哭不哭

笑不笑的算什麼難道有什麼事生氣麼

(鵑)誰生氣

(洪)又來了還要說不生氣

(宣)你如此去說他自然他更生氣了

(洪)好了此刻母親生氣了你總幫着鵑紅的

(宣)我也不是只幫鵑紅一人的不過你只管把

他戲弄我不得不如此自己只幫着鳳姑還要說

人家咧

(洪)我不是幫鳳姑實因鳳姑沒有錯處你只管

溺愛着鵑紅怎麼處呢

(宣)你到底……

(洪)你如此大聲說着算什麼無怪鵑紅要學你

了。鵬紅活像你。你看鳳姑是像我的。

(鵬)母親別被父親戰勝。女子不可做男子的奴隸。

(鳳)好了。好了。父親別爭論了。

(洪)與你母親爭論了一回。魚落去了。我再。去。釣。來。鳳。姑。你。三。四。歲。時。曾。到。此。地。來。過。一。次。你。還。記。得。麼。

(鳳)記得是記得。不很清楚。母親那時我幾歲了。我僅記得在河邊。父親。母親。之外。尚有一人。不知是誰。我還覺得此人與母親一同立在柳陰之下。究竟是誰呢。父親。

(洪)噫。此人姓秋。向妻。那秋寄庵。不是也很愛釣魚的麼。

(宣)驚駭。是啊。

(洪)那時我未滿三十歲。你不過二十五。六。你長得很美麗。秋寄庵年紀比我還輕些。對不對。

(宣)是的。

(洪)此人很親熱。與我如同胞兄弟一般。現在不知怎樣。音信全無。十年前聽說赴美國去了。不知到底怎樣咧。

(宣)是啊。一點消息也沒有。

(洪)他待我很好。從前我窮困之時。叨他的光。却是不少。他又愛下碁。

(鳳)我曉得的。此人是黃頭髮。極愛妹妹。每天帶他去。總要買許多玩具。食物給他的。

(洪)此人很愛小孩子。你二人他都愛着。在鵬紅二歲之時。他便往美國去了。現在不知怎樣。我倒很憶念他。向妻對不對。

(宣)恐怕是死的了。

(洪)是啊。倘若活着。必定有什麼消息的。鵬紅。你還記得此人麼。

(鵬)我那裡曉得這種人。

(洪)你那時只有二歲也。難怪你不曉得我們上那邊去罷。

四人起立。婢小春上。

(春)乾點心。拏來了。

(洪)那麼在柳陰下。一壁垂釣。一壁吃罷。

(鵬)我不去。

(宣)爲什麼呢。

(鵬)我鞋子也踏濕了。豈不難看。

(宣)這有什麼要緊。

(洪)你是應當踏濕的。叫你釣魚。偏不高興。反在

水灘上。趕來趕去。一刻也不停的。

(鵬)我本來不願意釣魚。

(洪)隨便你罷。

(鳳)我與你換一雙鞋子罷。

鳳姑與之變換鞋子。

(洪)那麼你要穿濕鞋子了。

(鳳)我如此很好。不打緊去罷。

(鵬)我洋傘破了。怎麼處。

(宣)洋傘怎樣忽然破了。

(鵬)方纔在樹枝上弄破的。

(鳳)我的給你罷。

(洪)你怎麼樣呢。

(鳳)我本來拏着洋傘。覺得討厭。

鳳姑以洋傘與鵬紅。

(洪) 樣樣都要拏姊姊之物。

(鵲) 所以我說不去。拋洋傘於地誰要這種東西。

(春) 拾起大小姐拏着罷。

(鳳) 慰勸鵲紅我們一起走罷。

(鵲) 我不去。拂去鳳姑之手。

(春) 嘎。要打姊姊了。

(鵲) 小春你說什麼。

(洪) 我的二小姐你別鬧罷。哈哈。鳳姑去罷。

(春) 大小姐用我的洋傘罷。東西也很好買起來。要二元。咧不過被我強減去了兩角貨色。却不錯。

鵲紅默然下。

(宣) 鵲紅往那裡去。

(鵲) 我回寓所去了。還有什麼興趣呢。

母追之下。

(鳳) 妹妹。

亦欲行小春止之。

(春) 這種人去喚他做什麼。

(鳳) 你不可說這種話。

(春) 你想可恨不可恨。無論什麼時候。大家很有興的玩耍着他。一來必定要妨害衆人的。

(鳳) 有什麼要緊。這也是尋熱鬧。

(春) 見姊姊製一條裙。他也要製姊姊鞋子。有了三雙。他非五雙不可。真是貪心不足。你不與他爭。反一樣。一樣的。都送給他。所以他愈拿。愈要。只管向你強硬了。你看梳頭的木梳。他有了十個。你只有三個。他背地裡還說姊姊的多。姊姊的好。打算一齊拏去。你何不也在父親面前去要求多買些呢。

(鳳)我說不出我心中想着什麼往往口中說不出來的。

(春)這便很吃虧今天陶家的公子要來小姐見面時儘可以把心事向他說說咧。

(鳳)我沒有什麼話說。

(春)別瞞我罷大家都在那裡說咧。

(鳳)大家怎樣說難道說子爵與我……

(春)是快成婚了。

(鳳)這種話從那裡來的。

(春)那麼你私下不是與子爵有過這話麼。

(鳳)沒有這種事當真的。

(春)如此說來莫非子爵一個人有意思麼。

(鳳)這也論不定。

(春)一定是的真是福氣。

(鳳)如果真能如此自然快活的。

(春)我也喜歡但是小姐不可怕羞只管把心事告訴他便了。

(鳳)不曉得我能夠不能夠。

(春)你須儘力做去恨不得我來替你去說若是我自己的事我便一把扭住他衣襟問他到底愛我不愛我。

(鳳)哈哈哈哈哈。

子爵陶省欽上年約二十六七。

(陶)鳳姑在此麼。

(春)鳳姑在此麼。

(鳳)呀。

鳳姑躊躇不前小春牽其衣袖鳳姑默向子爵行禮小春逃去。

(鳳)小春你別去你去了叫我怎麼處。

(春)立刻就來的。

小春退。

(陶)他們都在何處。

(鳳)柳陰之下。

(陶)原來如此。今天天氣好。

(鳳)是。

(陶)談話之材料已窮。有魚釣得麼。

(鳳)捕得大的魚甚多。

(陶)好極了。鵝紅也與他們一起麼。

(鳳)是。

二人暫時默然無話。

(鳳)這個。

(陶)什麼事。

(鳳)今天天氣好。

(陶)是啊。

暫時無話。

(鳳)我去請母親來罷。

逃去鵝紅上。

(鵝)子爵來了麼。

(陶)特地來會你的。

(鵝)恐怕不是罷。子爵要見的人與我姓雖同名。

字是不同的。

(陶)我不明白。

(鵝)方纔不是有一個人在此與你講情話麼。

此時鳳姑上聞二人之聲即躲入樹後。

(陶)別說笑話有誰呢。

(鵝)我母親也以為如此。外面的人大家都如此。

說着。

(陶)難道說我與鳳姑有什麼……

(鵑)是啊。

(陶)那是大大的誤會。

(鵑)不是快結婚了麼。

(陶)我是抱獨身主義的與你一樣。

(鵑)你也是獨身主義麼那麼我聽說正在物色相當的女子要娶妻咧。

(陶)苟有理想之妻我自然放棄我的獨身主義但是實在沒有。

(鵑)那是與我竟一樣。

(陶)你是也有了理想之夫纔犧牲獨身主義麼。

(鵑)是的。

(陶)如此你我二人在未得理想的人物之前當守獨身主義。

(鵑)是的但是你與姊姊的事外人已經說論紛紛咧。

(陶)討厭討厭我絲毫心也沒有并且這種陰氣逼人的女子我很不喜歡總要活潑暢快的纔得上我之眼。

(鵑)原來如此。

(陶)比方像你這種樣。

(鵑)呀這是比方麼。

(陶)若不是比方你便如何。

(鵑)倘使我這種人也有人愛我怎麼不喜歡。

(陶)當真麼。

(鵑)當真。

(陶)你爲了此人肯棄去獨身主義麼。

(鵑)只消是理想的人物。

(陶)你理想的丈夫是何等樣人

(鵑)比方

(陶)也有比方麼

(鵑)比方……說出來別見怪

(陶)爲何呢

(鵑)待我說罷比方像你那麼的人

(陶)要像我那麼的人麼多謝多謝

(鵑)你別當他笑話講

(陶)你的話都是真的麼你肯爲着我棄去你的

主義麼我的婚姻決定了

(鵑)那麼將我姊姊怎樣處

(陶)管他做甚

(鵑)他很愛着你

(陶)我不愛他還有什麼話說并且鳳姑是有病的

的

(鵑)是啊肺病

(陶)肺病但是你們血統中沒有肺病的人

(鵑)只有他一人他是用功過度上來的

(陶)說也奇怪我從幼時就與他很要好但是戀愛之情一點也生不出來我家裡的人也勸我要娶你姊姊我一心想着你便拒絕了他們的主張咧他既有肺病拒絕的理由更充足我想把心事與你談談不知躊躇了好幾次咧今天一說就定真是夢想不到的

(鵑)不要是夢纔好

(陶)那麼我向你父親去談罷

二人退鳳姑自樹後出目送二人憑欄沈思小春上

(春)大小姐大小姐見其狀態呀什麼事

(鳳)子爵與妹妹……

不應該愛子爵的

(春)子爵被二小姐奪了來麼

(春)我總有些不服

(鳳)小春我那裡有什麼肺病

二人低頭不語幽谷與鵲紅上二人起立迎之宣氏自他一

姊

(春)你怎麼有肺病藥也沒有吃過一次二小姐

面上

說的麼

(宣)有一封信在此是寓中送來的說是剛纔到

欲行鳳姑止之

咧

(春)婚姻大事豈可造謠破壞我聽了很生氣要

幽谷閱信

向大家去說說咧

欲行鳳姑又止之

(鳳)如此一說我們破壞了他的婚姻咧

(春)破壞也不打緊

我何日回去你們曉得麼程幾平是個律師與我

(鳳)你向人說了總像是我指使的子爵一向與

(宣)原來子爵看上了鵲紅了鵲紅的福氣不小

我很要好須防人家說我妬忌我看破了已知道

(洪)我也以為奇怪再三問他究竟是鵲紅

我終身沒有姻緣也不可恨着妹妹總之我當初

妹

(宣)原來子爵看上了鵲紅了鵲紅的福氣不小

我們猜是鳳姑竟猜錯了。

(洪)沈思是的。

(宣)姻緣是料想不到的。

(洪)我很想謝絕他。

(宣)爲何。

(洪)鵲紅不是要一生獨身麼嫁了之後鬧起什麼女尊男卑權利義務束縛自由等話來怎麼處呢。

(鳳)這是看着時候與地位可以變通辦理的。

(宣)既經子爵有意事情總好辦好得我們兩家一向有交情的。

(洪)但是鳳姑豈不可憐妹妹比姊姊先行婚事人家看起來一定要以爲姊姊有什麼缺點他更不容易配親了。

(宣)然而容易銷的貨不早早銷去就要弄得雙方都賣不掉咧。

(洪)話雖如此我不答應。

(鳳)父親快把妹妹許與子爵罷妹妹也很願意我若妨碍了妹妹的前途我心中一世不安的咧。

(洪)你如此說着我更傷心了。

(宣)鳳姑既如此說着何必你一人不贊成呢。

(洪)鵲紅你的命運想不到竟比姊姊好你嫁去之後不可依然那麼樣的任性不可忘却姊姊的恩。

(宣)那麼父親答應了。

(洪)定了罷鳳姑你將來必有良緣。

程幾平上。

(程)嗶洪幽谷先生原來在此。

(洪)方纔見你的信咧。

(程)我發了信總覺得此事重大非迅速趕來面談使你們歡喜不可。

(洪)什麼可喜之事。

(程)那秋寄庵死了。

姊

宣氏大驚。

(洪)秋寄庵麼。

(程)死在南洋的。

(洪)秋寄庵死了這算是可喜的事麼。

(程)人死果然可惜但是在你很可喜昨天突然

那邊的會館裡有信來通知我說秋寄庵已死他

的遺囑也寄來了。出遺囑這就是的遺囑上說我

財產共四十六萬只因既無妻子又無親戚所以

想把財產贈與一生最愛之人此人就是洪幽谷

妹

之次女鵑紅財產的目錄也在此你想四十六萬全體給二小姐豈不可喜。

(洪)愕然四十六萬都與鵑紅此人真奇特極了。

(程)他一向愛孩子的。

(洪)垂淚真親切極了鵑紅你的福氣實在大極

(宣)真是個親切的人鵑紅你一生不可忘掉此

人。

(鵑)如此我便是四十六萬的大財主麼。

(程)是啊出嫁起來喜得新郎口也合不下咧。

(春)奇怪奇怪二小姐得了四十六萬麼向程巽平

請你細細查看一下不要弄錯了恐怕是大小姐

的。

(程)是二小姐的。

(春)再看一遍。

(程)的的確確是鵲紅。

(春)不錯麼。向鳳姑大小姐你的命運怎麼如此不好呢。

鳳姑怒目視之。

(洪)不獨鵲紅連連有好事。鳳姑的好事想也不遠了。哈哈。

(閉幕)

第二幕 宣氏之室

室中堆積嫁粧甚多。正面之門可通出入。左右二門亦可通行。

開幕時宣氏與女親戚三人正在觀看衣服。

(甲)一切衣服器具都很考究。二小姐好福氣。

(宣)是啊。我也很思先嫁鳳姑的無奈。這是姻緣人力做不到的。

(乙)是的。我的女兒今年三十歲了。還沒有人來

問信。

(丙)近來的辦喜事。花費大得多了。

(甲)還是生男孩子的好。

(宣)因為從前住的地方狹窄。所以三日前纔搬到此地。此刻什麼東西在那裡。還一點也尋不到。咧。

鳳姑上。坐下。縫鵲紅之嫁衣。

(宣)你且把這些衣服收拾收拾。

母與客人退。鳳姑收拾衣服。小春上。

(春)小姐。我來收拾罷。

(鳳)那麼我來做這條被。你把衣服摺好。不過你這幾天很疲倦了。

(春)我是不疲倦。你一定倦極了。前夜昨夜都是到雞鳴後。方始睡覺。天一亮立刻起來。你不要傷

了身體。我很替你担着憂。平常的事。姑且我來做。你去歇歇罷。

(鳳)這條被還是我來做。前天裁縫做也做好了。妹妹大不合意。十分生氣。所以我替他重做。

(春)妹妹的出嫁的被自己不動手。要姊姊去做。這是什麼話。大小姐這條被。若是你出嫁用的。何等快活。拋去手中之衣。我想起了。又要恨咧。

(鳳)你別如此說。妹妹此番結婚。我很替他快活。你也不可有不快的樣子。

(春)但是太不公平了。自己只是遊樂。把針綫一齊叫姊姊做着。

(鳳)你再說時。我不依了。姊姊幫妹妹做事。不當的麼。

子爵上。

(陶)鵲紅呢。

(鳳)他在自己室中。

(陶)這新屋子搬了來。我還弄不清楚咧。

鵲紅慌張至。

(鵲)子爵你怎麼在姊姊旁邊。

(陶)我是錯了屋子了。

(鵲)不是與姊姊有什麼事麼。

(陶)不是的。正在找你。

(鵲)這便纔是別在這東西堆得很雜亂的屋內。

我們去唱歌罷。

(陶)好。

二人携手退。鵲紅立定。

(鵲)姊姊這條被做好了。那兩雙鞋子一起做。順便還做幾雙襪子。

(鳳)是了。

(鵲)趕快不要慢吞吞。

鵲紅下。

(春)他竟如此快樂。

鳳姑俯首不語漸至伏於被上。

(春)小姐怎麼樣。

(鳳)沒有什麼稍覺疲倦罷了。

(春)你們姊妹二人何以性情差得如此就是面

孔也絕然不同。

(鳳)微笑就是姊妹也不一定酷肖的。

(春)惡人倒有惡運做了子爵夫人還不算又天

上降下四十萬的財產來他得了如此的大財一

文也不肯送給姊姊的。

(鳳)你只管胡言亂語我怎麼可以再和你在一

起。

(春)下次不敢了。

(鳳)這條被好了把衣服擺在箱子裡罷但是這

條被放在什麼地方呢。

(春)二小姐的箱子只只都滿了姑且放在太太

的箱內罷。

(鳳)也好。

鳳姑開其母之箱。

(鳳)這件衣服我曉得在我七八歲時母親常常

穿的從前這樣子很流行那時母親年紀還輕面

貌狠美麗。

(春)現在也還狠像年輕的人。

鳳姑以箱內之物取出。

(鳳)這裡頭全是些舊東西把他收拾開罷。最後

在箱底取出一大照片架。鳳始大驚呀。這是……

(春)什麼。

(鳳)此物狠珍奇。我十歲之前這照片一向掛在母親室內的。不知什麼時候取去的。爲什麼藏在這箱底裡。

(春)觀看照片這是誰。

(鳳)你不曉得麼。就是送四十六萬財產給妹妹的那黃髮人。此人狠好。他雖也愛我。但是愛妹妹更甚。天天抱他出去的。

(春)你這麼一說。我覺得這面貌狠像二小姐。

(鳳)待我看來。不錯。眼睛。鼻子。都像頭髮。更像沈思。

(春)真酷肖極了。

(鳳)慌忙藏去照片架。不像。不像。一點也不像。

(春)明明狠像。怎麼不像。

(鳳)大聲我說不像。誰敢說像。

(春)驚訝是。

(鳳)你往往自己錯了。與人爭執的。

(春)不敢了。向門外遠望。那莫醫生來了。

莫道仁上。

(莫)你父親呢。

(鳳)父親不在此。向小春快去請父親來。

小春退。

(莫)這是誰的嫁粧。是你的麼。

(鳳)不是我的。是妹妹的。

(莫)那麼你妹妹不就那青柳鎮的學校事情了。麼。前幾天你父親托我打聽有什麼熟人赴青柳鎮去。打算帶你妹妹同行。現在我有個友人今夜。

就要動身前去。的他究竟去不去。

(鳳)伯伯特地爲着此事來的麼。多謝。多謝。伯伯。今天乘便要請教一件事。情。那父母與子女一定像着的麼。

(莫)怎麼問起這些話來。子女沒有不像父母的。否則真是不肖了。

(鳳)不是的。血統上必有什麼類似的遺傳麼。譬如父母臉上有何特別處。這特別處必定傳到子女臉上的麼。

(莫)父母之面貌與子女之面貌相似麼。是的。必有十分之七八可以像父或母。眼與鼻像得更甚。還有最容易辨別人家最不注意的是手足指甲之形。細髮之色。或痣必定像父母中之一人的。這種學說一言難盡。照我的意思。這就是上帝的之。

恩惠使人類自己死後還可以留一個第二之自己。因此子女無不像父母的。哲學家稱靈魂不滅。我們醫學家要主張肉體不滅。咧。

(鳳)如此說來一定像的。

(莫)是啊。你且看鴨蛋用雞孵化着也能生鴨的。鴨的血統在蛋內怎麼會變去。決不生。出雞來的。

(鳳)明白了。多謝。

(莫)怎麼忽發奇想問起這些話來。

(鳳)與朋友們爭執着不能解決。所以問問。

小春上。

(春)請莫先生。上那邊去。

莫與小春下。鳳姑仍至箱前細觀照片。嗟嘆良久。

母上。鳳姑急藏之於身後。

(宣)你也太貪懶了。把一條被做做不知經去了多少時刻。人家忙得如此。你還不趕緊些。叫我怎麼處。

(鳳)是。

(宣)答應了一聲便完了麼。所以要被妹妹罵了。你因為子爵不要你了。鵲紅去。因此你只是不願意做麼。

(鳳)不是的。我因三天沒有睡了。倦得狠。

(宣)因為少睡。身體就疲倦了。我也不再來叫你做了。辛苦辛苦。我自己來做罷。就是你有意在先。此刻他一生的大喜事。你總不該只是嫉妬。命運是各人不同的。自己命運不佳。還要去羨慕人家。妬忌人家。你的心跡已經不可問了。心跡如此。莫怪被妹妹爭先了。

(鳳)都是我的不是。

照片架忽落下。

(宣)什麼東西。

(鳳)沒有什麼。

(宣)抬起大驚。這是……

(鳳)打算把箱中收拾收拾開了一看。却尋得了這件東西。

(宣)你在此把他看着麼。

(鳳)是的。

仰視母之面。母凝視鳳。姑默默不語。

(鳳)母親鵲紅不是我的妹妹。對不對。

(宣)咦。

(鳳)這照片就是贈財產給鵲紅的秋寄庵麼。

(宣)……

(鳳)母親這照片須送給我待我將他扯破。

(宣)扯破麼。

(鳳)與幼時不同鵑紅慢慢的像起這照片來了。

我不願意被父親和鵑紅看見所以要扯破。

(宣)抱其女鳳姑恕我須知你母親爲了這照片

不曉得吃了多少苦望你別說罷。

(鳳)以畫取出摺疊之。母親這畫我藏著如此一來

年老的父親一點也不曉得就此可以過去我也

不致失去一個胞妹咧。

(宣)待我死了罷。

小春在內呼太太

(宣)就來了。

隱隱聞隣室子爵與鵑紅之唱歌聲

(鳳)母親你聽這是子爵與鵑紅

(宣)你豈不寂寞。

(鳳)隨便怎樣我決不願給妹妹知道。

母退唱歌之聲仍不已

(鳳)鵑紅是一點也沒有知道。

大哭唱歌亦止聞小春之聲

(春)不怕難爲情的二人携着手在那裡跳舞面

孔與面孔接觸着看得我肉都麻了。

鳳姑起立淚垂新衣上急揩拭之鵑紅上

(鵑)姊姊做什麼爲何把我的衣服弄濕了你哭

著麼還是睡着掛下來的睡涎什麼事弄髒我的

衣服。

(鳳)妹妹恕我我想了傷心的事所以哭了。

(鵑)我結婚你有什么麼傷心有意落淚在我衣上

要使我。不吉利麼。

(鳳)你別生氣。我揩拭得沒有痕跡便了。

(鵑)不必。不必。這種不吉利一物。我不用了。

(鳳)千萬恕我。

(鵑)你是一味妬忌。我結婚又不是我把子爵奪來的。實在是子爵不要你。你沒有子爵夫人之資格。豈可怨我。我這件衣服。一定不要了。

以衣服拋擲鳳姑面上。

(鳳)怒。你想把我怎樣。

(鵑)我自己拋自己的衣服。

母上。

(宣)鵑紅。你對着姊姊。敢做什麼。

(鵑)什麼。姊姊。不。姊姊。從今天起。不當他姊姊了。

(鳳)鵑紅。你說不當我姊姊。麼。我本來不是你的

姊姊。

(宣)鳳姑。

(鳳)母親。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說我不是他的姊姊。

(鵑)你何嘗像姊姊。一味妨礙我的結婚。

(鳳)妨礙的。恐怕是你。你不是說我有肺病麼。

(鵑)不是我說的人家。都如此說着。說你沒有結婚之資格。

(鳳)我沒有資格。你倒有麼。你真有與人結婚的資格麼。

(宣)鳳姑。鳳姑。

(鵑)我有財產。

(鳳)財產。從那裡來的。何等樣人給你的。

(宣)鳳姑。鳳姑。

(鵑)那秋伯伯。

(鳳)這財產潔白麼。這財產與你的身體……

(宣)緊抱鳳姑。鳳姑你別忘了。我是你的母親。你的母親與鵬紅的母親都是我。你須記着。

鳳姑長嘆一聲。父上。

(洪)什麼事。又是鵬紅胡鬧。

(鳳)父親緊抱之。父親是我的父親。

(洪)鳳姑上那邊去罷。這種地方不是你坐的。我與你上那邊去。下碁如何。

(鵬)沒有人要的老小姐。下碁倒也相當。

(鳳)父親是一點也不曉得。

(洪)什麼事。

(鳳)父親那莫伯伯回去了麼。

(洪)回去了。

(鳳)父親放我到青柳鎮去罷。

(洪)我怎麼肯放你去呢。

(鳳)我一定要去的。家鄉的事。我要不見不聞。非遠赴數千里外的青柳鎮去不可。

(鵬)好極。我來寫介紹信給那校長。

(宣)至丈夫秀低聲子爵與鵬紅快成婚。他在此見了分外的傷心咧。

(洪)這倒不錯。那麼暫時去一二月散散心就回來。

(鳳)如此我到莫伯伯家去托他。

(洪)好的。

(鳳)父親保重身體。

(洪)怎麼就告別麼。早咧早咧。

(鳳)沒有時刻了。母親我去了。

(宣)泣。鳳姑我一句也不說你也……

(鳳) 鷓紅方纔我一時生氣言語得罪你了。請你
 恕罪我與你別無兄弟姊妹只有這同胞二人當
 永遠和好至死不變。

(鷓) 你這麼一說我倒難為情了姊妹對不起得
 很今夜就分別麼那是我冷靜了。

(洪) 雖時常爭鬧姊妹到底是姊妹。

(鳳) 那麼我去了。

(鷓) 我去寫介紹信。

(宣) 至鳳姑旁鳳姑你肯把我當做母親看待麼。

(鳳) 母親……放心。

鳳姑去三人同送之。

(閉幕) …… (完)



(摺)

(扇)

(團)

(扇)

此種團扇摺扇係取名人真蹟攝影製成五彩珂羅等版精印古色古香極為雅緻圖如王石谷戴醇士費曉樓顧西眉改七香憚南田蔣南沙陸廉夫姜穎生等字如翁同和王虛舟吳讓之吳梅村趙搗叔梁任公張季直唐才常等山水花卉人物仕女真楷行草鐘鼎篆隸各體俱備且竹木牙骨應有盡有每柄定價自一角至四角當此赤帝施威汗流浹背之時誠為必備之品以之贈獎尤輕便而適宜

● 行 印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信)

(箋)

(信)

(封)

此種信紙信封亦係取名人真蹟鈎摹製成黃楊木版用上等海月箋奏本紙有光紙棉料紙美濃紙等分別精印行款顏色雅逸異常畫如憚南田蔣南沙之花卉改七香之仕女近代名人之山水樹木蔬果鳥獸以及時裝美女等字如右軍蘇東坡黃石谷米南宮之行書草書等以及八行六行滿印角印中式西式無不齊全信箋每盒定價自一角五分至三角信封定價每百三角考究書翰者其注意焉



貫黍樓瑣錄

跪像

有清一代凡大臣歿上親臨奠醊或賜祭其家必繪死者朝服跪地像屆時懸之予曾見杜文正公之跪像

皇帝親臨奠醊儀節

杜振卿云叔曾祖文正薨文宗親臨奠醊曾親見之駕到文正家屬着素衣冠跪迎于巷口上至文正宅升寶座旋更玄色褂由御前大臣導引至文正靈前上肅立命親王代獻香爵(親王立獻)禮畢復升座召見文正家屬上入門即哭至行禮時哭尤慟云

鼎甲釋褐

清制鼎甲詣太學行釋褐禮(照例新科進士應全到至咸豐朝則鼎甲外俱不到)祭酒等官升公座(架公案于高檯上公座亦如之)祭酒南嚮司業東西向擊鼓作樂三鼎甲簪花披紅導引而入排立階

(觀奕)



上博士等官司其儀其前經在監肄業暨供職者進闕內行四起四拜禮否則于闕外行兩起兩拜禮祭酒等官坐受不動相傳謂祭酒動則狀元不利司業動則榜探不利拜而起祭酒司業下公座洗觶飲鼎甲三人酒祭酒授狀元爵司業授榜探爵禮畢鼎甲三人退祭酒司業復升公座繙繹進士殿試前列三人進如前儀見孫文節壬子日記

陶制軍

陶芷芳制軍(模)初以翰林散縣令為左文襄之屬吏文襄有僻性見翰林輒罵初見陶痛詆翰林不已陶怒曰他人可罵翰林公不可公非會中堂不至此會非翰林出身乎文襄怒極拍案曰敢忤我耶罪當劾陶探懷出眼鏡架之鼻怒視曰人稱左宗棠為名臣今觀之一輕賢慢士者耳吾不願為輕賢慢士者之屬吏速劾我脫帽置文襄前文襄改容稱謝曰吾過矣吾治軍久養成驕縱性昌言久不聞矣延陶入幕上賓禮之此會稽黃階平先生為余言者

蓴菜

左文襄督師甘肅寄書于胡雪巖乞蓴菜胡慮道遠蓴或萎敗有某客獻計謂以緞裹蓴菜夾湖泥置之筥壓寔每日以水洒之能歷久弗萎胡如其言獻之色味果不變此亦黃階平先生為予言者

珠壽字

清西太后七十壽各疆吏以明珠作壽字獻者甚夥予友葛君珠寶商也予問葛曰安得如許明珠乎葛曰苟得其道珠不難致耳問道何在葛笑而不答後密叩之葛曰內府珠壽字甚多老佛爺從不檢視賄內監盜出以新綫穿之售與疆吏耳

劉忠誠軼事

汪劍星師(樹堂)云拳匪之亂劉忠誠(坤一)為江督有密旨命攻上海忠誠泣然曰寧赴菜市口(為京師戮人之地)不奉詔也聯合張文襄共籌保衛之策其時東南諸省不遭兵火非忠誠之力不及此

張樵野侍郎軼事二則

張樵野侍郎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嘗延一英國女郎年只十二三每日授英語一小時日以為常願康民侍郎(肇新)為予言

張以潘文勤好古碑曾托外國人範士作碑形摹埃及金字塔文字于其上毫髮不爽聞所費近萬金後文勤以此碑皮江蘇試館予嘗見之

李文正

杜若洲先生云李文正(鴻藻)本文正公(指其祖)門下士公因李貧而好學時有賙恤以屋居之弗取值薦于文宗令值上書房有清諡文正者寥寥今師弟同諡文正非偶然矣

選后

杜振卿云清制凡選后時帝案上置一玉如意帝以如意授何人其人即當選為后云

孫文節軼事

孫文節會試中式詩題為王道平平文節有句云索解文從辨諧聲義取便卷為同考官單編修懋謙所得以旁通經義大擊賞薦于總裁穆彰阿謂非中元不可穆以元已中定不可更易擬中第二名單爭曰如中第二名人將笑我輩為無目不如不中後經總裁張侍郎麟從中調停曰盍中第六名使渠先得捷音以慰其意乎遂以第六名中式蓋科場繕榜時報房恒賄通闈中胥役每繕一名即將姓名籍貫名次書于紙納入蛋殼置水溝中取水冲出報房中人在牆外伺之即繕紅錄（報房以硃筆書中式人姓名籍貫名次于簿謂之紅錄應試之士就其處予錢數百文即令閱之凡閱紅錄皆在看榜之前）凡繕榜皆從第六名起全榜繕畢乃繕前五魁姓名故中第六名者先得捷音也

文節被賊執至金陵與其幕友邱正之同繫獄中文節自輓一聯口授邱云刺史舌存惟罵賊將軍頭斷不降仇後邱逃歸為其家人言之

題主

孫文節壬子三月初二日日記云宣宗成皇帝奉安禮畢上御龍袍龍褂文武各員補褂花衣大學士祔

雋藻裕誠俱朝衣朝冠題神主(神字一直)

虞祭及方澤大祀講官侍班

孫文節壬子三月初二日日記又云題主舉行虞祭禮講官四人補服花衣侍班查虞祭時講官應否侍班例無明文先期由本衙門咨查禮部部覆向無成案應由起居注官自行酌辦請示祁杜兩中堂亦不得主意祁中堂云大約講官自應侍班余即如其言以應之且以前歲奉移時加三皇后尊諡講官侍班之例為證祁杜兩中堂俱以為然又虞祭時除欽派執事人員及講官上殿侍班外無論大小文武俱不准上殿

又五月初三日日記云上以明日方澤大禮宣宗升配今日詣安定門內雍和宮齋宿查向例方澤大禮上祇于宮內齋宿不至雍和宮內廷軍機諸臣南書房上書房翰林亦不陪祀此次以宣宗升配較尋常大祀禮節有加(中畧)向例講官凡遇太和殿祝版(南郊大典)侍班均花衣補褂中和殿祝版(北郊太廟)侍班常服補褂此香案集所載歷經遵行在案今晨祝版講官侍班四人照例常服補褂後聞祁中堂云今日祝版上龍袍龍褂御前大臣禮部太常寺大小官員均補褂花衣講官不衣花衣上會垂詢祁中堂援香案集以對并曰香案集雖非官書然除此別無例可循此次禮部亦未預期知會應穿何項服色所以照歷屆舊章辦理嗣上亦未深究按以上兩種禮節為清會典所無故錄之

繙譯題目

清制有繙譯舉人進士之日專爲旗人設也其繙譯鄉試題目由其省正考官陞辭後至軍機處領取外包黃紙有御筆親押及御用小寶外加夾板黃繩見孫文節日記

典試官入簾儀節

孫文節于咸豐二年簡廣東正考官其壬子八月初六日日記云巳刻監臨三肅帖朝衣朝冠坐亮驕至撫署府州縣參遊各官于儀門內站班拱手答之司道侍立於降輿處降輿揖監臨學院迎於屋檐下相見揖各就坐（府州縣不與）佐雜各員三獻茶畢望西北闕設香案行謝恩禮三跪九叩禮畢布政司奠酒面南向佐雜各官舉爵伺之布政使獻正考官爵按察使獻副考官爵臧運使獻監臨爵（他省係布政使獻）首道獻學院爵（他省係按察使獻）兩考官監臨學院酬爵亦如之梨園班進演加官經魁等戲三齣司道先出席升輿進貢院次學院升輿回本衙門次主考乘亮轎進貢院坐於至公堂後戒慎堂（他省即在至公堂上坐司道監試陪坐）監試陪坐（司道迎於至公堂上止）候監臨至少坐獻茶監臨送兩考官入內簾監臨門外揖考官門內答揖監臨出更常服補褂升至公堂點內簾同考官入

典試官回京住松筠菴

清制各省典試官回京例住炸子橋松筠菴翌日遞摺至宮門外碰頭後方許回私宅見孫文節日記

鮑武襄軼事二則

友人楊德清云。鮑武襄（超）未達時。供役於某烟館。人呼爲鮑二矮子。右臂弗能直。善使矛。後至湖南投軍云。

又云。鮑部下共六營。惟五營有餉。第六營無之。兵數亦無定。多或萬餘。每臨敵。恒以第六營爲先鋒。克城則恣其刦畧。三日方命其餘五營入城。據云。此二事皆聞諸鮑之族者。

李長壽軼事

朱子閑先生云。李長壽召見後。汗流浹背。謂人曰。不意皇帝之尊如此。李以勳悍名於時。亦爲君威所屈。專制之燄大矣哉。

僧王軼事

朱子閑先生曾入其戚汪堯辰幕。時汪任徐州道也。適僧格林沁王過徐州。汪謁見。王盤膝坐地。威重不敢逼視。然王途遇村翁。輒引之對坐。和氣霽然。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即每據以上聞。有點官賄。村翁譽於王前。竟由是遷秩。後爲王所覺。不復偏信矣。

耆齡

耆齡於紅巾亂時。任贛撫。與長勝營統領畢剛毅（金科）不協。勒餉不發。竟致畢死。復遷怒於朱洪章。朱

所撰從戎紀畧述其事甚詳惟言太俚冗茲刪潤其文錄之

畢剛毅統長勝營朱洪章爲副克復饒州後論功畢當爲饒防統領而上官忽以覺羅耆齡爲統領畢不服自恚曰我輩以死復之渠來享成乎適前自饒州敗退之賊糾張天渡都昌賊來犯朱知賊輕耆齡意在得城戒於軍曰今日之戰勿散亂卽敗亦當殺一路出頃臾賊至畢率隊往擊賊旋退畢追之朱恐中賊計諫畢勿追賊忽蜂擁而來畢謂朱曰城中何故火起得毋城破乎方回馬而賊已四面圍之畢奮殺衝出及河浮橋已斷蓋耆齡折橋遁矣朱後至督隊奪路走礮坊賊追且至亟撤櫃台堵街賊不窮追而去朱向軍士問畢何在據稱因浮橋斷駕舟追耆齡向瑞豐矣礮房民逃後有餘糧乃令士卒炊餐朱謂衆曰賊得城必擾各鄉且輕我新敗不防也明日當往復我營先以賊旂入（克饒州曾獲賊旂械）俟我軍齊進再樹我幟果奪營回遣人至瑞豐邀畢還畢至怒猶未息謂朱曰恨不撲殺此獠朱問故知畢因耆不戰而逃且折浮橋幾覆我軍憤極毆之也次日復克饒州後又大破賊軍於童子渡更以伏兵破賊於高家莊畢朱二人追至曹家河遇伏均受重傷移駐四十里街時畢軍逾年未領餉蓋耆齡已升任贛撫飭善後局獨不發畢餉畢聞而怒商之饒州府馮詢鄱陽令夏燮皆無効後府縣爲畢言奉耆中丞命非破景德鎮不發餉也畢愈怒於咸豐七年正月初二日率軍攻景德留朱洪章守營卒以孤軍深入戰死曾文正以朱洪章統其軍耆遷怒於朱仍不發餉幸皖撫張芾以饒防爲安徽門戶予銀五萬米五千

石子藥五萬斤。軍威始振。時饒州城外四十里爲僞輔王所据。築四十餘壘。并開僞科。取士耆齡。派候補游擊林保帶廣勇千人來攻。屢失利。府縣請朱會剿。廣勇從朱後突出爲賊所敗。朱見廣勇敗。爭先拒敵。奪賊四十餘壘。賊死無算。生擒千餘。捕獲旂幟米糧騾馬。至夥。者忽來。文責朱帶勇不力。以致林保受傷。降朱。秩後會忠襄率軍攻景德鎮。文正飭朱隸忠襄麾下。朱乃與各軍官相慶曰。今而後可保無虞矣。

殺降

從戎紀畧謂曾忠襄圍安慶時。命朱洪章駐兵五里堆。距蓮湖里許。蓮湖有賊壘千餘。各營掘長濠圍之。時集賢關外賊已宵遁。蓮湖賊勢蹙。乞降。忠襄謂朱曰。賊情狡譎。勿輕許也。朱請收其器械。曾然之。賊繳龍旂三千餘。桿洋槍六千餘。長矛八千餘。抬槍千餘。明火槍八百餘。騾馬二千餘。曾以降賊中悍寇太多。爲慮。朱曰。不如殺之。曾曰。殺亦須有法。朱曰。令賊十人爲一排。分排緩進入營。即殺之。半日盡矣。曾曰。吾不忍也。聽子爲之。朱回營。安排畢。自辰至酉。盡殺降賊萬餘。案近日戰時。公法凡兩軍交戰。敵釋兵而降。妄殺有禁。彼時竟慘無人理。若此。可哀也已。

紫金山之捷

從戎紀略又謂曾忠襄克復雨花台。七甕橋。後檄朱洪章攻孝陵衛。克之。惟紫金山未下。曾與朱謀。朱曰。只求大人不到我營。我自克之。曾問故。朱曰。大人來將士必迎送。賊見之。知我軍不敢懈也。如大人不來。

我軍掘溝修壘賊不留意可乘間攻之且四月某日爲我三十初度佯召梨園演劇乘間必得賊壘會曰善屆期賀者畢集惟曾不至賊偵知朱營日夜宴樂忽以大股來犯朱率隊出詐敗賊狂追朱故棄旗幟依山而走賊追至龍膊子朱伏軍四起鎗砲齊施賊大敗忽聽紫金山砲響全豎我軍旗幟蓋朱部下沈羅二營官早已受計奪賊壘矣





楸客賸語

(仁和高庶諧撰)

南康白鹿洞書院爲宋朱子講學之地有朱子手植丹桂一株後人爲建延香亭其樹久枯而亭亦數修以僅存相傳清初有士子肄業其地見丹桂之枯醉後爲祭文焚香痛哭讀之樹側竟得復榮數十春乃稿斯可謂文字有靈矣

漁洋精華錄有訓纂箋注二本並傳於世聞新建吳伯莊子劍秋家藏有杭世駿評注精華錄原稿雖評注並標實注多評少時糾精華之誤繆焉得好學有力者刊行此本也

余幼時見父老擊石取火而已未見有所謂火柴也聞先輩言西洋貨物多來自閩廣非仕宦巨富不易得也嚮者盛以金質或紙質筒合頗精緻其後改爲矩形匣用之者乃漸衆今荒邨僻壤咸用矣擊石取火者幾莫之能覩然火柴之製我國五代時已有不始自泰西也按清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乃批杉條染琉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呼爲引光奴攷清異錄爲陶穀所撰陶氏仕晉入宋爲戶

部尙書其書皆采摭唐及五代新穎之語而注事實緣起于下是五代時中國已有火柴之製矣惜不傳其法

今日視爲新發明訝爲鬼斧神工而古人固先有之者豈特前記火柴一事哉水底潛行艇近今之新發明也此次歐戰德人所以勝英海軍胥賴潛艇之功也然潛艇之製實始於二千年前王嘉拾遺記卷四云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行海底而水不侵入一名淪波舟蕭綺序謂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王氏之說必有徵也可知某筆記詆王氏之書爲夸誕是亦夏蟲井蛙之見惟今之潛艇不似螺此爲異耳

書籍標名類皆最舉其指以名焉或以作者姓氏官爵鄉貫稱嘗見東籍中有以牛字名者有以死字名者斯誠爲書籍之怪名以較宋史宗室表中之人名師誑者猶爲誕焉

相見設茶爲禮其始不能詳也而茶字不見諸經後人各爲異說然始見於史者吳志韋曜傳云或密賜茶葺以當酒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茶之語則飲茶當起於漢時據太平御覽飲食部引晏子春秋雜下篇云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食炙三七五卵茗菜而已則且起於漢前在春秋時矣世說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相見設茶爲禮豈即因是而起歟說文食部卽下繫傳曰人相謁見設麥飯以爲常禮猶今人之相見飲茶也是此禮五代時已盛行矣

曾文正既克江寧天下。揆定乃建書局以培植人才。其幕中名儒率命之往。董書局事。聞人道當時往事。云方書局初設。羣相建議某也。以爲當刻經某也。以爲當刻史某也。以爲當刻子。紛紜鼎沸。文正均無可否。終由己意定之。出書交厥氏。而衆又囂然某也。以爲當仍其舊行款尺寸之小大。亦不可或異某也。以爲當據某本較改某也。又以某本爲不足據。應依某書所引訂正某也。復以某書所引有刪改不足信。各執一詞。爭不已。相率訟于文正前。其後文正厭苦之。語諸人曰。以某本付刻。即以某本校。悉仍之。毋泛集衆本以校。改諸人爭訟乃已。

余七歲隨侍先君子游分宜縣。爾時年幼無所留意。及今追憶。都如夢幻。尙憶縣城頗低。立通衢可望城外。河中舟楫。當地爲嚴嵩故里。縣衙對鈴岡山。每朝立中庭。以望浮雲出岫。殊覺饒趣。有橋名萬年橋。梁間有一石紋。類松魚。陰雨益見。相傳橋爲嚴嵩所建。故石生此紋。魚爲鮎魚形。諧嚴聲也。松諧嵩聲也。俗於九月間持素名九皇齋。重陽嘗隨先君子游其地。九皇宮所祀何神。年幼不知。攷索雖先君子爲余詳述。亦等秋風過馬耳。勿存乎中也。尙憶其廟築於山麓。門前曲溪。上支木橋。環廟之周。皆修竹。高松。門之側有數弓地。蒔蔬菜。僧聞客至。趨庭前相迓。命沙彌烹葷。陳果脯。僧所談不及搢紳富室。不道施舍福田。唯話桑麻。及其地四時風景。今回憶之。其亦有道者歟。縣之俗。每新歲。民婦必羣趨衙中。爲縣太太賀年。老者少者。携兒者。日百數十人。來者不得謝。勿面行時。必賜以果餌。上元時。各地多張燈。以娛而分宜則。

更有弔屈原之舉。其時各肆皆輟市。因於店堂陳香案。祭品祭品有角黍。有石榴。有藕。及其他夏時果品。有非冬令可得者。則爲陶製象形。而用之所陳。有漁翁一割雞。爲之去頭。頭植諸盂。髻上以麪爲笠。以爪爲手。翅爲足。手持網。網一魚。魚剪紙爲之。其意所在。未之審也。執事者皆服夏季冠裳。說者謂弔屈會。昔本舉行于五月五日。以農茫。故行於上元也。

暹國向例。值子午卯酉之年。爲華僑當納身稅之期。凡納身稅時。地方有司。輒以紅繩繫華人之手腕。并以火漆封印。爲結誌。若封印有破碎。則各人即須到有司處。再行封印。其納身稅多者。則無須紅繩繫腕。而給以護照。令執收爲據。暹曆一百二十八年。暹王特頒諭。廢之。諭云。華人身稅。三年徵收一次。而暹國人民。則逐年徵收。暹人無須紅繩繫腕。今特蠲之。以與暹人一體待遇。其身稅。每年每人納銀六銖。向有司處領取護照。

先正事略於戈登將軍。僅詳在中國戰功。而不詳其家世。今按某西書載之。頗詳。爰節譯之。戈登者。英國蘇格蘭人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生於英之根德州。烏利熙市。市在英京倫敦之東。約八英里。有宏大之造船場。製鐵所。及砲兵工廠。在焉。爲英國著名之要隘也。其先人世爲武職。歷仕諸朝。父顯理。維廉。天資寬厚。勇敢。其言行足爲英國軍人之龜鑑。受女皇維多利亞之知任。近衛騎兵上校。以終身。母爲美國獨立戰史上有名之倫敦茶商森慕爾安特伯之女。淑德秀拔。長於家政。有賢婦人之稱。其父生有子三。女

四子皆爲陸軍軍人。長子官至騎兵中尉而亡。次子累進官至砲兵大尉而致仕。其季即查爾斯戈登也。古人通名削木書字。後世以紙。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六朝謂之名。後世謂之名帖。古來皆用白紙。留青日札云。嘉靖初。士夫名紙不過用白錄。如兩指闊。七修類稿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錄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近峯聞畧云。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迪吉錄記海瑞爲南冢宰。名紙用紅帖者。以爲侈。而惡之。香祖筆記云。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紅。東爲刺。庶常止用白。是用紅帖。自劉瑾始。而用白。則僅存矣。清之季年。競尙歐風。名刺間用白者。有用白紙。而印朱字者。及辛亥革命。後名刺用白。著爲例。而士夫所用。有以金泥其邊者。有印像者。倡伎所用。有印彩花者。然以較嘯虹筆。記載茅潯陽用赤金縷。姓名縫紅綾。作柬湧幢小品云。名帖用織錦。以大紅爲字。而繡金猶爲儉也。託爾斯泰。近今俄國之聞人也。然其青年時頗嗜博方。其未從軍時。一夜博大負。於是匿逃於高加索之某荒村。以巨大之辛勤。一月方能得五元資。生託爾斯泰。雖長於英語。然其言詞。每有以外國語法爲英國語法之弊。不若其女說英語之圓熟也。遇外國人相訪之際。託爾斯泰必以英語對談。談至興致勃發。則終有苦於辭不能達之情。故不知不覺改操俄語矣。所以託氏於晤外賓之頃。必以其女爲象胥。莫氏本作鄭。廣韻十九鐸。鄭下云。縣名在河間。又姓。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此必以邑爲氏。通志氏族略云。以鄭氏類。鄭去邑作莫。又邱氏本作丘。廣韻十八尤。丘下云。出吳興。河南二望。又漢複姓四十。

四氏虜復姓二氏今丘氏作邱而復姓中未嘗見有丘字者考丘氏加邑始於清雍正三年耳去今僅二百餘年而知邱氏之本無邑者殆無幾人茶香室叢鈔云雍正三年上諭孔子諱應迴避令九鄉會議九鄉議以係姓氏俱加邑作邱凡係地名皆改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作丘上諭今文出於古文若改丘字是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竝加邑爲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邑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考皇朝通志云雍正元年世宗憲皇帝特旨命加邑旁余向見邱氏族譜其叙又言雍正四年

俄國地處寒帶未冬而已嚴寒所謂胡天八月即飛雪也隆冬之時路上行人概蒙其面耳鼻皆以皮套不如是必凍若既凍而溫之必潰爛方其凍時鼻必變白色而堅硬然無痛癢人故不自知惟他人爲能見之以是善人常於道旁見人鼻凍必呼而警告之曰先生其留意君之鼻焉聞者方知其鼻已凍即於塗中掬雪擦鼻發熱使復元否則墜矣行人之足有時凍僵以杖叩其脛聲鏗然如擊石眼臉有時爲冰凍至不能展視者故俄國人之裝束帽則低覆及目袍則下垂至足足攝長靴靴上及鄰而納襪靴靴中有貧不能置靴者則以布棉纏其腿蹠而繩約之加樹皮所編之履焉

天下事未有能得其真者藉曰得其真亦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西儒某精於史學將撰通史鉤稽參較自謂得真一日其鄰紛爭憑窗而望默識爭者之言動始末瞭然於中他日友來道及斯事某有所是非友

正其所。述之。誤。糾其是非。之。不當。某以目覩爲可信。而事不干己。立論公允。不直友之說。友告之曰。子之所以。誤。正以目覩。而不干己也。予當日和解紛爭之人也。故較子所知爲真。西儒某聞之。憮然。乃盡燬其稿。蓋以目覩者。尙未可信。其真况未目覩者耶。曩習英文。中國歷史。中有孔子杏壇講道圖。衣冠皆清制。近更見耶穌經典。中有繪摩西遵命舉銅蛇故事圖。摩西之服。一如我國近日之馬褂長袍。又耶穌幼年。在聖殿論道圖中。人物狀貌。悉肖我國人衣服。亦如之。其他可資發矇之事。不勝枚舉。執此類推。世之張目揚衡。侃侃論數千年中外政教風俗者。欲求無失其真。不亦難與。

梁晉竹兩般秋雨盦隨筆。載趙雲松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之詞。晉竹謂爲實事。則簡齋當日放誕。可想見矣。而見荷校剃髮匠。以面貌俊俏。乞情於當道。其文且存集中。予幼時讀至此。頗薄之。嗣於友人處。見隨園紀游冊。中有劉霞裳妻曹氏臉盤好眉目秀。惜肌膚非玉。雪手爪欠青葱。只算六七分之語。不禁太息。門生婦而評以如斯語。如斯語。而筆於紀游冊。無怪後人之多議簡齋也。

倉聖造字。而后文藉繇。噴傳於世者。直滄海一梯。豈竟不足傳者。乃不傳。與抑有幸。不幸耳。今者以印書術之工。於前書籍刊行。百倍曩昔。雖乳臭小兒。亦皆刊集其書。流播人間。經三五年。即無能舉其名矣。而坊估牟利。復招集一知半解之流。手巨翦。割裂黏黏成書。展卷首行。有以然而起者。文中若本月某日。若今日。若己見。本報之類。充塞行間。改革以來。刊行之清人筆記。舉凡諱闕之文。率妄增改。竟致文氣不。

通書籍至此一大厄也。其巧者標依原本校印之名，而任意刪節，非特卷帙不短少，即竟節亦不具首尾。以故木刻本價日昂，曩讀某筆記，謂自宋至明，百物之值皆昂，或數倍，或數十倍，惟書值則否。深歎世人之不重書也。余以近事證之，知其說之不盡然。蓋物以稀而貴，當時善本易得，校刻者又皆文人富室，率皆爲身後名，孜孜於利，故書值無由昂。今則操於奸商猾估，值雖日昂，而書籍且益不爲人重矣。去秋曝書於篋中，檢出清光緒八年掃葉山房書目一帙，其所列價視今不及三之一，斯可知矣。



小本小說

● **大俠錦帔客傳** 一角六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青年子爵被人誣為叛黨政府懸令通緝禍幾不測厥後遇一大俠力為營救始克免於斧鉞之誅然設此罪以陷子爵者乃為一無行公爵蓋因艷其姊氏某郡主之色欲藉禍作而轉圜之以市恩於郡主詎意事機不密隱幕全露而此驚人巨案亦於以解矣其救子爵之大俠亦一英倫貴冑而殺人亡命者事後郡主感其救弟高義卒于歸焉事既離奇可喜文亦淵懿僕茂詢近日不可多得之佳作也

● **六號室** 一角二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公立病院其內容雜亂無序就醫者均染有神經之疾然有一智識稍高者則措辭頗含有哲理趣味語皆刺世俗之隱惡實為社會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 **黑衣孃** 一角四分

武進惲鐵樵先生譯述 是書述一女子避居於荒寂之濱罕與外人往還後經其居停主某百端偵察始知為一新嫁娘而以他事肇脫輻之痛者未幾其夫道經此地以火車遇險致受重傷乃即養傷于其廬廬迨至傷漸痊愈女亦不出而其夫終不知主人之為誰也一日女子偶與居停主閒步園林其夫乃匆匆而至陳前此種種之誤會以圖破鏡重圓女子見其情詞懇切始悉其中委曲于斯舊恨全除復為夫婦如初此書譯筆委婉曲折情文並茂洵傑作也

● **鏡臺寫影** 一角四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報館記者之家庭其妻一任性恣態可掬該記者無不優容而掩護之使其妻漸趨於善而成一安樂之家庭焉

小 說 時 報 第 二 十 八 號

(冊 一 出 月)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小 說 時 報 社
 發行者 有 正 書 局
 印刷者 上海 威海衛路三百〇九號
 總發行所 有 正 書 局
 分售處 上海 四馬路 望平街
 北京 廠 西門 天津 東馬路
 南京 奇 望 街 蘇州 都 亭 橋
 有 正 書 局 漢口 鮑 家 巷
 奉天 鼓 樓 街 廣州 雙 門 底 巷
 杭州 保 善 坊 鎮 江 柴 炭 巷
 南昌 磨 子 巷 鎮 江 柴 炭 巷

定 價 表

款項	現洋	郵費
一號	六角	六角三分
六號	三角	三元六角八分
十二號	六角	六元三角

廣 告 價 目 表

等地位	特等	上等	普通
一號	六十元	四十元	二十四元
三號	一百六十元	一百元	六十八元
六號	三百元	二百元	七十八元
十二號	五百元	三百元	一百二十元

● **費須先惠**

(注意) 特等(底面外)上等(封面裏底封面)正文前及圖畫前圖畫中其餘均為普通地位

六 大 特 色

中華民國
唯一日刊
時報

- 本報社說公明正大不偏不倚均由當世明達才哲之士執筆
- 本報新聞確實快捷機敏靈活海內外每日均有電信
- 本報短評皆警闢透澈對症發藥短兵相接實開各報之先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望平街

EASTERN
TIMES.

- 本報記事皆以優美之筆達之令人閱之增無量興味
- 本報小說筆記雜俎餘興為本報之特長於文學家最占優勢
- 本報圖畫最精能自製銅版鋅版以世界最新圖畫供獻讀者

定報例
全年十元
半年五元

上海正書局發行

●賞鑒家注意

●習畫家注意

●鏡框店家注意

美術界之新曙光

●水彩畫精印美人大畫片出世

近時家庭廳堂之陳設 多有倣照西式 捨卷軸而用掛片者 玻鏡縱橫 琳瑯滿壁 是固美術之進步 亦時勢所趨使也 惟鏡中插片 大都配以西畫 用中畫者甚鮮 本局有鑒於此 特延名手繪就直幅時裝美女四幅 幅各異景 每幅長一尺八寸 闊一尺二寸 用五彩精印 美麗絕倫 最合陳設之用配以鏡框 更為美觀 且畫法參合中西 用筆透逸 絕無近時庸俗之習 學者取以臨摹亦屬佳甚 現先出二幅每幅定價大洋四角批發另有優待章程 其餘二幅 正在印刷中 茲將已出版者 名目列下

時裝桃花春水女郎

時裝花底納涼女郎

■ 版 出 新 最 ■

文 學 津 梁

斯集所採錄者均爲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文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鍊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爲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誠爲研究文學之佳書。凡有志者均宜人手一篇也。每部八冊定價大洋一元四角。另售每冊二角。內容如下。

第一冊 文章緣起(梁任助) 第二冊 文則(宋陳騭) 第三冊 文章精義(宋李

耆卿) 脩辭鑑衡(元王構) 文說(元陳釋曾) 第四冊 文章薪火(明方以智) 伯子論

文(清魏際端) 日錄論文(清魏禧) 第五冊 退庵論文(清梁章鉅) 古文緒論(清呂

璜) 第六冊 文概(清劉熙載) 第七八冊 論文集要(清薛福成)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